魯迅譯文集

二

一个青年的梦

爱罗先珂童話集

桃色的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魯迅譯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049　字数314,000
开本850×1168 耗$\frac{1}{32}$　印张14$\frac{7}{8}$　插页4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70元

第二卷説明

本卷包括《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話集》和《桃色的云》。

《一个青年的梦》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篤的剧本，1920年1月譯成，初版于1922年7月，由商务印書館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書》之一；1927年7月又由北新書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爱罗先珂童話集》是苏联爱罗先珂所作，其中前九篇曾收入1922年7月初版的《爱罗先珂童話集》（商务印書館出版，《文学研究会丛書》之一），后四篇曾收入1931年3月初版的爱罗先珂童話集《幸福的船》（上海开明書店出版）。

《桃色的云》是爱罗先珂的童話剧，1922年譯成，初版于1923年7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为新潮社《文艺丛書》之一；以后1926年起由北新書局出版；1934年起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和魯迅全集出

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以上三書都編入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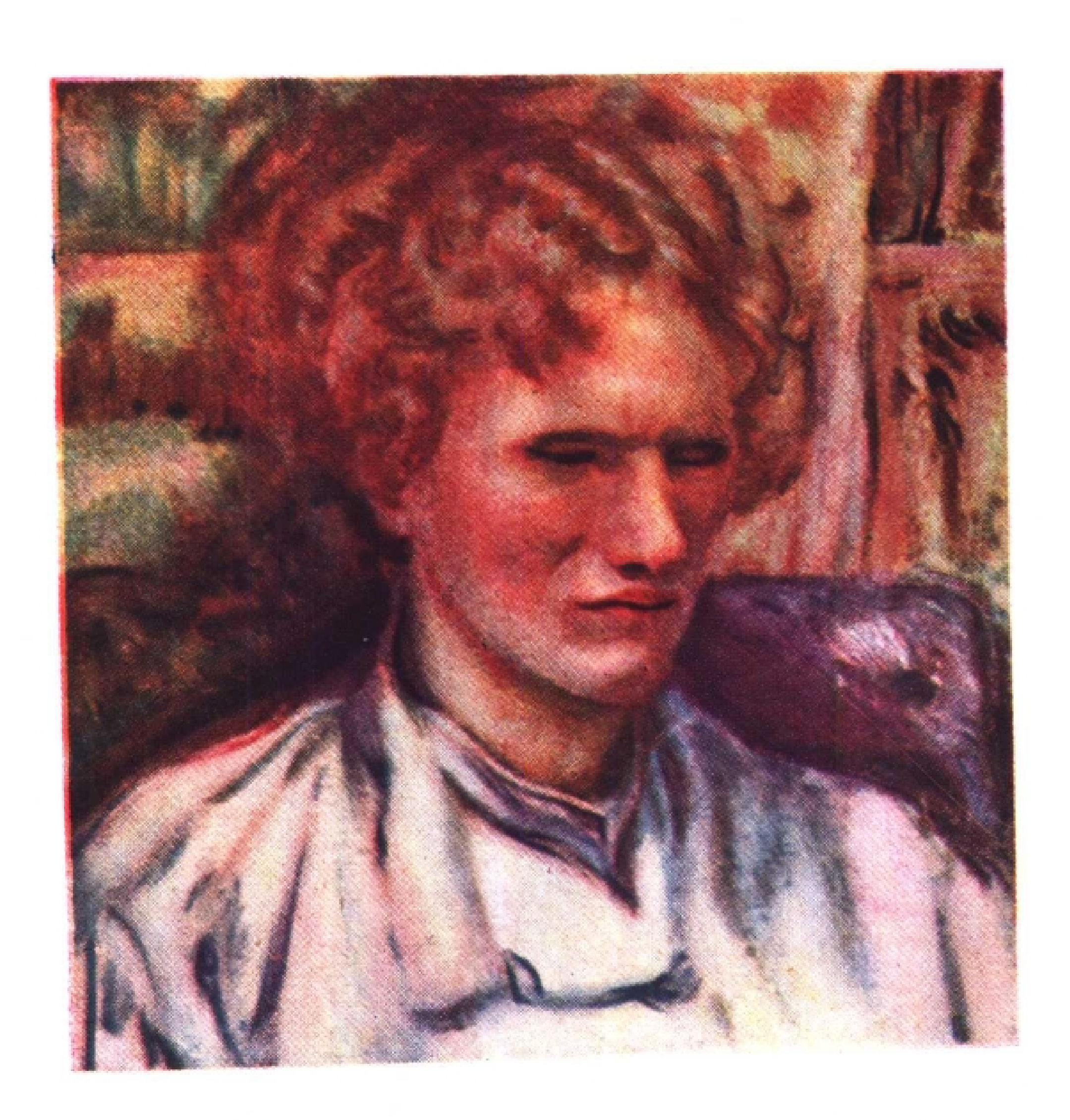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五月



武者小路実篤



Vasely Eroshenko



爱罗先珂画象　　日本中村彝作

第二卷目录

一个青年的梦

爱罗先珂童話集

桃色的云

附　录

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　武者小路实篤　著



与支那未知的友人

我的《一个青年的梦》被譯成貴国語，实在是我的光荣，我們很喜欢。我做这書的时候，还在貴国与美国不曾加入战争以前。現在战争几乎完了，許多事情也与当时不同了。但我相信，在世上有战争的期限內，总当有人想起《一个青年的梦》。

在这本書里，放着我的真心。这个真心倘能与貴国青年的真心相接触，那便是我的幸福了。使我来做这本書的見了，也必然說好罢。

我老实的說：我想現今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覺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謎，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謎，还一点沒有解决。日本也还沒有完全覺醒，比支那却已几分覺醒过来了；謎也将要解决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不知道，也說不定；但我覺得这謎总还沒有解决。在国土广大这一点上，俄国也不下于支那；可是俄国已經多少覺醒了，对于人类应該做的事业，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已經做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样，还在自此以后；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我想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也有点可怕，但也有

点可喜。我想青年的人所最应該喜欢的时候，正是現在的时候。諸君的責任愈重，也便愈値得做事，这正是現在了。

在現今的独立国的中間，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国了。虽然受了外国的作践，像埃及希腊印度那样的事，不至于有罢。我覺得支那的少壮时期，正在漸漸的回复过来了。我想，如諸君蓬勃的精神發揚起来，这时候，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世界的"再生的时期了。人类对于这个时期，怀着極大的期待。想諸君决不会反背这期待罢。

"落后的往前，在前的落后了。"第一落后的俄国，現在将第一的在前了。更落后的支那，到了覚醒的时候，怕更要在前了罢。但我絕对的希望这往前的方法，要用那人类見了說好的方法才是。

倘是再生了，变成将喜代了恐怖，将爱代了憎恶，将眞理代了私欲，拿到世間方来的最进步的国，我們将怎样的感謝呵。我們也为了这事想尽点力，想做点事。

我希望，因了我做的書譯成支那語的机会，就是少数的人也好，能够将我的眞心和他的眞心相触。我希望，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我的喜悦便是他的喜悦，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将来能为同一目的而尽力的朋友。

我的敲門的声音，或者很微弱；但在等着什么人的来訪的寂寞的心里，特别覺得响亮，也未可知的。

我正訪求着正直的人；有眞心的人；忍耐力很强，意志很强，同情很深，肯为人类做事的人。在支那必要有这

样的人存在。这人必然会觉醒过来。

这人就是人类等着的人，或是能为他做事的人罢。恐怕这人不但是一个人，或者还是几万个人合成一个的人罢。不将手去染血，却流额上的汗；不借金錢的力，却委身于眞理的人！

我从心里爱这样的人，尊敬这样的人。

在支那必然有这样的人存在，正同有很好的人存在一样。我敲門的微小的声音呵，要帮助这人的觉醒，望你有点效用。

我希望这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武者小路实篤。

自　序

我要用这著作說些什么，大約看了就明白。我是同情于爭战的犧牲者，愛平和的少数中的一个人——不，是多数中的一个人。我極願意这著作能多有一个愛讀者，就因为借此可以知道人类里面有愛和平的心的緣故。提起好战的国民，世間的人大抵总立刻想到日本人。但便是日本人，也决不偏好战爭；这固然不能說沒有例外，然而总愛平和，至少也不能說比別国人更好战，我的著作，也决非不像日本人的著作；这著作的思想，是日本的誰也不会反对，而且幷不以为危險的：这事在外国人，觉得似乎有些无从想像。

日本对于这回的战爭，大概幷非神經質；我又正被一般人不理会，輕蔑着；所以这著作沒有得到反对的反响，也許是当然的事。但便是在日本，对于这著作中表出的問題，虽有些程度之差，——大約也有近于零的人，——却是誰都憂慮着的問題。我想将这憂慮，教他們更加感得。

国与国的关系，倘照这样下去，实在可怕。这大約是誰也觉得的。单是觉得，沒有法子，不能怎么办，所以默着罢了。我也知道說了也无用，但不說尤为遺憾。我若不

作为艺术家而将他說出，实在免不了肚胀。我算是出出气，写了这著作。这著作开演不开演，并非我的第一問題。我要竭力的說真話，并不想夸张战争的恐怖；只要竭力的統观那全体，想用了誰都不能反对的方法，誰也能够同感的方法，写出这恐怖来。我自己明知道深的不足，力的不足，但不能怕了这些事便默着。我不願如此胆怯，竟至于怕說自己要說的真話。只要做了能做的事，便滿足了。

我自己不很知道这著作的价值；但别人的非难是能够答复，或守沉默的：我想不久总会明白。我的精神，我的真誠，是从里面出来，决不是塗上去的。并且这真誠，大約在人心中，能够意外的得到知己。

我以为法人爱法国，英人爱英国，俄人爱俄国，德人爱德国，是自然的事：对于这一件，决不願有所責难。不过也如爱自己也須同时原諒别人的心情，是个人的任务一般，生怕国家的太强的利己家罢了。

但这事讓本文里說。

这个剧本，从全体看来，还不能十分統一。倘使略加整頓，很可以从这剧本分出四五篇的一幕剧来；也可以分出了一幕剧，在剧場开演。全体的統一，不是發展的，自己也觉得不滿足，而且抱愧。但大約短中也有一些长处，也未必全无統一；从全体看来，各部分也还有生气：但这些事都听凴有心人去罢。总之倘能将国与国的关系照現在这样下去不是正当的事，因这剧本，使人更加感得，我便

欢喜了。

我做这剧本，决不是想做問題剧。只因倘使不做触着这事实的东西，总覺得有些过意不去，所以便做了这样的东西。

我想我的精神能够达到讀者才好。

我不是专做这类著作；但这类著作，一面也想渐渐做去。对于人类的运命的憂虑，并非僭越的憂虑，实在是人人应該抱着的憂虑。我希望从这憂虑上，生出新的这世界的秩序来。太不理会这憂虑，便反要收到可怕的結果。我希望：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生出这新秩序。血腥的事，我想能够避去多少，总是避去多少的好。这也不是单因为我胆怯，实在因为願做平和的人民。

現在的社会的事情，似乎总不像走着能够得到平和的解决的路。我自己比别人加倍的恐怖着。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武者小路实篤。

一个青年的梦 四幕

序　幕

（夜間的寺院模样的一間房屋，青年向着大桌子，在洋灯下讀書。不知从什么地方进来了一个不認識的男子。）

青年　你是誰？

不識者　就是你願意会見却又不願意会見的。

青年　来做什么？

不識者　来看你的实力的。因为你叫了我。

青年　我还沒有会見你的力量。

不識者　孱头！能怎样正視我，便正視着試試罢。

青年　我还沒有劲你的复面的力量。

不識者　你看着我就是了。我的复面，連我自己也取不下，——是不許取下的。单是誰有力量，便瞰着我的正体。

青年　在我还沒有力。

不識者　向各处說，說一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决不会腰軟的是誰呢？

青年　紧要关头的时候还沒有到。

不識者　眞沒有到么？站在这个我的面前，还說紧要关头的时候沒有到么？

青年　我的确站在你的面前。但在这时候，我全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才好了。

不識者　你眞是扶不起的人呵！我当初很有点希望你，莫非我竟錯了么？我除了再等候能够解我的謎的眞天才出来之外，沒有法子；除了再等候对于人类的运命，有眞能感到的力量的人之外，沒有法子。

青年　請你寬恕，我将你叫了出来，还是說这样不长进的話。我見了你，才分明知道自己无力。但不見你时，却又想会見你。总覺得无論如何，想要解你的謎。人类的运命，任他像現在这般走去，是可怕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識者　不知道也好罢。你不愁沒有飯吃；除了做梦，也沒有遇着过死。无論什么时候，总是同合式的朋友看些爱看的东西，講些爱講的話。一碰到什么为难的事，說些沒有力量未到时候的話就完了。你好福气。已經到了二十多岁，眞还会悠然的活着呵。也沒有見你用功；你所想的事，也沒有出过或一范围以外。除了能够辯正你現在的生活的东西之外，总沒有見你跨出一步。

青年　你說的話，都是眞的。

不識者　可怕的事，立刻停止了才好呵。

青年　是呀。

不識者　你所怕的事，現在定要起来。沒有知道已經起来了么？你該已經知道了塞尔維亚的事罢。单覺得对岸的火灾不过是对岸火灾的人，便解不了我的謎。你不知道这世上可怕的事正多么？能使可怕的事起来的可能性有多少，你也不知道么？你是将那可怕的事装作沒有看見的人么？倘若这样，你便是撒謊的专說大話的人。被人这般說，你居然还不开口呵。

青年　請你略等一等罢。

不識者　你有明年，还有后年。你是定会活到四十岁，至少也能到三十六的人么？你嘴里說些人类的爱这等事，也曾感到眞的爱么？

青年　仿佛感到的。（被不識者瞪視着，便改了語調。）还有人类的运命的事，也仿佛感到。怎么办才好的事，也仿佛感到。

不識者　昏人！你拏了仿佛感到这件事，在那里自慢着么？要紧的不是从此以后么！你是个不要脸的。

青年　无論被你怎么說，我总沒有改变說話的力量。我很怕。生成是胆怯的。想到大事便要畏葸。我的翅膀，被禁着的时候，总沒有力。

不識者　你不想你的翅膀强大起来么？

青年　想的。可是怕。

不識者　乏人，一个不协我的心的东西。你是。

青年　…………

不識者　但你却还沒有装作沒有見我的模样。我到这国里

来，誰都不想用了自己的眼睛看我，所以很无聊。你大約也是不中用的。但縱使你的国是昏国，小聪明国，拿俏皮話当作眞理說的人們集成的一个团塊，也該有一两个胜于你的，眞心的，为了人类的运命不怕十字架的人罢。然而現在姑且將你鍛炼一番試試看。跟了来。

青年　那里去呢？

不識者　单是跟了来。看那些我給你看的东西。

青年　…………

不識者　孱头。还不跟了来么？

青年　我去我去。

（不識者先行，青年惴惴的跟去。）

——一九一六，一。

第一幕

（野外。）

青年　这里有什么事？

不識者　有平和大会呢。

青年　开了平和大会做甚么。

不識者　看着就是。

青年　莫非开些什么平和大会，眞有用处么？

不識者　你想怎样？

青年　因为从心底里爱这平和的还不很多，所以这些事大抵总不过是从政治上的意味做的。因为心里以为厭恶战争便不得了，嘴里却唱道着平和主义。因为若不是一面

扩张軍备，一面說些平和論，現在不能算时道。因为这倒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稍不小心，便被敌人攻击了；还要被人虐杀，做了屬国，破坏了本国的文明，很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硬造成懵懂的人民；这都是些难受的事呵。

不識者　这样說，你喜欢战爭么？

青年　不是不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是最厭悪战爭的；是想到战爭，便有些伤心的人。但做了屬国，也可是难堪的呵。

不識者　这世界上为什么有战爭呢？

青年　想来就因为有許多国家的緣故。

不識者　这样說，沒有国，便沒有战爭了。

青年　差不多，就是如此。

不識者　这样說来，你不想去掉战爭么？

青年　虽然有点想，但人类还沒有进步到这地方。

不識者　不想努力，教他进步到这地方么？

青年　因为还沒有力量。

不識者　而且时候也沒有到么？

青年　是的。

不識者　你的照例的兵器又来了。簡直是将手脚都縮到介甲壳里面的龟子之流哩。

青年　被你这样說，也实在回答不得。

不識者　不覚得羞么？

青年　覚得的。

不識者　既然这样，怎么不再进一步想呢？

青年　就因为怕。

不識者　再进一步罢。

青年　叫我主张“人类的国家”么？

不識者　抛了国家。

青年　我还沒有这样力量。

不識者　看罢。

青年　都来了，就要开会么？（吃惊，）这是怎的？竟全是怪物呵。

不識者　是一件事的殉难者。

青年　都是死了的人么？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这是那里？

不識者　管他是那里，只要你有能看眞事情的力量便好。

青年　我看不下去。唉唉，血腥的很。都沒有作声。都在那里想。女人也来了。还有孩子，还有嬰兒，还有老人。这是怎的？

不識者　都是被杀了的。

青年　連这样可爱的孩子么？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連那么美的女人么？在旁边哭着的，就是那女人的母亲么？伤痕可是看不見呵。

不識者　衣服破着罢。那便是中了手槍的弹子的地方。

青年　各国的人都聚在这里呢。

不識者　并沒有沒有战爭的国度了。

青年　他們先前都是敌国的人么？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可是現在都很要好。

不識者　个人大家是要好的。

青年　在死了以后么？

不識者　不然，活着的时候也如此。便是正在战爭的时候也如此。

青年　正在战爭的时候都如此么？

不識者　是的，倘在恶魔还沒有将这人的心，运到异常的状态去的时候。

青年　照你这样說，我却也听到休战时候，談判时候，两軍掩埋死尸时候的話，說是互送烟卷的火，很要好的說笑。那时候，还該感到特別的愛罢。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这有点用处么？

不識者　你自己想。

青年　…………

不識者　怎么不开口了。苦么？

青年　似乎有点头眩了。看了这情形，大約誰也会变非战論者罢。很想拖两三个主战論者到这里，叫他們演說一回。他們不知道这事实。异样的沈默，浸进脏腑去了，似乎要發狂。要叫些什么了。看这模样实在受不得。想到那样青年有望的人，那样天使似的孩子，那样善良的老

人，那样年青的女人，都尝了死的恐怖，并且就从人們的手用了无可挽救的方法杀了的事，实在受不得。怎么办才好呢？这許多人們，都是被人杀了的么？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詛咒这战爭！

不識者　你不想除掉战爭么？

青年　一看这样子，无論怎么样人，总該要反对战爭罢。至少也总該觉得战爭这事，是怎样可怕的事罢。（少停。）唉唉，胸口不舒服了。似乎要發腦貧血了。

不識者　孱头！静静的耐心看着。使这眞事情一生不会忘却的好好看着。

青年　誰还会忘記呢。

不識者　尽你的力量看着。老老实实的，不含胡的看着。

青年　…………

不識者　头痛么？

青年　痛起来了。遇着了可怕的事实的人們，漸漸到了。沒有穷尽。我覚得单是自己悠悠然的生活着，实在有些对不起人了。

不識者　好好的看。活着的人都不想看这事实。还是你尽量的看着罢。連看的力量都沒有了么？平和大会，可就开了。

（鬼魂一走上演壇。）

鬼魂一　承諸君光降。我們今天，得了招待一位活人到这里的光荣。我們想从这位活着的人，将我們的心的几分，

传布开去，为我們的子孙，早早成就平和的世界；所以今天开了临时会，特請反对战爭的諸君光降的。凡是活着的人，总是单知道活人的話。便是对于战爭这事，活着的人也只知道沒有战死的人的話。沒有战死的諸位，因为沒有战死的幸福，忘却了真的战爭的悲慘这一面，便常有照此說去的傾向。这是我們常常引为遺憾的。我們本来，并沒有想要活着的人吃些苦的意思；而且这是我們的主人，就是人类，所不許我們的。我們单想要将我們所受的苦，不但是苦，苦以上的死之恐怖，死之恐怖以上的生之詛咒的万分之一，传給活着的諸君，因此教人类的运命得着幸福，我們所爱的子孙得着幸福，——单因为这一点意志，开了这会。我們的主，就是人类，很以为然。諸位也都領会这主意，誰有想传給活着的人的事，便請說罢。有要說的人，請起立。

（鬼魂五六人起立。）

鬼魂一　（指定一人，）就从你起。

（鬼魂二，走上演壇。）

青年　仿佛很面善。呵，是了。在法国的插画杂志上見过的。那人是在荒野里，縛在柱子上死的。一定是这人。

（鬼魂二站在壇上，脸上有四个弹痕，衣服也很破烂。）

鬼魂二　諸君里面，也許有知道的。我就是德国的軍事偵探，受了潜入法国的命令的人。我在那时，很以为名誉；而且想到自己的本領，竟得了信用，也很喜欢。很有好

好的完了任务給人看的自信。我于是改变装束，混进了法兰西。

（鬼魂一有所通知，鬼魂二点头。）

鬼魂二　要演戲的人还很多，而且时間又有限制，所以我的經历，只好省略一点了。总之我是德探，进了法国，而且苦心惨淡，为德国出力。我并不憎恶法国人。因为自己怀着鬼胎，对于法国人的那种好待遇，反覚得感激徹到骨髓。我爱德国人，但也尊敬法国人。到现在，我自然是无論那一国的国民都爱，那一国的文明都尊敬了。但活着的时候，实在是很爱和自己交际最密的法国人。因为法国人相信我，有时也發生嘲笑的意思，然而爱是爱的。見了法国的美的女人，也感到爱。請不要見气。但我并沒有忘了自己的任务。因为爱祖国么？也不，就因为是自己的事情。至于自己的事情是怎样的事情这一节，却沒有想。单覚得确凿是一件不可不做的事情罢了。我想，我是德国人，应該爱德国。我所做的事，是德国最要紧的事。也常常想，倘若我的事情做坏了，德国怕会灭亡，同胞也不知要受怎样的苦。这些思想在我已經很够了，不必再想别的了。我因此不失名誉不入歧盜的生活着的。我想想自己是一个体面的德国人，是一件高兴的事。自覚到为祖国出力，是一件高兴的事。因为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得了称贊，也从心底里喜欢。其时战争开手了，我越加为德国活动。但到底被人看破，将我捉去了。我为德国，忍受着法人的憎恶和虐

待。这时候，我倒还沒有空活一世的心思。自己以为勇士。众人憎恶我，同时也称贊我。我被人領到荒野，縛在一根柱子上。各人的槍口都正对着我，专等士官的一声“放”的命令。这时候，我才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一生是毫无意思，做了无可挽救的事了。”这实在是說不出的寒心和可怕。“为什么做人做到这地步？战爭該詛咒。”我这感想，嘴里是不能說，无从传給活着的諸公。但心底里，却以为“做了无可挽救的事了。”这时已經下了“放！”的命令。我在外观上，可是勇士似的死了。这自然是誰也不見得記念我；倘有人为我下泪，那可未必是德国人，怕还是我的情妇的法国人罢。諸君，不，活着的先生。我从眞心說，假使我现在还活着，大約还以为給德国做事是自己的职务。假使战爭完結以后，我还沒有战死，大約便未必想到战爭的可怕，正忙着講我自己的功劳呢。而且随便到那里，都受优待，只是得意，也未必能想到別的事了。然而从死掉的看来，战爭是确乎应該詛咒的。不願我們的子孙再尝这滋味这一件事，实在是我們全体的心。死在人們的手里，无論如何，总是不合理的。我活着的时候，并非平和論者，而且是从心底里輕蔑平和論者的人；然而现在，“对于无論如何沒有力量沒有結果的平和論者，我可都贊成了。这样下去，是可怕的。沒有战死的人还可以，死的人可难受了。就是我們的子孙里的一个人，我們也不願教他再这样想，我極想会見一位活人，并且請他尽些力，不教战爭再来

支配这世界。今天竟达了希望，我很喜欢。我所說的，从活人听来，也許是很无聊的話。因为要說話的还很多，虽然可惜，就此終結了。願身体康健。听說你是日本人，我是沒有輕蔑日本人的；就請你将我的意志传到日本去。

（青年很兴奋的想着。）

鬼魂一　这回是你。

（鬼魂三起立，沒有两手，登壇。）

鬼魂三　我簡单說罢。我的身受的苦痛，实在說之不尽。我是一个平和的人民。我不是勇敢的人，但也不是胆怯的人。我不是主战論者，也不是非战論者；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非国家主义者。我是画家。虽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画家，朋友却都以为有望的。我是比利时人。战爭的开初，我全不理会。因为我的意思，以为我是画家，画着画就是了；平和的人民，是未必会被杀戮的。我住在街里，德国兵入街的时候，也不很介意。看那德国兵入街的情形，虽然稍稍觉得奇怪，但倒是不很介意的看着的。然而有一天的晚上，四五个德国兵到我家里，硬要拉我的妻子去了。我很憤怒，叱責他們。他們都笑着。并且說要是不听話，沒有好处。于是仍然要拖我的妻子去。我憤不过，直扑向一个兵。这时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定神看时，一个兵叫了一声倒了。一个說道，“杀么？”这一瞬間；我早被砍掉了右手，其次便是左手。从苦痛和恐怖間，發出一声“討厭，砍了罢”的喊，我便被

杀死了。我的妻子此后怎样，却是不知道。大約还是含垢忍辱的活着罢。我究竟是何为而生的人呢。难道我遇到这宗事，是应該的么？我想，还有战爭的时候，便总有遇到这宗事的人，是一定的事。我实在不能不詛咒人生。不能不以为人的生命只是无意味的东西，不安定的东西。活着的先生，你怎么想？要是你也遇到了这宗事，便怎么样？你的意思或者正以为因此战争万不可打敗仗，也未可知啊。从古到今，像我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了，我为这些人哭。又想到此后遇着这类事情的人沒有穷尽，又替活人可怜。什么人道啊，平和啊，爱啊，四海同胞啊，这些事全比空想家的空想，尤其空想。人是禀了被杀的可能性活着的，也有被弄杀的可能性的。倘沒有弄杀也不妨事的覚悟，人生是总不能安心的。你有这等决心么？你也同我一样，单以为别人或者遇着，却未必輪到自己身上，便满足么？遇着这些事的人实在不幸，可怜，悲惨，很表同情，很苦了罢，你只是这么想就完了？沒有遇着这些事以前，大約誰也这样想。可是遇着了試試罢。（异样的笑，）很是难堪的事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遇着这些事的人，除了听其自然，便沒有法子么？怎么办才好呢？战争为些什么？牺牲者为些什么？被伴侣杀掉的，該怎么办才好呢？一国的战争是什么意思？战胜了又有什么好处？又是誰的好处呢？不全是空而又空的事么？为了这事，便几百万人非死不可么？先生，你見了聚在这里的人們，究竟怎么想？还能

漠不关心，还能悠然自得么？这許多人的苦痛、苦悶、恐怖，单是毫无意思的消去么？我們的死，和子孙的幸福絕不相干，却来做增加恐怖的脚色么？单为了扩张軍备，增加各国的不和，各国的恐怖，各国的租税，所以流掉我們的血的么？怎么办才好呢？活着的人，到現在还是悠然的活着么？这样下去，会到怎样，誰也沒有想么？便是想了也沒法么？想了也沒法，所以不想的么？不想法子，是不行的。赶快的造起沒有战争的国罢。赶快造起人模样的国罢。快造不要国家竞争的国。快造不教别国人恐怖，也不受别人的恐怖的国罢。倘不然，可怕的事要来了。倘使我还了魂，看現在这样生活法，一定要害怕。将来也許有点方法，但照現在这样下去，可是要走进无可挽救的地步的呵。遇着了我这样的事，可是不得了呵。我說的話，也許覺得毫无意思；但到了那时候，“为国家”这事，也会更无意思，要感到更上一層的事实的呵。人类呵，人类呵，再为个人的运命想想罢。照現在这样，个人的运命太不安了。“拔剑而起者死于剑”这句話，其实是真的。不趁現在想点方法，要无可挽救了。怕罢，怕罢。日本的运命，以后有点可怕呢。我对于活人是有同情的，总願意活人幸福。請在活着的諸君面前問候，願他們幸福。不要像我們这样，将恐怖、和苦痛和血都空費了。在活着的諸位面前請代問候罢。

（从演壇下。）

鬼魂一　这回是你。

（鬼魂四登壇，画了十字。）

鬼魂四　我并非死在这次战爭里的；是十多年前，被某国的人杀了的。我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当了俄罗斯的軍人的。幸福的神明正微笑給我家看的时候，我的爱人正将好意給我看的时候，战爭便将我运到离开本国几千里的地方去了。离别的时候，我們都哭了。但看不起对手的我們，却只做着凱旋时的梦，并且单空想着再見时的喜欢。誰知道敌人是意外的利害。有一天的事，我正在一个村庄的人家里面。我軍已經退却，是絲毫沒有知道的。我們正在說笑。我因为从爱人送到了一张照相，被人笑了。但我却高高兴兴的听着。这时忽听到脚步声。我們心里想，这是誰呀？便向那边看去。誰料进来的人，并非俄国的士官，却是某国的。这时候，我們都明白了。来人虽然只一个，但我們的地位，已經了然了。我們有十多个，来人也吃了一惊，站在門口。我們便昏昏沉沉的跪在这人的面前。何以跪了呢？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是意外的事，是沒有覚悟的时候，所以我們身不由已的跪下了。死之恐怖和生之执着，教我們身不由己了。敌人的士官的脸上，这时显出了喜和爱了。这人本以为要死在我們手里的，刚吃惊的立着时，我們都已跪下，所以这人的高兴，也实在是应該的事了。某国人，恕我老实說。我們那时从心底里，覚到某国人也是人。这人也亲亲热热的用手摩我們的头。我們以为这人很可靠，有了命了，从胸口里涌出喜欢。我們便伏伏帖帖的

做了俘虏，这样便活了命，实在安心了。但我們又从这人交到别的士官的手里。那时这人很高兴似的对别的士官說些話。到临了，我們竟被槍毙了。那里会有这等事呢！心里要發狂似的想，可是我們竟被槍毙了。这怨恨至今絲毫沒有消。我想这士官竟是欺騙我們罢了。

（这时候一个鬼魂起立。）

一个鬼魂　这是你錯想的。

鬼魂四　何以呢？

一个鬼魂　那时候摩你們的头的士官就是我。

鬼魂四　唉唉，是你么？怎的也在这里？

一个鬼魂　那一回的战爭，我并沒有死。在这回的战爭里，可是死了。我常常記起你們的事，自从有了这事以后，在我活着的时候。而且覺得做了无可挽救的事，記起来便心底里都难受。我当初实在以为你們已經有了命的。但在战爭，暫时竟把你們的事都忘了。有一回，忽然記起，心里想，怎样了呢？便去会那寄頓着你們的士官，——这人現在也在这里，而且还在后悔着，——向他問你們的事。我正等候他的好消息。誰料那回答，却說是“护送这一点人，很麻煩，便都結果了。”我听了这話，忍不住生气。我心里想，这眞是做了无可挽救的事，口里也說道，“你眞替我做了糟透的事了。”他說，“那几回不是因为沒有法么？要是人数多，許可以想点法。”我以为朋友的話，固然也有理的。但自以为救了你們的我，可是很覺得对不起人，覺得伤了男子的体面。便悄然的合

了口。朋友說，“这样的願意救他們么？早知道这样，該想点法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說才是。过了許久，想到这事，总覺得做了无可挽救的事，請原諒我罢。

鬼魂四　好好，原諒你了。这也是并非无理的事。

鬼魂一　两人握手就是。

（一个鬼魂走近演壇，握手。能拍手的都拍手。另外一个鬼魂見这情形，即起立。）

另一鬼魂　我实在做了太对不起人的事了。我憑一点簡单的理由，便絕了你們的生命，如今实在后悔。倘若我能够略略推想你們的愛人和你們的父母的心，想来便未必会行若无事的杀掉你們了。倘若你們那时的死之恐怖和生之执着，我能略略感到一点，也許会专从救活你們这一边做了。但那时候，这話虽然很像辯解，其实是我本来也很想救助你們，却因为有誰反对，說活了这几个人也不中用，所以你們竟至于死的。然而我，并不竭力救助你們，反以善人模样为羞，却进了“很麻煩結果了罢”这一党，这实在是从心里羞耻不尽的。我在那时候，还沒有眞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我竟是一个不管别人运命的人。我眞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了。今天会見了你，覺得像这样一位人，何以竟行若无事的将他杀了呢，連自己都要問。那时候，見了你那样怕死的情形，却暗暗地以为抛脸的。我实在連請你原諒的資格都沒有。只是我現在眞心后悔，願你明白就好。我实在做了无可挽救的事了。

鬼魂四　你講的話，我都很明白。你做的事，我也并不見怪了。假使我在你这一面，也許变成你一样的态度的。我們若在平和时候見面，怕早成了朋友了罢。我倒并不以你为特别残酷的人，覺得还是善良一面的人。我已經不恨你了。至于那时候，却很以为野蛮无理的人。心里想，活了我不好么？那时我的心，实在是發狂了。心里想，难道竟非杀不可么？这过分的事的怨恨是要报的。現在可是不这么想了，倒反以为也是无怪的。只要你肯，我却很願意同你握一握手。

另一鬼魂　阿阿，肯寬恕么？肯同我握手么？

鬼魂四　是的，很願意做兄弟呢。

（另一鬼魂进前握手，能拍手的都拍手。）

鬼魂四　我們实在是这样的能从心底里做朋友的人。倘使活的时候，能尝到这样的感，不曉得多少喜欢呢。我如果对着爱人和父母說了，他們一定滿眼含着泪，从心里感謝你們呢。我很想不使他們伤心，却使他們喜欢呵。

另一鬼魂　我实在慚愧。

鬼魂四　那里的話。我說这話，并非想責难你。我是喜欢着。但現在是一位活着的人在这里。我就想将人們应該"尽能活的活着"这事通知他，并且想他将这意思传給活着的人們。我們是朋友。倘在貴国的風習上沒有碍，我願意抱了接吻；但因为尊敬貴国的風習，所以不敢随便做。但我的心是抱着你們的心的。我們活的时候，不識不知的悠然的过去了。人間最高的喜悅，竟全无所知的

过去了。（对一个鬼魂說，）你来摩头的时候，才触着了片鱗，真是連耍人也沒有通知过我的一种喜悅。——这并非取笑的話。因为已經得了活命，这喜悅固然便就去了。但时时想到这喜悅的片鱗，却总有一种感的。活着的时候，都应該真知道真的人們的喜悅是在那里的，請尽力的传給人們罢。許多人們，連最要紧的东西都沒有知道的活着。正尝着最深的喜悅的时候，却做那无可挽救的傻事。正可以留下最深的感謝之念的时候，却演出了留下最深的憎恶的行动。这实在是只差一张紙的，可是許多人們，沒有拿那好的一边的資格，都拿了坏的一边了。現在我从心底里，感到这件事，可惜說話达不出这心思。但請你記着我的話。想到的时候，一世里总該有一两回罢。而且請将这事传給活着的人。我們的主，就是人类，对于这事很痛心的。还有許多要講的人等候着，虽然遺憾，我只好就此完結了。請尽能活的活着罢。我还祝活的諸位的幸福。（鬼魂四行礼下壇。）

（鬼魂四的演說刚要完結，青年的朋友的鬼魂，走近青年。青年見了，两眼都含泪，走近了，握着手暂时无言。）

青年　你在这里么？全沒有知道。很苦了罢？

友的魂　唉唉，到死为止是很苦了。一死可就完了。他們都好么？

青年　都好的。

友的魂　你代表了活人到这里来，却是想不到的。

青年　幷不是来做活人的代表的。是跟了这位，全不知道的跑来的。

友的魂　听了我死的消息，我的母亲很伤心罢。

青年　眞可怜。驟然老了。

友的魂　那人怎样了？

青年　那人也很伤心，总是哭。现在还是很伤心的説梦見你呢。

友的魂　原来，我的事早都忘了罢？

青年　那里，常常提起你的。大家都説，要是你活着，要是你平安回来，我們多少高兴呵。你一定告訴我們許多事情的。怎的就死了。

友的魂　我何尝自己情願死呢？

（鬼魂五，这时被鬼魂一指出，走上演壇。）

友的魂　再談罢。

青年　好，好。

鬼魂五　（开始演説，）我从前想，只是以为自己死在战爭里是不会有的事，自己的生命以上的东西，幷沒有切实抓住的我，对于自己死在战爭里的事，是万想不到的。战死这类事，别人也許遇着，但决不以为要輪到我。活着的人，大約便是现在，也一定自以为决不是要死在战爭的人罢。就是我們里面，誰也未必想到过自己是要战死的人。可是在我們，死是很可怕的东西。我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同这么可怕的东西遇着；一切事情，全是有生以后的話。自己一死，何以要战爭，便不懂了。我从出

战以来，时时想，为什么战争。我以为无論我出战与否，我这F国的运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深道理，单想着并不战死以后的事。幸而我的死是突然的，我死在战場上了。然而觉得“打着了”的刹那的味道，实在不願意尝到两回。詛咒生来的力量，是尽有的。我并非要在这里訴苦。但战爭究竟为什么？起了战爭，究竟誰有利益呢？沒有战死的人，还有不很負伤而活着的人，大約总将战場上經驗过的情形当作一場醒后的恶梦，而且还作为一桩話柄的。沒有战死的人，大約总不肯說自己耻辱的事，却单說自己得意的事的。但战爭究竟为什么，試問他們看罢。他們能有使我們战死者满足的答話么？諸君以为能有么？有能答的，請出来罢。假使我对活人这样說，他們会說我是發疯；并且一定問，你連祖国亡了也不管么？你的子孙做亡国民也不妨么？我們与其做亡国民，不如战爭，不如死。其实我們如果要做亡国民，自然不如死。我的祖国如果要变G国的屬国，我自然也願意拚了命战爭的；但虽然这样說，也未必便沒有无須战爭，也不做屬国的方法。我不願拿别国做自己的屬国，拿别国做了屬国高兴着的时代，已經过去了。我們至少也須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所以我們以为加入灭亡别国的战爭，便不免是反背人类的行为。这精神，凡是有心的人，全都有的。拿别国做屬国，做亡国民，或者破坏别国的文明，希望这些事是何等耻辱，我們都知道的。我們該是不靠战爭也不会做亡

国民的人們。不战便亡国，这在从前，也許是可怕的真理；不，在現在还是几分的事实，也未可知的。然而奴隶制度已經废止的現在，这可怕的侮辱人类的，侮辱人們的事实，也該废止了。和别国交情好，尊重別国的文明，比那拿別国做成亡国起来，不知道于我們多少利益。我們怕国家的貪欲应該在怕个人的貪欲以上。为本国物質的利益計，灭亡了別国，是不合理的；我們要反对的。人类也反对着这事的。取了别国的領土，拿了別国的人民，这也不合理的，无論如何总是不行的。我們战爭的牺牲者，便是这不合理的牺牲者。沒有比这事更无聊的。我們是因为本国或敌国的貪欲，被杀掉的；要不然，就是无意义不合理的恐怖或憎恶或无知的牺牲了。我們不將用在战爭上的金錢劳力性命做些有意义的事，应該羞耻。单說敗了要糟便战爭，实在是傻的。我現在在这里拿一个滑稽的例，請看看何等傻气罢。

（鬼魂一向鬼魂五耳語。）

鬼魂五　这回两个人演一点剧，請大家看罢。

（两人之中其一先下壇。都拿了剑，从两边上壇。）

鬼魂五　（独白，）对面可怕的东西来了，拿着大刀。遇着討厭的东西了。不来砍我才好。有了，还是趁他沒有砍我，我先砍了他罢。

鬼魂一　（独白，）对面来了一个拿着大刀的討厭的东西。这大意不得。他要杀我，也难說的。是呀，还是先杀了

他罢。

（两人遇着，交鋒。）

鬼魂五　砍人么？

鬼魂一　只是你要砍我。

鬼魂五　抛下刀便饒你。

鬼魂一　你先抛了。

鬼魂五　我不上这个当。

鬼魂一　我就肯上当么。

（两人同时受伤，滑稽的倒地。）

鬼魂五　呵唷好痛。

鬼魂一　呵唷好痛。

鬼魂五　你为甚么要杀我？

鬼魂一　倒是你为甚么要杀我？

鬼魂五　你先下手的。

鬼魂一　倒是你先下手的。

鬼魂五　我单是怕被你杀掉罢了。

鬼魂一　我也这样。要不然，杀你干什么？

鬼魂五　我也这样。何尝要杀人，只是怕你来杀我，才要杀你的。

鬼魂一　我也这样。不願死在你手里，才要杀你的。

鬼魂五　只要你不想杀我，我何必要杀你呢。但你終于拿了你的刀了。

鬼魂一　你拿了刀，我才也拿了刀的。

鬼魂五　这样看来，只要我不想杀你，你便也不想杀我么？

鬼魂一　自然的事。只要你决不杀我，誰願意杀你呢。

鬼魂五　早明白这些事，我們两人不死也行了。

鬼魂一　眞做了傻事了。

鬼魂五　唉唉好苦。做了挽救不得的事了。我們两人，便这样的死在这里么？

鬼魂一　眞伤心呀。

（众人都笑。）

鬼魂五　劳駕劳駕。这样够了。（站起。）

鬼魂一　够了么。（下壇，众人都笑。）

鬼魂五　諸君虽然覚得可笑，但我們所能承認的战爭的原因，除了国家的利己家的战爭是另一事以外，其实只有怕做屬国这一点。这样战爭，才是个人或国民可以承認的战爭。別的战爭，国民都該自己起来反对的。南阿的战爭，是英国之耻。青島的战爭，是J国之耻。E国对印度人的办法，应該反对。J国对朝鮮的办法，也是僭越的。即使印度、朝鮮沒有独立的力量，然而竟用了怕敎这国兴盛似的办法，是可耻的。俄国德国奥国对波兰的态度，也該羞耻的。不自然的妨害那地方的人的自由，也是坏事。我們只为怕这一事，才起来战爭。当作亡国屬国这样看待，实在是难受的。我們不但对于使別国变成亡国屬国的事，沒有兴味，而且覚得有从心底里出来的反感。使別国变了亡国屬国，覚得高兴的人，是一种阶級的人。这一类人，一到社会的道德进步了，也要羞耻那些事。我們，虽說是死人，現在都当作活着

的說，因为这么办，可以使活的諸君更容易懂得，所以照了活着一般的說的。我們应該結一个不肯为圖别国做屬国而战的世界的同盟。倘要别国做屬国或亡国，換一句話，就是要别国人做亡国之民，是应該羞耻的事。我們倘若为此而战，便反背了人类的意志，我們单为要免做亡国民这一事，才該战爭。但倘若全世界的人只为要免做亡国民才战爭，这結果便怎样呢？假使沒有那样傻事，像我們刚才所演的傻戏，这战爭便大概可以消灭了。許多人也許說，这是理論罢了。但不到这样子却是謊。現在的战爭，究竟怎样一回事呢？許多国民，勉勉强强的战着；并不明白将要怎样，单是战着。两面都以为不战便要做亡国之民，因此战着。在一种阶級的人，我不能知道；至于国民，却只是互怕亡国而战，并非要敌国灭亡而战的，是因为怕做亡国民的恐怖而战的，是同那两个滑稽式武士一样的理由而战的：于是我們死了。这不是太沒意思么？然而是事实，是極确的事实。我很望各国民都有一个决心，要是单为想别国做亡国做屬国，决不战爭。并且也不給别国以这类无聊的恐怖。杀了几万人想夺别国領土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也不能不过去了。我知道战爭的太可怕，又想到何以战爭的問題，知道除了两面无謂的恐怖之外，并沒有别的原因。我們不可受利欲的騙。我們人民，应該同敌国的人民联合，竭力使战爭变成无謂的事。我們爱敌国的人民。一到大家相爱，大家知道战爭是傻事，战爭就可以立刻消灭了。

我很希望这样的时候早早出現。活的人也許以为这时候不会到，我却以为一定要到，以为不会不到的。倘若不到，那就是活着的諸君的耻辱了。但願竭力的設些法，教大家看战爭当傻事的时候，早早到来罢。我还有五岁以下的三个孩子，留在地上，委实不願教他們再尝自己尝过的味道了。

（又另一鬼魂起立。）

又另一鬼魂　你的話太理想了。这么办，战爭是总不会消灭的。

鬼魂五　你可有立刻消灭战爭的方法么？我可不知道别的了。大約人类也未必知道。

又另一鬼魂　你的話过于調和的，沒有权威；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提倡絕对的非战論呢，像那眞的耶穌教和佛教所說似的。

鬼魂五　你以为这样的无抵抗主义，在这世界上能够通行的么？不能相信来世的人們，能甘心听人杀害，做人奴隶的么？可以成眞宗教的素質的人，地上能有多少呢。我說的事，并不是对宗教家說。我单想将战爭如何可怕，战爭因为傻气才会存在的事，說給人知道就是了。我决不是希望无理的事，也并非說不要管自己的利害。要得到值得生活之道，是在别的路上的。我单要說明那不合理的事是如何不合理；徹底的說明那滑稽的事是如何滑稽，說明那沒意思的事是如何沒意思；教那些自以为不会死在战爭上的人，知道战爭的可怕，而且知道死在战

爭上，是沒意思的事；并且希望从心底里，至少也在心里想，各人都願意去掉战爭罢了；希望起哄，滿口战爭战爭的人，能少一点便少一点罢了。还不能做到无抵抗主义的我，但深知战爭的可怕和无意味的我，要不提倡連自己都能做到的或一程度的平和論，实在觉得不能。你不能滿足这些話，也是当然的事。便是我自己，每感到不能用我的法子立刻消灭战爭这一节，也很覚得寂寞的。然而我除了說我的非战論之外，沒有办法，也很以为慚愧的。但便是这一点，或者也可以供活着的諸君的參考。不要拿战爭得意，却拿不战爭得意罢。将拿别国人做亡国民的事，自己羞罢。与其憎敌人，倒不如爱罢。他們也并非因为憎你們而战的；倘能做到，还想和你們要好呢。也同你們一样，并不願意死，却願意活的。也是人类之一呢。以好战国出名的日本的天皇明治天皇御制里，仿佛有四海都是同胞，何以会有战爭这般意思的歌，我也正这样想。我的意見，以为那样滑稽武士的死法，是傻到万分。国民都該开誠相示，大家不要战爭。万不可上恶政治家的政略的当。如果有显出要战模样的人，也只因恐怖而起的罢了。自己沒有死，总覚战爭有趣的人，自然也还多。我就怕这一类人，煽起战爭的气势。其实是不論那一国，除了軍人之外，誰也不知道軍备要扩张到怎么一个地步，正因此都窘着。正都窘着，却又不能不向这窘里走，这便是人类的苦悶的所在。这是怎么一回傻事呢？但这傻事，现在却成了无法可办的事。

一想到如此下去会到怎样的时候，我們頗觉得伤心。至少須比列国有优势的軍备，是目下的情形，目下的大势。我們的主，就是人类，生怕这大势，是当然的。惟其傻气，所以更可怕。文明愈加进步，知道是傻事，便将这傻事消灭的时候，倘若沒有到，也可怕的。我們很願意尽力做去，教这时候能够早到。我的解决策，也許太簡单了，并且有孩子气。但据我現在的头脑，除了这样理想的方法以外，实在沒有别的更有效的合理的簡单方法：这也是自己很抱愧的。（郑重作礼之后，下壇。众拍手。）

鬼魂一　休息一会罢。

友的魂　刚才的話，你以为怎样。

青年　都不錯的。可是拿这話对活人說，就要被人笑話呢。因为活着的人，实在都不以为自己会战死；因为都以为战死的全是别人。况且眞怕战爭的，也还沒有；因为却以为勇气。因为他們以为反对战爭的只是一班新式的浅学的少年。因为他們眞以为不战便要亡国。眞相信不压服外国，自己便要亡了。任你問誰，誰都說战爭是悲慘的。但眞知道悲慘这事的人，却一个都沒有。就有知道的，也不过以为和世上的天灾一样的事罢了。况且許多人，还以为扩张領土是名誉，是非常的利益。这种根性，单是别人死了，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人想，以为如有嫌恶战爭的小子們，便尽可不必去，也可以战的。至于别的群众，那更毫不明白了。因为他們連人是会死的事都忘却了，至多也单知道死了便是不活罢了。随便那一国，

都有这一种胡塗人，所以很糟的。被大势卷了，便胡胡塗塗的遞他卷去；一到关头，只叫一声“完了”便归西了。因为从心里感到战争的恐怖这刹那，就是归西的一刹那，已經迟了呢。并且这一种人，倘使幸而沒有战死，也就咽下喉嚨便忘了燙了。即使沒有忘了燙，也做不出什么的。这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友的魂　活着的人，該很窘罢。

青年　那里，誰也不窘呢。直接窘着的，自然是另外。

友的魂　总該有人担心罢。现在的样子，是不了的。

青年　可是也沒有人担心呢。經营惨淡的研究着怎样才会战胜的专門家，或者还有；至于惨淡經营的想着怎样才会沒有战爭的人，在日本仿佛沒有罢。就令也有，也不知道他眞意思在那一程度，眞感着恐怖到那一程度。就令这样的竟有一两人，却又沒有力。不过空想家罢了。因为对于实际問題，还沒有出手呢。

友的魂　会到怎样呢？

青年　会到怎样？大約能够扩张軍备的国，便只是扩张軍备，扩张不完罢了。

友的魂　以后又怎样呢？

青年　大約碰了头再想法罢。

友的魂　这么說，你以为战爭竟无法可想么？

青年　倒也不。我想总得有一个好法子才是。

友的魂　假使沒有又怎样呢？

青年　那可沒法了。

友的魂　不想勉强搜寻他么？

青年　可是麻煩啊。

（男女的鬼魂，都听着青年的朋友的魂的对話；其中一个美的女人的魂，这时發了怒。）

美的女人的魂　說是麻煩？

（青年看見鬼魂都發怒，大吃一惊。）

青年　就因为我自已沒有力量。

美的女人的魂　因为沒有力，不更該想勉强搜寻么？

青年　这固然是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你說固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服么？你并不希望战爭消灭么？以为我們的孩子們，不妨死在战爭里的么？

青年　那是决不这样想的。

美的女人的魂　照这样說，你是嫌惡战爭的么？

青年　嫌恶之至。

美的女人的魂　照这样說，該希望战爭消灭罢。

青年　自然。

美的女人的魂　旣然如此，还不想出些力，教战爭消灭么？

青年　出力是很想出力的。

美的女人的魂　很想了，以后怎样呢？

青年　我沒有力量。

美的女人的魂　这也未必。你单想悠悠然的对着書桌，写些随意的話罢了。你是小說家。并且不願意做費力的事。这事煩厭是委实煩厭的。你不愁沒有吃，眼力又坏，

不上战場也可以。要是敌人到了，可以和家眷搬到安全的地方去的。你何必眞要沒有战爭呢？只要空想着战爭的悲慘，写了出来，便得到良心的滿足，也得了名誉和金錢了。好一个可羡的身分阿。但是到这里来干什么？来听我們的話做什么呢？单因为仍然以为沒有法，以为麻煩，不要再想什么战爭的事，才到这里来的么？（少停，）怎么不开口了呢？

友的魂　你答复几句罢。

青年　这并不然的。去掉战爭这件事，我的确想着。不过我还有許多事；不能将我的一身，都用在去掉战爭这一件里。

美的女人的魂　这样的么？你年紀还青，所以还想做各样的事罢。但是，战爭的牺牲者的心，你可知道？如果不知道，說給你听罢。

青年　請寬恕我。战爭的可怕，我知道的。

美的女人的魂　眞知道么？活着的人眞能知道？

青年　这却未必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好罢。

美的女人的魂　对于人类的运命，沒有担心的資格的人，固然还是不知道的好。但是你，已經被命到这里的你，却不許这种悠然觉的。别人都全不知道的活着，也可以的。但是你，竟也能到这里的你，就令不能够免去战爭，也該知道做了战爭的牺牲的苦到怎样罢。

青年　你講的話，都很对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你脸色变了。有什么不安么？

青年　在你們中間，我覚得自己悠然的活着，有些对不起了。

美的女人的魂　这倒也不必。能够悠然的活着的时候，是誰也悠然的活着的。但我却不願你悠然的活着，因为想将我們对于战爭的詛咒，滲进你的心里呢。誰也不可怜我們。我們眞是毫无意味的死了。是受了所有侮辱，尝了死之恐怖而死的。我們为什么死的呢？我很想問一問活着的人們。从古以来，在像我一样的运命之下，死掉的人，固然不知道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了；所以也許說，这是不得巳的事。但能够冷冷的講这种話的，其实只有活人。倘使像我們的身受了的，便誰也不能这样說了。以为謊么？也請你尝一回死之恐怖試試罢。

青年　請恕請恕。眞表同情的。正想着怎么办才好呢。

美的女人的魂　这里为止，是誰也能想的。要紧的是从此以后呢。

青年　很是。

美的女人的魂　你是知道到此为止的事的，然而还沒有想以后的事罢。为什么有战爭这东西？

青年　因为国家和国家的利害冲突罢。国家和国家之間，不許有太强的。

美的女人的魂　也許如此。但从用去的金錢、劳力、人命这边一想，那些什么利害，不是全不足道么？

青年　我也这样想，但也有种种别的事情的。战爭开初的原因，固然是利害的关系；然而一到中途，利害早不管

了，变成拚死战爭的瘋狂时代了，为难的就在此。这变化也只有很少的一点；但这一变，无可开交了，为难也就在此。以后便只是气势。后悔也无用了。战爭到一两年，便誰都希望平和，可是气势却不准他了。沒有法想，一路打去的。

美的女人的魂　这不是太傻么？我們却因此死了，并不願死，并不願給人杀掉的呵。

青年　我表同情。

美的女人的魂　你以为有了口头的同情，我們就滿足了么？你以为只要說，这是大势，沒有法，真是奈何不得，你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杀，忍耐着自己的被辱，打熬着自己的被杀，我便滿足么？唉唉，連想也不願了。我是詛咒生来的。我为什么生来的呢？如果生来是无意味的，又为什么有战爭这些事呢？我活着的时候，全沒有想到别的事。只是自己的事，丈夫的事，孩子的事，菜的事，衣服的事，所想很是有限的。这样过去了許多日月。有高兴事便笑，有伤心事便哭的。孩子生点病，受点伤，便非常着急的；伤了一点指甲，也要大嚷的。現在想起来，很覚得异样。何以不能生活在平和里，何以該打熬这可怕的事呢？你也是生活在平和里的罢。昨天晚上到那里去了？

青年　看戏去了。

美的女人的魂　有趣么？

青年　老实說，实在是看懵了戏，什么也不覚了。伤心时

便都哭，但自然是舒服的便宜的眼泪；發笑时便一齐笑了，从肚底里来的。我現在羞愧着这件事。

一个少年的魂　不羞也罢。喜悦的时候，还是喜悦的好。我們身受的死之恐怖和悲哀以上的悲哀，倘給活人尝了，要發狂的。人类不願这样。

美的女人的魂　你的話眞对。我并不想給活人沒意味的凄凉。可是想活着的人，誰也不遇到无可挽救的事呢。

少年的魂　我能知道你的居心。但活着的人們，是不懂你眞的居心的。就是我，也何尝喜欢战爭呢？但我竟出去战爭了，而且也杀了人，看見伙伴給人杀了，所以想杀人的。活的时候，說到敌人这东西，是最容易發生敌愾心的。現在想起来倒不懂了，那时可总想想些法子呢。只要一些事，立刻發恨，觉得只要能多杀人，便自己死了也可以。听到自己的同胞給人杀了，被人辱了，听到自己的祖国危险了，眞觉得自己是不算什么的。这虽然可怕，但实在覚得如此。而且遇着敌人，单是杀了还不够，还想将他慘杀哩。

美的女人的魂　战爭会到这样，所以可怕。两面都因为同伴被人杀了，便越發增加了憎恶的心思。总該趁这势子沒有到这地步的时候，想点法才好。即使已經到了这地步，也得怎么的使这势子变化了爱之喜悅才好呢。这眞可怕。因为一点發狂，后来却会不知道到怎样的。同我这样，就为着这飞灾，受了說不出的辱，还被杀掉的。还有我的丈夫，我的丈夫那里去了？

其夫的魂　（近前，）在这里呢。

美的女人的魂　这种事真怕再遇到了。

其夫的魂　不再遇到也尽够难受了。人是天生的止能受到或一程度的苦的东西，苦到以上便發狂，所以还好；但便是想想也就难堪呵。我們遇着这事了，許多人們，大約还正在重演这罪悪，教人正受着死以上的苦罢。

少年的魂　但人里面坏东西还多呢。别人苦了，他却高兴的东西还多。因为汚辱惨杀了本国人，也毫不介意的东西也还有哩。这类东西，許多混进了战場，所以更难堪了。好的自然也有。但被悪人杀了的人，就是善人到了，也活不过来了。这实在是沒法的事。

美的女人的魂　的确是的。杀了的人，就令居心怎样好，也不能遇了善人的清淨的爱，便洗干淨的。最难堪的，竟还有不得不生出敌人的孩子的女人，而且还不止一两个。总之教人遇到无可挽救的事，是不行的。教人遇着要詛咒生来的事，更其不行的。我是这样想，（对青年說，）你不这样想么？

青年　这样想的。从心底里这样想。

美的女人的魂　請看在这里的人們罢。全是托了战爭的福，弄得不能不詛咒生来的这些人們呢。你竟还不想去掉战爭么？詛咒生来的刹那时，你知道？

青年　在梦里知道的。

美的女人的魂　就在梦里也很难受罢？

青年　說不出的难受。这味道再多一分鐘，大約便要發狂

的。

美的女人的魂　醒后就好了罢。

青年　哦哦，在这一瞬間，我就醒了；心里想，幸亏是做梦。

美的女人的魂　我們可是醒着身受的，而且受到十分二十分鐘以上呢。实际上便是尝了一秒的百分之一，便已很难受；我們可是尝到半日以上呢。以后的結果，就是弄杀阿。我这里，（指着胸口，）还有三个伤呢。

青年　我明白，我明白。

美的女人的魂　你看在那边的孩子。看那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和样子很高尙的那老人。看那些思虑很深的男人們，看那个純潔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你想，这都是在地上，因为人們的暴力失掉的。你也該有爱人在地上罢？这人若像我这般死了怎样呢。你若正在这年青时候，非死不可，又怎样呢？你只要想定現在沒有法，做犧牲者也沒有法，便能滿足么？能漠不相干似的，說別人的苦別人的死在現在这世界上是沒有法么？倘想到这些可爱的人死了，便是你也总該略略有点心痛罢。总而言之，我想，战争是应該竭力免去的。

青年　我也这样想。但麻煩便在这以后，試将你的話，对着活人說一回看罢，都要笑呢。倘使他們遇着了像你的事，大約要發狂。可是还都說，正因为不願遇着像你的事，所以定要战争呢。况且別国的女人遇着像你的事，他們只要笑笑就好了。所以战争这問題，实在为难。

美的女人的魂　因为难問題，所以更是活着的人应該想法的問題。假使是容易解决的問題，那該早已解决了。

青年　解决也有过的。耶穌释迦以来，許多人都下过解决。只是人們还沒有实行这解决的力量就是了。

美的女人的魂　說沒有力就算了么？

青年　算是不能就算了的。我想这問題，总該有些怎样的办法；可是全沒有怎么办法；所以很凄凉。另外应該解决的問題沒有解决的也还有。

美的女人的魂　这样情形，你还悠然的过去么？

青年　无从措手，所以正茫然呢。

美的女人的魂　也未必无从措手罢。許多人都措过手了。

青年　我还沒有确信的道。而且我生成不是实行家。无論什么运动，我都不願意加进去。我单想在書桌上做点事。向誰也不低头，和誰也沒交涉，写些要写的东西。

美的女人的魂　好一个可羡的身分呵。这样的人，何以到这里来呢。

青年　跟了那一位来的，因为不得不跟了。至于我自己有沒有到这里的力量，可是不知道。倘說沒有，便对不起有的人，也对不起你們諸位；如果說有，又彷彿有点太驕傲了。我到这里来，也并非代表活人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但是到了这里，还客气着，是卑怯的事呵。我們請你到这里来，并非想从你听些曖昧的回話；是想从你听一个有責任的答复，要听你对于战爭的意見，才請你到这里来的。将对于战爭的真意見，說給我們听。

并且将怎么办才好的意見，說給我們听罢。

青年　倒是我正想听你們的意見呢。

美的女人的魂　不行，你該毫不客气的說出你的意見来。

青年　我沒有这資格。

美的女人的魂　到了这里，却又默着回去，是卑怯阿。是日本人的羞耻阿。

青年　旣这样也許另有适当的人罢。

美的女人的魂　誰？

青年　那可不知道。

美的女人的魂　日本沒有平和协会么？

青年　有的。

美的女人的魂　誰是会长？

青年　…………

美的女人的魂　不知道么？

青年　知道的。但說出来，实在是日本的羞耻。

美的女人的魂　何以呢？

青年　因为这人是撒謊有名的人。因为就是說“为要平和所以战爭是必要”的人。因为他做了平和会长，便一面对世界宣言說，沒有軍备，就得不到平和，一面却拚命的扩张軍备的。不但如此，他很喜欢战爭。現在这里的我的好朋友，就是因此死掉的。

美的女人的魂　阿呀，你的国里，这等人是平和会长么？

青年　是的，实在是羞人的話。眞知道爱平和的人，怕一个也沒有罢。說起来也慚愧，就是我自己，也沒有眞知

道的，只是茫然的慕着平和罢了。

友的魂　不至于如此罢。

（鈴响。）

鬼魂　諸君！諸君里面，想对活着的人說些話的，想必很多。可是时候不够了。我們的主，就是人类，对于这特地光降的日本的活人，命他講些話。我們也很願意知道活在日本的人，怀着什么意見。这回便是活着的人要演說了，請靜靜的听。这位活的人是日本人，是想为人类的运命做事的人。年紀也还青，想来以后为人类的运命做事，正多着呢。这样的人出来，人类很喜欢，我們也很喜欢。并且能听这样人說話，更是无上的喜欢，而且以为光荣的。

（手上沒有伤的都拍手。青年茫然的聚集了众人的注意。）

美的女人的魂　还躊躇什么呢。

友的魂　想什么說什么就是了。你沒有想过的事，誰也沒有想听呢。

不識者　你不能不上演壇去。

（青年沒奈何，上了演壇。）

青年　我是因为受了站上来的敎命，站在这里的。我自己觉得并沒有站在这里的資格，但旣然受了敎命，便不能不上来。照自己所做的事一面說，如果还要躊躇也要算卑怯，所以站在这里了。我到这里，并非代表那活着的人。对于战爭，我也毫无知識，无論那一面，生怕都不

能有使諸君滿足的議論，这实在是很抱歉的。我只能将我的所感，老实說出。这也不是解辯的話，也要請体諒的。我是想到战爭，便覚得寒心的人。这并非因为怕自己要死在战爭里。只要想到死在战爭里这事，本来就很凄凉的。然而可怕的，是一切生人，都以为战爭是不可免的事，而且以为不要战爭似乎是一桩拋脸的事。国家看那害怕战爭的事，比什么都害怕。說弱于战爭，便是国家灭亡的意思。大家都这样想；不但是想，却不能不信以为是一件要發現的事实的。这在古代是事实，現在也还是存在的事实。有些話，虽然前回这一位，已經說了，但我想亡国的恐怖，是誰的脑里，也都滲进着的。照現在这样下去，其实也不是无端的恐怖。倘不去掉了战爭原因的原因，却要消灭战爭的枝叶，实是无理的話。从国家主义生出战爭，是必然的結果。在仅計本国的利益，而且以仅計本国利益为是的現代，战爭不能消灭，是当然之至的。如果国家主义无錯誤，是真理，战爭也就不可免，而且是美的了。所以国家主义的人，贊美战爭；战胜的事，算最勇，算最美。取了別国的領土，不是耻辱，是名誉；使別国人做了亡国之民，也不是耻辱，是光荣。英国拿了印度，在英国不但有了利益，同时也得了名誉的。忍辱这件事，在个人是美德，在国家是无比的耻辱了。杀人是不行的事，搶別人的东西是坏事，扰乱他人的平和与自由是討厭的行为；但一为国家，这些恶德便不但都得了許可，而且变了美德了。这类事情，从

死了的諸位看来，大約是不合理；但从活着的我們看来，却是当然的。孔子和梭格拉第，在或一界限上，也以这事为当然的事。他們并沒有說，别国人的侮辱是应該忍受。他們也沒有明白說，战爭是一件罪恶；因为他們是承認国家的。至于耶稣释迦便不認国家了，所以也以战争为罪恶。倘若孔子梭格拉第的教支配了人类，战爭当然不能消灭；但耶稣释迦的教，若当真支配了人类，战争却該消灭的。然而倘使發問，这时候会到么？說不会到，是不錯的。我們也想像着一个沒有战爭的时候，但不以为能从耶教佛教这样无我爱，或无抵抗主义的傾向，可以到来。只有躍入了尤其主我的，利己的立脚地以后，要消灭战爭，战爭也就消灭，我想只有我們更加聪明一点，涸竭了共同的不幸的源泉，战爭才会消灭的。再回到上文說，无論是聖人是君子是哲人，只要承認国家的存在，便承認战爭的必要，而且也不能不承認的。这世界上不能塞滿了聖人和君子。承認国家，便須承認别国了，也不得不承認其間的利害关系，也不得不承認因此冲突的事了。于是軍备成为必要，怎样防御敌国侵入的事成为問題，征兵也必要，重稅也必要，杀人的器具，愈加精巧了。內行似的講些尽人皆知的話，要請諸君原諒。这結果，便造出了諸君这样牺牲者了。在以战爭为不得已，以战爭为为皇帝为国家为同胞是必要，因此死了为光荣的时代的人，便做了战爭的牺牲，也許便能滿足罢。但使看那不可不战的理由为无意味的

人們，也做战爭的犧牲，可是太悲慘了。我在这里，伤心的是不能說諸君的死是光荣的，所以諸君可以瞑目的話。伤心的是只能說諸君的死是不得已，現在沒有法，忍耐罷，体諒罷，表同情的这些話。我知道就是現在，每日每时間，勒令尝那死之恐怖如諸君的人，正是很多，此后也不知将有多少；想来总很难受的。然而伤心的是現在的时候，除却說些遇到这事是无法可想，只能算了之外，别无方法了。

旁听的一个鬼魂　这些事都知道的。要問的是怎样才会沒有战爭。你如果在战地里，給人捉去槍毙的时候，只要說現在的世界无法可想，算了罢，你便狗子似的死掉就算么？想想才好。

青年　这話是不錯的。我不見得就算了，但我是不能不死的。

旁听的一个鬼魂　如果对着这样死去的人，真心表同情，便早一天好一天，赶快去掉战爭罢。少一个好一个，赶快减少那詛咒生来的人們罢。

青年　倘能做到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样喜欢呢。因为世上有战爭，在我是很凄凉的。战爭之外，世上也还有种种不幸的事。但不能說世上有种种不幸的事，战爭的不幸便可得了辯正了。

（鬼魂一对青年耳語，青年点头。）

青年　說些尽人皆知的事，空費了諸君貴重的时間，于心委实不安。竭力的簡单說罢。我相信战爭是会消灭的，

而且也不能不消灭的。請不要疑心罢，我想倘若人間还未生长到“人类的”，战爭是不会停止；照現在这般国家依然存在，战爭是不会沒有的，或者战爭反要利害，至少是对于战爭的恐怖，也一定反要加增。我想現在还不覚醒，可怕的时候便来了。第一，軍备便是不了，这事不必説，是諸君都很知道的。我們怎么免掉呢？这只有一条路。就是我們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眞知道別国人不害我，給我利益，因为民族的互助，才能增进幸福的事。我們不能拿別国人当作恶魔一样看。我們实际上，从别国人互得了利益的。我們不願失掉了德国人，就从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实在也教了我們許多事。他們的文明，都可以互助的，其实也确當互助着的。我們也不可不尊敬支那和印度的文明，要他發达。喜欢邻国的爭斗，喜欢支那文明的破坏，是不行的。就是我們日本，現在也一定可以証明是人类里不可缺少的人种。我們其实是应該承認別国人的长处，發揮这长处，从这里取出可取的东西，因此得到利益的。破坏了别国的文明，就在这上面建設自己的文明，是一件發昏的事，违背人类的意志的。現在試想，如果全世界的文明，都成了德国式罢。別国人无須説，就是德国人，也要説不甚舒服的。即使法国的文明支配了全世界，我們能够高兴么？我們还不如种种文明，在地上存在的更多，發达的更盛的好。倘早如此，便种种的發明也更多，文明也更进，种种的艺术品也存在的更多了罢。这世界也

是更有趣的世界，人类也該有更多的东西了罢。我想妨碍别国文明的發达，是应該詛咒的。使别国成亡国，妨害他人民的生长，无論如何，是不行的。我們沒有怕这世界上人种的种类太多的理由，倒該怕現在的人种有灭亡的。从种种的人种，在这世界上創造出种种的美，是我們所希望的。在这世界上創造种种的文明，是我們所希望的。而且或一文明，能知道别文明所沒有知道的，别文明所沒有具备的东西。譬如或一人种發明了一种藥；受这种藥的恩澤的人，决不是限于一人种。这些事，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現代，却現出异人种間互相輕蔑互相憎恶互相灭亡的傾向，我要責备这狹量与不合理。我們不要暗地里从别国人或别人种，竭力取了利益，却互相忘記了这恩惠。应該知道本国的文明，如何受别国文明的帮助，互相称贊的。应該撒下爱的种子的。却撒下了憎恶的种子了。别国不灭亡，自国便不能存在这种思想，是最为人类所憤怒的。說别国的文明不灭亡，自国的文明便不能存在，也大錯的。脫离了别国的文明，本国文明在眞意义上却不能存在，是人类的意志。人們不知道尊重人类的意志，所以不行的。（拍手，）从蔑視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爭的。可敬可爱的諸君，諸君的血，都因为蔑視人类的意志流掉的。人类一定从心底里，为諸君的不幸伤心。人类要将国家主义这一个大病，使个人知道。照这样下去，在人类是可怕的。在人类是可怕的事，不消說在个人自然也可怕，在国家自然也可怕的

了。倘若国家还是这样，我怕总要感到自己漸漸的走进了无可奈何的狭路。我是感到了。国家便要覺醒，托人类替他想点方法的。現在为止，国家当作无上的东西而存在。就是現在，也还是当作无上的东西而存在罢。諸君便是做了这犧牲的。然而以后，国家未必是无上的东西罢。正如前回的演說者所說，我們能将別国人作朋友看的。无論是战胜者战败者敌国人，都只当作人們看的时候，一定要来的。被人占領，在古代是死以上的恐怖。但被占領等于不被占領的时代，一定要来的。現在这样說也許覚得奇怪。但人类是这样希望；个人和国家也就要这样希望罢。到这时候，战争便不必要了，征服者須向被征服者討好的时候便来了。到这时候，战胜变了无意味，战争也成了无意味了。这些事，現在似乎是太如意的空想罢。然而个人的自覚，不到这地步是不肯干休的。人类希望着如此的。用暴力迫压别国，占領别国，送去本国的人迫压了別国，妨害思想的自由，阻遏他的文明，移植了本国的文明，消灭了那一国的自立的力量，这都是現在殖民地的办法。然而解放了奴隶的人，大約必不許有再使別国人受奴隶以上的苦的事的。我們不許有将人不当人的待遇。倘若各人都将人承認是人，眞心的圖謀他的發达和幸福，战争便該消灭了。这样时代，一定要来的。

（鬼魂漸漸隐去，青年没有觉得。）

青年　我們極希望这样时代到来。而且应該尽力，使这样

时代到来。将人不当人的压制的政治，渐渐的会从这世界上消去，使一切的人，都像人样的生活着的时代能够到来，是我們活人应該尽力的。到这时候，战爭也便从这世界上消去了。无論如何，使善良的人遇着要詛咒生来的事，是不行的。使不喜欢战爭的人，不得不战，决不是可喜的事。并不願战爭的，却强要他战爭，也决不是好事。这样不合理的事，在这現世已經任意推广到"沒奈何"这一个理由以上，傲然的显出一副美德似的相貌，支配着这世界。无論如何，想来总覺寒心的，总是不行的。至于对着别国人，出了无理的难題目，說不听便要战爭，那可更是不好的事。我憎恶这样的战爭，尤其恐惧这样的根性。希望以有这样根性为羞的时代到来。我們爱本国的国民和文明，同时也应該尊重别国国民的权利和文明。应該尽力于互相利益，相爱相亲的。喜欢使别国民發生反感，扰动民众，是不行的。别国的幸福，决不是祖国的不幸。外国文明的进步，并非可悲，是可喜的。外国的武器的进步，軍备的扩张，不是可喜的事。然而依着人类意志的文明的进步，是可喜的。我們該在眞的意味上，更做到人类的人。并且也像在本国国民間禁止奴隶制度一般，对于屬国国民用那对付人間以下的态度，也应該改过的。我們很怕人类的运命的进行，取了現在这般国家主义的进路。这意思明明就是不幸。我們为避掉人类将来的不幸起見，目下应該改变了这人类的进路的。这就是使人們像人模样的生活这一件事。就

是已經知道了人类的运命照现在这般进行是可怕的各国人，互相連合，竭力的免去这不幸。就是使国家遵从人类的意志。就是人民与人民，都真明白了战爭的悲慘，互相尽力的免去这战爭。这些情形，大約是誰都知道的，大約諸君是尤其从心底里感到的。我因为諸君，尤其感到战爭的悲慘了，总想去掉这战爭。我真心仰慕着平和。我想諸君一定很难受，我可惜沒有慰借諸君的話。因为諸君的死毫无意味，所以对于諸君，更表同情了。我說的話，都是常談，不能使諸君滿足，很覚抱歉。然而今日的情景是不会忘却的。我从此以后，大約总要时时想到諸君，也便时时想到人类的运命。請寬恕我的无力，寬恕我的話的无力罢。但我心里所有的对于美丽的国的仰慕，却要請諸君体察的。許多时候，将不得要領的話，瀆諸君的清听，很是慚愧的事。但实在因为沒有力，只能請諸君原諒了。（青年这时才覚到鬼魂都已隐去；只横着許多枯骨，大吃一惊。）

不識者　誰也沒有哩。只有枯骨縱横哩。

青年　我很凄凉。

不識者　那边去罢。

青年　人为甚么活着的？以前的人，为甚么活过的？

不識者　这些事管他什么。那边去罢。

青年　那些人們，究竟为甚么活过的呢？

不識者　遇到这些事的人們，从古到今，多的很了。死了以后，这人活的时候的事业就完了。

青年　倘若我遇到这样事情呢？

不識者　沒有遇到的时候，是沒有遇到的，不也好么？

青年　可是。

不識者　那边去罢。遇到这样事情的东西，以后还不知要有多少。那边去罢。

（沉默，退場。）

——一九一六，一，二一，——二，一六。

第二幕

（一条街的郊外。）

青年　乏了。肚子餓了。

不識者　买点东西吃不好么？

青年　我沒有錢。

不識者　那便只好熬着。即使两三日不吃什么，也不見得便会餓死。

青年　这是那里？怎么才能回家呢？

不識者　你沒有将所看的事看完，回家不得。其实是只要你叫喊起来，便能回家的。

青年　母亲在家里憖罢？

不識者　沒有事，母亲只以为你梦中呻吟着罢了。

青年　梦罢？

不識者　是比眞更眞的梦哩。

青年　可是肚子餓了。历来沒有这样餓过。而且也乏了。

一步也不願走了。

不識者　沒志气的；这样子，以为能做大事么？

青年　做大事的时候，决心是两样的。可是现在連想做事的意思还沒有呢。

不識者　旣然如此，就在这里歇一会罢。

青年　肚子有点痛了。（坐下。）

（紳士夫妇带着孩子走过。紳士落下錢包。）

青年　錢包掉了呵。

紳士　多謝你。

（紳士拾起錢包。乞丐上。）

乞丐　布施一个錢罢。

（紳士給与銀錢。）

乞丐　多謝多謝。

（卖面包人上。）

乞丐　买面包。

卖面包人　要那一样？

乞丐　要这个。

卖面包人　是。

孩子　媽媽，我要买面包。

母　可以买給他么？

紳士　好好，买給他。

母　买面包。

卖面包人　是是。

母　要那一样呢？

孩子　这个和这个。

卧　那就要这个和这个。

卖面包人　是是。

（乞丐站在路上，吃着面包。）

（孩子拏了面包刚要走，一条狗跑出，便給了狗。紳士等退場，狗跟下。劳动工人等上場，都买了面包，很亲热的吃着笑着走过。青年忽然将两手縮入袖里和怀中，看着。）

不識者　你做什么？

青年　我正想該有金錢在什么地方滿散着呢。

（卖面包人之外，皆退場。）

卖面包人　先生不要面包么？

青年　要是要的，可是沒有錢。

卖面包人　沒有錢么？一文也沒？

青年　忘記带来了。改天还你，你可以賒一点么？

卖面包人　这真是对你不起的事。

（卖面包人退場。）

青年　这样下去，怕要餓死了，如果再不想法弄一点錢。

不識者　不願意討飯，便只好做工。这是一定的事。

青年　旣这样，便去寻点事做罢。

不識者　事也不能便寻到；无論什么事，都很不容易寻到的。

青年　可不是么。然而也不能不寻去；因为这样下去，怕要倒斃了，况且在这地方，也沒有一个熟人。无論什么

事，我都做呢，只要为飯計，为生存計。因为不活着，便沒法了。我为生存計，做什么事都不羞的。

不識者　这么說，劊子手也做么？雇到屠牛場去也行么？

青年　这可有点为难。不做这些事，也未必便会活不成的。

不識者　假使不做，竟活不成呢？

青年　这么生存，是詛咒哩。

不識者　現在寻些什么别的事呢？

青年　就是能賺錢的事，这种事也不是一定願意做。倘使一向学着这种事，現在也不見得便不願；但是同我这样，是向来沒有学做什么事的，所以无論做甚么事，都觉得有点不很舒服了。

不識者　你是想不做事而活着的人們这一类罢。

青年　事是想做的。但不願意做替不要的人賺錢的事，却要做一个人不得不尽的义务的事罢了。可是現在寻不到这等事。願意的事，一时也想不出。可是肚子这样餓了，再不吃便实在难过。因为一文也沒，是毫沒有法想的。

不識者　这样說，究竟寻怎样的事呢？

青年　寻起来看罢。可是寻的时候，肚子餓了。我从来沒有这样餓过。有人来才好呢。我要借一点錢，照現在这样，是挨不下去的。

（女上。）

不識者　向伊借罢。

青年　对女人說，总有些不好意思。要是以后見了男人，再向他借罢。

（女退場。男上。）

不識者　喂，向他借罷。

青年　随便对着毫不認識的人說話实在有些为难。

不識者　現在已不是講究这些事的时候罢。

青年　打定主意說一回看罢。（走近男子，）先生，我拜托你一件事。

男　什么？

青年　这也实在很冒昧，肯借我几个錢么？因为肚子餓極了，又忘記带了錢来。

男　这样事情，还是托你熟識的人去罢。

青年　这里沒有我熟識的人。

男　看你倒是一个很像样的身体。但你的手是怎的。不还是一双沒有作过工的手么？我对于有满足的身体，却毫不劳动而沒有飯吃的人，是沒有同情的。这是自作自受的事。劳动去罢，劳动去罢。

青年　有什么好的事情，我就做去。

男　自己寻去，——自己。在这样地方逛，寻不到事做的。（打量着青年的形状）如果是乞丐，便該像乞丐模样，蹲在地上，說一声布施我一文錢。对着毫不相識的人，說要借錢，实在是怪事。劳动呢，乞食呢，做賊呢，都不願，便倒毙罢。你便是死了，誰也不会吃惊的哩。

青年　不借就是了。我并沒有說一定要借。

男　因为肚子餓了，借我一点錢，这是乞丐的話呵。就是肚子餓，也装着沒有餓的样子才是。

青年　这些事我知道的。

男　旣然知道，何以做出刚才那样不要脸的事呢。簡直用了一礼拜沒有吃的声音，却还能說要脸么？我最嫌少年人要别人帮忙。自己寻事去，做一个額上流了汗換飯吃的人罢。

青年　…………

男　我的話懂了沒有？（少停，）有什么不服么？不服不要默着，侃侃的說罢。

青年　也沒有什么不服。我已經不必和你說話了。

男　这也不然。須明白我的話才好。像你这样盛年的，身体好好的，无論那里，你总不是废人。这样的人，却滿口肚子餓肚子餓，懶懶的活着，从国家上面看来，也就无聊。还是做事罢，什么都好的。想依靠别人的慈善心这种事，是应該羞的。

（男退場。上回的乞丐上，走近青年。）

乞丐　你太老实了，所以不行。不是卑躬屈节的講話，是做不了乞丐的。像你这样被别人說了几句，便受不住的人，是做不了乞丐的。这里有一个錢，送与你罢。

青年　多謝。我可是不要。你自己留着罢。

乞丐　一个錢算什么，立刻可以要到的。送与你，拿罢。

不識者　拿了就是。

青年　多謝。那便拜領罢。

乞丐　哈哈哈。說拜領可是惶恐了。然而我却不是寻常的乞丐呢。实在是做了乞丐和世間玩笑的。本来是托鉢和

尙，后来眞做了乞丐的。你也做乞丐試試罢，非常舒服哩。乞丐固然也有許多事，有地段等等各样麻煩的事。我可是和这些伙計們毫沒关系的过去了。倘不乖巧一点，什么事都不行。像你这样傻老实，单說一声給我錢，給你的只有教訓罢了。教訓是飽不了肚子的呵。

青年　你在那里要着飯做什么？

乞丐　要了飯就吃。

青年　吃了做什么？

乞丐　吃了就睡覚。

青年　单是吃了就睡覚么？别的时候，你想些什么？你不是一个不是寻常的乞丐么？

乞丐　閑空是多着呢。想些想了也无聊的事罢了。

青年　怎样的事？

乞丐　女人的事。

青年　还有呢？

乞丐　吃的事，睡的事，那里睡的事。

青年　还有呢？

乞丐　人为什么活着的事。

青年　这事你怎么想？

乞丐　我想人是錯生下来的东西。是不生本也可以，却生了来的东西。活的时候，姑且活着，也不必硬要寻死。待死到来，那就死了。

青年　你不想做富翁么？

乞丐　倒也不想了。从前也曾想过，我可本是富翁的兒子

呢。因为好玩，同女人逃出了老家，在各处浮蕩着，用完了錢，被这女人舍了，回家看时，父亲已經死去，錢財也都处分好了。我沒有送父亲的終，却像回家特为要錢似的，便生了气，一文也不要，仍旧飞出了老家，进了托鉢和尙的队伙，但說到經，又覺得傻气了。以为学做废人，还比出卖佛菩薩的好。因为顺顺当当的便做了，毫不覺得为难的。一时也想学学好；但便是学学，也有什么意思呢。

青年　舍掉你的女人怎样了？

乞丐　做了太太了罢，——一定是的。我可是并不恨。我是不怕甚么的。因为活着也不覺什么有趣，死掉的事，也就不覺什么可怕了。什么也不願做，所以什么都不做，只是睡着的。碰到了吃的时候便吃，碰不到的时候便只是碰不到罢了。就是生了病，也沒有人服侍，可是死了也就沒人哭了。什么时候总会倒毙的，倒也不覺得甚么可怕呢。因为生来的事已經錯了，現在再也沒法归原哩。

青年　你对于战爭怎样想呢？

乞丐　战爭这事，在不願死的肚子飽的这些人們，也許是一个問題；在我可是全不算什么一回事呢。单覺得好事的任性的这班东西要打，便随便打去就是了。然而喜欢战爭的这些东西，无論怎样看法，只是傻子罢了。你肚子餓了罢。因为挨餓的工夫，你还沒有修炼呢。一看見你，就使我記起少年时候的事了。还有面包，你請用罢。

青年　多謝。

乞丐　似乎有点脏罢。倘使这面包不經过我的手，却从美人的手里交到你的手里，总該觉美过十倍罢。这时候，大約便是所謂“乐”了。不要客气的吃罢。碗在这里，給你舀一碗水罢。一看見你，很使人觉得願意替你做点事呢。

（乞丐退場。）

青年　那个乞丐是什么人？

不識者　就是如你所見这样的人。

青年　不是寻常的乞丐罢。

（乞丐登場，青年怕脏似的吃着面包，合了眼喝水。）

乞丐　便是一样的水，从乞丐的碗里喝了，味道也該两样罢。比在美人的手里喝水，意思是不同的。明白之后，虽然一样是溪水；沒有明白时候倒反好呢。就是我，也从美人的手里喝过水，喝过酒，拿了触过美人的嘴唇的杯子，战战兢兢的心跳着，送到过自己的嘴边的。人們才是可笑的东西哩。因为他是生成的肉麻当有趣的。无論怎么，人們总是生成照样，不会再高明的。便是我講的話，也同这碗水一样，比方是聖人說的罢，你就要感激万分，跪听这一样的話了。这样倒反好罢。

青年　你想照这样下去，世界会怎样呢？

乞丐　在想那世界要怎样之先，略想想心里的事看。刚才的面包和水，你如果不从乞丐，却从美人要来，便怎样呢？你大約要很高兴，要感激涕零罢。一样的面包和

水，也是如此。这样肮脏的乞丐和你要好，你不舒服罢？

青年　沒有的事。

乞丐　那里，看你的脸色就知道的。比方我并非美人，却是你尊敬着的人，或是世間尊敬着的人，便怎样呢？我的手不比美人的手更高貴，我的碗不比黄金的杯更高貴么？

青年　这却是的。

乞丐　如果你的心里有爱，坦然的受了我的好意，那便刚才的面包和水，比实际的味道，你該觉得美过几倍罢。

青年　这是很确的。

乞丐　你以前不說过"为不爱的个人劳动有些傻气，"这类意思的話么？

青年　說过的。

乞丐　你的意思，不是以为同一劳动，为嫌憎的人做，便是苦，是无意味；为爱的人做，便是乐，是有意味么？

青年　是的。

乞丐　所以爱这世間的，爱这人类的人，比那追寻快乐的，更能高高兴兴的做自己的事。如果这世間的劳动，与爱这世間爱这人类的人的意志有违的地方，那便对于这等人，不是一个打击么？

青年　是的。

乞丐　现在有許多人，还沒有真觉到这件事。释迦和耶穌都不拣劳动生活，却拣了乞食生活，似乎原因便在此。倘若做了这世間的謬誤的机关的手足，也就是承認这机

关了。但一到理想的世界到来，便是做了一定的劳动之外，另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也就是比一定的劳动更于世間有利的事，这是我們該做的了。你不是这样想么？

青年 是这样想的。

乞丐 所以現在的世上，劳动者得不到尊敬的。受尊敬的不是勤苦人，却是悠悠然活着的人。人們并非为人做事，是为錢做事，所以富人便得着尊敬，穷人只能得到輕蔑了。这不是尊敬人，只是尊敬錢罢了。人們如果为了金錢不得不劳动，人們便不想人类的事，只想金錢的事了。并且忘却了用錢也买不到的宝貴东西，却只知道用錢能买的什么快乐什么尊敬什么利益什么便利什么安逸之类，以为是現世能得到的頂上的东西了。現在的时代是国家主义时代，也是金錢的万能时代，只要有錢，便无論到那一国里，都可以摆起架子，拿这国里的穷人，像奴隶似的使喚。有錢的外国人，比穷的本国人尤其尊敬，尤其欢迎。金錢的价值，全世界都通行；金錢的要紧，人們都徹骨的感着，过度的感着。这也不但俗人，便是宗教家也不免的。穷人的一文錢和富翁的一文錢，只能一样使用。也不但世俗，便是宗教家也不免的。而且有錢的宗教家所說的話，也格外通行。穷的宗教家，受了俗人的輕蔑之外，也还要受宗教家的輕蔑的。所謂托鉢和尙，并不是一个尊称。其实托鉢和尙里面，也很混着許多无聊的人的。他們并不想什么高尙生活，只是度不

成寻常生活，所以做了托钵和尚，在那里仰慕着富翁罢了。

青年　你也是因为传道起見，所以做乞丐的罢。

乞丐　并不是。我沒有这么尊！我可是热望着尊的东西，热望着不灭的东西。站在虛伪的东西上面，却悠悠然的得意着，是不肯的。我們先該打胜了那死亡。就是决不度违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的生活。我曾經想做过不背自然的結婚，想和我眞心所爱并且爱我的女人結婚的，而且以为已經有了这样的女人了。然而这結婚，父亲不肯，金錢不肯，女人自己也不肯。实行理想的自覺和这自覺的价値，我自己是相信的。但这自覺，从用了寻常的眼睛观看东西的父亲和女人看来，只是一个笑話。这样的人旣不能教他認知自己的行为，也不能强勉他取同一的行动。略略能够实行自己的意見的，只有自己。如果以为可以教妻子也照自己的意見做去，那只是一想情願的空想罢了。我于是想，就是我一个人不再度自己不願意的生活罢。我沒有能賺錢的事，我便做了乞丐。做了乞丐以后，虽然也想做点別的事，可是脑和心都疲乏了。就是做乞丐，想起来也不算正当。即使乞丐，倘若活在这世上，便总被支配这世間的不可見而且不很高尙的势力支配着的。你看，警察来了。我不逃就要被捉，要被踢的；因为这村里是不准乞丐跨进一步的。

青年　在那里？

乞丐　从那边来的。阿阿，仿佛已經覺察了。再会。你看見这可怜的样子，不要見笑。有空再出来罢。

（乞丐躲下。警察慌忙登場。）

警察　（喘着气，）沒有乞丐在这里么？在这里罢？

青年　在这里。有什么事哪？

警察　这里是不准乞丐进来的。而且那个乞丐，是有过立即捕拿的命令的。那里去了？

青年　那里去了呢？忽然不見了。

警察　那乞丐跑的眞快，容易拿他不住。和你說过些什么話罢。和那样乞丐講話，沒有什么好处的。跑到这边去了罢？

青年　唔唔，这边去是那里？

警察　是一条街。

青年　这街叫什么名字？

警察　管他什么名字。只是因为上头若知道我見了乞丐，却不追赶的事，便要算作怠慢职务的。

（慌忙退場。乞丐从草地里露出头。）

乞丐　那里去了？

青年　那边去了。

乞丐　可怜也誠然可怜，可是听他拿去，也麻煩的难过。

青年　他說你跑的眞快呢。

乞丐　就有这样的謠言罢了。幸亏如此，我所以不必跑到远方，只是就近做一个躲避的地方便够了。

青年　又来了阿。

乞丐　又来了么？（将头藏下。）

（警察登場。）

警察　終于跑了。从这条路去，是可以走到X街的。那个乞丐对你說些什么？

青年　也沒有說什么。

警察　沒有說些对于这社会有点不平似的話么？

青年　倒也沒有說这宗話。

警察　那个乞丐沒有什么好話。那个乞丐已經有些学生了。就因此很着忙呢。

青年　有了怎样的学生了？

警察　无非只是些不成器的东西。別的坏事也沒有做，只是說些什么这世間是立在謬誤的基础上，敎这基础坚固的事，还是不做的好之类，似乎一种不三不四的社会主义的話罢了，倘若以后再遇着他，还是不和他講話好。

青年　多謝。

警察　再見罢。

青年　再見再見。

（警察退場。乞丐又将头伸出。）

乞丐　走了么？

青年　走了。

乞丐　你也眞会撒謊哩。

青年　因为一講眞話，你便要被捉了。

乞丐　是一文錢的好处么？（走出。）

青年　那警察倒也是一个好警察呢。

乞丐　是的。所以这样尽职，眞冤人哩。

青年　你是社会主义者么？

乞丐　不，我是不很知道社会主义的事的。但我想，这不是未免有点不将感謝播布在他人的心中，却去播布了憎恶，教人感到自己的罪恶之前，却先計算他人罪恶的傾向么。然而这或者也只是末流的話罢了，我是不希望人心中發生憎恶的。以自己力量太少和自己正当生活着的力量不够为羞的心，我是尊敬的。这种心能够将爱叫醒，将感謝叫醒，能够起正經做事的心，起随喜别人的幸福，悲憫别人的不幸的心。这时候，这人便决不要再用憎恶和不平和嫉妒，来苦恼自己的心。自己很正經，却从社会得到迫害，自己沒有罪，却受着苦；然而不做一毫好事的东西，却在那里享福。这样想固然也难怪。但这样想便是教这人更加苦恼的事，应該羞耻的。这样的心，是抬高富翁的，是發起金錢万能的思想的。这样的人們，一旦有了錢，比現在的富翁，未必更为高尙，也一定要瞧不起穷人的。这种低級的心，不能改良現代的制度，却巩固現代制度的基础，教人愈加覺得金錢的要紧，金錢的万能的。我們如果憎恶現在的富人，便該有即使有了錢也不学現在的富人的决心。然而許多穷人，却想学現在的富翁，想得富翁的所得，都羨慕着，这样的不平家，我們不能靠他。而且利用这种根性，也应該羞耻的。我想現在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有点煽动这低級的嫉妒。这虽然也难怪，但增长了这种心，这世界是决計弄不好

的。到那时候，从这根性上，恐怕也不能生出比现在更美的調和。我輩不願在憎恶上做事，总想竭力的立在人类的爱的上面，做点事情。

青年　这样說，你以为怎么办才好呢？

乞丐　我等候着立在爱的上面思索物事而且想实行他的人，就是多一个也好。我想竭点力增加这样的人，就是多一个也好。而且想从人的心底里改变了他們的人生观。充滿着爱与感謝的心，这样的心，我想在这世間，教他加多，就是多一个也好。你是做什么事的呢？

青年　我想弄文学。

乞丐　文学！做些給懶惰人賞識的文学，是不行的。亲近了能賺錢的快乐，是不行的。利用了这世上的不合理，想有所得，是不行的。女人上也該小心。你对于女人，很有些入迷的地方哩。

青年　那里，不要紧的。我是生成的不会被女人喜欢的。

乞丐　然而倘被喜欢，便渾身酥軟的性質，应該小心呵。为了眞理，破坏現世的法則，固然可以，然而为了快乐是不行的。前者有能打胜現世的法則的力，后者是沒有这力的：你应該深知道这件事。为你的将来起見，說給你听了。总会有記起来的时候罢。

青年　多謝。

乞丐　許多人从那边来了。那些人全是有趣的人們，但单是有趣的人們罢了。在那些人們，只有日曜日的。可是我輩也偶然爱那日曜日呢。

青年　我还有許多要請教你的事。

乞丐　我也还有許多要告訴你的事。以后总有告訴的机会罢。

（少年男女数人登場。看見乞丐。女一，很熟識似的走近乞丐，略带玩笑模样。）

女一　先生！遇見的眞巧。

乞丐　（在女人的手上接吻，）列位，这里紹介一位新朋友罢。

（各各很熟識似的招呼。）

乞丐　这位的肚子餓了。誰有吃的东西，拿出来送給他罢。

女一　我送这个。

女二　我送这三个点心。

女三　我送这三个魚飯。

男一　我就送这一个水果。

男二　我沒有带着什么，去舀一杯水罢。

女一　我来削水果罢。

（青年略覚躊躇，但仍然連説"多謝，多謝，"受了食物，一样一样的吃。）

乞丐　列位，仍旧只是玩罢。

女一　（用了演説的調子，）誠然。然而我們是幷非用了金錢，买卖快乐的。我們是玩，不是獻媚，玩的时候当玩，学的时候当学，遇見的时候当遇見，要睡覚的时候当睡覚，时間与劳动万不可卖的。都应該随自己的意，这里就生出新的必要，这里就生出新的秩序。該高高兴兴的

听从这秩序，該将时間与劳动，献与頂高的秩序。这秩序不可站在金錢的上面，不可站在憎恶的上面，該站在爱的上面，大家的幸福的上面。不可站在不公平的上面，然而应該站在身分相当的上面。我們的老师这乞丐，这样說也。(行礼。)

(都笑。)

乞丐　諸位似乎也玩的太过了。

女二　沒有的事。我們这六日間，是在家里做事呢。我們已經决定了在这六日間决不白花一文錢呢。正想那取得时間与劳动的自由的計画呢。我們的財产是无量数，已

青年　不不，我不要这許多。只要發一个电报到家里，便会寄來的。(从女一取了錢，)多謝。

女一　你还靠家里养活么？

青年　是的。

女一　你靠家里养着，想做什么呢。

青年　想弄文学的。

女一　文学也有种种哩。

青年　总想竭力做点正經的事业。

女一　不必为金錢劳动的人，如果不做点正經事，眞是說不过去的。

青年　我也正这样想。可是不知道的事太多，也很为难。

女一　这是当然的。倘使什么都知道，也許不能像我們这样活着了。人的活着，都是单看見自己的力量的东西的，不能看見更在以上的东西，正是自然的意思呢。(略看乞丐，)先生。(忽然向着青年，)但是你坦然？

（女一，突然取出手槍，对准青年的胸口。青年大惊。）

青年　并不坦然，并不坦然，不要取笑了。

（女一，将手槍对着青年胸口，画一小圈。）

女一　你以为我眞要放？

青年　不不，知道你不会放的。

女一　如果我当眞放了呢？

青年　那我就死了。算了罢，这样玩笑。

女一　我不是玩笑呢。我要听听你的本心，胜于死的东西

是什么？

青年　我現在，还沒有把住胜于死的东西。現在一死，就都完了。

女一　什么是都完了？就是說都完了，死了也一样的。

青年　但是現在还不能死哩。你安心不开槍，所以能够坦然的取笑，我可多少难过呢。歇了罢。

女一　我要听一听你的对于死的意見呢，要听听弄文学的人的不愁吃的人的。

青年　該做的事，我都还沒有做，現在不能死的。

女一　但只要一放，你可就死了。眞就死了呢。

青年　这是知道的，这是知道的。所以請你歇了罢。

女一　不要紧，我不放呢。（愈将手槍瞄准，装作要放模样。）

青年　（流着油汗，）不放是知道的。歇了罢。

女一　你知道死以上的东西么？

青年　死以上的东西，也并非沒有知道。可是死以上的东西，在現在刹那間，不能教他在这里活过来。現在一死就是白死，同被强盗杀了一样。

女一　我，不是强盗呢。

青年　然而現在被杀，总是不滿意的。

女一　然而倘是事实，便沒有法。死这东西，不是专杀滿意于死的人的。对于死的滿意与否，全在这人的力量，死是不知道的。

青年　諸位，不要只是看着，劝他歇了罢。

女一　我要歇的时候就会歇，要放的时候就会放呢。

青年　你竟在那里拿我做玩具么？

女一　你因此不服么？

青年　你不覺得取笑的太凶么？

女一　旣这样說，便問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死？

青年　过了九十岁，老衰的时候，要做的事，都做了之后。

女一　还有。

青年　别的死法都是无理的。然而到了活着却是耻辱的时候，也許情願死；爱来要求死的时候，也許情願死；不是否定了眞理便不能活的时候，也許情願死。但这样的眞理，还沒有切切实实的把住呢。总而言之，現在的死是不願的；現在一死，是难堪的。

女一　为甚么难堪的？

青年　就因为什么事都还沒有做。

女一　无論做了沒有，死了就一样了。

青年　可是活的时候，这样是不行，——生成是不行的。从不知道什么，受过"在这世間做了該做的事来"的命令的。所以若不能得到已經做了該做的事的感，人就要煩悶的。男人大抵是这样。

女一　女人呢？

青年　女人的事，我不知道。总之歇了罢。

男一　够了。歇了罢。

女一　（歇手，才笑着說，）請你不要見怪。这不是眞手槍，是玩具的手槍呢。做的不眞像么？

青年　（用袖子拭汗，苦笑着。）眞眞吃吓了。拿着这样东西做什么的。

女一　我們想串一点外行人戏剧，所以拿来的。

青年　要演剧么。在那里？

女一　就在这里。并且想請先生看的。

青年　我也可以看么。

女一　好好，也請你看。是一点很短的戏。

青年　这手槍是你用的么？

女一　是的，就像刚才这样用的。你怕？

青年　已經知道是玩具，不妨事了。

女一　其实并非玩具呢。那边有一个雀子，打給你看罢。（装弹。）

男一　算了罢。

女一　若非神之意旨，则一雀亦不死。（放槍，雀子落下。）

青年　你刚才說的話，我最犯厭。

女一　何以？

青年　因为照这話說去，那杀人、战爭、虐杀这些事，便都只是神的意旨了。我幼小的时候，曾以为不是神意，便是馬蚁也未必死；死的馬蚁，都是应該死的。便用石头去砸馬蚁，砸了一看，馬蚁死了；許多馬蚁，一个也不留的死了。自己却以为行了神意，仿佛小恶魔的居心呢。但以后却也不很舒服了。总之虐杀之后，却以为因为神的意志，那个东西是本有被虐杀的資格的：这般想，是不了的。

女一　你是人罢。

青年　你不是这个是甚么？你对于我的話有些不服么？

女一　沒有什么不服。因为第三者不喜欢看見虐杀的脾气，是神造的。

青年　（看着手槍，）你是說謊的。刚才不說是玩具么。

女一　因为說是玩具，你就放心了。人是受了騙，却会放心，会高兴着的。对着沒有听眞事情的資格的人，說些眞事情試試罢，他便用謊包裹了；做成了容易中意的东西了。就是佛教、耶稣教罢，遇着末世的教徒，也就同遇着了貴显紳士的嘴一般，都包了謊。能做的巧，这謊还要同珠子一般貴的。我們遇到了不很便当的眞理，也便含胡一点，教他容易活着呢。这样的反通行，那就是現世还站在虛伪上面，弄到免不了革命的。

青年　实在是的。演剧在什么时候开手呢？

女一　就开手罢。

男一　开手罢。

男二　开手罢。

青年　著作的是誰？

男一　是我。很无聊的。

女一　（画一条綫，）这里算舞台罢。我来开場。諸君，到脚色出台为止，都先进去罢。（女三和别人都退場。女一立在中央，）諸君，我們在这里演一折戏請諸君看。有趣么，沒有趣么，我們不很知道。在諸君的心里，有响应么，沒有影响么，也不知道的。只是我們想做这样的东

西，所以做了。覺得无謂的，請不必看；要看的就看。也沒有定出什么題目。时間和地方，也沒有一定的。演劇便开始了。我算是一个美人，美到使一个男子失恋之后，至于自杀的。现在是这样的美人，一个人跑出了家，正在树林里行走呢。（巡行。）

青年　（对女三，）你呢？

女三　我是扮看客的。

（男一登場。）

男一　你在这里么？

女一　唔，在这里呢。什么事？

男一　事是沒有。可是他們都着急呢。

女一　所以你来搜寻的么？

男一　是的。

女一　你也着急？

男一　我也着急了。心里想，莫非竟發了瘋了。

女一　我發疯倒沒有。

男一　你整天的拿着手槍罢。

女一　不，我沒有拿着这样的东西。

男一　可是都因此着急呢。

女一　怕我自杀么？

男一　他战死之后。

女一　我，沒有想着他的事呢。誰来想死人的事。

男一　但死人这东西，是有魔力的。

女一　活人的眼睛里，就沒有魔力么？我是活着的。然而

竟有中了我的魔力的男人呢，很可笑的男人。

男一　你說这男人就是我么？你的事，我早沒有想了。

女一　还是真的？那人战死的时候，我以为心里欢喜他战死的，这世上竟有一个人呢。

男一　我像这样的人么？

女一　如果你是正經人呵。

男一　請原諒罢。

女一　我也不說这事是应該見怪，然而教恶魔喜欢，是不行的。他为什么死了，为战爭罢，何以不能不出去战爭呢？因为是兵，因为有了长官的命令，因为体格好，因为不是近視眼像你一样罢。你沒有死，他却死了。你的恋爱的敌人，你的事业的敌人，而且总是对于你的胜利者，你的好友，是死了。虽說好友，冷淡的凶呢。他死了的时候，你也哭了，我并不說是假泪。但那人为什么死了？世上沒有願意他死的人么？你告訴我罢。

男一　我的心，你是知道的。

女一　呸，那边去。不要跟着我。你該有别的事罢。你以为那人失掉的东西，都能自己得到么？那边去。不去就是这个。（出手槍对着。）

男一　仍旧，你拿着手槍。你想自杀。

女一　你怕这手槍打死我之前，还有尤其可怕的东西，你知道？

男一　不知道。

女一　你才是發了瘋呢。这手槍現在是要誰的命？（显出

开槍模样。）

男一　你不打我。

女一　以为不打么？

男一　給我手槍。

女一　不怕么？

男一　（跪下。）給我手槍。你死了是不行的。

女一　你却可以死么？

男一　我曾經願意为好友死掉的。

女一　为誰？

男一　为你。

女一　再这样說，須不教你活着呵。說这样話，自己羞罷。

男一　教我怎样才好呢。

女一　忘記了我。

男一　不能。

女一　不能？再說一句看。

男一　不能。

女一　你是不要脸的卖朋友的人。

男一　任憑怎么說罷。

（女一赶快藏了手槍。）

女一　站起来。妹子来了。我什么都不願意教妹子知道。

（女二登場。）

女二　姊姊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着急呢。快回去罷。

女一　我就回去，你先走。只要說已經寻到我，請放心罷。

女二　姊姊，你拿着手槍罢？就先将手槍給了我。

女一　即使給了手槍，只要想死，随便那里都可以死呢。我可是不死的。不是被杀不是生病，我是不死的。放心去罢。我拿着手槍只是护身，因为这里会有虎狠呢。

女二　这样地方沒有虎狠的。

女一　虎狠是无論那里都有。到了年紀，虎狠会变了男人进来的。到这时候，倘不知道人和狠的分别，那就險極了。

女二　姊姊，当眞回去罢。

女一　你知道为什么有战爭么？我呢，就因防着战爭时候，所以拿手槍走的。我是打槍的好手，打下那边的雀子給你看罢。

女二　算了罢。可怜相的。

女一　在这世間，用可怜这句話，是不行的。用快意这一句話罢。人被杀了，快意呵。兒子死了，快意呵。丈夫故了，快意呵。自戕了，快意呵。遭了雷死了，快意呵。倘沒有这样的脾气，在这世間是活不下去的。

女二　可是。

女一　还説可怜么？謊呵，謊呵。覺得可怜，只是撒謊罢了。一日里要死掉几万人，我們眞覺到可怜么？怕未必比自己养着的小鳥兒死了，看得更重罢。可怜的話，只是口头罢了。因为还有听到自己的好友死了，倒反高兴的人呢。

女二　这样的人，也未必有罢。

女一　如果竟有，这人是人呢，还是禽兽？

女二　这人，不是人了。

女一　可是这样的却是人呢。人的里而，伏着这样的根性呢。活人是可怕的，是靠不住的。摆着规人面孔的人，教他对了女人住一两日看罢。对你說这些話还太早。不干淨的也不只是男人呢。那边去罢。这里不是人們停留的地方。

女二　姊姊回去，我就也回去。

女一　不回去么？你，无論如何不回去么？

女二　吓人啊。显出这样面孔来。

女一　怕就回去。

女二　一个人不去的。

女一　不去么，一个人？便是这样，也还要在这里么？（将手槍对着女二。）

女二　姊姊，饒了，饒了罢。

女一　那就回去。那人死了之后，我容易生气了。

男一　还是回去好罢。阿姊的事，有我在这里，放心回去罢。

女二　是了，这就回去。（退場。）

女一　你也回去。要不，就是这个。

男一　我相信你的，你不会杀掉我。

女一　說不杀的么？

男一　唔唔。

女一　你不怕死？

男一　也难說。

女一　我以为你应該怕死才是，因为你的心願已經滿了一層了。你也曾有想死的时候罢。但在那时候，你还是咬住了所做的事沒有放。到現在却想死，眞有点太不挣气呢。

男一　我对于他，其实并沒有如你意料这般冷淡。我是愛他的。和他談到出神的时候，时常落泪的。說我免不了有点“倘若他能死了”的意思，固然不能否定。但其实还是願他活着的意思居多呢。你以前說他做事总胜过我，我也不想爭辯。但就做事一面說，却願意他活着。老实說，在做事这一面，我却并不如你所料，覚得他可怕呢。

女一　不要对着故去的人，說这样話罢。对着那样的心的广大清淨的人，說出这些話，該自己羞的。（大哭。）

男一　不要見怪，不要見怪。我并不想侮朋友，也并不說那人是一个比不上我的人。

（女一默着，将紙片遞与男人，又哭。男一讀了紙片也哭。）

女一　喂，羞罢。他是人，你是畜生了。

男一　（全被折服。）听憑怎样說罢。我算是罪人，站在他的面前。他究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好人。

女一　他說死了才可以看。他說未死之前看了，是不行的。这是秘密的。他出去战爭，并沒有豫备战死，很希望用不着这封遺書。但你想，我在什么时候开了这遺書

呢？他出門不到三日，我就小心着用了看不出暗地开过的方法，悄悄的开看了。仿佛因为和别的女人有了关系，在里面謝罪的書信似的。我竟是怎么一个卑鄙的人呢？我沒有料到他尊敬你到这地步。他固然常常称赞你的。但不料有这样尊敬你，也想不到这样的爱的。我曾对丈夫說，愿他不去战爭，却是你去才好。那时候，他毫不为意的說，“我去战爭，他留着，也是天的意志罢。可是比我不堪的东西，还多着呢！”我当时虽觉得这話奇怪，却也就忘記了。自从看了这封遺書之后，我才詛咒着，再看你的信，也看他的。女人是何等浅見，何等可怕的东西呵。还只是我一个人可怕呢？我想还是不看的好了。老实說，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經以为你比他似乎伟大，觉得你的爱也仿佛比他的深。自己疑心我对于他的爱，或者因为他的相貌，他的門第，他的名誉了。然而他一死，我才知道他的可貴。他是一个万不可不願他活着的人，知道他是我的最要紧的人了。我才眞明白他的爱了。我眞想要跪在他的面前，我并且自己觉得是罪人了。賤呵，賤呵。我于是觉得不得不跪在他的面前了。我从此常常梦見那人，我并且从心底里哭了。我揪住他說，死了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怎的便死了呢。他并不願意死，他自己这样說的，說是并不願意死的。但在这世界，說这样話是不行的罢，誰也总是要死的呢。不知道何以活着，实在寒心。就是用这一粒小弹子，人也容容易易的死掉呢。为什么活着的？我什么也不知

道。单願意那人活着，而且看着我笑，說是不要哭了，我活着呢。我忘不了他。你能忘却，我是忘不了的。何以活的人一定要死，你知道么，人間眞是无聊，同虫子一样。神的意思是以为人和虫子是同格的罢，一定是的。我也有点煩厭活着的事了。

男一　人应該活的。

女一　何以，何以，何以？

男一　你死是不行的。

女一　何以，何以，何以？他却可以死？

男一　他死也不行的，但是。

女一　但是沒有法，算了么？算了。人死了就算了。这样的人死了都算了，——从心底里爱着我，爱着众人，想为人类做些好事情的人，算了是不能的。

男一　还是到他們那边去罢，他們都正在着急。不覺得对不起人么？

女一　他受了重伤，說是苦了两昼夜呢。临死的时候，并且叫了我的名字的。我可什么都沒有知道，还和妹子閑談呢。我，（哭，）什么也不知道了。

（男二登場。）

男二　哥哥。

男一　什么？

男二　你的朋友来了。

男一　嗄。教他等一会。

男二　說有要紧事，就要回去的。

男一　嗄。

男二　你就来罢。

男一　旣这样，我就失陪一刻罢。

女一　不来也可以了。

男一　我就来。离这里很近的。

（男一男二退場。女一走近看客方面。略在以前，女三向乞丐說些話，乞丐微笑。女一略看男一的后影，仍然啜泣。）

女一　唉唉，厭了，厭了。

（乞丐，走近女一。）

乞丐　你为什么哭着的？

女一　…………

乞丐　你的恋人，死在战爭里了罢。做了死掉几万人中的一个了罢。

女一　你怎么知道的。唉唉，你偸听了罢。

乞丐　大略是的。我是睡在这树阴下的，听到了你們講話的声音。像做梦一样，忽然醒来，却見你拿着手槍，正做壮士演剧模样的事，因此着急，再也睡不着了，并不故意要听的听了的。叨光养了精神了。

女一　为什么到这里来？对我有什么事？

乞丐　就因为你哭着。我想我走来談談閑天，或者可以消遣一点。

女一　讓我一个人在这里罢。

乞丐　不不，你一个人想不出什么好事。

女一　同你講話，就能想着好事么？

乞丐　許能想着的。

女一　(注視乞丐的脸，)战爭为着什么，你知道？

乞丐　因为貪欲和坏脾气和嫉妒和刚愎的諸公，都挨靠了住着，所以不了的。

女一　为战爭死去的人，是为什么死的？

乞丐　为什么？沒有这等事。

女一　少壮的，苦苦的死了有什么用？

乞丐　别的也沒有什么。說是为死的苦，为活的苦就是罢。但一死也就完了。

女一　他能够超生么？

乞丐　死了都一样。

女一　不願意死的罢，他是。

乞丐　不願死的时候，是不願死的罢。苦的时候，是苦的罢。可是消失了苦，就換了死了。

女一　一秒的苦痛倘且受不住，却說是苦了两昼夜呢。多少难受呵。那时候，我还悠然的毫不知道呢。

乞丐　肉体的苦痛，不传給别人的肉体，是大可感謝的事哩。

女一　但也因此有了杀人的事。还有甚么比肉体的苦痛更討厭的呢。

乞丐　…………

女一　便是他，对于十字架的苦痛，也还是忍耐不惯的呵。我是受一点輕伤都要哭的，痛呀痛呀的叫着。所以我不

願死，連想也不願想的。然而他……

乞丐　人們遇到事实，沒有法子，願不願都沒有法子。

女一　人这个东西，多少不行呵。自己也以为不要死是不爭气呢。人看死掉这件事，不能坦然，是不行的。

乞丐　这也不然。人应該总願意活着，一有隙，便踏破了死，一直进去的。

女一　可是人們总須死掉呢。我，不願意看見骸骨；然而我，要变骸骨的。可是人是可笑的东西呵。竟有拚命的愛着这个我的人，将我当作"不灭的人"的人呢。自然是恶作剧的东西罢。什么父母爱子女，男人爱女人，甚么要活着，不願意死掉，要吃美味的东西，要穿好看的东西，要长的美，都是可笑的本能，自然的恶作剧罢了。这样小虫，做梦似的乱爬着为什么。这样小虫也要活罢，也怕死罢。有一时候，这虫便遇到异性罢。多可笑呢，这样的虫。这样的杀了，这虫也便結果了罢。人們也一样，只是会想些无謂的事，有点不同罢了。虫子也許会想，但自己的生活是錯着呢，是沒有錯着呢，却沒有想罢。自己一生的无意味，許沒有想罢。便是伙伴被杀了，自己的子女被杀了，自己的男人失掉了，也都坦然罢。而且便即刻寻一个别的男的罢，这种虫豸是。

乞丐　刚才在这里的人，你不爱么？

女一　問这事做什么？

乞丐　爱着罢？

女一　你多少失礼呵。

乞丐　失礼就請原諒。

女一　得了我的爱便都要死的。說是怨鬼纏着我，这全是胡說罢。可是也說有恋着我，竟至死了的人呢。說要杀掉了为我所爱的人呢。我听到这事的时候，說請你杀罢。心里說，那有这样的事呢？沒有的罢，可是也許会有呢。我，自己怕哩。

乞丐　沒有的事。

女一　沒有罢。但你知道？眞知道么？也許是偶然的事，可是他竟死了。我还能行若无事么？

乞丐　偶然罢了，暗合罢了。

女一　却是一个犯忌的暗合哩。我，願意死，但也还想活呢。

乞丐　那便活着就是了。

女一　可是也怕活着。我杀了两个男人了，虽然說并非我的罪。就是为我自杀的人，我也并沒有翻弄了这人的心。这人只是自己恋着我，寄了几次書信罢了。虽說我并不回答，便和那人訂了婚，也不能算是我的罪罢。虽說和那人高高兴兴的走着的时候，給这人看見了，也不能算是我的罪罢。这人恨了我，給我最后的書信，死了的时候，我是發怒的，是嘲笑的。到后来，每在梦里遇着这人，我便不願意活着。我怕这人到这地步了，还对这人謝罪呢。但到醒来，却又嘲笑这人，說你要杀掉我最爱的人么，請你杀杀看呢。还相信有怨鬼，我很以为耻的。然而說是不纏我，却要纏着做我丈夫的人，那人究竟死了

呢。这事和那件事，我自然以为全不相干的。可是一件犯忌的暗合哩。况且还有"有两次便有三次"的話。我虽然說沒有罪，却也可以說是我杀了两个男人。倘若第三个也死了，即使单是暗合，和我全无关系，也很难堪的。那时我便成了被詛咒的人，連辯解都不能成立了。

乞丐 你的心緒我很明白。

女一 我怎么办才好呢？我全不知道了。我也覚得我的迷信是傻气；覚得归在运命交給我的男人的手中，或者就是我的运命。但这样一想，便覚得害怕。然而要放下这事，却又有点留恋了。到現在，甚而至于以为要避掉运命所給与的东西，是不行的事。可是这也許就是向着可怕的运命，走进一步呢。不能放下一边，也不能走进一边。也想活着，对了詛咒，嘲笑他一番；也想死了，对着兴旺的人的运命，祝福他一番呢。你以为那一边是对的？但你如果說出那一边对，我是要反对的。（少停。）你不知道罢，誰也不知道的。要在从前，有做比丘尼这一条路。可是我，做比丘尼是不肯的。我也想放下了那人的事。也想那人嫌憎我，但是，这也是謊罢了。我大約用情太过罢。

乞丐 （突然說，）你的令妹是一个美丽的人哩。

女一 还是孩子罢。是蓓蕾呢。

乞丐 不不，是快开的花了。你的令妹也爱那人罢。

女一 沒有这回事。

乞丐 令妹和那人是有做夫妇的运命的。

女一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乞丐　如果竟有，你喜欢么？

女一　喜欢的，为两人計，如果竟是有。但是不会有的。

乞丐　两人的幸福能救了你。

女一　說两人的幸福能救我么？

乞丐　你嫉妒两人的幸福么？像那自杀的男人一样。

女一　現在，不要提那男人的事了。为什么有恋爱的？如果单为了生孩子，恋爱是太闊气了，也太不經济了；只要情欲就滿够了。无論什么男人都会生孩子的，定要执着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不是笑話么。但已經生成了，也是沒有法的。然而又要放下这恋爱，不是笑話么？倘使一边不願意，那自然是沒法。然而我是被詛咒的人呢，不能說闊气的事的。都很闊气的生了来，这世上的种种事情，却总不能如意的罢。倘使如意，便不是这世上罢。这世界也太狹罢，倘为那要活着的种种东西設法。

乞丐　是的。所以孔子要貴礼。

女一　我，什么礼是煩厭的。然而在这世上，誰也該顧虑些就是了，从前那人是顧虑的。至于現在，倘使你的話当眞，那就是妹子或是我。妹子是慣会顧虑的；便是恋爱正燒着，也还是顧虑，和我正相反的。顧虑呢，战斗呢？战斗起来，我一定得胜，妹子会很容易的罢休的，即使你的話都对。但也很願意教伊喜欢呢。（少停。）如果我沒有被詛咒。（少停。）什么嫉妒，不是更其可笑的事么。

乞丐　令妹来了。

（女二登場。乞丐又做看客。）

女一　你又来了么？

女二　本来母亲要来的，忽然来了客了。便教我再来看看。愁的很呢。你不要生气呵。

女一　給我看你的脸。你竟成了大人了。

女二　我，已經十八岁哩。

女一　你长的这样好看，倒是沒有料到的。

女二　我，沒有什么好看呵。

女一　你还沒有覚到自己的好看呢。正以为你是孩子，却已到了年紀了，眞是可笑的东西呵。什么时候，誰也沒有留心，你已經成了大人了。

女二　这样看法，怕人呢。

女一　我的眼睛可怕么？我的脸可怕么？我的心可怕么？自然已經允許你牵引男人的心了。竭力的捉住高貴的男人的心罢。你一定喜欢着自己的美丽起来罢，在心底里；而且有种种空想罢，快乐的。

女二　我，凄凉呢。快乐的空想，沒有允許我的。姊姊，不要舍掉我罢。我似乎感到这世界上，成了单身了。

女一　感到点"不为爱人所爱"罢。你在那里羡慕我罢。心里想，如果有我这样的性質，我这样的美，像我这样的人。

女二　是的，这样想的。

女一　而且也想，如果像我一样，为恋着的人所爱罢？你眼睛湿了呢。你小心紧閉着的心的門，隐隐的有欢喜的

使者来訪了。給他开門罢，开一点，謹愼着。

女二　姊姊也哭着呢。

女一　欢喜正等候着你呢。

女二　姊姊，不要舍掉我罢。

女一　你却要舍掉我哩。

女二　那有这事呢？姊姊不要哭。

女一　我沒有哭。笑着呢。只是你不在那里哭么？

女二　我，姊姊是頂要紧的，你不要死。

女一　我如果死了，你該欢喜罢。

女二　說是什么？

女一　倘使我是你。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欢喜的使者，要来訪我的心的。看見开着的我的心，躊躇了，去訪你的心了。你的心虽然很謹愼的关着，在里面却豫备的很美备，欢喜的使者便停在你的面前了，靜靜的叩你的門。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你的門不要关的太紧罢，不要关出了欢喜的使者罢。顧虑是无用的；对我顧虑，尤其无用的。进了我的里面，这欢喜要变悲哀的。只有在你的里面，这欢喜是合式的。你有福气。不要忘了这姊姊的事罢。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可是很舒服的在心里响应罢。你一面顧虑一面等候着的幸福，或者撞到自己这里来的希望，已經醒了罢。

你真美呢。我很願意看到你身体的少壮上，受着欢喜的光的时候呢。不知多少光彩哩。送給你这簪子罢，这簪子是欢喜的使者所喜欢的。这鏡子也送你，这櫛子也送你罢。欢喜的使者，都喜欢的。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一些都不懂呢。

女一　你的心底里可是高兴着罢。哪，送你这个。

女二　不晓得怎么，有点吓人哩。

女一　这样不値錢的簪子，抛掉罢。这櫛子也抛掉。（弃去，）还是这个合式呢。

女二　不晓得怎么，我有点怕哩。

女一　怕就給你这个，这該好罢。（遞与手槍。）

女二　多謝，姊姊多謝。（要取手槍。）

女一　且住，还装着弹子呢。（开槍，）好，这就放心了。

女二　多謝，姊姊多謝。

女一　回去罢。拿了这个回去。

女二　是是，我回去。

女一　我也就回去的。

女二　还是早早的回来罢。

女一　好好。

（女二将退場，遇見男一，两人默着行礼。女二退場，走到看客这一边。）

男一　刚才听到手槍声音，真吃吓了。沒有什么么？

女一　什么也沒有。有点事叫你罢了。

男一　可是吃了惊呢。什么事？

女一　有想要叫你看的东西哩。

男一　是什么？快給我看，因为教人着急呢。

女一　你已經見过了。

男一　見过什么？

女一　妹子长得美丽了罢。

男一　是的，长得美丽了。

女一　料不到会长到这么美了罢。

男一　和你很相像的。

女一　是罢。虽然比起我来，是一种太有顧虑的美，可是只要看着，也就可以当作阿姊了。

男一　說要給我看的是什么？

女一　我的处女模样。

男一　你的处女模样？

女一　看見了妹子，沒有这样想，沒有留心簪子么？

男一　沒有留心。

女一　不行的，你这人，只看着女人的脸的。我初次会見你的时候的簪子，妹子戴着呢。

男一　这是你刚才戴着的。

女一　将这个給了妹子了，什么都給了。

男一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女一　手槍也給了。

男一　你豫备活着了罢。

女一　活着的。

男一　多謝多謝。

女一　可是推测的太快，是不行的。我单是活着罢了，像死尸一样。

男一　只要活着，便又……

女一　便又什么呢？我只是作为妹子的姊姊活着，作为故去的丈夫的妻子活着罢了。我都明明白白知道的。

男一　知道什么？

女一　三个人的运命。

男一　怎的三个人。（少停。）你誤解了。你的令妹，我毫沒有想到呢。

女一　你才誤解哩。

男一　誤解什么？

女一　你自己。

男一　你想錯了些什么事罢。

女一　你死也可以？

男一　我已經不願意死了。

女一　也想做事么？

男一　我現在只想着一件事。

女一　你是畜生。

男一　怎的是畜生。

女一　你如果是人，該怕运命的。人不怕运命，是不行的。

男一　我怕运命。

女一　要避被詛咒的运命么？

男一　要避的，但是。

女一　（搶着說，）想求被祝福的运命么？

男一　求是想求的。……

女一　羞罢?!

男一　死了的人，原諒我的。

女一　还有一个死了的人，沒有原諒呢。

男一　那样汉子的詛咒，能算什么呢。

女一　在我的里面，可是生了根的。

男一　掘出了这根，抛掉就是了。

女一　想抛掉，根却更深了。

男一　忘了罢。

女一　想忘却，愈加記得了，倘若那人沒有死。

男一　这两个之間，沒有关系。

女一　沒有！以为沒有，却是有了。以为有的，虽然并沒有；以为沒有，却是有了呢。

男一　这样想，是可怕的事。

女一　这可怕的事，已經纏住了我的运命了。你不要取了被咒的运命，却取那被祝的运命罢。这是人从自然借来的义务呢。对着运命，不要做冒险的事，这应該怕的。

男一　这么說，你又怎样呢？

女一　我么，謹慎着，并且等候着像耶穌这样的人出来。

男一　如果不出来呢？

女一　永远等候着。不能很謹慎的等着，便自暴自弃的等着，等候那能够修正"运命的失常"的人。

男一　自暴自弃的等着，不就可以么？

女一　但来做所爱的人的运命的障害，无論怎么說，是不

肯的。我正在这里得到救济，所以等着的，人类都耐心等着。便是我也等着的。你看罢，那边过来的人。

（稍在以前的时候，乞丐与女二一同隐去。）

女一　是我的妹子，那是受了运命的祝福的。很謹慎的等候着要到来的东西的。那人的脸，只在清白人的心里，發生光彩罢。我为着快乐，从运命鑽了出去。那个孩子，是正經的謹慎的孩子，正等候着受了祝福的运命到来呢。那孩子是一定能生好孩子的。我等候着这事哩。

男一　你眞是空想家呵。

女一　我是仰慕着的，永远的平和。

男一　永远的平和，不教人类的命运失常的人們的平和，倘使这样的时代到了。

女一　我便喜欢的跳了。

男一　你眞是空想家呵。

女一　你有力量，和现实扭結着。那人是做了犧牲了，我是被了詛咒了。妹子是有拿着感謝收取现实所給与的东西的資格的，願你得胜罢，經过了被运命祝福的路。

男一　我只有很小的力，但只要运命肯祝福我。

（女二与乞丐登場。）

女二　姊姊，叫我什么事？

女一　我沒有叫。

女二　原来，可是。这一位来通知的，説是姊姊叫了。

女一　原来，这么的。（与乞丐照眼，）不錯，我叫了。想教你和这位做做朋友。因为你到了年紀了，不知道各样

的事情，是不行的。两人握手罢。

女二　姊姊。

乞丐　运命失了常，还要复原。对于想要回复运命的失常的人，祝福呵。对于运命的失常的牺牲者，願有神的愛呵，願有人的愛呵。

（这时，以前的警察忽然出现，捉住乞丐。）

警察　这回逃不了啦。

乞丐　（回头与警察照面，）哈哈，終于給捉住了。也不再逃哩。

警察　便是这么說，也决不疏忽的。（将乞丐捆訖。）

男一　这人有什么罪呢？

警察　这村子里，乞丐，要飯的是禁止的。而且这乞丐，是有緝捕的命令的。

男一　命令的是誰呢？

警察　不知道是誰，从上头来的。

男一　你知这人是怎么样人么？这人也想着你們的事呢。

警察　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只要照命令做，就好了。

男一　那命令的內容，可曾想过么？

警察　沒有想他的必要。

男一　你的职务是什么呢？

警察　保这世間的秩序，使良民得以安眠。

男一　給人們安眠的事，我們是尊敬的。然而这世間的秩序，是不正的。

警察　这些事和我們全不相干。

男一　你是保护着拿你做奴隶的东西哩。你为吃飯計，揀了这职业，我們固然同情你。

警察　我不要你同情。

男一　小心些，不要太做了站在錯誤的位置上的人类的拄杖罢。

警察　你也带着危險思想哩。你叫什么名字？

男一　不不，这却不必劳你着急的。可以放了这一位么？

警察　那可不行。

乞丐　你們不必管我罢。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喜喜欢欢的走去，在那里正有生长我的心的空地呢。我无論遇着怎样生活，都不以为苦的。我的法律上的罪，不見得能久累我的自由。即使久累了，我也能忍耐；头里面有自由的。我不怕死，也看不出有怕死的必要。比我更沒有准备的几百万人，正尝着最苦的死呢。我能在无論怎样的境遇上，自以为并非不幸的人并非敗北的人这一点修养，是已經有了。我不能遇見你們和自由，是寂寞的。也許要被驅逐，离开这地方。但我不論走到那里，总該能寻出人的心罢。我感謝你們的爱，望你們成了被运命祝福的人。也願你們时时想到这乞丐，从这里寻出一点什么美的东西来。这如果能够給你們多少安慰，便是我的感謝了。都保重身子罢。

众人　（带哭的声音，）請先生也珍重，先生也珍重。决不忘了先生的事。想到先生，定会涌出力量来的。請保重

罢。

乞丐　多謝，多謝。（对警察說，）劳你久候了。

（不識者和青年之外，都要退場，青年想跟去。）

不識者　你到这里来。

（青年略躊躇，但难于跟去，便站住。）

青年　諸君，再見，再見。

男人和女人　再見，再見。珍重，珍重。（退場。）

不識者　你到这里来。

青年　是是。（看着遺迹出了神，却要向反对方面退去。）

（幕。）

——一六，五，十二——二十。

第三幕

第一場（同上。）

（四十五六岁的画家正在作画。青年与不識者一同登場。）

青年　你不是B君么？

画家　是的，我是B。

青年　原来竟是B君，正想見一見面呢。

画家　你是誰呢？

青年　我叫A。

画家　就是做小說这一位么？

青年　做是做的。

画家　原来，我也正想見一見哩。

青年　你知道我的名字么？

画家　豈但知道，大作的書，都極喜欢看的。

青年　这当真么？

画家　沒有假。这里就有你的書呢。（从怀中取出書来給青年看。）

青年　承你看了么？

画家　而且很佩服的看了。

青年　这怕未必罢，这样无聊的东西。

画家　那里。很佩服的看着呢。这書的里面，确有好的东西的。失礼的很，請問几岁了。

青年　二十四了。二十四岁还只能做这样的东西，很幼稚的。

画家　你不是被誰說了幼稚。曾經生气么？

青年　这是对于这个人所謂幼稚的內容，有些不服气罢了。倘若說"有些好的地方，也还有幼稚的地方：此人的未来，因此还有希望，"我便沒有什么不服。然而却用了无望的口气呢。

画家　你的里面，的确有好的东西。这东西长成之后，我想对于人类，你的著作不会无意义的。

青年　請不要說这样可怕的話。但只要力量能做的事，是想做的。

画家　下了一定成个气候的决心做去罢。下了自己不出来

别人做不了的决心做去罢。

青年　看你的画，便很能覺到这意思。你不是也被人說过坏話么。

画家　还說着哩。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力量。知道我的事业，是将人类和运命打成一气的事。知道我是画家，我将美留在这世上。我教那在我画里感到我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清净，而且增加勇气，而且給他慰安。我的美，我以为有这样力量。

青年　这是确乎有这样力量。有你生在这世上，我很感謝的。这次看見你作画，实在高兴的了不得呢。我的朋友，也都从你的画得了力量。人类能够有你，都夸耀感謝着的。

画家　你也能成这样的人哩，只要打定主意。

青年　請不要說这样可怕的事罢。我就要不知道怎样才好了。

画家　你已經抓到了自已的路，对着进去罢。什么也不怕的，单跟自己的良心进去罢。走邪路的所不知道的正确的路，你耐心着走罢。

青年　多謝。你对于这回的战爭，什么意見呢？

画家　战爭？請你不要提什么战爭的事。这和我的事业有什么相干呢？我只要做我的事就好了。他們是他們。人类教我为人类作画，教我为活着的以及此后生来的人的魂灵作画，却沒有教我研究战爭。

青年　但是令郎……

画家　請你不要說起兒子的事。兒子是兒子，我是我。兒子死在战爭里了，我却活着，——这样活着呢。活着的时候，无論別人怎么說，画笔是不肯放下的。

青年　听說令郎是一位很聰明的人呢。

画家　聰明也罢，胡塗也罢，死了的是死了。活着的可是不能不做活着的事。（少停。）其实这本書便是兒子的書，兒子極欢喜看你的著作的。

青年　这实在是不幸的事。出了无可挽救的事了，想来府上都很悲痛罢。

画家　他的母亲还一时發了狂，因为失了独养兒子呢。我可是沒有失了气力。看这画罢，有衰减了力量的地方么？便是一点。

青年　一点也沒有。

画家　是罢。失了兒子是悲惨的事，你們少年人不能知道的悲惨的事的。然而我并沒有敗。我活着的时候，总不肯死的。即使有热望我倒毙的东西，也不能使这东西滿足的。即使我废了作画，兒子也不再还魂了。

青年　战爭真是不得了呵。

画家　（發怒模样，）世間悲惨事尽多着呢。我可是只要作画就好了。

青年　如果到了你不能作画的时候呢？

画家　那时候又是那时候。但还在能画的时候，是要画的。

青年　不想去掉战爭么？

画家　如果能去呢。然而画笔是不放的。因为我是靠着这

个和自然說話，和人类說話的哩，精神的。

青年　作画以外，不想做別的事么？

画家　我是画家呵，并非社会改良家。是生成这样的人呵。

青年　对于現世，沒有什么不平么？

画家　不平？沒有不平，只有点不安罢了。我的画里沒有显出这个么？从不安發出来的人类的爱？

青年　单是作画，沒有覚得什么不足么？

画家　你以为我并非画家么？我不是无情的人。然而是画家。然而人却是人呢。倘不能讀我的精神，便不懂我的画。你单想会見我的声名罢了。在正合謬誤的定評的人里，搜寻正合定評的人，无論到那里，都寻不出的。

青年　我眞实爱你的画，請不要疑心罢。

画家　你单爱着活在你的里面的歪斜的我罢了，沒有爱着眞的我。

青年　但是一看你的画，眞覚得便触着你的精神哩。

画家　知道我的精神的，不会对我說兒子的事。

青年　冒犯得很，实在失礼了。（沉默。）

画家　你爱我的兒子么？

青年　是的。听說的是一位好人。

画家　单是这样么？不不，我并不說单是这样，就不服了。那孩子是做了可哀的事，做了可惜的事。但是活着好呢，死掉好呢，在死了的人，都不知道了。全是一样的事。因为自然是再不虐待死了的人的。而且想做不朽

事业的执着，自然也并没有赋給死了的人的。我們活着，所以要做的事沒有做，便覺得过不去；可是死了的人，未必再想这样事情罢。老实說，我实在不想他死。只要是父母，誰都望孩子回来的。画了画，孩子也不来看了。我想如果孩子叫一声阿爹，竟回来了呵。（含泪。）請不要見笑，我并不想說酸心話。失了孩子的人們，不知道有多少，对于这样的人們，表同情罢了。无論怎样伤心，我总要做自己的事。胸口愈涨，也便愈要画。画算什么？恶魔这样說；生存算什么呢？恶魔这样說。我为兒子設想，也願意这是事实哩。然而在活着的人，可是不同了。我是将我的心，活在这里的。在看画的人的心里活着，使看画的人活着，所以将这画送給人类的。送給寂寞的人的心，以及对于生存怀着不安的人們，对于生存怀着欢喜的人們的。我受了做这样贈品的命令，因此辛苦了二十多年了，画笔是不肯放下的。

青年 請不要放下罢。

画家 不放。任憑誰怎样說，总不放的。教我活着，将我放在能画的境遇里，便不能教我不作画。就是释迦、耶稣来禁止了，出了 Savonarola（譯者按十五世紀时意大利的改革家）来燒弃了，我也有确信的。人类希望着。即使不为現世，也为人类。人类所要求的，不单是为現世做事的人，是要求各样的人的。我也是被要求的一个人，我不疑惑的。

青年 你真是幸福的人呵。

画家　我幸福么？所謂幸福，是怎么一回事？是死了孩子，还会作画的事么？

青年　就因为你能画出眞为人类有功效的画。

画家　認眞的比随便的幸福么？我的脸有点幸福么？

青年　我以为 Rembrandt（譯者按十七世紀荷兰画家）是幸福的人。

画家　从第三者看来罢了。人在心里苦着的，是幸福么？

青年　但也有辛苦的功效呢。

画家　然則立刻感到辛苦的，比将辛苦含胡过去的还幸福了。

青年　你不是幸福么？

画家　幸福？我生来成了画家，并不以为不幸。我生成是天才，所以比别人多尝些过度的紧张，也不以为不幸，我也有感谢的地方。但到现在，知道了人在自然之前，是平等的，做了不朽的事业沒有，都一样的。

青年　可是受一世輕蔑，也难堪的呵。

画家　不然，无論怎样天才，都受一世輕蔑。

青年　然而一面也被崇拜哩。

画家　不然，无論怎样癡人，总有一面崇拜。

青年　这样事……

画家　但事实确是这样。

青年　然而存活着，对于自己的事业有确信，用了自己的事业存活自己的人，是幸福的。

画家　用自己的事业存活自己的人，这是幸福的。我的兒

子，可是为了别人的事，杀了自己了。但到现在，在我的兒子都一样，固然无疑了。然而活着的时候，他也想做点什么事的；然而什么也沒有做的死掉了。但到現在，也都一样了。

青年　照这样說，譬如令郎活着的时候，有人說令郎活着或死了都一样，便要杀了他，你又怎么办呢？

画家　如果兒子活着呢。然而兒子并不活着了。你眞是很凶的触着了我的伤，触了这有了年紀的我的伤。

青年　請原諒罢，請原諒罢。

画家　一死之后，便一样了；但在活着的人，却不一样：这是自然的意思。所謂美哪，所謂魂哪，也是如此，一切都如此。我們决不能敎死了的人喜欢或悲伤了。我常常想到兒子的事，覺得可怜。我想他受了伤，乱跳的时候，不知道怎样苦痛呢。临終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口渴呢。我憾不得我的妻子亲手給他水喝，临死时候，憾不得亲在身旁。一样了，一样了，到了现在，都是一样的了。然而究竟有些遣憾，可也沒有法。我想要对着兒子認錯，却不知道怎样認才好。兒子同你差不多年紀，倘使見了你，一定高兴的。可是已經死了。一死之后，便一样了。像我这样人，是沒有記念兒子的資格的了。兒子也沒有要我記念的必要了。兒子是死了，然而我們却活着。即使寂寞，即使怎样，总是活着的。以后大約就会渐渐的不再想到兒子罢。我也就会死去罢。画些画做什么？（用力敲着圖画。）然而我是画家，我是活着的。然而兒子是

不会还魂了。（哭，沉默，忽然抬头。）

画家　我虽説是哭，却請你不要見笑。沒有失掉过孩子的人，不能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遇到像我一般的事的人們，不下几万几十万呢。然而我总不能不記得自己的兒子。这样的遭遇，人們是还不能避的。然而遇到了这样事，要毫不介意，却很难的。像我这样，还要算善于决絕的人。至于妻子这等，还只哭着，説我太不記得兒子，兒子可怜哩。我見了伊的脸，便要一齐哭，同时也要笑了。便觉得不肯败北；男子的感，在胸中苏生过来。要硬做：觉得无論怎样想教我哭，我偏不哭，我偏不放我自己的事业。可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却哭了。当你到来之前，我实在独自哭着的。誰也不見的流着只有丧了亲生兒子的人才能知道的眼泪。在这世上，遇到这样事的人真多。我自从失了兒子，才觉得有許多人带着病，还失了兒子呢，实在吃惊了。心里想，他們竟还能活着哩。想要为他們做点什么事业了。以为万难忍受的事，这世上却到处都有，而且人們都不能不很謹愼的忍受，凡是笑的，可以当着众人笑；然而哭的人，却該躲避了，很謹愼的哭。哭丧脸是不能給人看的。我便想为尝着这样感觉的人出点力。这样的人真多，而且我现在，也被逼进了这队伙了。（少停。）失了孩子是可怕的事，失在战争上，实在更可怕。单是想也难堪的。但这却成了事实，正追袭着种种人。被袭的人不能不想尽方法照了身分，忍受这可怕的事。我不能不照画家这样忍受，照

我这样忍受。我現在已經被勒令忍受了。我不想装丑态，但很想要独自尽量的哭哩。

青年　实在是的，实在是的。

画家　这样，就失陪罢。說我的兒子战死是名誉，高兴过的村长，从那边来了。再見罢。（拿了画想退場。）

（村长登場。）

村长　（对着画家，）多日沒有見了。

画家　唔唔。

村长　画好了画么？給我瞻仰瞻仰罢。

画家　我得赶紧呢。

村长　其实是，我想对你講几句話。

画家　什么？

村长　同你一样的事，輪到我自己身上了。

画家　令郎也受了征集了么？

村长　是的。

画家　原来，恭喜恭喜。

村长　請不要这样諷刺罢。父母的心是一样的。

画家　这才明白了我的心么？

村长　明白了，战争怕还要繼續罢。

画家　怕要繼續呢。

村长　想起来，你实在是不幸，虽然說是为国家。

画家　这是名誉的事呢。

村长　我也曾对着許多人，說过这是为国家，只要一想国家灭亡，我們将怎样，便送兒子去战争，也沒有法子这

些話的。

画家　我也是听的一个呢，現在成了一个說的人了。

村长　送兒子出去战爭，我也並沒有不服。可是送兒子去上战場的人的心，十分明白了。他的祖母和母亲都只是說不会死么不会死么的愁着。

画家　你該早已覚悟的罢，一直从前。

村长　請你不要这样报复罢。因为我以为我的心，只有你明白。

画家　这是明白的，可是有点以为自作自受的意思呢。我的兒子死了，你怎么說。不是板着一副全不管别人心情的脸孔，只說是名誉的事，是村庄的名誉，落葬仪式应該闊綽么？我这时候想，須你自己的兒子上了战場看才好哩。

村长　实在难怪的。这話不能大声說，我的兒子只有这一个像样，别的都不成的。

画家　我的家里，可是只有一个兒子。

村长　是呀。战爭这种事，赶早沒有了才好呢。

画家　在我呢，便是立刻沒有，也嫌迟了一点了。然而战爭呢，自然是最好莫如沒有。

村长　为什么要有战爭呵。

画家　不是为国家么？你不是这样对大家說么？大家后来都笑着，說拉了自己的兒子去試試才好呢。

村长　是罢。如果我的兒子出去战爭，竟死了，大家怕要高兴罢。兒子真可怜。

画家　别人的兒子死了，誰来留心呢。嘴里虽說可惜，心里却暢快，以为便是活着，也只是一个不成器的东西哩。

村长　唉唉，大抵如此罢。

画家　我們大家，各不能有什么不服的。

村长　虽然确是不得已的事，战爭可眞眞窘煞人了。

画家　你是主战論者呢。曾經說过若不战爭便是国耻的。我听过你的演說，說是即使我們都死，也不可不战的。

村长　那时候却实在这样想。

画家　現在不这样想么？說是我們該为祖国效死的我們里面，生出例外来了。我們，但除了我家么？

村长　这却决不是这意思。

画家　現在的味道，牢牢記着罢。战爭完結令郎活着回来以后，也将現在的味道，牢牢記着罢。

村长　如果兒子能够活着回来呢。……

画家　便要終身做主战論者么？又会有战爭，又会拉走的呢。我的一个相識，前回的战爭活了命，却死在这回战爭里了。

村长　不要这样吓人阿。

画家　我說的是眞事情。到現在，战爭为什么，該已經切实明白了罢。

村长　現在，請不要这样窘人了。

画家　我并不因为想报仇，才这样說。可是以后，你不要再說空話才好。这村庄里的人每去战爭，你总是首先高兴，叫着万岁万岁的。

村长　这单是想鼓舞他們罢了。

画家　可是我的兒子出征时候，你發出破鑼似的声音叫万岁，現在还留在我的耳朵边呢。也不是使人舒服的声音哩。

村长　可也并沒有坏意思。

画家　可是样子很高兴，毫不見你有一些同情呢。我并非因此便怨恨你，单觉得你那时的态度，总不免輕薄罢了。我們是不反对現在制度而活着的人，是承認現在制度的人，至少也是屈服于現在制度的人；所以这必然的結果的战爭，也默認的，所以拖去了自己的兒子，也不得不承認的。因为既然承認别人的兒子出去战爭，也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兒子出去战爭了。然而自己的兒子并不自告奋勇而拉去战爭的事，却不願别人代为喜欢：这是不很暢快的。到了現在，你也該明白了这意思罢。

村长　我明白了。

画家　人情沒有什么两样的。我們实在沒有趁風趁水贊美战爭的資格。倘是自願出战的人，自願自己的兒子出战，眞心以为只要为国家，便死了也立刻非战不可的人，或者还可以。但即使这种人，也該比战爭尤爱平和的，况且不願自己的兒子出战的人，却替别人和别人的兒子出战高兴，这事是断然不对的。他們是因为我們还沒有生活在眞平和的資格，連累的做了人牺。我們应該教不必送自己和别人和自己所爱的人去做人牺的世界，早早出現。至于什么时候，我可不知道了。

村长　战争实在是早早沒有了才好。我的兒子是很胆怯的，一匹鼠子倘且不敢杀的，而且很怕死；听到雷声，便变了脸色發抖呢。

画家　就是我的兒子，也沒有豫备青青年紀便死掉哩。你的兒子，却許会凱还的。

村长　要能这样，真不知道多少高兴哩。

画家　我的兒子可是永远不回来了。你說这是名誉，說是这村庄的名誉。名誉这句話，能否使我的兒子欢喜，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但是在現在的世間沒有法这件事，却知道的。既然承認了現在的制度，从这制度产出的东西，我便除了默認以外，也沒有别的方法。我是画家，不知道什么制度，我只知道将我的血，灌进画里去就是了。

村长　我很明白你的心。

画家　不不，还沒有明白。要明白我的心，你的兒子也得死。

村长　我的兒子也未必有救哩。

画家　然而也許回来的。已經死掉的和还活着的，不能一概而論呢。

村长　你想什么时候才会沒有战争。

画家　这还早的很哩。

村长　怎么办才会沒有呢。

画家　这是我不知道，也不是我的事。总而言之，世間照現在这样下去，战争不会完，牺牲者也不会完。但間怎

么办才好，我可不知道。在那边的少年只要肯想，也許能想罢。

村长　那少年。

画家　是的。

青年　我沒有这样力量。

（此时汽車經过，滿載着出征的軍人。汽車虽然不見，却听到声音，也听到欢呼的声音。）

画家　汽車来了。

村长　那些人也都上战場去的哩。

画家　搖着旗呢。

村长　喊些什么呢。

画家　异样的声音哩。

村长　孩子們都很高兴的叫着万岁似的。

画家　我的兒子也这样去的，可是不回来了。

村长　我的兒子，现在也正在这样去罢。

画家　这些里面，該有去了不再回来的人罢。

村长　也該有回来的罢。

画家　个个都以为自己能回来罢。

村长　可是总覚得异样罢。

画家　…………

村长　漸漸近来了。

画家　那声音，是异样的声音。那些人們，正对着祖国的山谷告别呢。在那些人們的眼中，这些山野，一定不是平时的情景哩。

村长　觉得异样哩。

（沉默。画家脱帽，合了眼，对着远处的汽車作似乎祝福模样。）

画家　你沒有叫万岁罢。

村长　沒有要叫的意思。

画家　这一端，你和我就是朋友。我明白你的心的。

村长　我眞心同情于你。

（沉默。）

画家　竟听不到什么了。

村长　还留在耳边呢。

画家　同回村庄去罢。

村长　奉陪罢。

画家　（对青年，）再会。

（青年恭敬默礼。画家村长退場。）

不識者　那边去罢。

青年　是。

——六，二六。

第二場　（小小的神社前。）

（不識者青年登場。）

不識者　你想些什么？

青年　我的意思，有些以为要战的东西，便随意自己战去；然而将不願战的人，都带上战場，是太甚的事了。

各国既不教不願战的人战爭，到了須上战場，立刻战爭的时候，便誰也沒有，敌人和同人都沒有，这样光景，正画出在脑里呢。而且以为能够如此的时代倘若一到，不知道怎样痛快哩。不願战爭的人，各国都輕蔑他，各国都不难将他搶毙，我以为未免有些不合理。倘使两边的本国都以为正在战爭，两边的軍队却互相握手，要好，說說笑笑，停了战爭，只是悠然的玩着的时代一到，不知道怎样愉快哩。現在却暫时不行罢。但到了兵器更加發达，知道战爭便必死，一面人智也更加长进，彼此明白了本心的时代一到，也就到了各各知道无意味的死是傻气，还不如打打猎，或者开一回竞技会，玩玩的时代了。我們这时代的人們，还如古人一样，沒有眞实感到无意味的事，不合理的事，可怕的事，不像人样的事。如果眞从心底里感到了，大約許会想些什么好好的避掉战爭的方法的。这样时代，赶快的来了才好呢。但照現在的制度，現在人們的我执，战爭怕未必便会停止罢。做那牺牲者，实在是难堪的。但我想，只要不从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从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各国的風俗和習慣，在或一程度調和了，各国的利害，也在或一程度調和了，不要专拿着我执做事的时代一到，战爭也便会自己消灭了。但在以前，不先去掉各种不合理的事，是不行的。

不識者　什么是不合理的事？

青年　就是将人不当人的事，以及喜欢别人不幸的事，不

怀好意，因为私欲心或恐怖，不合理的迫压别人的事；夺了别人的独立和自由，当作奴隶的事；用暴力压服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将人当人以后便存立不住的怪物一般的东西，总須从这世間消灭了才好。（向看客一面說，）这是怎的？两下不是来了許多人，对着我們这边看么？

不識者　这神社前面，現在正要演狂言（譯者按狂言是日本的一种古剧）呢。

青年　我們在这里，可以么？

不識者　坐在那边的树底下看罢。

青年　有甚么事？

不識者　是这社的祭賽。因为要紀念供在这社里的神，对于聚在这里的两国的人們，有怎样的功劳，所以演这狂言的。

青年　从那边过来的老人是誰？

不識者　那便是这里的神了。

（白髯的老人登場，坐在社前的石上。少頃，两边各現出一个异样装束的軍使，用了一样的可笑的步調，走到老人面前。并未看見老人，两人照面，恭敬行礼。）

軍使甲　好天气呵。

軍使乙　真好天气呵。

軍使甲　足下是从敌軍过来的使者罢。

軍使乙　足下也是从敌軍过来的使者罢。

軍使甲　恰巧遇見了。

軍使乙　眞是恰巧遇見了。

軍使甲　足下为什么到这里来?

軍使乙　倒要問足下为什么到这里来?

軍使甲　足下先說。

軍使乙　还是足下先說。

軍使甲　旣然这样，还是从我先說罢。是昨天的事。

軍使乙　不錯，是昨天的事。

軍使甲　正要出战的时候。

軍使乙　不錯，正要出战的时候。

軍使甲　来了一个阴阳家。

軍使乙　不錯，来了一个阴阳家。

軍使甲　說要見見王，通知一件大事情。

軍使乙　不錯，不錯。

軍使甲　王說，通知我什么事呢。

軍使乙　是如此的，全如此的。

軍使甲　阴阳家便說道，請息了这回的战事罢。

軍使乙　不錯，不錯，一定如此。

軍使甲　哼，两面一样罢。

軍使乙　唔唔，两面一样呢。

軍使甲　足下的王怎么說呢?

軍使乙　說是无論怎样說，这回的战事是不能歇的。

軍使甲　的确如此。于是阴阳家便說，旣这样，你便是死了也不妨么?一战便两面的王都要死，却还能战么?

軍使乙　不錯，于是王說，性命是早已拚出的。

軍使甲　阴阳家說，拚了命打仗为什么呢？

軍使乙　王說，因为敌人可恶，攻来了。

軍使甲　阴阳家說，倘使敌人停了战呢？

軍使乙　王說，敌人是要进攻的。你是敌人的間諜哩。

軍使甲　阴阳家說，这样願意死么？这样願意国乱，願意妻子受辱杀身么？我是知道平和的路，才到这里的。說完，便默默的注視那站着的将士的臉了。那眼光多么尖。

軍使乙　簡直不像这世間的人了。

軍使甲　他一个一个的指着說，你也要死的，你也要死的。

軍使乙　而且說，其中的我，还要被残酷的虐杀哩。

軍使甲　不錯，說我也这样。这样一說，便是我也禁不住發抖了。

軍使乙　从来沒有遇到过这般扫兴的事呵。

軍使甲　不可怜百姓們么？成熟的田畴，蹂躪了也好么？可怜的孩子們，成了孤兒也好么？这样以后，得的是誰呢？

軍使乙　大家默然了。

軍使甲　女人孩子都哭了。

軍使乙　王默默的想，阴阳家也默默的看着王的臉了。

軍使甲　王說，到了現在，非战不可，我不怕死的。于是便要进兵了。

軍使乙　阴阳家說，倘能够免了战爭，两国都很和睦的互相帮助，两国便会太平无事的兴旺罢。不希望如此么？却还要大家相杀么？在轉祸为福的目前，却說不怕祸，簡直是呆話了。

軍使甲　住口！王这样說。而且还教人捉这阴阳家。可是誰也不来捉他了。

軍使乙　拿你祭旗，王这样說。然而一眨眼間，王的两只手拗上了。大家都嚷着，可是一点沒有法。你听着，将我講的話，从心里听着，你这呆子！明日的早晨，太阳将你的影从东南横到西北的时候，不要錯过的派遣一个使者，这使者呢，須选那有一战便被残酷的虐杀的运命的人，教他到这山上。一定也有一个使者，从敌人派遣来的。

軍使甲　正是呢。倘不然，要战就战罢。要抛掉你的生命，便抛了試試罢。不知道畏惧神明的东西呵。阴阳家这样說，悠然的消失了。整頓了战事的准备，我們的兵已經都在那山脚下。

軍使乙　而且等候着我們的回話。

軍使甲　我們怎么回話才好呢？

（老人起立，走近二人。）

老人　两位，来得好。

軍使甲乙　（合，）是。

老人　两个都回去，并且說，——战爭能免是免的好。我們想将互杀改了互助；想将相憎改了相爱；想将記仇改

了記恩；罵詈改了贊揚，仇敌改了朋友。大家有錯，便改了罢。倘若發怒，便原諒罢。我們是人，都不能沒有缺点：然而有过便改了罢。倘能不战，我們便称你为人民的恩人，我們的生命的救主罢。这是神明所欢喜的。如果能够，两国便永远不背神明，永远传給子孙的不要再战罢。倘有商量，也用了平和的心商量罢，而且不要强勉做罢。我們做一个世界的和平的先驅，再不要以憎恶回报憎恶罢。——这样說罢。看呵，太阳明晃晃了，杀气也不升騰了。在今日里，可以不被杀却的幸运者呵，高兴着回去罢。你是能救自己和别人的使者哩。

軍使甲乙　（合，）是。

老人　那就回去，并且做个平和的使者。今天晚上，举行那生命扩大的祝賀罢。

軍使甲乙　（合，）是。（退場。）

老人　（前进。）田疇的五谷呵，欢喜罢，你可以不被糟蹋了。百姓們欢喜罢，你們是家財和生命都可以不必失掉了。看呵，那山間升騰的杀气突然消灭了，听到欢喜的歌了。地呵，你可以免被人血汙染了。大气呵，你可以免被断末魔的叫喚伤你的心了。几千人得救了生命，几千妻子再得見丈夫和父亲的笑脸了。欢喜着，欢喜着，可爱的人們呵。你战爭換到了平和，死亡換到了生命了。我也免听到断末魔的叫声，却听到和解的言語；免見到憎的心，却見到爱的心了。朗然的天地呵，欣幸这平和罢。小鳥呵，你該欣幸你不必受惊了。然而誰能知

道我的欢喜呢？我无限的欢喜，我欢喜到几乎要哭呢。不要笑我流泪罢。我喜欢哩。我感謝哩。唉唉，神呵。

（老人立着默祷。幕。）

——六，二九。

第三場　（平原。）

（青年被不識者引着登場，遇見朋友五六人。）

青年　啊，在意外的地方遇見了。

友　A么？你以前在那里？都寻你呢。

青年　在各处走呢。你們那里去？

友　因为有人来寻事，正要去鬧事哩。

青年　和誰鬧？

友　不是从来总是和下級学生这小子么？

青年　下級的小子又說了不安分的話么？

友　豈但說話，竟打了我們同級的加津了。

青年　怎的？

友　加津正說下級生的坏話，下級的小子們听到了，便生了气，打了。

青年　坏話誰都說，便是下級的东西，也常說我們級里的坏話。

友　的确。便是打了加津的时候，也說我們这一級是乏人，說是你被打了，即使气憤不过，无奈同級的小子全无用，帮不了忙，实在可怜哩。

青年　說这样話么？

友一　所以我們不能干休了。便在这平原上，要和下級的小子們鬧一回。

友二　我們教認錯，也不肯認。

友一　以前太忍耐，縱容到不成样子了。

青年　下級小子眞妄呵，懲治一番才是。

友一　你也这样想么？和我們一起鬧罢。

青年　你們被人打了，我能看着不动么？

友一　你肯加入，我們便放心多了。

（这时青年忽然覺着不識者，有些出惊。）

青年　然而爭鬧总是中止的好。

友一　何以？

青年　爭鬧之后，即使胜了他，也算什么呢？

友二　什么是算什么？你怎么忽然怕事了，想到了下級的利害东西了罢？

青年　这却不然。但反对战爭的我，在理也不能贊成鬧架。

友　鬧架不是好事，便是我們也都知道。但是中止了看罢。他們說不定要怎样得意。这才即使被說是乏人，我們除了默着之外，沒有別法了。

別的友　不錯，要是被說了乏人还默着，不如死的好。

青年　你們的意思是死掉都可以么？

友二　这是男子汉的意气。能做到怎地，便只好怎么做去。因为不能吃一吓便退避了。

友一　况且下級这班东西多少傲慢。假使不理論，要遇到像加津一样的事的人，一定还有。因为下級的小子們是結了党的。只好現在便鬧。說些道理已經不行了。

友二　不錯。你不願意鬧，看着就是。因为即使我們被人打，你是决不会痛的。然而我們受了侮辱，却不能毫不介意哩。

友一　而且我們这边，已經决定爭鬧了。現在也罢休不得。

青年　你們的意思我明白。然而我总不能頌揚鬧事。

友一　何消說呢。但不鬧也未必一定比鬧好。胆怯的不鬧，也不是好事。

別的友　（合，）不錯不錯。

友三　你不贊成全級的决議么？

青年　我以为对于爭鬧这件事，还有应該仔細想想的地方。

友一　沒有工夫了。也沒有想的必要。現就有男子受不住的侮辱哩。朋友被人打了，默着是不行的。

友四　一定的事。A君是空想家。强盗来杀的时候，倘像A君一样，須先想杀人是好事还是恶事，沒有想完，早被杀掉了。

青年　可是加津說人坏話，也是錯的。

友一　你先前不是說，下級的坏話誰都說过么？便是你，不也說的很多么？

青年　說过的。但若被打，我也以为应該，沒有貳話。

友一　但被打的却不是自己呵。朋友打了，而且是当众受

了侮辱的。

青年　便被說是乏人，不也可以么？

友四　你可以；我們却不是乏人，所以干休不得。况且不依全級的決議，有这样办法么？

青年　沒有人反对么？

友一　都贊成了。

友二　还有什么贊成不贊成呢。朋友被打了，再不理論，不知道要被侮辱到怎样地步。因为挂上了乏人的牌号，是再也抬头不得的。

青年　便是被說是乏人，只要不理会他，不就好么？

友二　加津被人打了，你不理会？

青年　这是打的人不好；好的一面，不理会就是。

友一　你怎了？人家都說你便是撒了和下級爭鬧的种子的人呢。你先前演說，牽涉着下級，便是这回的远因阿。便說加津被打是托你的福，也都可以的。現在你却来消灭本級的銳气么？不是卑怯么？

青年　并非要来消灭銳气。

友一　想逃掉責任，不是卑怯么？

友四　的确卑怯。嘴里講些大話，一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腰就軟了，这便是卑怯。

青年　卑怯？我并不比你們卑怯。

友二　但是不願意受伤罢。

友一　你毫不管全級的名誉么？

青年　級的名誉，可以挣回来的别的方法多着呢。也可以

在較好的事情上，表示并非乏人的。

友一　但現在，却不能这么說了。下級的小子們，也許立刻便到。到現在，还能說不要鬧了，我們委实正如你們所說，都是乏人，情願認錯，請你們饒恕么？下級的小子們，說不定要怎样得意哩。想想也就够难受了；你不么？

青年　倘在平时，我也許同你們一样，願意爭鬧一場。因为我想到下級的小子們，便心里不舒服的情形，并不亚于你們呢。然而現在，我被这一位帶領着，恰恰看过許多事情来的。并且从心底里以为战爭不是好事，想将在自己里面的产生战爭的可能性，仔細研究一番，倘若做得到，便想将他去掉。这时候便遇見了你們了。我不說无聊的話，只是請不要爭鬧罢。我可以做和睦的使者。

友三　不行。你去就要被打；下級生里面，最恨的便是你呢。

青年　要打，打就是了。

友一　但你的意志，那边是不会明白的。你忽然被打了，我們也不能单睜着眼睛看。总之爭鬧是免不掉的了。你到这里来一会罢。

青年　可以。

（两人稍与众人离开。）

友一　我拜托你，不要反对这爭鬧了。好容易，这回我們的全級竟得了一致。照这气势，鬧起来一定胜的。但是一說破坏一致的話，便挫了勇气，保不定下級的小子們

会得胜了。总之这事已經免不得，所以还是望我們得胜的好。为朋友計，这一点事，也应該做罢。

青年　我苦痛呢，一想到这回的远因却在我的演說这件事上。但我总以为爭鬧是沒有什么免不了的。

友一　眞这样想么？你簡直說出下級生的間諜一样的話来。

青年　你眞这样想？

友一　由我看来，单覚得你只指望我們这一級敗北罢了。

青年　那有这样道理呢。

友一　然而据事实，却是这样。因为好容易全級刚要一致做事的时候，你却冒昧闖入，要破坏这一致，挫了我們的勇气——教我們向下級認錯哩。不要再开口了罢。倘再开口，我們便要将你当作敌人的間諜了。因为在这样紧要时候，被你折了銳气，是不了的。

青年　然而我总反对。

友一　要反对，反对就是。我們却是不睬你。

青年　众人里面，未必沒有心里和我的意見相同的人罢。

友一　我就怕这事。

青年　不必强勉这类人去爭鬧，不很好么？

友一　这可不行。下級的小子們也都一致的。

（一个友人走来。）

一个友人　听說敌人便要到了。

友一　原来。你肯拚命打么？

一个友人　何消說得呢。与其受辱，不如死的好。

友一　（向青年，）你便在这里站着罢。要是动一动，你可沒有什么好处呵。

（友一走入众人队里，青年的同級生漸漸增加。）

友一　望見敌人了么？

友二　是的，从那边来了。

友一　多少人？

友二　說是一共三十人。

友一　有趣。豫备妥当了罢？

友四　唔唔，早妥当了。A怎么了呢？

友一　不理会他就是。

友四　都在發怒哩，說是毫无友情。虽然也不像竟至于此的人。

友一　被什么蠱惑了罢。

友四　都說他也許变了敌人的間諜了。或者从敌人的誰的妹子，听了些什么話了。

友一　那还不至于此罢。

友四　都想打哩。

友一　都想打，便打罢。因为本来是背了全級一致的东西哩。

友二　但也不至于打罢。

友四　不不，还是打好。一打便發生了勇气，都冒上杀气来了。

友一　多数决罢。贊成打A的人，請举手。举手这一面，少两个。

友四　你倘說不要打的人举手，便能得到五六人的多数决，早打了A，現在可是弄糟了。因为虽然未必要打，却也不至于举手，打不打都随便的人，可有五六个呢。

友一　你們无論如何，总須打胜。无論吃了怎样的苦，万不可降服。下級的傲慢模样，是天所不容的。正义是在我們这一面。我們的憤怒，也并非不正当的憤怒。下級的小子們，做了不該做的事，說了不該說的話；为学校計，他們是不可饒恕的人。在今天，你們須拂除了侮辱，表示我們同級的人們并非乏人才好。

（青年正注視着不識者，此时忽然說。）

青年　你們，究竟要打架么？打架胜了，有什么益处呢？

友一　住口！

青年　不能，我不能不說。你們竟不能忍一时之耻么？不知道爭鬧的結果，如何可怕么？不知道和解的欢喜么？

友四　你們或者任他胡說，我可忍耐不住了。（友四走近青年，后面跟定五六个人，都注視青年，都憤怒。）

友四　你何以不去对下級生說，教他們不要爭鬧，却希望我們这面，干不了事呢？

青年　我講的是眞話。你們爭鬧之后，成了残废怎么好？砸着头，弄坏了脑怎么好？还不如忍了一时的耻辱，在永远之前取胜罢。

友一　（也走近青年，）对不起你，現在你倘使还不閉口，我便要加制裁了。你还是保重自己的头罢。小心着自己被打罢。

（众人围住青年。）

青年　无論怎么想，爭鬧总是傻气。便是胜了，也只留下些怨恨。受了一时憤怒的驅使，所做的事，一定有后悔的时候的。你們还是忍了一时的耻辱，打胜自己的天职的好。这是眞胜利；这件事，便是人类也欢喜的。

友一　虽說是一时的耻辱，但听憑那下級生跋扈起来看看罢。說不定会做出什么坏事，而且还要堕落了少年的精神。

友四　你的話，都理想的太过了。我們呢，看見下級小子，傲然的侮辱我們，不承認我們的权利，愈打我們愈有得，我們却愈被打愈受損，不能只瞪着眼睛了。你也許能罢？但在我們里面的血却是不答应，这拳头不答应。

友二　A君，你以为到了此刻，我們还能向下級認錯么？

友四　教我們无条件降服罢。你是……你是Love着下級生的妹子，所以不行。

青年　沒有这事。

友一　敌人便要到，不必理会A了。有話說，后来再听罢。

友四　我就这样。

（四五人都打青年，青年默着。）

友三　差不多了就算罢。

友四　不問是誰，只要违反了級中的一致便得这样。

友一　走罢，鬧去罢。

众友人　（合，）走罢，走罢。敌人已經摆了陣了。

一个友人　下級的使者来了。

友一　带他到这里来。

（下級生的使者被带上。）

使者　我們不觉得有容受你們的要求，須对你們謝罪的理由。現在大家都在这里了。你們倘不撤回要求，无論什么时候，都可以奉陪的。

友一　很好。便請你回去說，我們并不願意爭鬧，但尤不願意受侮辱。

使者　知道了。

友一　此后还給你們十分鐘的犹豫时間；在这时間里，你們如果沒有謝罪的意思，便不再犹豫了。我的表上，現在十点十分。一到十点二十分，便要闖到你們这边去的。請你这样說。

使者　知道了。（取出时表，对准了时刻。）刚过十点十分。

友一　是的。但倘若你們这面願意早些鬧，也都听便。

（青年走入队伙中間。）

青年　（对使者。）你們这面，沒有和解的意思么？

使者　如果你們这面不承認我們所做的事是十分正当，便沒有和解的意思。

青年　你們这面也以为爭鬧是名誉么？

使者　你們以为怎样呢？

青年　我是不消說，不以为爭鬧是名誉。

友四　这不是你开口的时候。去罢，事完了便快回去。战

場再見罢。

使者　再見。

許多友　再見。

青年　（对友一，）你們不閙，总不舒服么？你們里面，沒有欺了自己，怕着多数的人么？

友一　这样卑怯的人，一个也沒有。

友四　你还不够打么？

友一　A！都系气瀰漫着呢，藏起来罢。我不騙你的。

青年　我也極願意藏起来呢。但我总不覚得你們的爭閙是正当的。

友一　这早知道了。但我們的血，沒有你的血一般凉。不能单算計利害关系。

青年　以不正报不正，是不好的。

友三　但以沉默与卑怯迎不正，尤其不好哩。

友四　再說，又都要打了。倘若眞打仗，你的头可要不見了，如果說这話。

友一　要知道不見了头，便再不能反对战爭了。

青年　但在活着的时候，是要反对的。你們何以定要站在同敌人一样的位置，难道沒有更美的地步么？

友四　乏人的地步，不是美的地步。

友一　是时候了。走罢。

众友人　走罢。

友一　都喝了水。

（都喝水。）

一个友人　敌人来了。

友一　走罢。

（都大叫疾走。青年目送众人，默默的站着。）

不識者　寂寞么？

青年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两面的人混乱着，互相追赶，相打，相扭結。在青年的面前，友三被下級生摔倒，按着打。）

友三　A 君，帮一手。

（青年默默的看。）

友三　我到了这地步，你也毫不帮忙？对于我沒有友情么？

青年　不不；我不願加入爭鬧里去。

（下級生要扼友三的咽喉。）

青年　咽喉可是扼不得阿。

一个下級生　什么？局外的也来开口。

（友四走来。）

友四　A 做什么，看朋友被人打么？

（突然推开了下級生，便打；下級生逃去。）

友三　多謝。你救了我了，你眞是救命的恩人。这恩一世都忘不掉。

友四　什么話，朋友相帮，不是彼此的事么？走罢，他們正都苦战哩。

友三　（回顧青年，）記着罢。

（青年苦悶。友四苦斗恶战，本級形势轉盛。下

級生拔刀。）

众友人　不要动刀，不要动刀；卑怯呵。

一个下級生　什么？要命的便逃罢。（砍进。）

（有喊痛的。都拔刀。）

青年　不要动刀，不要动刀，不要动刀。

（刀口相斫，棍棒相击，有倒地的人。青年时时看着不識者，只是默默的看；也有呻吟的人，远远地听到手槍声。不一会，許多友人逃来，一个拿手槍的人在后追赶，后面又跟着下級生。）

拿手槍人　要命便投降罢，投降罢。

一个友人　誰投降？

（正要反抗，被手槍击毙。接連如此者两三人。）

下級生們　不必管他。都打杀罢，打杀罢。

（此时乱發手槍，三四人大叫“打着了”，或負伤，或死去。青年覺得不識者也拿着手槍，便默默的取过来，打杀了拿手槍的人。）

青年　并不想打死的，但是杀人太多了，看不下去，这才打死的。不回手的都不杀，放心罢。（从死人手里搶过手槍。）

下級生們　什么？你是朋友的血仇！

青年　走近便死。跑罢，跑罢，逃跑便不杀了。

下級生們　要杀就杀，要杀就杀。

（八九人料料的围住青年，仍复前进。有人擲了石子；正中青年額上，流出血来。都想逼近。）

青年　这可不饒了。

（开槍；一人倒地。此时青年的肩头被一人砍伤，也倒地。众人都砍青年；夺了手槍，逃去。四围忽然寂静，青年躺着。）

不識者　喻，起来罢。

（青年睁眼，向各处看。）

青年　刚才的是梦么？

不識者　你这样，还是要平和的么？非战論者么？

（青年仿佛梦醒模样，跪在不識者面前。）

青年　寬恕我罢。

（幕。）

——一九一六，八，二〇—二一。

第四幕

（戏棚。）

青年　这里有什么？

不識者　这里有乡下戏剧哩。

青年　真小戏棚阿。不几乎沒一个看客么？

不識者　并不有趣，所以不来的罢。

青年　这样无聊的戏么？

不識者　仿佛是的。

青年　这样东西，便是看了也无聊罢。

不識者　也不一定；怎么样地方藏着怎么样人，都料不到的。

青年　但是这样戏棚，未必能做高尙的戏罢。总不过日本

的东西罢。我現在沒有看这样东西的工夫呢。

不識者　且住且住，不要性急罢。

青年　我要静静的想各样事情哩。

不識者　思想的事，回了家再說。現在还是看了能見的好。

青年　鈴响了。就要开幕罢。看客这么少，做的一面也振不起精神罢。

（粗拙的幕开处，內有黑幕，前面站着滑稽装束的神和恶魔。）

神　哼，你說要杀尽世人給我看么？这可不能。无論怎样可怕的病，怎样的天灾，凡是你的手头的行販貨，总灭亡不了人們的。

恶魔　很好。你說一定不能么？我并不要借重那病和天灾的手。只要在人的头里，下一两粒种子，就够了。

神　哼，你倒总是看不起人們哩。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的虽然是你，人类却进步，沒有退步呢。諾亚的洪水时候，你想淹死諾亚，可是終于沒有死。說要教約百堕落，你也終于不能教約百堕落。你的事业，一时虽然兴旺，終究却只是我利市。为你自己計，还不如适可而止罢。

恶魔　以前坏了几回事，就因为太看錯了人了。释迦和耶穌出世时候，我也很着急，可是終于沒有什么事。只有以为生出这样的人們来便可放心的你，才是恭喜的神明哩！看着罢。这回要劳你吓破胆子了。

神　想吓破胆，試試看罢。只是你不要"将費力賺了乏力"

显出哭丧相才好。我可是要去睡午觉了。（退場。）

恶魔　傻子走了。看着罢，要給撒上容易寄生在爱国心里的霉菌哩。（从藏着的袋中，抓出种子，作散布模样。）这够了，这够了。国家和国家就要鬧架了。我便在其間做一个謀士，两面都点火。有趣呵，有趣呵。（退場。）

（黑幕收去。德大登場，想着些什么事。恶魔便出現。）

恶魔　这不是德大兄么？想什么呢？

德大　舍間軍队太少，有些为难哩。現在正要想一个容易簡便却能招集許多軍队的法子。

恶魔　这么一点事，也值得想么？只要将一定年紀的人，一齐叫来，尽量的挑取了要用的人就是了。这就好。

德大　这样巧事，当真能做么？

恶魔　有什么不能做。只要說“为国家”就是。如果有不听說話的东西，也不打紧，只說是“国賊”，抓进监獄里去就是了。造出了这种規則，誰也不敢說不服的。这么一办，你的国便是世界中第一强国了；你也可以做如心如意的事了。

德大　真不錯，敎了我好法子了。若說“为国家”，便誰也不会反对的。如果竟有，便立了法律，将这种不念国家，亡国性的东西，都关到监獄里去。如果还不行，便杀掉也可以。因为这种不顧本国的东西，是沒有放他活着的必要的。

恶魔　委实不錯，委实不錯；这种东西不是人呢。喜欢亡

国的奴才，你的国里不会有的。不喜欢本国富强的东西，你的国里也不会有的。立刻实行罢。

德大　这便实行去；不必明天，就是今天实行去。别国的小子們，怕都羡慕罢。这样的好方法，倘被人学了样，虽然也不妙，但我这一面，回去之后，总便立刻召集大众，教他們实行就是了。此后再有好的法子，还要請你賜教哩。

恶魔　很願意教。我最愛你的国；因为是第一个門生呢。

德大　拜托拜托。时光要紧，就此失陪了。他們听到这样好方法，都該吃惊罢。（退場。）

恶魔　高高兴兴的走了。以后便都要学样；因为不学样的国，是要亡的。这样办，說不願战爭的小子們，在这世上便活不成了；想活在这世上的小子們而且身体好好的小子們，便不能不上战場了。我还要教他們發明好兵器。不願去战爭的小子們都死，去战爭的小子們也都死。便是在我，不也得算一条好計算么？早都來了呵。

（俄大法大登場。奧大意大英大日大跟着登場。）

俄大　噲，法大。

法大　什么？

俄大　听到了沒有？

法大　什么事？

俄大　就是邻舍的德大，想出了希奇法子的事。

法大　听到了。总是想些討厭的方法罢了。

俄大　然而一不小心，却危险哩。

法大　不错。这样簡便容易的造出許多軍队，实在当不住。要是不小心，大家的国度可真險了。

俄大　是呵。还是学样罢。

法大　学样却也不甘心哩。

俄大　不学样，危险呢。

法大　因为国家一亡便不得了，所以要学样么？

奥大　你怎样呢，意大？德大兄的法子，听説法大和俄大都要学，这么一来，大約我們也得学罢。

意大　自然要学的。当初一听，虽然似乎是奇怪方法，免不得發笑，但越想越覚得是好法子了。

奥大　这就因为是毫无破綻的德大的方法呵。但是实在想出了意外的事了。

法大　英大兄，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这新發明，你也实行一回，怎么样？

英大　多謝你关切。但我还是算了罢。因为叫不願意当兵的人們当兵，将不願意战爭的人們赶出去战爭，都不很好的。因为我們这里，是尊重自由的。做出这样事来，大家都不見得会答应，而且对紳士加些强迫，也是不很舒服的。

法大　这固然也不错，但在德大想出了那样方法的現在，已經不是講这样道理的时候了。你这边也还是一定采用了这法子好罢。

英大　可是我这边，不願意学德大哩。到了最要紧的年

紀，便喚去当兵，无論对誰，都不是好事。只要勤勤懇懇的各做自己的事业，就很好了。只要願意做了軍人为祖国打仗的人，做了軍人，我的国家便滿够安穩了。一到时候，都会高高兴兴的为我的国家出力的。若說强迫，倒反輕蔑了我国的人們的爱国心了。

俄大　这也好罢。因为你的国和德大的国，还隔着一道海呢。然而我們，都不能說这等話。我們也明知道这事并不很好，但也沒有别的法子了。还是再見罢，再見再見。法大兄，一起走罢。

法大　好好，一起走罢。英大兄，再会。

英大　再会再会。

奥大　我輩也走罢。

意大　走罢。諸位，再見。

众　再見。

（英大和日大之外，都退場。）

日大　英大兄，德大的法子，是什么意思呢？

英大　想出了一件傻事罢了。就是将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的人們，都叫到官署里，脫得精赤条条的檢查了身体，将身体好的人們，随着要多少兵，便拿去多少就是了。

日大　能这样办么？

英大　这很容易办。因为不依的人，只要罰就是；无論怎样的罰，都可随意制定的。总而言之，不外乎用了德大式，想出了一个能够很容易的造成許多好軍队的法子罢了。这眞眞胡鬧，簡直毫沒有替捉去当兵的人們想一想。

这意見，才眞像不愛人民冷酷小气的德大的意見哩。我这一边，却不能做这种不合人情的事，所以不做的。

日大　这样一回事么？

英大　我也还是走罢。那么就再会。（退場。）

日大　再会。

（日大想着事，恶魔近前。）

恶魔　日大兄，想什么？

日大　正想着我的国度，怎么办才好。

恶魔　你不像有錢，除了学德大之外，怕沒有别的法子罢。要不然，你的国怕会倒哩。可是学了德大，造起軍队来試試罢。你的国便是东洋第一的国；在亚細亚洲，只有你的国是闊气的国。而且全世界都要害怕。会挨进第一等强国的队伙里面去呢。

日大　眞的么？

恶魔　自然是眞的。那时朝大的国便是你的，支大須看你的脸色，俄大惧憚你，也怕敢伸出手来了。

日大　这眞的么？

恶魔　自然是眞的。

日大　旣如此，便学德大罢。

恶魔　实在只有学这样一条法子。

日大　不知怎的，仿佛已經得了全世界似的，喜欢的无可开交了。就失陪罢。再見。（退場。）

恶魔　（目送着，）听説倒是一个很能办事的小子。上了当哩。英大这小子，胆敢說些費話，現在也要教他学德大

去。怎的？德大又来了。

（德大登場。）

恶魔　怎么了？

德大　承你的情，教給我好法子。现在法大俄大，都学着做哩。要是这样，好一个新發明，也就无用了。

恶魔　你放心罢。你的头很聪明，只要想出些好兵器就是；并且瞞着敌人，多練些軍队就是。即使略略加些租税，也未必便有人叫苦。須得用点手段，在不至于叫苦的程度上，漸漸的加多租税，用到軍备里去。这么办，便毫不妨事了。俄大虽然魁梧，却是很笨，不要紧的；法大固然性急，然而有点过于文明了，也不要紧的。打起精神做去罢。

德大　你实在是我的老师。听了你的話，便彷彿世界是自己的东西一样了。

恶魔　这很的确。只要专心致志，你想怎样，世界一定便怎样。

德大　早能够如此才好。

恶魔　不添造軍艦，也不行的。殖民地也不要赶不上英大呵。

德大　英大这小子。我肯赶不上他么！

恶魔　然而最可怕的却是英大哩。

德大　我也这样想。

恶魔　切实的干罢。

德大　干去，竭力的干去。

恶魔　这是你的事，总該不至于失着的。倘不多設些工厂，夺了英大的富力，怕英大还要大造軍艦哩。

德大　是呵，这也去竭力办。請你看着罢。

恶魔　我专等好消息呢。

德大　那便立刻去竭力的制造軍艦罢。

恶魔　这才好。

德大　那便失陪了。

恶魔　再会。再来罢。

德大　多謝。再見。（退場。）

恶魔　如何，我的手段？很有趣的办下去了。（坐在石上，）有点乏了，睡一刻罢。（刚入睡，忽然又张开眼。）又誰来了似的。英大罢？一定是的；究竟是的。有些张惶着呢。

（英大登場。）

恶魔　英大兄，怎了？

英大　德大这小子造起許多軍艦来了；大約想要收拾我的国罢。

恶魔　这是一定的事。德大在世界上，最怕你的国，最嫌你的国哩。不小心就会上当。因为德大是执念很深的呵。

英大　我正因此着急呢。大約还沒有什么要紧，然而不小心也不行。

恶魔　这何消說得呢。但是教給你一条好法子。德大这野心家，法大和俄大也都怕；你便引誘了他們，三个人同

盟起来就是。这样办，便是德大，也就不能出手了。

英大　实在不錯。赶快同盟罢。（少停。）但我和俄大同盟，虽然也好，俄大在西方放了心，在东方就容易出手了。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哩。

恶魔　然而那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呵。为挤德大，要用俄大；为挤俄大，也未必便沒有别的好法子罢。

英大　懂了。你的意思，是說要教俄大不能向东方伸张，便和那日大同盟，利用他就好罢。

恶魔　是的，眞聪明，不愧是你。

英大　这样，我就放了心了。我一直从前，早看上了日大，現在順便給他高兴高兴；那小子一定当作光荣，要竭尽忠勤的。

恶魔　而且增加軍艦的事，也千万怠慢不得。

英大　这自然。

恶魔　尽心竭力，極周到的办罢。

英大　自然，極周到的办去。

恶魔　好好的办罢。

英大　多謝。竭力的好好的做就是了。再見罢。

恶魔　再見。

（英大退場。）

恶魔　眞忙呵，睡覺的閑空都沒有了。

（法大俄大登場。）

法大　英大到你这里談过事沒有？

俄大　談过了。

法大　怎么办？

俄大　想答应他；因为德大近时，只是敷鉄路，立工厂，扩张軍备呢。

法大　是的，倘使不理会，实在危險，如果三国同盟了，該可以忌憚一点罢。

恶魔　法大兄，实在不錯。德大的野心，是在奄有世界哩。不小心，你的国要給收拾的。

法大　这样么？还要收拾，可是难受了。旣如此，还是三国同盟好罢。

恶魔　自然。海里有英大，后面有俄大，你的国也就放心了。

法大　旣这样，我就答应英大的話。

俄大　我也便答应罢。这才有点放心了。

恶魔　而且土大和日大这一面，也可以伸出手去了。

俄大　是的。听說日大这小子，还学着德大的样呢。

恶魔　学了学了。因为这小东西，到是大野心家哩。

俄大　这大意不得呵。

恶魔　怎么大意得呢。

法大　这就失陪了。

俄大　以后再見，我还要和这一位說几句話。

法大　那就以后再見，再会。（退場。）

俄大　再会。（对恶魔。）日大是这样可怕的国么？

恶魔　是的，是东方第一个野心家哩。你看，練兵的法子，教育的法子，兵器的改良，都不下于你的国；况且

英大又暗地里推着他，正想要利用日大呢。小心点罢。

俄大　英大么？

恶魔　正是正是，要知道英大是靠不住的。

俄大　这却是的。

恶魔　所以我通知你，倘不趁没有和英大結党之前，挤倒了日大，是危险的。

俄大　那便立刻办罢。

恶魔　愈早愈好；而且須想法子，使交通万分便利才是。

俄大　不錯。再見罢。

恶魔　再見。須得切切实实的办去啊。

（俄大退場。）

恶魔　哈，一下子，便教俄大和日大鬧架么？大鬧倒也未必，总該可以杀掉十万以上的壮丁罢了；便教几十万的人們都别了他最爱的人罢。来了，日大。这小子得意的很哩。

（日大登場。）

恶魔　怎了？

日大　刚才英大来說，要我同盟。

恶魔　同盟了么？

日大　唔唔，不消說，同盟了。从此别的国都不敢看不起我的国了。

恶魔　小心着英大罢。

日大　唔唔，英大想利用了我，别有所得，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我这一面，也无非想利用了英大，别有所得，所

以反正是一样的事。我虽然摆着一副被人利用了也冥然罔覺的脸相，却究竟不是傻子，所以英大何以要和我同盟的緣故，是明白的。請放心罢。

恶魔　这才好。被人利用，却精通利用的神髓，在这世上是得胜的。

日大　不錯。深知道这神髓的。人民們不明白，我却知道。国和国的关系，总只是一个互相利用。那里有什么正义呢？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信不得，靠不住的。只有尽量的利用罢了。

恶魔　但最要紧的是实力呵。

日大　实在不錯，所以正在竭力的用那富国强兵主义哩。請放心罢。

恶魔　听了这些事，我也放心了。有了这样的覺悟，便和英大同盟，也就可以了。但竭力扩张軍备这件事，一刻也忘記不得。因为你的国正在可怕的位置，但也是有趣的位置哩，只要有实力。

日大　多謝你的忠告。我想到自己的地步和位置，也就涌出力量来。我以为愈有祸患，便愈可以显出自己的力量請你看。

恶魔　然而也須小心。因为一吹着文明的風，人們便要舍不得性命了。

日大　真不錯，我正也暗暗地着急。幸而健全的爱国的分子还很多，不妨事的。但总得小心着。我正想竭力的教我国的人們的心，都专为我延烧呢。

恶魔　这比什么事都紧要。沒有这决心便是亡国。因为許多猛兽一样的东西正在徘徊，等着机会呵。

日大　不錯，实在大意不得。这就失陪罢。

恶魔　且慢且慢，还有事情通知你，小心着俄大罢。

日大　留神着的。

恶魔　此刻办才好；倘不早办，俄大的軍备就完整了。

日大　赶快办去。再会。

恶魔　再会。

（日大退場。）

恶魔　呵，德大又来了；很慌张哩。

（德大登場。）

恶魔　怎了，德大？

德大　英大这小子，和俄大法大同盟了想灭我的国哩。怎么办才好？

恶魔　这除了和奥大意大同盟之外，沒有法子。这么办，便得了平均了。

德大　眞是的，这样办罢。

恶魔　但也大意不得。海軍还該振兴呢。陆軍这一面，倒也很整頓了；鉄路和兵器，也都办的周到罢？

德大　都在周到的办，不如此，便危险的。英大多少狡猾，实在大意不得。现在便和奥大意大商量去罢。

恶魔　正好，那两个都来了。

德大　这来的眞凑巧呵。

（奥大意大登場。）

德大　恰巧遇見了，我正想到你那里去哩。

奧大　原来，我也正要会你呢。

德大　为什么？

意大　沒有知道么？英大已經和俄大法大同盟了的事。

德大　不知道还了得；实在就为了这事，要会你們。

意大　原来，我們也为这事，正在寻你呢。

德大　你們什么意思？

奧大　就是只要我們也同盟了就是了。

意大　要不然，他們三个同盟了，我們便抬头不得哩。

德大　是的，我也这样想。赶快同盟罢。大家都去扩张了軍备，不要輸与他們。大家立起同盟的誓来罢。

（拔了劍立誓。）

德大　这就稳了，不必怕英大和法大俄大了。

恶魔　然而若不設法，教軍备沒有逊色，是不行的。

德大　这不錯，便到那边商量軍备的事去罢。

（三人退場。）

恶魔　有趣起来了。呀，神来了；似乎愁着哩。

（神登場。）

恶魔　如何，我的手段？

神　日大和俄大开始战爭了。你該高兴罢？

恶魔　那里話，那些事情，还不能算我的事业的开端。此后正要将我的事业給你看哩。

神　教給了征兵的法子了罢？

恶魔　教給了，好意見罢？

神　正像你的意見罢了。

恶魔　怎样，不很高兴罢？

神　不不，这么一点事，沒有什么的。

恶魔　俄大和日大，都只叫着你的大名呢。

神　他們是将你当作我了。

恶魔　教誰胜呢？

神　不管他就是。

恶魔　你好冷淡呵。

神　应該給与人們的东西，我都給了，以后任便。

恶魔　死的很多哩。

神　然而人类，生长是总要生长。你的事业，不过做我的衬垫罢了。

恶魔　然而个人不也可怜么？

神　我不是人，所以沒有所謂可怜这类感情。人們不設法，是人們的罪，我只要做了我的事就够了。

恶魔　你說，該給人們的东西，全都給了；然而教我說，却只覺得你沒有将人們造得完全，单是造的傻气。我略一煽动，便将最要紧的性命，都看成塵芥一样了。

神　我沒有将人們造得完全。我单撒了一粒种子；要看这种子落在地上，怎样变化。要看种种东西生来之后，想要生存的情形。只是这样就好了。看此后的人們将地上弄成怎样，是我的慰借。人們成了完全无缺的东西太早了，我不很喜欢。但到达完全的地步之前，人們便灭尽，我也不喜欢的。

恶魔　我却要灭尽他們請你看哩。要不然，便赶他們到邪路上，致他們陷在无可奈何的境地。教人們只以为活着比死去还苦，只以为活着的事是无意味，单是可怕，于是教他們自灭給你看。

神　倘你能够，試試就是。倘你能将人們对于我的爱和信仰，加些損伤，切成两段，切一回試試就是。我还沒有将人們造的这样脆呢。

恶魔　好，看着罢。

神　默默的看着。

恶魔　竟是日大这一边利害哩；仿佛还沒有知道性命的可惜似的。大家都說为本国战争，却又有战到本国人一个不留的气势哩。好笑話呵。給与了这种本能，做甚么的？

神　倘沒有給与这种本能，人們怕早不願活着了。造成是胡胡塗塗，造成是傻气不以为傻气，人們才能活到这地步哩。

恶魔　但看他們到現在还沒有除掉这种根性，也未免太傻了。这一节，你也該后悔罢。請你看着，这本能便是灭亡人类的关鍵。我已經确有把握了。

神　你的脑簡单呢。人們却不会这样的合你意思呵。又要睡觉了，躺一会罢。（退場。）

恶魔　真会睡呵，这小子，我可也太忙。日大来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托你的福，大概是胜的。

恶魔　好好的干罢，一定是你胜。金錢和人民，以后总有法想的。世界出了惊看着你；惊嘆着；看起了你哩；怕了你哩；从前看你不起的东西，也佩服你了。干的好。以后也發狂变死的干去罢。

日大　一定干。我国的人們，为了国家是不怕死的。人們多的很，簡直太多了，所以便是死掉一些，也不妨事的。只是近来頗有些危險思想流行起来了，却也有点可虑呢。

恶魔　这种东西，不必顧虑的。以为可虑，只要抓进监獄里就是。

日大　正在这么办呢。

恶魔　还不行，杀掉就是。用你的力量，要做什么便什么都能做到，何必这样的怕几个空想家，还是拚命战爭要紧。只要国家的意气增高了，胜利便是你的了。神曾說，他在你这一边呢。

日大　是罢，覺得是天佑的事眞多哩。

恶魔　这就对了。总之切实办罢。这正是亡国和跳上一等国的分界綫呵。

日大　感激的很，这就告辞了。

恶魔　再見。我望着你得胜。

日大　多謝。再見。（退場。）

恶魔　再見。得意着呢。这得意可是眞有用处，东洋只要有这一个小子，就尽够了，假使这小子不强，我实在也就为难了。阿呀，俄大到了，怒得不寻常哩。

（俄大登場。）

惡魔　怎么了，俄大？

俄大　小子們的不要命，眞窘了人了。无論威吓，无論什么，都不以为意的。因为所謂性命可惜这件事，还是全沒有知道哩。

惡魔　这也未必罢。

俄大　而且內部也似乎要騷扰；眞也窘人。这样黃色的小东西，本該不会輸給他，但他不要命，所以为难了。大約还有英大暗地里推着罢？那小子本該是这边的帮手，但見我向东洋方面伸出手去，彷佛不很喜欢哩。

惡魔　先前已經說过，那小子是靠不住的。可是軍艦还須多派；便将日大的軍艦赶掉就是了。这样办，日大也便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俄大　然而派軍艦也为难。

惡魔　已經不是講这样話的时候了罢。在东方就要伸手不得哩。

俄大　冒险一回罢。

惡魔　这才对。

俄大　你旣然这样說，那就办罢。再会。

惡魔　就走么？

俄大　赶快派了軍艦吓日大去。不将那得意的鼻子折了，是放心不下的。再見。（退場。）

惡魔　誰胜誰敗，都好的。只要人們死的多，我就高兴。都听了我的話，拚命的扩张着軍备哩。只要大家的竞爭

心和敌愾心，越發加添速度就成了。我也休息一会罢。先起一回地震消消閑才好。（搖动树木。）至少也得死掉二三千罢。其次还不如撒一点病毒。但这些事，也不很有趣。須得人們的精神从里面萎縮了；人們的精神进了邪路，絕望了；神这小子才吃惊罢。至于这小子的自負，实在奈何不得。总須按倒一回才好。現在便要按倒哩。用了人們的力，灭亡人們。这样一来，小子該吃惊了。賭的事是我胜利了。布置已經有点定局，姑且睡覺罢。阿呀。还大意不得哩。（望見了什么似的。）俄大的船出来了。阿呀，漸漸的弯过去了。虽然这样慢，在人們的力量，却总要算全力了罢。他还不知道日大的船在那里呢。阿呀阿呀，愈走愈近了；有趣呵，就要遇到日大的船了；哈，打了。俄大的船糟了，日大一定得意罢。虽然俄大的船也很想巧巧的逃出，送两三个弹丸給日大的內海岸的。但教他得意着，也很不坏。俄大这小子該失望了罢。这战爭也慢慢的敎完了罢。因为我的紧要事业，还豫备在后来呢。日大来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英雄罢？

恶魔　佩服佩服。可是你的陆軍，似乎有点疲乏了。

日大　我也正微微的着急呢。

恶魔　到了差不多的地步，歇了好罢。漸漸深入了俄大的国里，你也許碰到可怕的事呢。現在便是歇手的时候罢。

日大　我也这样想。但是我国的小子們，怕未必肯答应哩。因为上了战場的小子們，虽然漸漸的想要回家，住在本国的小子們，却以为即此便可以永远战下去呢；因为看同胞的死亡，全不当什么一回事呢。

恶魔　这样才好。为你的国家計，这应該賀的。单看見白色人在地上行势的时节，說到有色人种，却只有你的国不縮头，这一节，我最佩服。沒有这样的意气，是不行的。

日大　可是出去战爭的小子們不能如此，所以为难了。

恶魔　这也沒法。可是只要在国里的小子們元气旺，出外的小子們也容易办的。但現在也正是歇手的时候罢。俄大那一面很願意歇，因为怕起內乱哩，然而內乱是起不来的，便是俄大，要按下內乱这一点力量，却还有呢。

日大　不錯。俄大的国度大，以后可以随意送到多少軍队，我可不能这么办。

恶魔　是的，照你的实力，早該加倍的扩张軍备了；你沒有做，所以不行。

日大　就因为金錢为难呵。

恶魔　再收些稅就是。

日大　这也很难。

恶魔　那里有难的道理呢？国家灭亡了便糟，应該誰都知道；而且武器也得改良哩。近来捕获了几条軍艦罢？战爭完結之后，倘不制造到現在的加倍以上，也怕不行。

日大　錢也很不容易办。

恶魔　总須設法才是。你的国里的人們，为国家做这一点犧牲，都应該欣然罢？

日大　可是近来很有点不行了，因为染了西洋气了。

恶魔　这却很有些不妙哩，但战爭完結之后，千万大意不得。因为你的国的位置，比先前更加危险了，况且版圖一广，也更要金錢和軍队。

日大　的确是的。一定設法，可以对得起你的忠告。

恶魔　肯这样办，你的国便是世界的惊异，全世界都要怕你，敬你了。

日大　極願如此。失陪罢。（退場。）

恶魔　早以为变了世界的一等国，得意着走路了。有趣有趣。阿呀，俄大来哩。

（俄大登場。）

恶魔　怎了，俄大？

俄大　听了你的慫慂，吃了亏了。

恶魔　也不是要这样失望的事。

俄大　也沒有怎样失望，然而也不很舒服哩。而且国內的不平党要鬧事；屬国也想造反；乘机覗隙的东西，各处現出影子；又少不得錢用；这回的战爭，实在有点后悔了。太看低了别人，所以糟的罢。

恶魔　正是呢，然而反可以当一服藥罢。不要以为很强了，只是自負才是。而且不将兵器改良，也不行的。其实可怕的并非日大，却是德大；不小心，也不行的。

俄大　但倘使战爭下去，也該可以得胜，然而也想歇了。

照这情形再拖几时，是不了的。

恶魔　这也好罢。可是战争完結之后，不小心不成。

俄大　好好，小心就是了。現在停了战，虽然受一点損。

恶魔　那里話，也受不了什么損的。因为日大这一面，也暗地里願意休战哩。况且想要一个翻本的机会，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俄大　这不錯。我也知道和日大的爭鬧，这回是初次，却不是末次哩。

恶魔　只要等着机会，好机会一定来。日大已經很得意了；如果沒有利用的必要，他們一定竭力的想灭日大。这时候，你要什么拏什么就是了。現在还是教他得意一点好。

俄大　实在不錯。这样子，便停战罢。

恶魔　再見。万不要忘了扩张軍备和兵器的改良。

俄大　不忘記的。（退場。）

恶魔　呵，我也睡覚罢。神小子睡眼蒙朧的跑来了。

（神登場。）

恶魔　如何？

神　我依旧閑着；因为无論那一国，都不来和我商量。然而我放心的。看罢，俄大和日大，我虽然睡着，也自和解了。

恶魔　然而这和解，是最合我的意思的和解方法呢。現在要拚命的取了租稅，用到軍备上去了。为了那边指頂大的地面，日大却牺牲了几万人哩。你看罢，那便是日大

的国里的人們，因为平和了，正在生气，說更須战爭更得利益呢。

神　然而我是放心的。又要睡了，我的覚醒，人們仿佛不喜欢似的。然而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便是你，也不过在我的手下差遣着的罢了。（退場。）

恶魔　眞教人吃惊呵，这小子的自負。而且也眞会睡。我也睡一刻罢。阿呀，似乎德大到了；我簡直沒有睡觉的閑空了。神小子說，他醒来的时候，人們都不喜欢；我睡下的时候，人們却也仿佛都不喜欢似的。这样看来，人們大約以为我这一边，是一个万不可缺的东西哩。

（德大登場。）

恶魔　德大，怎了？多日沒有見了。

德大　就是忙；如何，我的国漸漸兴盛了罢！这就因为我国的人們和别国的人們，脑髓构造不一样的緣故；不問什么事，全是合理的做去的緣故；而且别人不会再想的地方，我国的人們却能硬着头皮再想进去；什么事都用了好法子，耐心做去。买卖这一面，現在便可以胜过英大給你看了；因为最可怕的只是英大呵。俄大这回成什么样子，竟被我的徒弟一般的小小的日大，治了一下子就坏了。唉，我的世界，目下就要到了。

恶魔　这实在佩服；我希望的就是你。陆軍无論怎么說，自然是你的国超等，可是海軍总还得算英大哩。

德大　請你看着；就要将保守的英大，吓他一回給你看。能够飞在空中的完全的飞船，已經發明了；就要成一件

像样的东西了。

恶魔　这才是好法子。总而言之，不要输与英大呵。

德大　目下定要胜他，請你看着。已經有了成算了。請你再等十五年罢。现在失陪了。

（英大登場。）

德大　英大兄么？总是很兴旺，好極了。

英大　你这一面，英年銳气，这才很兴旺，好極了。

德大　然而无論如何，总赶不上你，因为海洋是总是你的。

英大　这已經要成过去的梦了。

德大　这是謙虛的話。

英大　并非謙虛的話。像你这般的元气的出了世，我这一面，也疏忽不得呢。

德大　我这一面是毫无野心的，請放心罢。

英大　軍艦造得頗不少了罢？

德大　你这一面，造得更多罢？

英大　因为国防上必要的数目，总得造的。

德大　为了国防，大家都得費去許多錢，实在是可嘆的事呵。

英大　眞的。这样下去，会成国防倒帐了。你这边顧虑一点，可好呢？那么办，我也就顧虑了。

德大　我这一面，实在沒有造到必要以上呵。不要担心就是了。可是你这一面，仿佛有点野心，我却担着心哩。

英大　这話是应該我这一面說的。我这边总是被动。所謂

野心，我这边实在沒有。

德大　但願这話可以相信就好了。

英大　請放心罷。

德大　还是你放心罷。告别了。再会。

英大　再会。

德大　（退場时独白，）这小子又圖謀着什么哩。这小子的沒有破綻，实在教人吃惊。小心着才是。（退場。）

恶魔　英大兄，什么事？

英大　德大来做甚么的？

恶魔　来自慢的。說就要收拾你，給我看呢。

英大　想收拾，收拾就是。我这一面，也不是这样的傻子哩。我認定德大是世界的恶魔；要教全世界知道他是世界和平的仇敌。

恶魔　他是对于你的利益最有妨碍的国这一节，却瞞起来么？

英大　这种事何必特地攘出来呢。这单是我国的事罷了。我的事情說給别人听，也无聊的很呵。

恶魔　总之你的国，本国虽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国哩。老实的国，一定都如你的意的。

英大　这是因为我帮他們的忙，所以感激着呢；而且利用他們，就是为他們謀幸福，这一举两得的外交的秘訣，我是捏着的。这一点什么德大，也及不上我的皮毛；因为他只想着自己的事。这种思想的国，在現世定要亡掉的。因为先行尽量的利用了，然后慢慢地拿出暗拳来，

才是外交的秘訣，征服世界的秘訣哩。”

恶魔　实在不錯。德大不是你的敌手呵。你为了金鋼鑽，不惜打了杜兰的手段，我也始終佩服着呢。

英大　不要提起这事了；因为現在倒反后悔了。

恶魔　那便还了他罢。

英大　这可不能，为此死了許多人呢。

恶魔　眞不愧是你，虽然后悔，旣得的东西，却不再吐了。

英大　倘使这么老实，在这世上活不成的。无論那一国，这一节全都相同。因为强者的正义和弱者的正义，模样有些各别的。

恶魔　这也是的。

英大　弱国做强国的餌食，正是自然的法則呵。然而我却并不专管自己一面的事；对手的利益，也想到的；而且也知道該給对手滿足，不要擦他生出不平来。决不像暴發的德大，只是鯨吞虎咽的。

恶魔　你眞是很可怕的小子呵。

英大　然而假使沒有我罢，俄大和法大，一定要做德大的奴隶；为世界的平衡計，我是万不可少的。

恶魔　委实不錯，你和德大，正是好对手哩。

英大　为我計，德大是必要的。为德大計，我是障碍；为我計，德大可是必要的。这就是我的伟大的地方，无論德大怎样不舒服，总不过做一个为我利用的家伙罢了。然而这是笑話。再見罢；再会。（退場。）

恶魔　再会！这东西比那德大，眞眞胜过一筹。神小子还睡着罢？以后可是有趣了。先在小事情上鬧一点事，逐漸的做到大战爭，教这小子看看我的事业，多少可怕。誰都整备着；饞急着。这就是我所瞄准的地方；因为有此，我才能成我的事业，将人們拖下灭亡的谷里去。姑且在小事情上，使他們爭鬧起来罢。便就近投一星小小的火，再去睡一会罢；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該燒着了。早都准备了，油也澆了；只渴望着火。傻小子啊，为了一点小貪欲；却舍了性命和財产，大家拚命相杀哩；全不想到自己也会被杀哩。神造的东西，全都是这样的昏虫罢了。专管目前，貪欲沒有底，利益上毫不放松。但一到紧要时候，便發了昏。說是要杀就杀，我不要命了！要便拿去，可是要取你的命哩。哈哈哈，为要活着而貪的呢？还是为要死掉而貪的呢？实在索解不得。說是如果有損，而且別人有所得，还不如死的好，所以可笑哩。神小子，眞造了太可笑的东西了。那小子也有点老昏了。但人們善于自負的地方，却眞不愧所謂神之子哩。哈哈。火是延燒起来了。准备了醒来的高兴，先睡一会觉罢。（躺下。）

（少女，就是第二幕中的女三，略异以先，坐在看客席上，正当青年的背后；此时拍着青年的肩头，青年回顧。少女微笑，略打招呼。）

青年　你怎的在这里？

少女　来看戏的。

青年　别的几位呢？

少女　都在后台哩。

青年　那一位乞丐呢？

少女　不久也即释放了，赶出了那个村庄，到了这里了；现在也在后台。还説很願意再和你見一面哩。

青年　原来。还有著作剧本的那一位呢？

少女　扮着恶魔的，就是那人。

青年　这么一説，就覚得无怪声音有些耳熟了。这回的剧本，又是誰的著作呢？

少女　也是那人。那人也説正想和你会一面呢。

青年　这样么？我也正要見他。

（此时寥寥的几个看客，吹唇致静。）

青年　那便再談罢。（复了原状。）

（神登場。）

神　恶魔这小子睡着哩。（遍看各处，）阿呀，又鬧玩意兒了。淋漓的澆了油；点上火了；而且将导火綫縱横綳着哩。然而便是人們，也还沒有如恶魔意料中这般簡单，切断导火綫这点事，也还知道的。但也危险，給他灭了这飞火罢。又想睡了：人們的小子，总不願意我起来。被我看見，还有些羞罢。不久成了不至于羞的模样，便会自来叫我的罢。还是安心睡覚去罢。虽然常常醒过来，但当眞醒了看人类，大約还是略略后来的話哩。睡罢。火势有点衰了。然而目下还只好讓恶魔高兴。做了恶魔的牺牲的人們，虽然可怜，但旣然吃了智慧果，便免不

得有身受这运命的飞沫的东西。除非人們自己小心，不受这飞沫。好好，我再睡罢。

（退場。）

恶魔　唉唉。（欠伸着起身，遍看各处，）阿呀，好奇怪，火消了。怎的会这样？怎么一回事呢？阿呀，誰将导火綫割断了。不近人情的东西！但是看罢，这回一定留了神，弄出大战爭来給你看。德大俄大法大以及奥大意大日大，都要扯他們进了战爭的深渊。神小子已經想出了飞机，兵器也很有长进了；教他們应用了这些，做一回大布置的杀人罢。我不会錯，神小子該出惊罢。而且还要教英大采用征兵主义哩。看着罢。但从那里先点火呢？还是叫了俄大的外甥塞大，挑拨一下罢。塞大来呵！这小子正恨着奥大；而且也是很容易挑拨的小子哩。塞小子，已經到了。

（塞大登場。）

塞大　什么事呢？

恶魔　倒也沒有什么别的事，听說你的伙伴，正挨着奥大的辣手哩。

塞大　是的，正挨着辣手哩。

恶魔　不生气么？

塞大　怎不生气，但現在沒有报仇的机会呵。

恶魔　那里話，要造报仇的机会，多少都有。况且你的后面有俄大，奥大也不敢輕易动手的。不要太畏葸罢。

塞大　但是我这边，战事刚才完結，国有点疲乏了。

恶魔　不要說沒志气的話。你的国是强的，全世界都承認；奧大也有些惧憚呢。这样費了气力，那利益都被奧大胡乱拿了，同胞还要被迫压，怎么忍得过。还是做一番，教他知道你的国也有骨气才好罢。

塞大　倘有好方法，也願意做的。

恶魔　不必别的，只要治了奧大的皇太子夫妇就好。这小子一定要成可怕的暴君，不趁現在治了，实在是后患。他的老爹已經老昏了，可怕的便是他們两个。只要杀了那两个，怕死的人对于你的同胞，便会比現在寬大不少罢。

塞大　可以行么？那两人倒实在有治一下的价值。为了那小子，我們的同胞无罪入獄，甚而至于还有被杀的哩。但是成了国际問題，那就麻煩了。

恶魔　那里，不妨事的。如果事情弄大了，俄大会来帮忙。

塞大　那时德大又怎么办呢？

恶魔　出了这样事情，实在是大不得了，所以該会想法子中途捺消罢。不必愁的，一定是杀了上算。单是杀人的勇士，你这里也沒有一个么？

塞大　多着呢，但顧忌着国的运命哩。

恶魔　还管这等事，說不定奧大要凶到怎样哩。

塞大　的确不錯。給他看点斤两罢。

恶魔　那便奧大要吃惊，要慌张了。

塞大　对于将我同胞不当人看的罪，給他天罰。

恶魔　好好的做罢。

塞大　好好的做去。怨恨浸透了骨髓哩。再見。

恶魔　什么时候办？

塞大　立刻办給你看。（退場。）

恶魔　雄赳赳的去了；看这样子是要做的。我連結着的导火綫上，这可落了火了。便在我也要算好方法了；这回一定教成功。仿佛已經办了哩。奥大来了。連奥大这寬气兒也怒的利害哩。

（奥大登場。）

恶魔　奥大怎了，何以这样發气？

奥大　塞大国里的小子，将我国的皇太子夫妇害了。

恶魔　这眞眞是万分可恶的东西呵。

奥大　这事很像受了塞大自己的意志做的。

恶魔　这是一定的事。

奥大　我也以为一定如此。我所以和塞大理論，要报足这怨恨；要教他后悔这次的行为。

恶魔　这是当然的事。遭了这样的毒手不开口，是男子的耻辱哩。

奥大　是呵，无論怎样，这仇一定要报的。

恶魔　这样才是正办。你的国民，也要求如此罢？

奥大　不知道有沒有例外，假使竟有，这便是不能称为国民的人了。

恶魔　不錯，实在不錯。

奥大　国民还都說，要滿心滿意的报仇；倘不滿意，是不应承的；很有免不了示威运动的势子哩。

恶魔　这实在是意中事呵。

奥大　这便要开强硬的談判去；倘不听，便是战爭也顧不得了。

恶魔　这是当然的事。然而俄大也許暗地里帮着塞大呢。

奥大　无論誰帮着，也不能閉了口躲起来了。况且俄大出面，德大也就出面，到这样，便鬧糟了事情，所以俄大也未必开口罢。但也沒有閑空，再顧忌这等事了。

恶魔　是呀，这才是奥大哩。（拍奥大的肩，）切实的办。

奥大　切实办去。我如果被人看作受了侮辱，也只能縮着頸子，那便即使亡了国，也要战的。此后要提出洗刷国耻的要求，給国民几分滿足哩。再見罢。（退場。）

恶魔　再見。全照我的意思一样了，有趣。（巡行。）

（塞大登場。）

恶魔　办的好罢？

塞大　办是办得好的。但奥大怒極了，而且对了我这边，出了无礼的难題目。奥大簡直用了不將我当作一个国的态度，說若不依他的話，就要用兵哩。他这般說，我这边也就不能默着了。

恶魔　那是一定的。奥大因为你小，不当东西哩。

塞大　是的，所以令人生气，但也想問一問俄大兄的意見哩。

恶魔　这一定得問。俄大为了你，未必不帮忙罢。

塞大　总該如此。阿呀，俄大替我着急，正从对面来了。

恶魔　正好正好，好好的对他說罢。

（俄大登場；塞大忙跑上前，握手。）

塞大　血族受人侮辱，請你当作对于自身的侮辱一样看罢。

俄大　一样看的。你的不幸，便是我的不幸；你的損，便是我的損；你的耻辱，也便是我的耻辱呢。奥大对着你，提出了无礼的要求，也就是看不起我；以为我打不过日大，便容易对付哩。你放心罢；我居中給你說話；我沒有答应，奥大也未必敢糟蹋你。

塞大　拜托拜托。可是托着奥大肩膀的还有德大，也得留神才好。

俄大　但沒有最后的决心，便要受敌人侮慢，給他看倒的。已經有了最后的决心了罢？

塞大　已經有了，請放心做罢。

俄大　但还是由你回答的好；到时候，我来說話就是了。无論如何，奥大是不必很怕的。我出面，德大也就出面，他是野心家，說不定会做出怎样事情来呢。然而德大动手，法大英大也便坐視不得。这么来，事情可就鬧大了。現在还是只装着你和奥大鬧事的样子罢。

塞大　这样子，奥大便要看低了我了。

俄大　露一点我的意思給他看就是。但要小心；然而怕奥大是不必的；便是奥大，也知道我帮着你，而且法大英大帮着我呢。无論怎样生气，危及国家的事，也未必做的。

塞大　然而示威运动很猛烈呵。示威运动固然也許含着外交的策略；但蠢笨的群众，便会因此發昏，再沒有想到

什么国家的事的余裕了。

俄大　我不怕奥大；只是在他背后的，苦心經营的想寻机会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名誉心很强的德大，却怕哩。这小子什么事都会做；况且軍备也周到了，自負又利害。

恶魔　（插嘴，）然而俄大兄，现在德大倒还沒有什么可怕；德大欲望大，还候着更好的机会罢。現在就起来，料德大也还沒有豫备得这般周到；再迟四五年，許会兴高采烈的起来罢。所以塞大兄也可以强硬点，外交一讓步，是沒有底的；就要得步进步的。而且别人就以为这国度沒有战鬪力，国力已經疲弊了。被敌人这般想，还了得么？况且奥大又实在这般想，看低了你的。你能强硬，奥大便要吃惊。你的国自有你的国的法律；蔑視这法律，就同不認你的国为独立国一样了。这样的侮辱，那里还有呢？切实干罢。

塞大　切实干去。我为平和計，可以讓步的总想讓步；但不能讓步的事，是不能讓步的。我不是奥大的屬国哩。

恶魔　一点不錯，一点不錯，断然的回絕他才是。俄大兄，你也这么想罢？

俄大　实在是断然的回絕了好。

塞大　那便去断然的回絕他。失陪了。

俄大　那么我也同走罢。

（塞大俄大退場。）

恶魔　毫不招呼的走了；很张皇哩。这回該如我的意了；不会不如意的；已經浇了油，用导火綫二層三層的联着

塞大的回答，奥大定要發怒；往返一定不調；談判定要炸裂的。神小子这回醒过来，定要出惊了，这一回，可再不給他說“我相信人們”了。呵，奥大發了怒来哩。

（奥大登場。）

奥大　欺人太甚了；便要教你知道。

恶魔　奥大，独自說些什么？塞大又說了无礼的話么？

奥大　是的，我的要求，竟不当一回事；以为只要威吓我，我便会撤回要求哩。就令那边跟着俄大，跟着甚人，正当的要求，也沒有撤回的理。国民全部“战争战争”的喊着哩。塞大那一面，摆着不怕战争的脸；我这一面，也决不怕战争的。无論怎样，还沒有老昏到竟須受塞大的欺呵。我国皇太子夫妇被害的情形，已經烙印在国民的脑上了。做这事的是發疯是正經，有无塞大的意志这等事，一看就明白；想含胡过去，是不能的。就令惹出怎样可怕的事，罪孽总在塞大；正义之神是在我这边的。我决不能将要求收回一些了；須做到底才罢休。現在我这一边，倘若略略讓步罢，怎么能教国內平静呢？我不讓步的，决不讓步的。

恶魔　对呵，你的要求的正当，誰都承認的。塞大眞眞是胡塗小子呵。况且俄大抬着肩膀，便愈加讓步不得了。

奥大　俄大算什么？輸給日大的俄大算什么呢？俄大起来，德大也就起来。俄大不是德大的敌手呵；便是那小子，也未必这么傻罢；也該知道自己站出来，便要鬧出可怕的事罢。所以想来只是恐吓罢了。我不上恐吓的当；

但即使当真出来，我也不怕的。

恶魔　德大从对面来了。

奥大　德大来了么？

（德大登場。）

奥大　（跑上前，握手，）来得真好。

德大　惦記着你的事，特地来的。你放心；即使俄大法大英大都轉到那边去了，也不必愁的；因为这一点豫备，我早已整頓好了。喜欢战爭的必要，固然不必有；但恐惧敌手的必要，也不必有的。何日何时，陷落那里的京都，攻进那里的京都，我都清清楚楚了；一日里調动几百万軍队，也容易的。有我帮着，只要放心就是。

奥大　多謝，听了这話，我就放心了。

德大　（露出臂膊，）这臂膊正在納悶哩。（拔剑，）这剑正要喝血哩。我也并不喜欢战爭；但这回再不战，在这世上，可沒有伸张力量的余地了。切不要怕战爭。但能平和而得到光荣的解决，却也可以的。只是我也想将我的武力，給世間看看；将我的脑怎样能干，給世間看看。（且走且說，）奥大，好好的做去；运命所給与的东西，不必怕的。

奥大　听了你的話，我也放心了。决不做辱沒我們种族的事。

德大　以后总有細細商量的时候罢。总之不要怕。

奥大　不怕的，这就失陪了。

德大　再見。祝你幸福。

奥大　多謝。（退場。）

德大　（看見恶魔，现出快意的笑容，）終于来了，料定了的时候。

恶魔　你該高兴罢。

德大　并不高兴；但也沒有不高兴。这是成败关头呵；不能单是高兴的。

恶魔　然而胜利該是你的罢。

德大　这大約是我的。

恶魔　胜利的喜悅，是賦給人們的最大喜悅呵。你想尝这喜悅罢？

德大　这是想尝的。

恶魔　像这回的机会，是不会再来的呵。

德大　这我也知道。

恶魔　你抱了多年的期望，这番該要成功了。

德大　料来最后总要成就。但英大許要作践了殖民地哩。

恶魔　但倘若取了比大的国，……

德大　那边是中立国阿。

恶魔　然而你的方略，不是从此侵入么？瞞也无用的。

德大　委实如此，并且用飞船飞机和潜水艇，赶掉了英大的軍艦，攻进他本国里的时候……

恶魔　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用了你的縝密的脑髓，科学的智識，你的耐心和固执，送陆軍到英大的本国里，也未必是做不到的事。

德大　我也这样想。一个月之内，先破了法大的首都，順

势再进俄大的首都請你看罢。

恶魔　你的陆軍，这一副力量該是尽有的。

德大　我也怕战事的悲惨；但在这世上，太怕这事，也不能了。好歹总要打一仗的。英大所有的是教我国灭亡了才罢的意志；不到一边再也站不起身的时候，是誰也睡不稳的。运命倘教我战，我便拚出死力，去治这奸佞无比的英大。他随处妨害我，我和他已經成了不能两立的关系了。这事英大也明白；現在不治，不知道又要計画怎样可怕的事了。

恶魔　都不錯，你和英大，正在不能并立的关系上哩。

德大　請你看着。倘使此番趁这机会，起了大战爭，而且不知道是侥幸还是不幸，竟和英大战爭了，我一定要懲治英大給你看。虽然隔着海，可是現在不比先前了；一定渡过海給你看。

恶魔　只要渡得海，你的胜利便无疑了。

德大　一到动手的时候，我的活动，怎样灵敏周到，都請你看着就是。

恶魔　我看着。好好的干。

德大　請看着就是；胜算（拍着胸口，）在这里哩。再見。（退場。）

恶魔　再見。我多少聪明呵；全照我的豫算办了。然而德大，照你这豫算却不行；你的豫算太如意了。我的妙算，是要两边一样力量，互相残杀的；这一边輕輕的胜了那一边，并非我的希望。我是公平的；而且战爭愈长久，

我也愈喜欢；而且战争的牺牲愈多，人們詛咒自己生来做人的事愈凶；也便是我得胜。神小子什么都不知道的睡着；醒来不要出惊！

(英大登場。)

恶魔　英大兄，想甚么？

英大　奥大和塞大的鬧架，像要鬧大了。

恶魔　似乎总要鬧大。

英大　我也願他鬧大。但也怕呢；因为我的帮手，有点靠不住。想起来，总还是德大强些哩。

恶魔　然而你的本国和殖民地，是万全的。

英大　这該万全的罢；或者用了飞船，加一点恐吓罢了。殖民地自然也无碍；我却要全取了德大的殖民地哩。我所怕的，只在德大去夺那中立的比大的国，以及占領了法大的海岸綫。

恶魔　未必会有这等事罢。

英大　即使法大的海岸綫不足虑，比大的海岸綫却容易占領的；因为德大确乎想走过了比大的国，来威吓法大和我的国呢。这东西是野蛮，便是侵入中立国，也不介意的。

恶魔　但比大有很好的要塞罢。

英大　这是有的。比大也未必肯听德大的无理的要求；我想比大也还会战争，但万一吓倒了，竟依了德大的話，可就糟了。

恶魔　这只要和法大兄商量妥当，一用你的专长的外交法，

比大总該加入你們这一面的。听到随便走进自己国里的要求，便是比大，也未必舒服罢。

英大　比大如果肯拚命，法大和我的軍队都去救，海岸綫便不会落在德大掌中了。这时俄大也进攻；法大以为报复多年的仇恨，正在此时，也拚命的战了。奥大是毫不足虑的。意大近来頗恨德大，大約未必帮德大的忙罢。

恶魔　无論如何，你总有增加軍队的必要呢。义勇兵容易招集么？

英大　自然，立刻招集給你看。

恶魔　可是这回的战爭，义勇兵有点难哩。

英大　不妨事的。义勇兵不行，你說怎样？

恶魔　除却用德大發明的征兵制度，沒有别法了。

英大　我不想将不願出征的人，赶上战場去。倘若必須借了心里怕死，抖抖的出战的人們的力量，才能保得住国，还不如亡掉的好。我国的人們，对于受了强制，为国效死的事，是很以为耻的。这簡直是将人不当人的行为；这是只有德大才能想出来的，抹杀了人的价值和祖国的爱的制度呵。

恶魔　但許多国都实行了。

英大　即使所有国家都实行了这制度，独有我的国里，却不許这样髓髒制度进去的。强制他們，用死来吓，这样的事能行么？我只是将为着祖国自願出征的人，送上战場去；还要冠冕堂皇的打胜了給你看哩。

恶魔　你倒总是紳士模样的意見呵。但这意見，現在須取

消了才是。

英大　請放心，单用义勇兵就够战；单用那因为祖国非战不可的人們，战給你看。

恶魔　能够如此，实在是你的国家的光荣了；好好办去，不要失却这光荣罢。

英大　便要教失却，也不会失却的。战爭定要开手罢？

恶魔　德大的殖民地，这便是你的了。你正在最好的位置哩。

英大　正义是在我这一边的。

恶魔　我也在你这一边。因为你能知道正义可以利用的哩。正直是最大的政略，所以你要正直，这便是我所極頂中意的地方。这回开战，損最少得最多的該是你了；因为将德大关在本国里，使他动弹不得这件事，在你做起来，比一抬手还容易呢。

英大　（露出会心之笑，）現在正是时候了。我对于运命所給与的东西，决不逃避。正义在我这边；还有胜利和利益，也在我这边。不趁此刻治了德大，怕未必再有这般好机会了；而且要成无可挽救的事了，俄大和法大，都要将我当作救主看罢。战事一定要有罢？

恶魔　战事是未必能免了。

英大　德大！要斷掉你的手足了；要教你再也站不起身了。誰想和我竞爭，不知道我的利害的，便都要按倒，再也站不起身。

恶魔　对面俄大和法大都来了。

英大　来了么？

（俄大法大登場。三人无言，握手。）

俄大　英大兄，正寻你呢。

英大　鬧出大事情了；我正在担心哩。

俄大　奥大和塞大的战爭，終于不能免了。

英大　这样么？那也无法。你也想和奥大开战么？

俄大　此外也沒有法；因为塞大的国，倘被奥大占去，那就糟了。

英大　你起来，德大也要起来罢？

俄大　就防这一著。

英大　（对法大，）假使德大加入战爭，你也就加入战爭罢？

法大　自然，不能单听俄大兄吃亏的。你呢？

英大　自然，和你們做一伙。

俄大法大　（合，）肯做一伙么？多謝多謝。

英大　自然做一伙。但我姑且装作中立模样，教德大加入战爭的时候，能够愈拖延便愈好。

法大　这么办，我这边便有救了。

英大　因为德大这边，准备都已完全了；一要起来，几百万的兵，立刻便能动。你們的国却不能。因为德大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哩。

法大　委实不錯。但三人这样联成一气，便无論德大怎么掙，都不妨了。这般野蛮国，在我輩身边威闊，实在不太平；除却治他一番，沒有别的法子。

英大　是的。这一回，定要大家团結，无論怎么辛苦，也

得将德大治到站不起身才好。即使德大开初顺手，两三年后，我們这边的准备也就停当了。只好耐心做去。大家各用百来万的牺牲，也是沒法的事。

法大　是的，除了不管用多少牺牲，将他治服之外，沒有法子。

俄大　只要战爭能够延长，便是我們的胜利。照現在的情势，已經顧不得牺牲了。

英大　有这样决心，胜利定是我們的。只要按倒德大，天下便許太平了；实在是危险的国度阿。

法大　实在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所以容不得。对于人間最美的事，也全然是无知的。单听到他的語言，也就心里不舒服了。

英大　总之大家起一个誓，战到最后的胜利才歇手罢。

（憑了神和剑，立誓。）

英大　三人这样联成一气，德大便随便那里都不能伸手了；只要三面圍起来。

（塞大慌忙登場，和三人匆匆招呼，走近俄大。）

塞大　俄大兄，糟了；战爭終于开手了。

俄大　諸君，那就失陪了。

英大　小心办罢。

法大　祝你胜利。

俄大　多謝；諸事拜托。塞大，諸位都肯相帮，放心就是。

塞大　諸君，感謝之至；拜托拜托。

英大　請放心，大家一定要合起来，将奥大和德大都治了。

塞大　听到这話，真教人喜欢。（一一握手，）这就告辞了。

俄大　（用两手向英大法大同时竭力的握手，）拜托。

英大　請放心。

法大　上心干罢。

（众人都說着再見再見，回顧着，或目送着，塞大和俄大退場。沉默。）

英大　你的国里，沒有人反对战争么？

法大　就同沒有一样。不贊成的人，也許有的；便是敢于反对的人，也許有的。但有什么用呢？不过毫无力量的反对罢了；輿論不会理他的；而且国民的勢焰，因此只会激昂，却不会衰弱。对于德大，都怀着恶感哩；都不喜欢祖国的文明被德大破坏；祖国的風俗受了德化，也都眞心憎恶的；而且我們的語言被德大的語言压倒，也都不高兴；与其如此，倒不如死了。从前屬我国，現在成了德大的东西的二州，已經德化到怎么地步，只要想到，心里便难受，对着德大，不能不涌起憎恶了。我国的人民，定然一致，为祖国的文明風俗習慣語言战的。

英大　听过你的話，便放心了。倘使那野蛮的，粗杂的，无趣的，冰冷的，理智的，单講科学的德大的空气，当眞支配了世界，我們的国民便难望活着了。

法大　只要听到那种語言，便实在令人胸口作恶；而且那气味也难受；正如我国的一个詩人所說一般。

英大　总之亡在德大手里，便不得了的。除却懲治到底，

使他再也起不来之外，沒有法子。

法大　很是很是，你这一边，也都有战爭的决心的罢？

英大　这自然，放心就是。然而大意不得的，便是德大也会侵入中立国的比大的土地这一著。

法大　我也正怕这事哩。可是比大不喜欢德大文明的很多。比大只要一想，那德大的兵，在自己国里随意走动，用了兵力，提出无理的要求，也未必能輕輕答应罢。

英大　那国里，許多是說着和你相同的国語，贊美你的文明的。这由来已久了，所以未必肯做于你有損的事。但我們两人仍得小心；因为万一竟听了德大的要求，那就糟了。

法大　不錯，倘若比大的海岸随便給德大使用，你的国也就糟了。

英大　我的国倒还在其次；因为軍队通过中立国的理，是沒有的。万一竟有这事，而且德大也做得出，我总要对于德大，提出抗議去。你还是尽点力，囑咐比大，假使德大有这要求，教他不要依罢。

法大　这事一定尽力做去，总之要趁这机会，捺倒了德大才好。俄大也想必眞心战爭的。

英大　但我們更該眞心的不怕牺牲的战爭。

法大　对面比大来了似的；来的正好。

英大　无論如何，必須拉比大成了一气才是。假如侵入了比大的土地，还得托比大便在他这里阻住了，愈久愈好；要不然，可就糟了。

（比大登場。）

法大　比大兄，一向好么？

比大　鬧大了事了。俄大对奥大出了宣战布告了；德大也終于起来了。

法大　如此么？那是我也不能这般含胡了。

比大　你也要战么？

法大　如果德大起来，我自然也加入战爭去。不但我，一到紧要关头，英大兄也便来做我們的帮手。

比大　这样么？我还听到了一件怪事哩。

法大　怎样的事？

比大　便是德大定了計画，要通过我国，攻进你的国里这件事。而且很像眞的哩。

法大　倘若竟有这般无理的要求，你怎么办呢？甘心依么，这不合理的要求？

比大　不不，不依的。我的国里，作战的准备虽然不充足，但我既是一个中立国，想来总該尊重我这一点权利。如果竟不承認这权利，硬要用了兵力，达到要求，我們也不能説因为可怕，便默默的依了。我为中立国的尊严計，羞听人説是"因怕战事依了要求"呢。

法大　这就放心了。眞有意外的好心呵。被德大的風俗習慣轉化，我們应該怕，应該羞的；做德大的屬国，我們应該羞的。

比大　要是做那凱撒的臣民，还是死的好。但如果不幸，竟須和德大战爭，还請为我国帮点忙呵。

英大　自然。为人类計，为人道計，倘若德大敢用一个指头来拨动你的国，我們决不答应。尽力的帮忙不必說，此后还要永远为你的利益出力呢。

法大　这一节請放心，我們决不肯教你上当。

比大　听了这話，我就放心了；决心也坚固了。这就告辞罢。

英大　我們也都走罢。为世界的文明，为人类的和平，又为人道，大家都出个死力罢。

比大　我的国虽然是中立国，我国的人民爱重人道这一点，却不下于别国呢。

英大　我对于你国的历史以及国民性，本来早就欽敬的哩。

（英大法大比大退場。）

恶魔　好容易做到这地步了；現在我也要算好收成了。英大虽然說过大話，不久却要覺到义勇兵的单是費錢而无实用，一定另外設些什么口实，采用那强制征兵主义了；那时候的一副正經脸才好看呢。德大来了，这小子也生了气哩。

（德大气憤憤的登場。）

恶魔　怎的这样生气？

德大　他們只說我野蛮野蛮，为人类起見，灭亡了才好。我的国里出过怎样的哲学者，音乐家，詩人，科学家，医学家，他們都装着忘掉了的脸，想从人类的历史上，抹去了我为人类尽力的功績；而且加上我一个名号，叫

作"人类之敌"，說我应該灭亡。我本来早准备被人这般説；而且也养好了不至灭亡的力量了。然而事实总是事实；想将我为人类尽力的事实否定，是做不到的。惟其有我，人类才有生气。他們都是下火，已經老昏了，竟还説过分的話；人类进步的障碍，其实正是他們；治了他們，才正是为人类。我已經忍不住了；为免去我民族的灭亡計，要大鬧一番了。

恶魔　是的，不这么想，你的国就难保；現在不胜，便沒法了。

德大　我也深知道这事。請你看着罢，不出三星期，就要将我的国旗，插上法大的首都呢。

恶魔　穿了比大的地方过去罢？

德大　自然。敢抵抗；便踢掉了这障碍物过去。

恶魔　然而用心办才好。

德大　都准备了。总之这回的战爭，非胜不可。

恶魔　不要怕牺牲。

德大　不怕牺牲的。誰敢遮拦我內面燒着的力的，得詛咒呵！

恶魔　这回的战爭，是国家存亡的岔路哩。

德大　眞实不錯，我定要战到得了最后的胜利。

恶魔　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你的。

德大　我也相信如此。我的民族上，有神和人类的祝福；而且我的民族，也有这般的价值。

恶魔　（手拍德大的胸膛，）好好的干，为你的民族的光

桊。

德大　好好干去。这就失陪了。

恶魔　願你康健。

德大　多謝。（退場。）

恶魔　高高兴兴的走了。这就結定了仇；以后只要尽着力量，煽起他們的残酷性便好了。但这等事，原也不必我出手；人里面尽有着十二分呢。祝福这复仇心。祝福这賦給人們的复仇心呵！神小子大約还睡着；就令起来，这边的安排早停当了。这一回，神也該吃点惊罢。可是这小子很冷酷，自負又很强，平常事情是不会动心的；諾亚的洪水时候，也面不改色的看着呢。然而这回，是从人們的根性上延燒起来的灾禍哩；而且正是自夸文明的所在，發生的大布置的互相杀伤哩；而且飞火要飞到那里为止，也都不定；况且还要飞机乱飞，在平和的人民的头上，投下炸弹哩。人們对神的信仰，因此定要減少了。战争終于开了手了。无論那一面都好，死罢，死罢，至少也得多死些罢；而且尽力苦苦的死罢。有趣呵。这模样，还說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么！

（神登場。）

神　为甚么，你这般喜欢着？

恶魔　請看，請看，德大的兵，已經走进中立国比大的地方，开了战哩。

神　这样孩子气的事，也会有趣么？

恶魔　什么是孩子气？你的光彩的人們，互相残杀着呢；

用了大布置。

神　这样的事，我早知道了。

恶魔　知道？你何以不去阻止呢？

神　沒有阻止的必要。

恶魔　人們的不幸，你竟高高兴兴的看着么？

神　不是你，并沒有高兴；但默默的看着，也并非不能的事。

恶魔　可怜的人們多着呢。

神　这我知道。

恶魔　人們詛咒那生来的感覚，你知道么？

神　我不是人，所以不很知道。

恶魔　死之恐怖，在人們怎样可怕，你知道么？

神　这也不知道。

恶魔　这不是全是你所給与的感么？

神　我給与了。

恶魔　为要人們苦么？

神　我沒有想要人們无端受苦。

恶魔　你請看，許多东西，正无端苦着呢。

神　这只是因为人类的生长尙未完成。

恶魔　假使我做了你，决不将人們造成这样的傻子，照現在看来，竟像你造人們，是专为他們来做我的奴隶似的呵。

神　要这样想，便这样想罢。

恶魔　难道这还不对么？人們本来平和的度日就好，可是

正在战爭哩；大家正在相杀哩。那是为什么的，因为人們太多了么？

神　就因为还沒有将我所給与的东西十分弄活的緣故。

恶魔　正因为弄活了你所給与的东西，所以这世上才有不幸罢。

神　不然，将我所給与的东西，活的偏而不全，所以才会如此。我于人們，給与了战爭的本能；給与了貪欲的本能；給与了复仇心；也給与了群集心理；但我所給与的，并非单是这一点。我給与了人們和人們战爭的可能性；但并非单是这一点。将我所給与的东西，偏活了一面，所以那一面便生出牺牲者了。自作自受罢了。

恶魔　但是，恶的得胜，善良的被杀，也是自作自受么？

神　人类还沒有进透了活透自己的路，所以个人的牺牲，是沒法的。

恶魔　是个人来做人类的牺牲么？沒有或一个人来做或一个人的牺牲的事么？

神　也并非沒有。但这就因为人类的制裁，还未十分实行的緣故。然而人类，总还正在漸漸的变好。从前的战爭，不比現在的战爭。那时公然将人們做奴隶买卖，誰都不說錯，最正經的人，搶了敌人的妻女，也毫不以为耻的。人类的制裁，究竟长进一点了。

恶魔　請看罢；大白昼做着極凶的事呢。兵器比先前發达了；杀人术也發展了；而且都想将敌人灭个乾淨。便是兽性，也不見得不及从前哩。

神　人們还沒有完全。人們还要很受苦，做了牺牲的人們，可怜的。然而人們不会灭亡，也不退步。总要自觉到自己应走的路，一步一步的进去的；也要渐渐感到在自己里面存着的不合理的事的。

恶魔　这是靠不住的。人們各各分了国度，不将敌国弄成亡国，大家都有些不耐煩；而且要战到两敗俱伤呢。老实說，和睦本来是最好的事；可是动不动便翻脸相杀了，好容易才建造成功的好都市，也互相毁坏了。

神　你就喜欢着这些事罢。然而人們却比你所意料的还要复杂。一到万分危急时候，定会想出巧妙的逃路的。

恶魔　总之算不得聪明呵。都要性命，却又說性命不算事，互相杀害着，这不可笑么？杀了对手，能成什么呢？大家旣然都有爱国心，便对于这心表了同情，互相尊敬着，不很好么？不是因为互助，才有人类的进步的么？虽說是为国家为人民，战爭有什么为国家为人民呢？照目下的气势，人們生在世上，似乎专为着做軍备了。非互相杀害便生存不得的根性，渐渐要加强了；而且若不毁了别国，自国便發展不得的根性，渐渐要加强了。人們的末路近哩。生来做人，不像是幸福，也不像是荣耀哩，以为現在这世間，人类能有幸福，可是想錯了；你該对我低了头，說道"你的話对，人們眞不聪明，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才是。你看罢，連我也要掉过脸去的凶事情，不是到处盛行么？飞火是愈飞愈远了。連日大都加入战爭了；那国度，也不难便亡在剑上罢。你默

看；你长太息了。你还相信人們么？这悲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了呢。德大从心底里希望英大的灭亡；英大呢，不将德大治服，是不肯停止战争的。照这情形下去，人們要动弹不得，被祸祟围困着，一步一步的走近灭亡去了。

神　灭亡？灭亡是决不会的。

恶魔　但照这情形下去看罢，人們决不是幸福哩。国和国的不相信以及憎恶，按了加速度增加上去。大家竭尽力量，扩张軍备，当不起这負担的苦的国度，逐渐灭亡；那風俗習慣言語文明和自由，也都失掉了。并且因为竭力要使人沒有謀反的力量，便都成了懶惰无气力的人了。至于战胜的国呢，国家增加了費用，又惴惴的怕着謀反，扩张着軍备，心就粗暴起来了。随便那一件，都是人們的进步的敌呵。然而这气势很不能免。除却說是人們此后的运命就要走到尽头之外，沒有别的話。这些事你不能懂么？你太迷信着人們了。这气势，人們的力是毫沒有方法的。人們留心到自己走着的路的錯处，已經有点迟了；留心着自己的位置，便愈留心愈是大家扩张軍备，准备一齐倒塌的。个人的运命，愈加不安了。你看罢，都叫着你的大名求救呢。然而一点沒有法。还有什么行为，能比用人們的手杀害人們，更加失墜人們的价値的呢？你用可爱的人們的手杀了人們，默默的看着，居然还是人們的神么？你眞是毫沒力量的；只将大样子給人看，哄騙人們罢了。你毫沒有法子办

罢，連这我也沒有法子办哩。单是看着。人們向你求救，只是表示人們的至愚極蠢罢了。你只是默着？你打呵欠了；你想睡罢？人們在你之前，尽力的献上了供养，說些一想情愿的事，倘知道了你的本心和你的无力，該要惊倒罢！

神　我要睡哩。（靠着岩石睡去。）

恶魔　眞教人出惊的小子呵。可是神小子默着了；天下是我的了，如我的意了。

（德大登場。）

恶魔　怎了？

德大　总不能如意的做去。

恶魔　造些更大的大炮；并且用那毒气罢。并且用飞船将炸弹抛到英大的那里去就是；不管是孩子是女人，愈多杀愈好。在比大的地方，却很作践了呵。

德大　这是大家恰恰杀气升騰了；蒙比大的照应，像算有点乱了。

恶魔　不妨事的。干罢，干罢。将敌手当做人看待，是不能战爭的。

德大　要干的。忙的很，就告辞罢。（退場。）

恶魔　都是杀气升騰了，不如此不行。英大来了似的。

（英大登場。）

英大　德大的做法，是违背人道的。

恶魔　何消說呢。你这边也不要不及他；单是义勇兵，許赶不上罢。

英大　我也悟了；单是义勇兵，也仍是赶不上。觉得有强制的必要的。

恶魔　悟得好，这才英大万岁了。你这边一定胜。

英大　我也这样想。

恶魔　不是大家格外决心，将德大断送不行；那是可怕的东西阿。

英大　是的。我煽动所有国度，都对着德大战争。

恶魔　德大完結，便是你的天下了。

英大　这还請你秘密着。

恶魔　好好的做。須小心，不要使大家失了勇气。

英大　小心就是。

恶魔　德大如果用毒气，你这边就用更凶的毒气；德大如果杀了平和的人民，你这边也就加甚的杀。不要将德大的一伙当做人看。不管什么孩子什么女人，都当作仇敌，使他們格外吃苦才是。因为德大这边先就豫备这样的，打沉了无罪的商船，还高兴着哩。

英大　便是我这边，却也沒有什么不及他的。这就再見。（退場。）

恶魔　再会。看罢，英大終于进了将拒絕出战的人們当做罪人以上的罪人，孱头以上的孱头，国賊以上的国賊这一伙了。何如？我这力量。何如？这世間都如我意了；是我的东西了。現在不但是国和国的爭鬧，还有穷人和富人的爭鬧，工人和資本家的爭鬧，平民和貴族的爭鬧，要用了这些爭鬧，尽量的作践了这世間請賞鑒呢。

沒志气的講大話的神，你总是睡觉；人們永远用不着你；还是等到人們衰弱透了之后，再慢慢地醒来罢。以为和外国只有战爭这一条路的人們呵，战罢，战罢；直战到大家亡掉罢。要用了个人的詛咒，包裹了这世間哩。是的，是的，國家和国家呵，互相战爭罢。总之，总之，用了你們自己的手，将你們的血，多流一滴到地上，我便喜欢的。因为这便是将創造人們的东西的愚昧，在宇宙上發表哩。是的，是的，各国阿，再扩张軍备罢，扩张軍备罢；尽力的，不，尽力以上的。要不然，你的家要亡了。将这事銘心刻骨，万不要忘了。哈哈哈。

(神醒来，起立。)

神　但我相信人們的。

恶魔　你将理性給了人們沒有？

神　的确給了。

恶魔　你因为迷信着自己，所以也迷信了人們。人們可是这样的到了穷途，动弹不得了。倒想要看看那时的你的嘴臉呢。

神　人們一定就要走进較正的路。而且更为大家互相的幸福想法罢。

恶魔　那么样的也能么？那么样的也能么？

(在第一幕出現的战爭牺牲者的不断的一列，繼續走过。)

恶魔　出了这許多牺牲者了；岂但沒有醒，还想弄出更多

的牺牲者哩。而且国和国的关系，也只坏下去，坏下去罢了。这样子，你还相信人們么？

神　相信的。

恶魔　哈哈哈。（黑幕垂下。）

女三　我告辞了；因为在这一場須出台呢。

青年　原来，那就再見。

女三　不不，也許从此再不能見面了。

青年　这是怎的？

女三　就因为演剧完了之后，我有点事情；而且你也未必能长在这里罢。

青年　这样的么？那就什么时候再見罢。

女三　願你康健。

青年　多謝。

女三　再会。

青年　再会。

（女三退場。男一登場，一半还是恶魔的装束，手拍着正在出神的青年的肩头。）

男一　（快活的說，）久违了。竟承你来看这样无聊的东西。

青年　很有趣的看了。

男一　虽然是无聊的东西，但請你对朋友談談。

青年　我談去。

男一　其实，此后人們的运命，倘照現在这般进去，是不了的。

青年　真的呵。虽然这么説，但革命却也觉得可怕。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想冷眼旁观着似的，但又觉得这也可怕。

（乞丐登場。）

青年　听説你释放了，恭喜恭喜。

乞丐　那一边恭喜，很难定哩。能看到这般的戏剧，总算托这福蔭罢。

青年　你以为这世間怎么办才好呢？

乞丐　是的。也仍是除却仗着实行，使人們从心底里知道多謝的东西的真正多謝之外，沒有方法罢。也仍是除却从民众覚醒过来之外，都不中用罢。

青年　这可不得了呵。这以前，不会有可怕的事出来么？

乞丐　出来又另是出来的时候了。知道那多謝的东西的多謝，就令这事又作别論，在人們許是必要的。知道撒了禍的种子的可怕，也必要的。在人們所可怕的，并非战爭，却是产生战爭的东西。在尽力的将活力給与产生战爭的东西的这現世，生出战爭，也是当然的事罢。

青年　倘不将活力給与产生战爭的东西，国不会亡么？我是想不亡国而去掉战爭哩。

乞丐　着了。但如果所謂"国"这思想，全如現在，那可不能。須憑着民众的力，改换了国的內容才是。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爭便許自然消灭了。民众无端的恐怖着；互相誤解着；不能真明白彼此都在两不可无的关系的事，至少是平和的下去却

是彼此幸福的事，所以不行的。还沒有眞明白凡有損人利己的人們，不管是本国人是外国人，都应該当作平和之敌，加他制裁，所以不行的。承認現在的国家，却否定現在的战爭，这可决沒有这样的称心事呵。

青年　我也覚得如此；但要改变現在各国的意志，又覚得是不可能的事呢。

乞丐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呵。人們再进步些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

男一　你竟像我所写的神一般的乐天家哩。

乞丐　是的，我相信人們。比那一位神尤其相信人們哩。

（鈴响；都拍手。黑幕抽上。平和女神和侍女們在一起；都飢餓着；脸色青白，而且瘦；平和女神更沒有元气，一点事便哭。）

青年　这一位平和女神，是先前会見过的。

男一　不錯。就是曾經用了手槍吓过你的人。前一場是我的著作，这場都听憑女人們了。怎样做法，連我也不知道；但梗概自然是接洽过的。

青年　原来。

侍女　便是像你这样的丧了气，也是无益的呵。

平和女神　但你看，人們已經不要我了。侮辱我。我只等着死了。

侍女　都仰慕你的，只是时候不肯罢了。

平和女神　誑呵。我很知道人們的心。人們說要我，然而其实并不眞要我。眞爱的美，人們是不知道的。

侍女三　沒有这事的。

平和女神　眞知道我的美的人，一亿万中怕难得一个罢。便是这一个，也仍然不知道我的眞的美和威严。将眞心献給我的，一个也沒有。我們快要餓死了。我在先前，虽然也并未为人所爱，但瘦到如此，却是这回第一遭哩。照这样下去，我再不将人們放在心上；但我眼見人們受苦，却又覚得可怜了。說是自作自受，固然也是自作自受；但也如最爱我的人在十字架上所說一般，"他們不曉得"的緣故呵。除却饒恕他們，也沒有别的方法了。但豈不傻气么？

侍女四　这是人們傻哩。以为使别人苦，这才自己有所得；而且想教同类的人受了苦，自己独独作乐呢。

平和女神　这也从傻气来的。以为不如此，国便不富，国便要亡了。富人以为沒有旁人便得不到自己的快乐。只要有能懶惰着而沉在酒和女人里的，人們便以为第一的幸福了。錢，錢，什么都是錢呵；以为凡是人們所要的东西，都可以用錢买得的。用錢买不到的眞心，美，爱，感謝，在人們是最无聊的东西了；不能变錢的东西，是无聊的了。还說"这样的东西，可以吃得么？"哩。人們若单要吃，其实只要少許的錢便滿够了；可是既有了錢，还說倘沒有更多的錢，便吃不成，吃不成呢。所以我的兄弟食品神，因此生了气；說要毁了人們的胃哩；說人們在这难处的世上，决沒有爱我的閑工夫的哩。这也許有这样的人，然而也不尽然的。因为都过着不健全

的生活，还沒有知道我的眞美的时候，已都扑进刺戟更强的更烈的地方去了；用錢能买的东西里去了。便是我，倘能将我的功效，用錢另卖，大家就要較为尊重吧；但我将自己的身子这么輕賤，是不肯的。凡是用錢买不到的东西，人們便都看不起。眞傻呵，眞傻呵。我的好朋友空气也說过。空气在人們是最紧要的东西，然而全是白得，便以为无論弄到怎样脏，都无不可了。所以空气也生气。战爭用了毒气，空气是非常之生气。还有那人們的难听的被杀的声音；身体被那声音搖动了，說是不舒服之至哩。因为空气是最喜欢乾淨的。

侍女五　眞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眞是傻小子呵。旣現出这么一副脸，那便不再战爭，豈不好么？你看，死了的人們的脸，多少难看呵；我最嫌这副脸相的。我所喜欢的人，是温和的脸相的。外貌虽然可怕，却眞个在深的喜欢时的人們的脸，只有我知道。非現在那副嘴脸不可的境遇，人們便不再使人們遇着，不也好么？

侍女六　眞傻呢。我眞气憤的，气憤的沒有法想；教人太难耐了。你的温和的心，怎的人們竟会不懂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略一見我，便覺得生在这世上，有些厭恶，覺得这可怕。而且欲神也討厭我；因为那神专做些媚人的事；而且要到我这里，是很难的，因为我的所在，太高了一点了，但假使到那低一点的所在，使他們一面爭鬧着，一面領略我的美崐；我的职务便沒有了。

仰慕着我的人，将不幸給与别人，我是不喜欢的；但現在的人們，却正在若不将不幸給与别人，便生活不成的位置哩。話虽如此，再爱我一点，不也可以么？然而竟輕蔑我，这可太过分了。所以碰到这样的境遇的呵。那声音真难听。将那难听的声音，給喜欢战爭的人听去才好；并且将那嘴脸給看去才好。碰到这般境遇是难堪的事，怎么会不知道的呢？为甚么要送这样的牺牲呢？我虽然很要説，惟其不爱我，所以碰到这境遇，是应該快意的事；但人們碰到这般的境遇，我是不喜欢的呵，不喜欢的呵，不喜欢的呵。

侍女二　这样哭，也是无法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是傻的呵，傻的呵。使同胞碰在这样的境遇上，全是傻气所致的呵。已經这样了，还喊着战爭战爭呢；忘却了自己正碰在这样的境遇上，却喊着战爭战爭呢。这些人們，却也并非这么坏；都能够大家要好；能够更为幸福的。虽說是自作自受，可也教人煩厭呵。我煩厭了，煩厭了；不願意再想人們的事了。請随意做去罢；全都战死就是了。但听到那声音又难受。可能有什么方法呢？到这样，人們怎的还不爱我呢？将真心献給我的人；难道已經沒有了么？我委实凄惨了；因为对于不爱我的人，我却不能不爱哩。我願意人們赶早的赶早的明白些子，抛掉了在别人的不幸上接播自己的幸福这种呆念头才好；因为这念头，以为一定得到幸福，便輕輕的将自己弄成不幸，生出禍殃，将全心都用在下等的

快乐里，却反得意着了。照这情形下去，人們真不知如何得了哩。我真真着急以为赶快的生出好人来才好呢。然而无論生了何等样人，也恐怕都一样罢，或者也就有人得救罢。照現在这样是，照現在这样是太不成事了。

侍女七　（就是女三，指着青年，）在那边的那一位，正含着眼泪向你这面看呢。

平和女神　那人将我們的心緒传布出去，我是高兴的。但便是如此，也未必有什么用罢。那边站着战神，正在得意哩；“还要战。还要战，战的不够！”的正吼着哩。这小子得意到什么时候才了呵。那些被杀的人們的脸，我真不願看，不願聞了。真是怎么办，人們才肯听我的話呢？現在为止的牺牲者，真是独独吃亏了。我是希望人类的幸福的。然而人們还輕蔑着我哩。

侍女六　所以碰着这难堪的境遇的了。好一件快心的事呵。

平和女神　不要詛咒人們。我因为要为人所爱，所以在这里的。人呵，从心底里爱我罢。我是爱你的呵。（黑幕垂下。）

男一　这就告辞了。

乞丐　我也走了。

青年　走么？諸事感謝的很。

（男一和乞丐退場。）

不識者　这回放你回地上去罢。以后大家想罢！

（不識者抓住青年，从窗口擲出。幕。）

——一九一六，一〇，一五——二八。

后　記

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紹，我譯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譯，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場两个軍使談話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間，因为《新青年》記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譯校訂一过，并譯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問題号，多被不知誰何沒收了，所以大約也有許多人沒有見。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經提到这已經譯出的事，并問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見，可以說說。作者因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別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譯出，就是本書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譯者的按語中說："《一个青年的梦》的書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說想改作《A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們譯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譯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現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

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誤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誤字，而且再記出旧事来，給大家知道这本書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書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魯迅記于北京。

爱罗先珂童話集

Homarano

I

Ekbruligis mi fajron en kor',
Ĝin estingos nenia perfort'.
Ekflamigis mi flamon en brust',
Ĝin ne povos estingi eĉ mort'.

II

Brulos fajr' ĝis mi vivos en mond',
Flamos flam' ĝis ekzistas la ter.
Mia nom' estas la homaran',
Nom' de l' fajr' la homara liber'.

de la Aŭtoro.

序

爱罗先珂先生的童話，现在輯成一集，显現于住在中国的讀者的眼前了。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謝而且喜欢。

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叙传》和《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譯的，《虹之国》是馥泉先生譯的，其余是我譯的。

就我所选譯的而言，我最先得到他的第一本創作集《夜明前之歌》，所譯的是前六篇，后来得到第二本創作集《最后之嘆息》，所譯的是《两个小小的死》，又从《現代》杂志里譯了《为人类》，从原稿上譯了《世界的火灾》。

依我的主見选譯的是《狭的籠》，《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譯的了。因此，我覚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願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們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們不至于是梦游者(Somnambulist)。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魯迅記。

狭的籠

一

老虎疲乏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狭的籠，籠里看見的狭的天空，籠的周围目之所及又是狭的籠……

这排列，尽接着尽接着，似乎渡过了动物园的围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極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来看的那癡呆的脸，那癡呆的笑声，招呕吐的那气味……

"唉唉，倘能够只要不看見那癡呆的下等的脸呵，倘能够只要不听到那癡呆的討厭的笑呵……"

然而这癡呆的堆，是目之所及，尽接着尽接着，沒有穷尽，渡过了动物园的围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那粗野的笑声，似乎宇宙若存，也就不会靜。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極了……

老虎便猫似的盘着，深藏了头，身体因为嫌恶發了抖，想着：

"唉唉，所謂虎的生命，只在看那癡呆的脸么？所謂生活，只在听那癡呆的哄笑的声音么？……"

从他胸中流露了沉重的苦痛的嘆息。

"喂，大虫哭着哩，"看客一面嚷，一面紛紛的跑到虎檻这边来。虎的全身因为憤怒与憎恶起了痙攣，那尾巴无意識的猛烈的敲了檻里的地板。

他記起他还是自由的住在林間的时候，在那深的树林的深处，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底下，飾着花朵的石头的神祇来了。人們从远的村落到这里来，都忘却了他在近旁，跪倒在这石头的神祇面前，一心不乱的祈祷。

时时漏出嘆息来，时时洒泪在花朵上，这泪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难解，夜明石似的發光。或者充滿了欢喜在花上奔騰，或者閃閃的在叶尖耽着冥想，而且区别出人的泪和夜的露来，在那时的他是算一种心爱的游戏。

有一夜，他試舐了落在石神祇面前的，宝石一般神异的閃爍着的人間的眼泪了。他那时，还沒有很知道在神祇之前，人們的供献中，无論比宝石，比任何貴重的东西，都不能再高于眼泪的供献。因此他只一回，但是只一回，舐着看了，于是就在这一夜，他被捉住了。他以为这是石神祇的罰。

現在一想到，虎的胸脯便生痛，痛到要哭了。他也学那人类在石神祇面前，虔誠的跪着祈祷这模样，向了石神

祇，跪下叫道：

“神呵，願只是不看見那癡呆的臉呵，願只是不听到那癡呆的笑呵……”

这其間，不知什么时候，那癡呆的笑声已經漸漸的远了开去，低了下去，春梦似的消在幽隐里，老虎侧着耳朵听，在他耳中，只听得清凉的溪水的微音，而且要招呕吐的人类的臭味，也消失了，其中却瀰滿了馥郁的花的香气。

老虎愕然的睜开着眼睛，张皇的四顧。

誰能想像这老虎的欢喜呢。覚得窘迫的籠中，人类的癡呆的影子，此刻全都不見了。他睡在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底下的飾着花朵的石神祇面前。人的眼泪，还是映着月光，神奇的在花上閃爍。

現在才悟得，当想舐泪珠的时候，他便睡着了。

“阿阿愉快，一切全是梦，唉唉好高兴呵。”

老虎跳起来，尾巴敲着脇肋，在月光中欢喜的跳跃奔走，那胸膛里滿了自由，那身体里，連到細小的纖維也溢出不可思議的力，凛凛的顫动。

阿阿愉快，我只以为狹的籠和人类的癡呆是眞实的，却也不过一場可厭的梦罢了，但无論是梦是眞，可再沒有别的东西比籠更可厭。

“只有这一点是眞实，只这一点，我便是到死也未必忘却的。”一面說，老虎幷无目的的在树林間走。

二

忽而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的翻騰，或則輾轉，老虎已自不知經过了多少里了，待到或一处，正要走出大平原去的时候，他嗅到异样的气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为要辨別这气味，哆索的动了。

“哦，是羊哪，什么近处該有羊在那里……

但是，仿佛覚得久违了似的……”

一面說，老虎暗暗地藏着足音，将羊膻气当作目标，在高的草莽中匍过去。

暫时之間，他前面看見高峻的围墙，而且漸听得圈在那围墻里面的羊的懵懂的声息。这样的围墙，老虎是已經見过几百遍的罢。而且，几百遍跳过了这样的围墙，捕过羊与小牛的罢。但今夜，一見这围墙，虎的心里却騰起了不可言說的憤怒的火焰了。

“籠，狹的籠……”

他說着，疾于飞箭的扑上去。吐出比霹靂更可怕的咆哮。用了电光一般的气势，径攻这围墙。被那非将一切破坏便不罢休的大風似的，他的足一搯击，这用大柱子坚固的造就的围墻便如当風的蛛网一般搖蕩起来。一刹时，那茁实的粗壮的柱子，仿佛孩子玩的积木的房屋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两三分間，高峻的围墻便开了一个通得馬車的广大的門。

“喂，羊們。可爱的兄弟們。到自由的世界去。快出籠

去呵。”他一面雷也似的吼，一面仍接續着围墙的破坏。但怕得失神的羊群，却在墙角里挤作一堆，毫不动弹，只是索索的抖。老虎以为从羊群看来，似乎再沒有比自由世界更可怕，于是烈火般怒吼起来了。

“喂，人类的奴隶，下流的奴隶們。不要自由么，狹的籠比自由的世界还要舍不得么？下劣东西。”

他說着，攻进了發抖的羊群中間，从一端起，用了他的强力的足，一匹一匹的捉了摔出围墙外面去。

虽然如此，那放出外面的羊，却發出一种仿佛用了鈍的小刀活活的剜着肚腸似的，凄慘的哭声，又逃回原地方来了。牧人和守犬，却被这情景吓住了，只是惘然的拱着手看，但元气漸漸恢复轉来，要打退这老虎，便一齐来袭击。两三粒槍弹打进了老虎的身中，犬群發出可怕的嗥声，摆好了伺隙便咬的身段。

“羊呵，你們才是下流的奴隶，你們才是无法可想的畜生哩。比愚昧的狗还要下等的东西。你們才是永久不得救的！”

老虎吐血似的独自說，只五六跳便进了树林。于是那形相随即不見了。蹲在石神祇面前，他舐着伤痕，而且哭着。

“唉唉，但願只是不听到那凄慘的声音……”

他塞住两只耳朵，祈祷石神祇。

“只是不听到那可怕的声音……那一直响到世界尽头的凄慘的奴隶的声音……”

他哭着。

三

老虎經过了拉闍[1]的壮观的别館的旁边。他动身向着喜馬拉牙的巉峻的山，作长路的旅行的时候，在孟加拉未加斧鉞的郁蒼的森林和荒野中，来往奔馳的时候，他在这别館前面，已經走过好多回了。对于那高的石墻和深的濠沟，他常給以侮蔑的一瞥。

然而，这一回刚到别館前面，老虎却仿佛被魔鬼攫住了似的，突然在濠端立定了。心脏的动悸很剧烈，呼吸也塞住了。

"籠，又是狹的籠……"

宏壮的别館里，拉闍的二百个美人花一般装飾着，在那里度着豪侈的生涯。

走过这别館的村人們，不知怎样的羡慕着那些女人的生活呢。年青的女兒們，当原野的归途中，許多回佇立在濠沟的树影里。而且背着草籠，反复的揣想着那奢华的却又放恣的生活，直待走到伊的穷乏的茅廬。然而怎的呢？老虎现在覺得明明白白地听到那美的女人們仰慕自由的深的嘆息了。

他軋軋的切着牙齿。

他前面，看見石墻圍着的别館的高壮的屋頂，在树縫里，映了强烈的太阳，黃金似的晃耀；墻外是鎖鏈一样，

---

① Rajah，东印度土著的侯王，旧譯曷罗闍者即此。

繞着深的二三丈的濠沟。

老虎是从小便嫌憎人类的。从很小的时候，从还捧着他母亲的乳房的时候，但虽如此，現在却連自己也不能解，一想到那高的石墻围着的女人們，他的心便受不住的突突的跳，那呼吸也塞住了。

他巡視了別館两三回；他刚在大的鉄門前面，惘然的看那从濠的那边曳起的长桥，便听得大路上有人近来了。

老虎跳进丛莽里，将身体帖着地面，等待人类的到来。停了一会，許多侍从环繞着的华丽的行列，从树木間通过了。在行列的中央，看見奴隶擡着的美丽的帖金的肩輿两三乘。一乘是拉闍的肩輿，一乘是拉闍的妙齡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的肩輿。沒有知道从莽阴里躲着的老虎，静静的过去了。老虎看見了拉闍的燃着欢乐之情的愉快的脸，而且也看見了从头到脚裹着宝石和綺罗的拉闍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然而顏面遮了面幕，他却沒有見，只看見美而且柔的春天似的蔚蓝潤澤的眼，美丽的生光。一見这眼，老虎禁不住栗然了。

"我确乎在什么地方見过这眼的，确乎。那优美的，悲哀的，因为恐怖而顫枓的眼……

哦，有了。确乎是的。"

老虎悲哀的笑了。这眼，和老虎捉过許多回的鹿的眼，是完全相像的。

老虎凄凉的笑了。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拉闍的行列已經走到別館这边

去。长桥徐徐的放下，大的鉄門开开了。将脸藏在这門的面幕后边的拉闍的二百夫人們，含着笑迎接这两人。

然而，桥便曳上，門便关閉了，虎的耳朵中，只听得下鎖的大声长久的长久的响。

太阳跨过了西方的山，看不見了。豺犬的吠声来告人夏夜的将近。别館的屋頂在树木深处溶入暮靄里，老虎彷佛受了石墻的蠱惑一样，茫然的佇立在濠沟的旁边。

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这二三丈闊的濠沟和那高的石墻，誰能够跳过去呢？

老虎嘆息了。

"唉唉，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

正对面有些声音，有誰逃着，有誰赶着。老虎睁了眼向着石墻那边看。这上面忽然現出面幕盖着脸的美眼睛的妙龄的女人。伊还穿着結婚的衣装，跳足立在石墻上。伊的婀娜的身躯充满了恐怖在晚烟中發抖；老虎很懂得，这全如鹿被老虎所逐似的。

伊想跳到濠沟里，但当伊将跳的时候，伊的眼突然遇到了立在对岸的看定伊的閃得奇异的眼。伊本能的一退后。这瞬間，后面奔来的拉闍便捉住伊，老虎銜鹿一般，硬将伊带走了。

虎耳里只留下伊的絕望的微声。一听到这声息，老虎便忘却了一切，全身火焰似的燃烧，栗栗的顫抖了；他出了全力忘其所以的跳下濠沟去。两三分时之后，他攀上石墻如一匹極大的猫。于是不久，他在墙头出现了。在这里

立了片时，他便消失在拉閤的庭园里。

这地方已經一切都寂靜。只是噴泉的清凉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語……虎的心逐漸沉靜了。他暫时站住，嗅着什么似的，使鼻子翕翕的动。

瀰滿了花香的夜气，茫漠的漂流，覚得消融了人类的臭味。老虎深吸了这香气两三次，这才分別出正在寻覓的香来。他全不出声的上了寬闊的廊沿，窺向天鵝絨的帷幔里。广大的华丽的房屋里，沒有一个人，老虎偸偸的进去，再看一回这房屋。空曠的屋，因为壮丽的器具和宝石的光气，滿着奇妙的光輝。靠近廊沿，放在云石台上的大玻璃匣中，金魚正和月亮的光綫相游戏。屋的一角里，金絲雀在豪华的籠的泊木上，靜靜的睡眠。老虎一見这，忘却了一切，又复怒吼起来了。

"籠，又是狹的籠……到处都是籠。"

老虎輕輕一跳，到了鳥籠的近旁。

"金絲雀呵，快出去，外面去罢，飞到自由的世界去。那美丽的树林浴着月光，正在等你呢。"一面說，老虎将一足輕輕一扑，便打破了这籠的一半了。金絲雀吃了惊，抖着身子，逃向籠的最远的角落里，想躲起来，拍拍的鼓翼。

"我是給你自由的。快飞出这狹的籠去。快飞到自由的世界去……"

但似乎在金絲雀，是再沒有比自由更可怕，再沒有比自由世界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人类的下流的奴隶。下劣东西。不要自由么?"

老虎将一足伸进籠中，抓住了拍拍的金絲雀，扯出外面来。但到了外面的金絲雀已經不呼吸了。老虎将小死尸托在掌上，暂时就月光下茫然的只是看。

"虽然是奴隶。却可爱哪。而且美呢。……"

然而似乎忽而想到别的事了，他将死了的冷的金絲雀放在屋正中最亮的处所，又輕輕的跳到金魚这边去，他由月光透了水看那玻璃匣里的金魚。

金魚张开大口。一口一口的吃着映在水中的月亮，时时一翻身，显出肚子，和月光游戏起来。

虎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了。

"可怜的小小的金魚呵，

我带你到广而且美的恒河去罢。在那里是流着更乾净的水。我带你到广大自由的无限的海里去罢……在那里是浮着更美的月亮。同到这自由的美的世界去罢……"

但金魚吓得沉下去了；似乎在金魚，是再沒有比美的恒河更可怕，再沒有比广大自由的海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奴隶，又是人类的奴隶，到处都是奴隶。"

老虎将右側的前足伸下水里，想去捉金魚，然而金魚却嘲笑他似的，毫不費力的滑出他足外去，老虎憤怒了。用后足坐着一般的直立起来，两个前足都浸在水中，要捉金魚，潑刺潑剌的攪着水。

虽然这样，金魚却箭似的从足間巧妙的滑出了。

"畜生，人类的奴隶！"

老虎很憤怒，更厉害的攪水，因这势子，玻璃匣失了平均，一声很大的声响，落在地板上了。被这声响吃了惊的虎，便本能的跑到門口去。不出二三分时，从屋的深处，忽然掣开了帷幔，跳出右手拿着手槍，只穿寝衣的拉闍来。奋然的飞奔前来的拉闍的眼和怒得發抖的虎的銳利的眼，一剎那，只一剎那，对看了，……

尖銳的手槍声，連别館的根基都震动了的虎吼。人类恋慕生命的最后的呻吟。

于是又接着印度之夜的不可思議的寂靜。

只是噴泉的清凉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語……而壮丽的大厦的地板上，浴着月光，金魚潑剌的跳着，拉闍的二百零一个女人們，連呼吸的根也停着。

四

老虎睡在森林深处的神祇面前，舐着胸間的深伤。胸脯，足，全体，无不一抽一抽的作痛，但他已經不願意哭了；他只露出痛楚的深的太息。他并沒有向石神祇祈祷，要治好他胸間的伤，他单是裝着憂郁的脸，沉沒在思想里。他已經不願意像人类一般，向石的神祇求救了。

印度的夏夜又近了晚間，用那黑的外套靜靜的掩盖了一切。豺犬的远吠来报告他的来到了；虎也想睡，而远地里听得禽鳥的带着憂虑的声音。这不平安似的夜的寂靜，使老虎难于平心靜气的睡覺。他抬起头来，聳着耳朵，看

定了前方。

“什么呢？許是人罢……

哦，大約又有誰来祈祷了……阿，还不止一个人。

几个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呵，了不得。来的多着哩。”

他憂愁似的要辨别出气味来，使鼻子凛凛的动。

“阿，也有認識的在里面。是誰呢？

不是猎人的及談……

也不是樵夫的阿难陀……

也不是托鉢和尙的罗摩……哦，是了。像鹿的女人么？呀，也有拉闍的气息……

不要胡鬧，将他的头本已打作四片了的……确乎是打作四片的了。

还有婆罗門在里面。一个两个……究竟什么事呢？

哦，秘密的組織又是将活的女人和棺木燒在一处么？未必便是那像鹿的女人和拉闍的棺木燒在一处罢。”①

他抖着說。

“这却不許的

无論怎样，只这像鹿的女人是。”

他躲在丛莽的阴影里探着动静。正在这时候，相反的方面起了一陣靜風，将新的气息，通过林木送到虎的鼻間

① 这便是所謂“撒提”，男人死后，将寡妇和尸体一处焚燒，是印度的旧習慣。印度隶英之后，英人曾經禁止这弊俗，但他們仍然竭力秘密的做，到现在还如此。

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呢？"

他翕翕的动着巨大的鼻子，很注意的要辨别这气息。

"阿阿，又是人类么？

也有火藥气。哼，印度土兵么？

还有白种人。許是官……

危险，似乎就要围住这地方，不給誰知道……

究竟想要怎样呢，仿佛就要捉誰似的……

未必要打猎罢。来的好多呵……

也許有百人以上哩。"

婆罗門引导着的，二三十人的壮观的葬式的行列，停在石神祇面前了，但是婆罗門以及伴当的人們，都似乎有所忌憚，怯怯的，竭力的要幽静，而且都露出恐怖的颜色，慌慌张张的看着近旁。像鹿的女人也将憂愁似的眼光射向树林里。这在老虎，也分明感得，伊仿佛等着什么人，想有誰快来，将伊救出婆罗門的手里去。

"等着我罢，沒有知道我便在这里……

叫我出林去呢。"

老虎的心喜欢……老虎欣然的笑了。

奴隶們动手做起事来，不到十分时，美的森林中央便成了一坐高的柴木的山。然而像鹿的女人还在祈祷。这悲哀的祈祷似乎沒有穷尽。婆罗門和别的人們都焦急了。

"赶紧罢，赶紧罢，聖火等着你呢，提婆[①] 等着你的灵魂，等着你的清净的灵魂呢。"

奴隶們将壮丽的金飾的拉闍的棺材静静的放在柴木上。然而像鹿的女人还在祈祷，沒有忙。伊用了絕望似的眼，透过了印度的夏夜叫着誰。老虎欣然的笑了。

婆罗門的小眼睛，針似的在骨出的脸上，鋒利的發光。

“赶快罢，赶快罢，

摩訶提婆等着你的最后的清淨的牺牲，等着你对于丈夫尽了最后的义务。”

奴隶們执着蛇舌一般通紅的燒着的炬火，等久了婆罗門的号令，点火于柴木的山。

像鹿的女人向林間一瞥伊最后的眼，被两个婆罗門几乎强迫的引上柴木的山去，在微風飘动的面幕底下，老虎分明看見伊的比面幕更加蒼白的容顏。

婆罗門开始了异样的祈祷；奴隶們四面点起火来。

稀薄的烟如最后的离别的嘆息一般，静静的升上夜的空中去。

老虎已經忘却了一切，便想跳到人中間去了。然而这刹那，却有直到这时候，誰也沒有留心的紅的軍队，箭似的从四面飞到葬地这边来。婆罗門的脸和那伴当的脸，一見这印度土兵，便化成恐怖，都站住了。而且像鹿的女人的滿心欢喜的呼声，仿佛到那远的喜馬拉牙山也还發响。

这呼声，便短刀似的穿透了老虎的心胸了。

---

① 此翻天。后文又有摩訶提婆，此云大天。

"并非我，是等着白人。"

他用两足抱了胸膛，使他不至于痛破……他用两足按了胸膛，使他不漏出悲哀的痛苦的嘆息来。白人揮着异样的紙片，發了什么号令，于是忽然将像鹿的女人带下柴木，抱在自己的胸前。一見这，婆罗門的眼是閃电一般發光，而虎的心胸是拆裂似的痛。

不知道因为恐怖呢还是憤怒，婆罗門全身發着抖，高擎了两手，大叫道："印度的神明，伊古以来守护印度国的神明众。今以无間地獄之苦，詛咒离叛諸神明的这女人！"

那伴当們都谷应似的复述道，"詛咒这女人！"

"詛咒爱印度之敌，爱印度的国民之敌，离叛了服役于印度諸神明的我輩的这女人！"

伴当們都一齐叫道，"詛咒这女人！"

听了詛咒的話，像鹿的女人顫抖了。然而白人愈听詛咒，却愈将發抖的女人紧抱到自己的胸間去。因为得胜而閃出喜色的白人的脸，凑近了像鹿的女人的脸了；而且老虎覚得听到了恋爱的言語。

于是拉閣的棺被奴隶抬着，婆罗門和那些伴当被軍队带着；像鹿的女人抱在白人的手里，仿佛夏夜的梦，毫无痕迹的消灭了。

只有稀薄的烟如最后的嘆息一般，微微的舞上空中去。

五

老虎跳起来了，那胸脯是受不住的痛，那胸脯是燃烧着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到現在未尝感着过的苦痛的热情。他不出声音的，不使石神祇看見，也不使有人留心，靜靜的在高的草莽里匍过去，去追躡那夏夜的梦一般的滑去了的人踪。印度的夏夜是悄悄的深下去了，不知几千亿的树林的叶片們，浴雨似的溶着月光，都入了深沉的酣睡。

突然听得有誰的尖利的叫声，破了夜之寂寞了，接着是槍声两三發，人們的动摇。暴風一般飞过树阴中的黑的影。于是那不可思議的夜之寂寞又复連接起来。

老虎暗暗地出了平原，那路上还看見微温的血迹，他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妨事，什么也不知道，便是知道也沒有什么大干碍，不过少了一个白人。”

他自己說着，又隐在丛莽的阴影里；但便是他，却也沒有再到石神祇面前睡在那花上的勇气了。印度的夏夜以黑外套掩盖一切，很安靜。

豺犬的远吠来通知到了夜半了。

忽而破了夜的黑外套，从林中到石神祇面前，来了那像鹿的女人，雪白的面幕拖在后边，那毫无血色的蒼白的脸上披着头髮。那美的潤澤的眼正如失望的象征，伊的纖柔的手里閃着鋒利的銀装的匕首。

跪在石神祇面前，伊想祈祷了，然而一切祈祷，一切

祈祷的話，伊便是一句也忘却了。

这被月光照着的，将祈祷的話便是一句也忘却了的像鹿的女人的脸，石神祇定是永远不忘的罢。即使一句也好，伊要想出祈祷的話来，然而无效，因为那祈祷的話，在伊是便是一句也忘却了。

“我是为国里的諸神明所詛咒的，我是违背了聖婆罗門的意志的。我爱了印度的敌人，印度諸神明的敌人。在我只剩了到地獄里去的路。”

伊手里的銀匕首，明晃晃的閃在伊的胸前。

老虎如自己的胸脯上中了利刃似的叫喊起来。而且跳出丛莽中，他用一足举起那倒着的像鹿的女人的头来看。他从伊胸前拔出匕首来看……石神祇是先前一样的立着。向这神祇作为最后的供献的，女人的胸中的血，滴在花朵上。老虎看着漸次安靜下去的女人的脸而且想。

他这才分明悟到，人类是被装在一个看不見的，虽有强力的足也不能破坏的狭的籠中。一想到籠，老虎又憤怒了。

“人才是下流的奴隶，人才是畜生；但是将人装在籠里面，奴隶一般畜生一般看待的，又究竟是誰呢？”

他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不是那东西，那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誰呢？……”

“落在花上的血点，和了露水，映着月光，不可思議的宝石似的晃耀。

“奴隶的血很明亮。紅玉似的。

但不知什么味。

就想尝一尝……”

他又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妨事，不知道的，只尝一滴——只一滴……”

他悄悄的要尝那落在花上的宝石一般發光的奴隶的血去。

这其間，宝石一般發光的血，石，石的神祇，都漸漸的远离了去，溪水的清凉的小流，不知几千年的大树的低語，都漸漸的变成人声了。消融心神的花香，不知什么时候变了要招呕吐的人类的群集的臭气了。

老虎睜大了眼睛向各处看，他盘着睡在狹的籠里面。向这籠的前面看，旁边看，目之所及都是狹的籠，以及烏黑的攢聚着的痴呆的脸，此外再不見一些别的东西了。老虎失望似的怒吼起来。

“狹的籠和人类的痴呆的脸，也終于是事实……”

看客喧嘩着，大得意的喝采道：“大虫吼哩，大虫起来哩。”

老虎跳起身，用全力直扑鉄闌干，但他的足已經沒有破坏鉄闌的力量了。

他又發出可怕的呻吟，重行跳起，而且将自己的头用力的去撞鉄闌干，淋了血倒在檻里的地板上。

当初吓得逃跑了的看客，又挤到虎檻这边来，高兴的笑。

“唉唉，那痴呆的脸，那痴呆的下流的笑声……”

老虎閉了眼睛。

于是在自己面前，再忆出一回石神祇的形像来。

“石的神祇呵，

将这血献給你，作为最后的供献。

但願只是不看見那痴呆的脸，

但願只是不听到那痴呆的下流的笑……”

这是对于印度的石神祇的，印度的虎的最后的祈祷。

这其間，癡呆的笑声漸漸远离了去，变为印度夏夜的低語了。

人类的群集的臭气，漸漸的变了印度原始森林的香。然而虎，已經不因为看那自己所爱的美的空地，石的神祇，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宝石一般不可思議的發光的奴隶的血，再睜开眼睛来。要睜开眼睛，在他已經沒有这勇气了。

魚的悲哀

一

那一冬很寒冷，住在池里面的魚兒們，不知道有怎样的窘呢。当初不过一点結得薄薄的冰，一天一天的厚起来。逐漸的迫近了魚們的世界。于是鯉魚，鯽魚，泥鰌等类的魚兒們，都聚在一处，因为要想一个防冰的方法，开始了各样的商量，然而冰的迫压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毫沒有什么法。到归結，那些魚們的商議，除了抱着一个“什么时候会到春天”的希望，大家走散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所有的魚兒們，便都悄悄的回到家里去。

那池里面，住着鯽魚的夫妻，而且两者之間，已有了一个叫作鯽兒的孩子。鯽兒在这夜里一刻也不能睡，只是“冷呵冷呵”的哭喊着。然而在池底下，是旣沒有火盆，也沒有炬燵；旣不能盖上五条六条暖和的棉被去睡覚，也不能穿起两件三件的棉衣服来的。鯽兒的母亲毫沒有法子想，窘急得不堪，只好慰安鯽兒道，“不要哭罢，不要哭罢，因为春天就要到了。”

“然而母亲，春天什么时候才到呢？”鯽兒抬起泪眼。看

着母亲說。

“已經快了。”母亲便温和的回答他。

“这怎么知道的呢？”鯽兒說，看着母亲的脸，有些高兴起来了。

“因为每年总来的。”母亲說。然而鯽兒却显出憂愁似的顏色。問道：

“然而母亲，倘若今年偏不来，又怎么办呢？”

“沒有那样的事，一定来的。”母亲撫慰似的說。

“但是，母亲，为什么一定来？”鯽兒想像不通的問，母亲却不再說什么話，默着了。

“但是，母亲，鯉公公曾經說，‘倘若春天有一回不到来，大家便都死了。’这是真的么？”鯽兒又訊問說。

“这是真的呵。”

“那么，母亲，‘死’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时候总睡着。你的身子不动弹了，怕冷的事要吃的事都沒有了，并且魂灵到那遙远的国里去，去过安乐的生活去了。那个国土里是有着又大又美的池，毫沒有冬天那样的冷，什么时候都是春天似的温和的。”

“母亲，真有这样的好国土的么？”鯽兒又复有些疑心似的，仰看着母亲的脸問。

“哦！有的。”母亲回答說。

“那么，母亲，赶快到那个国土去罢。”鯽兒这样說，母亲便道，“那个国土里，活着的时候是不能去的呵。”鯽兒又有些想像不通模样了，問道，“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能去呢？

母亲，認不得路么？”母亲說，“是的，我不認得路呢。”“那么，寻路去罢，快快，赶紧去。”鯽兒即刻着起忙来。

“唉唉，这真窘人啊，”母亲吐一口气說，“沒有死，便不能到那个国里去，不是已經說过了么？”

“那么，赶快死罢，快快，赶紧，快。”

“說这样的話，是不行的。”

“便是不行，也死罢。快点，因为我已經厭恶了这池子了。”鯽兒全不听父亲和母亲的話，只是糾纏着嚷。因为这太熱鬧了，邻居的鯉公公吃了惊，跑过来了，而且問道，“哥兒怎么了呢？”母亲便詳細的告訴了鯽兒嚷着要死的事。于是鯉公公向鯽兒說，“哥兒，魚到这池子里来，并不是为了专照自己的意思鬧。是应該照那体面的国里的神明爷所說的話生活着，游来游去的。”

“公公，那神明爷怎么說？”鯽兒問。

“第一，应該馴良，听从父亲母亲和有了年紀的的話。其次，是愛那池里的大哥們和陆上的大哥們，并且拚命的用功，成一条体面的魚。那么办去，那个国土里的神明爷便会来叫哥兒，給住在那好看的大的池子里面的罢。”老头子說。

从这时候起，鯽兒便无論怎么冷，无論怎样餓，也再不說一句废話，只是嬉嬉的笑着。等候那春天的来到了。

二

春天到了，鯽兒一样的誠懇賢慧的小魚，池里面和邻

近的河里面都沒有。而且鯉魚哥哥們和泥鰍姊姊們，也是爱什么都比不上爱鯽兒。鯉魚哥哥們和泥鰍姊姊們虽然都比鯽兒年紀大得多，但因为鯽兒很賢慧，所以无論什么时候总是一起到各处去游玩。因为是春天了，細小的流水从四面八方的流进池里来，因此无論是山里，林里，树从里，田野里，随便那里都去得。鯉魚哥哥們便将鯽兒紹介給山和林里的高强的先生們。这些先生們中，有一位称为兎的有着长耳朵的和尚。这和尚，是一位很伟大的和尚，暗地里吃肉之类的事，是一向不做的。也有从别墅里回来的黄鶯和杜鵑等类的音乐的先生們。还有长着美的透明一般的翅子的先生們，因为鯽兒好，也都非常之爱他。并且将地上的世間的事，各式各样的說給鯽兒听。而鯽兒最爱听的話，便是講人們。那談話里說，"名叫人类的哥哥們，是最高强最賢慧的东西。"对于这一事，是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的。也說，"自然，山上的政治家的狐狸，艺术家的猿猴母，鸚哥的語学家，烏的社会学家，天文学家的梟博士，高强固然也高强，但比起人类的哥哥們来，到底赶不上。"

有的又說，"人类的哥哥們虽然比陆上的哥哥們走得蠢，但是不特会借用馬的脊梁，还造出称为自动車呀，电車呀，汽車呀，自轉車呀的这些奇妙的东西来，坐在上面走，比别的还快得多呢。游泳的本領，并不很高，飞在空中是絲毫不会的，然而人类的哥哥們却做了很大的火魚，大的翅子的鳥，坐在这上面，在水上自由的游泳，在空中自在的飞翔。人类的哥哥們可眞是不可思議的东西阿。"鯽兒

遇到这类的話，便听得不会倦，几次三番的重重說，而且愈是听，便愈是不由的想要見一見所謂人类了。

三

那春天实在很愉快。从早晨起，黄鶯和杜鵑这些音乐的高强的先生們便独唱，蜜蜂的小姐們和胡蜂的姑娘們是合唱，胡蝶的姐兒們是舞蹈。到晚上，青蛙堂兄的詩人們便开詩社，开演說会，一直热鬧到深夜。这些集会里，鮣兒也到場，用了可爱的口吻，去談"那个国土"的事。

"倘若我們大家个个都相爱，快乐的生活起来，便可以到那更好的更美的国土里去的。那个国土里，沒有缺少粮食的事，沒有寒冷的事，也沒有不順手的事。魚也能在地上走，能在天空里飞。鳥也能在透明的水里面进出，和魚們一起游泳的。"鮣兒常常这样說。而且不多久，这"那个国土"的事，便成了音乐的作曲的材料，舞蹈的动作，演說和歌詩的資材。于是連那些蒼蠅蚯蚓水蛭之流的靠不住的东西，也都談起"那个国土"的話来了。

到黃昏，远远的教堂里的鐘一發响，魚的哥哥們便浮到水上，蛙的堂兄們便蹲在岸上，胡蝶的姊姊們便坐在花上，都靜靜的傾听这晚鐘的声音。

这鐘声，正是人类的哥哥們，为了自己的小兄弟們的，那住在树上的鳥，浮在水里的魚，宿在花中的虫而祈祷，祝他們平和快乐的过活呢。于是魚和蛙和黄鶯，也都祷告，願人类的哥哥們也都幸福的过活。这祷告，带着花朵的美

丽的香，和黄昏的金色的光，静静的升到"那个国土"的神明那里去。

那在远地方的教会里，有着一位哥兒，那哥兒也如鯽兒一样，又賢慧，有馴良，所有的人們都称贊。小狗哥哥也極爱这哥兒，每逢来喝池水时候，往往提起哥兒的事。鯽兒久听了这些話，也漸漸的爱了这哥兒，想要和他見一回面，極亲热的談談心了。

四

或一时，池旁边很喧鬧。鯽兒不知道甚么事，出去打听时，却見蛙的堂兄們軒着眉，聳着肩，兴奋之極了，閣閣閣閣的吵架似的說着話。鯽兒試問是什么事呢，却原来就是刚才，兎和尙仍如平日一样的坐着禅，正在梦中的时候，那教会里的哥兒便走来，撮住兎和尙的长耳朵，捉了带回家去了。

都愕然，在这里茫然的相視，无所适从的慌张，其时又飞到了燕嬸母，来通知一件駭人的事，是就在此刻，哥兒又捉了黃鶯去了。黃鶯因为想造一个不知什么歌的譜，刚在热心的用功，便被捉去了。而且这一夜，恰是十五的夜，蛙的堂兄們以为时世虽然这样不安静，但如并不賞月，却去睡覺，对于月亮頗有失礼的心情，于是依旧登了山，在那里开詩社。这时候，哥兒又跑来，捉了一个最伟大的詩人逃走了。

堂兄的詩人們很惊駭，这晚上所做的詩都忘却了。这

一晚，池里面无論誰，都沒有一合眼，只是談着各种的話，一直到天明。而且一到天明，大家便立刻都出来，开一个大会，商量对于哥兒这样的胡鬧，应該想一个什么方法的事。

在这会議上，鰤兒是跟了父母来出席的。鰤兒仿佛覚得世間很黑暗，似乎什么都莫名其妙了，鰤兒問父亲說，“为什么，哥兒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父亲道，“在地上的人类的哥哥們，高强固然高强，但常常要做狡猾的事。而且这世上，是再沒比人类的孩子們更会狠心的胡鬧的了。过几时，那些孩子們还要拿了鉤和网，到这边的池上来，种种恶作剧，給我們吃苦哩。”鰤兒憂愁似的，慌忙又問他父亲說，“孩子們做了这样的事，怎么能到‘那个国土’去呢？可有什么搭救他們的方法么？”問的話还沒有完，从陆地上，胡蝶姊姊像被大風卷着的一片树叶似的，慌慌张张的飞来了。那脸已經鉄青，翅子和触角都吓得栗栗的發着抖。大家围上去，問是怎么了呢？胡蝶姊姊好容易略略定了神，这才坐在花朵上，說出話来了。那是这样的事。

这早上，天气非常好，恰恰閑空的胡蜂們，便忽然来約去看花，到了牧师的庭园里。春天正深了，这庭园中，紅的白的和通黄的花，无論在庭树間，在花壇上，都繚乱的开着，花蜜的浓香，仿佛要滲进昆虫們的喉嚨里似的流了进来。胡蜂們因为太高兴了，便忘却了怕这現在的世間的憂愁，或歌或舞的玩耍，不料又来了那照例的牧师的哥兒，突然取出小网，将許多同伴捉去了。

这新消息，使这日里的会議更加喧鬧了。样样的議論之后，那結果，是待到黃昏，听教会鐘鳴，人类的哥哥們开始祷告的时候，就請金色的胡蝶姊姊到教会去，对人类的哥哥們說个分明，請他們劝止了哥兒的胡鬧。

黃昏到了，聚在这里的动物們，却都放心不下，不能回到自己池中的洞穴里和巢上去。默默的，定了睛互看着各人的脸。心底里只是专等那金色的胡蝶姊姊的回来。

不多久，金色的胡蝶姊姊回来了，一看見悄然的那脸，聚在这里的大众便立刻覚得自己的心，仿佛从荷梗上抽出来的曼陀罗华似的，很不稳定了。而且誰也不說什么話。

"一切都是詛呵，"沒精打采的坐在花上的胡蝶姊姊說。"我們是无論怎样，总不能到'那个国土'里去的。"听了这話，大家都駭然了，根究說，"为什么不能去呢？"却道，"我們沒有灵魂。灵魂是单給了住在地上的人类的哥哥們，单是有着这灵魂的人类的哥哥們，才能到'那个国土'里去呢。"听了这話，大家都駭然了。个个一齐回問說，"这沒有錯么？"或說，"这不是有些弄錯着么？"胡蝶姊姊答道，"不，一点都沒有錯的。因为在'那个国土'的神明的書上，明明白白写着呢。"大家接着的質問是，"那么，我們究竟到那里去呢？"胡蝶姊姊道，"說是我們的被創造，是专为了娛乐人类，給人类做食料的。"这样說着，用了悲哀的大的眼睛，怜惘似的爱惜似的对着大家看，但因为早晨以来的疲劳和心坎上所受的伤，也便倒了下去，成了可慘的收場了。大家对于单为給人类的哥哥們做食物而被創造的自己的运命，都很

悲哀。魯莽的鯉魚哥哥們已經很兴奋，叫道，“胡鬧，沒有这样的話。”仿佛那将自己造出这样运命的对手的神明，就在这里似的，怒吼着直跳起来。而温順的泥鰌姊姊們，却昏厥了，許多匹躺在池底里。

为大家尽了力，死掉了的金色胡蝶的葬礼，在所有动物的热泪中，举行得很郑重。胡蜂哥哥們奏演葬礼的音乐。黃鶯姊姊們唱着“伤心呵我的朋友”的哀歌，田鼠叔父掘坟洞。

这晚上，大家都很凄凉。而且嘆着气，早就絮叨的說，“作为人类的东西而活着，可是不堪的事呵。”一面各自回去了。

五

在这一夜，回到池里以后，鯉魚和泥鰌和蛙的堂兄弟們是怎样的只是哭，只是哭到天明呵。而且朝日也就起来了，然而出来迎接太阳的，却一个也沒有。

鯽兒的悲哀也一样。怀着对于这世間毫无希望的心情，正在不見魚影子的水际徘徊的时候，哥兒将小小的网伸下水里来了。“这是来捉我們的呵，”鯽兒一經这样想，便因了憤怒，全身仿佛着了火，索索的顫抖得生起波瀾来。“請罢，捉了我去，沒有捉去别个之前，先捉了我去。看見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哩。”一面說，也就走进网里去。哥兒很高兴，赶紧捉住鯽兒，放在自己的桌上了。这屋的墻壁上，挂着黃鶯先生的皮和兎和鼬

的皮，桌子上还散着他們的骨殖。玻璃匣里，是用留針穿过了心脏，排列着先前多少亲密的好几个胡蝶姊姊們。桌上的解剖台中，前晚恰在賞月时候所捉去的蛙的大詩人，現在正被解剖了，摘出的心，还是一跳一跳的显出那“死”的惋惜。

見了这样的东西，鲫兒是心胸都梗塞了。要想說，然而一开一合的动着嘴，說不出什么来，只用了尾巴劈劈拍拍的敲桌面。

过了一会，哥兒也便解剖了他，但看見鲫兒的心脏，是早已破裂的了。为什么，这小鲫魚的心脏破裂着呢？却沒有一个能将这不可思議的事，解說給哥兒的人。能將这因为悲哀，鲫魚的心所以破裂的事，給哥兒說明的，是一个也沒有。

这哥兒，后来成为有名的解剖学者了。但是，那池，却逐漸的狭小了起来，蛙和魚的数目也減少了，花和草也都雕落了，而且到了黃昏，即使听到了远处的教会的鐘声，也早沒有誰出来傾听了。

我著者，从那时起，也就不到教会去了。对于將一切物，作为人类的食物和玩物而創造的神明，我是不願意祷告，也不願意相信的。

池　边

黄昏一到，寺鐘悲哀的發响了，和尙們冷淸淸的哞着經。从厨房里，沙弥拿着剩飯到池塘这边来。許多鯉魚和赤鯉魚，吃些飯粒，浮在傍晚的幽靜的水面上，听着和尙所念的經文，太阳如紫色的船，沉到远处的金色的海里去。寒蟬一見这，便凄凉的哭起来了。

有今朝才生的金色和銀色的两只胡蝶。这两只胡蝶，看見太阳沉下海底去，即刻嚷了起来。

“我們沒有太阳，是活不成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呵，已經冷起来了。沒有怎么使那太阳不要沉下去的法子么？”

这近旁的草丛中，住着一匹有了年紀的蟋蟀。蟋蟀听得这年青的胡蝶們的話，禁不住失笑了。

“眞会有說些无聊的事的呵，一到明天，又有新的太阳出来的。”

“这也許如此罢，但这太阳沉了豈不可惜么？”金色的胡蝶說。

“不可惜的，因为每天都这样。”

“然而每天这样的太阳沉下海里去，第一豈非不經济么？还是想些什么法子罢。”

“不要做这些无聊的事罢。这怎么能行呢，况且明天太阳又出来的。”

但是今朝才生的年青的胡蝶，不能領会那富于常識与經驗的蟋蟀的心情。

“我无論如何，总不能眼看着太阳沉下去。”金色的胡蝶說。

“大約未必有益罢，总之先飞到那边去，竭力的做一番看。”于是金色的胡蝶对那銀色的說，“成不成虽然料不定，但总之我們两个努力一試罢，要使这世界上沒有一分时看不見太阳。你向东去，竭力的使太阳明天早些上来；我飞到西边，竭力的請今天的太阳再回去。我們两面，也不見得竟沒有一面成功的。”

有一匹听到了胡蝶的这些話的蛙，他正走出潮湿的阴地，要到池塘里寻吃的东西去。

“講着这样的无聊的話是誰呀？我吃掉他！世界上有一个太阳，已經很够了。热得受不住。池塘里早沒有水，还不知道么？今天的太阳再回来，明天的太阳早些上来。要这世界有两个太阳，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也保不定沒有想要三四个太阳的东西。这正是对于池塘国民的阴謀。吃掉！誰呀，講着这样的話的是？”

蟋蟀从草丛里露出脸来說：

“并不是我呵，我的意思是以为什么太阳之类便沒有

一个也很好。因为这倒是于池塘国民有益处的。”

然而胡蝶說一声“再会”，一只向东，一只向西的飞去了。

寺鐘悲哀的發了响，太阳如紫色的船，沉到金色的海里去。寒蝉一見这，便凄凉的哭起来了。

老而且大的松树根上，两三匹大蛙在那里大声的嚷嚷。这松树上有衙門，猫头鹰是那时候的官长。

“禀見。禀見。”蛙們放开声音的喊。“祸事到了。請快点起来罢！”

“豈不是早得很么。究竟为的是什么事呢？”猫头鹰带着一副睡不够的脸相，从高的枝条的深处走了出来。

“不是还早么？”

“那里那里，已經迟了。已經太迟，怕要难于探出踪迹了。”那蛙气喘吁吁的說，“树林里有了造反，有了不得了的造反了。”

“什么，又是造反？蜜蜂小子們又鬧着同盟罢工了么？”

“不不，是更其可怕的事。是要教今天夜里出太阳的造反。”

“什么？怎么說？”猫头鹰这才吓人的睜开了他的圓眼睛。“这是与衙門的存在有直接关系的問題了。这就是想要根本的推翻衙門。这就是想要蒙了一切官长的眼。这乱党是誰呢？”

“喳，乱党是那胡蝶。一个向西去寻太阳，一个向东

去寻太阳早些上来。"

于是猫头鹰大吃一惊了。

"来！"他拍着翅子叫蝙蝠，"来，蝙蝠快来！闹出了大乱子来了。赶快来！"

蝙蝠带一副渴睡的脸，打着呵欠，走出松树黑暗的深处来。

"有什么吩咐呢？大人！"

"現在說是有一只向东，一只向西飞去了的胡蝶，赶紧捉了来！"

"喳，遵命。但是，大人，怎能知道是这胡蝶呢？"

"一只金色，一只銀色的。"

"而且是四扇翅子的。"蛙們早就插嘴說。

"你們，不是早有研究，只要一看見无論是脸，是翅子，是脚，便立刻知道是否乱党的么？"猫头鹰因为蝙蝠的質問，很有些生气了。"还拖延些什么呢，赶紧去，要迟了！"他怒吼的說。

两匹蝙蝠当出發之前，因为要略略商量，便进到树林里。

"不快去是不行的。我們要辨不出胡蝶的踪迹的。"

"你以为現在去便辨得出来么？哼。"

"但是造反的乱党豈不是須得捉住么？"

"阿呀，你也是新脚色呵。一到明天，胡蝶不是出来的很多么？便在这些里面随便捉两只，那不就好么？用不着远远的到远地方去。"

"只是捉了别的胡蝶，也許說道我們不知情罢。"

"唉唉，你眞怪了。便是捉了有罪的那个，也总是决不說自已有罪的。这是一定的事。倘若这么办去，即使小題大做的嚷，这嚷也就是損失了。走呀，山里去罢。"

明天，小学校的学生們被教师領到海边来了。在沙滩上，看見被海波打上来的一只金色胡蝶的死尸。学生們問教师道：

"胡蝶死在这里。淹死的罢？"

"是罢。所以我对你們也常常說，不要到太深的地方去。"先生說。

"但是我們要学游水呢。"孩子們都說。

"倘要游水，在浅处游泳就是了。用不着到深地方去。游水不过是一样玩意兒。在这样文明的世界上，无論到那里去，河上面都有桥，即使沒有桥，也有船的。"教师擎起手来說，似乎要打断孩子們的話。

这时那寺里的沙弥走过了。

"船若翻了，又怎么好呢。"沙弥向教师这样問。然而教师不对答他的話。（这教师受了校長的褒奖，成为模范教师了。）

中学校的学生們也走过这岸边。中学的教师看見了这胡蝶的死尸。

"这胡蝶大約是不耐煩住在这島上，想飞到对面的陆地去的。現在便是这样的一个死法。所以人們中无論何人，

高兴他自己的地位，满足于他自己的所有，是第一要紧的事。"

然而那寺的沙弥，不能满意于这教訓了。

"倘是沒有地位，也毫无所有的，又应該满足于什么呢？"沙弥这样問。站在近旁的学生們，都嘻嘻的失了笑。但教师装作并不听到似的，重复說：

"只要能够如此，便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与国家的幸福。使人們滿足于他自己的地位，这是教育的目的。"（这教师不久升了中学校长了。）

同日的早上，大学生們也經过这地方。教授的博士說：

"所謂本能这件东西，不能說是沒有錯。看这胡蝶罢，他一生中，除却一些小沟呀小流呀之外，沒有見过别的。于是見了这样的大海，也以为不过一点小沟，想飞到对面去了。这結果，就在諸君的眼前。人生最要紧的是經驗。現在的青年們跑出了学校，用自己的狹小的經驗去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正与这个很有相像的地方。"

"但青年如果什么也不做，又怎么能有經驗呢？"沙弥又开了一回口。然而博士单是冷笑着說道：

"虽說自由是人类的本能，而不能說本能便沒有錯。"（听說这博士不远就要受学士院賞的表彰了，恭喜，恭喜。）

（沙弥在这夜里，成了衙門的憎厭人物了。）

但是两只胡蝶，其实只因为不忍目睹世界的黑暗，想救世界，想恢复太阳罢了，这却沒一个知道的人。

雕的心

雕这样体面的自由的鳥，是再也沒有的了。雕这样强的勇的鳥，是再也沒有的了。而且，在动物里面，像雕这样喜欢那高的冷靜的山的，是再也沒有的了。雕是被称为鳥类之王的。在人类里，虽然沒有叫自己的王或豪杰們显出力量和勇气来看的人，但在雕队伙中，却即使翅子和嘴子生得大，也不能說是豪杰。这是雕的古来的習慣。

无論怎样的雕，都說不定能做王或豪杰，所以大家互相尊敬着。像人类的王或豪杰似的，借了自己的下屬的力量和智慧，来爭权利，以及为了一点无聊事，吵鬧起来的事，是沒有的。大家各各努了力，使自己的翅子和嘴愈加强，爪和眼睛愈加銳，至于这个吓那个，或者講些客套的事，在雕世界里，是一直从古以来所沒有的。

就这一节而論，雕和人是一直从古以来便不同的了。欺侮弱者，压迫弱者，取了弱者的力气和智慧，随便給自己用，这似乎是一直从古以来的人类的習慣。因为强者总是私有了弱者們的力气，所以不能眞自由，而弱者也就非常之不幸了。

人类是怎样的倒运的动物阿。而人类却还說自己是万

物之灵。这不是刻毒的笑話么。

一

却說山的国，被那比邻的大国度占去了，不拘什么时候，这两国总就是爭鬪。这国的最高的山上面，很幸福的生活着許多雕。这些雕，从古以来，几千年几万年的接連了燃烧着一种的希望。都便是要飞到永久温暖永久光明的太阳上去。他們相信，只要每日努力的向上飞，积練上几千年几万年，則雕的子孙們，大概一定可以到得那太阳。这事一連的积上了許多代，所以翅子的力量比祖宗强，也确然是事实了。

"爱太阳，
上太阳！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慕太阳是雕的力的源头，
上太阳是雕的心的幸福。
不要往下飞，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暗的狭的籠，
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不要往下飞，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弱者的世界，

下面是无聊的人类的世界。

不要往下飞，

不要向下看。"

这是雕的母亲們一直从古以来教訓那雕的孩子們的歌。受着压迫的山的国民們，听了这歌，不知道怎样的心情呢。雕王的心是在最高的山的最冷静的岩石上。王和王妃之間，有了两个可爱的王子。每早晨，王带了大王子，王妃带了小王子，都到岩石的尽边，便在这里将王子們直踢下去，他們刚近下面时，却又抓回岩上来了。这是每早晨的功課。到后来，王子們便能容容易易的飞到岩上来，飞到下边去了。王和妃見了很欢喜，于是将王子們高高的抱上空中，試使他們跌落下去看。最初，王子們也完全發了昏，但練而又練，翅子渐渐的强了，从很高的空中，早能够容易的回到自己的窠里了。有一天，王对王妃說，今天要教孩子們落到那深谷底里看了。于是便将王子們带到很高的天空，給掉向那深的谷底去。这两个王子們，本也尽着所有的力来飞，然而才到中塗，翅子已經乏了力，小王子叫道，"哥哥，我早沒有力气了。"大王子便聚起残余的力量来，要救他兄弟。王和妃远远地眺望着，鼓着翅子只喝采。正在这时候，两地之間流过了不知那里来的云。便再看不見王子們了。王和妃都吃惊，比箭还快的穿出云間，飞下谷里去，却已經太晚了。大王子帮着小兄弟，自己也乏了力，气厥了，石子一般的径向谷里掉。王和妃刚要抓起

气絕的王子們的时候，忽然現出一个强有力的猎人来，带着两个兒子，要捉王和妃。王和妃也暫时护着王子們，很奋斗，但猎人既然过于强，又以为王子們已經断了气，便舍了王子們，飞上天空去了。然而王子們其实沒有死，待到带回猎人的家里，便已回过呼吸来。猎人剪了他們的翅子的翮，分給他两个兒子了。那时猎人的大兒子是七岁，其次是六岁，都很爱雕王子，无論到那里，总携着一同去，但猎人叮囑說，只有山上万万去不得的。这山国的人們，听得谷里落下两个小雕来，以为一定是什么好兆头，个个很欢喜。他們的心里，暗暗地希望着，想不远便到来两个雕，救了这国度，于是囑托猎人，教他好好的看待雕的王子們，然而不到七天，异事出現了。这时失去了猎人的小兒子。据他的朋友說，从天空里，閃电似的飞下一匹很大的雕来，抓了猎人的兒子去了。大家听了很駭异。然而两三日之后，更其奇异的事又出現了。这是又失去了猎人的大兒子。

对于这事，山国的人們也有許多的議論，只有猎人却默默的不开口。他像先前一样，用心的养育着雕的王子們。王子們当初很凄凉，常常有不自由无宁死的模样。然而大王子爱撫小兄弟，小王子慰借他大哥。他們被村中的孩子們所珍爱，漸漸的習惯了人間，爱好了人类了，只有被长鏈子系在木桩上这一节，总还是很难忍。

二

五年經过了。雕的王子們早长大，翅子也强壮了。正

当五年以前王子們落在谷里这一日，猎人开了鎖，带他們上了高山，而且放了他們，于是默默的回家来。

一听到放掉了两个雕，山国的人們便都嚷起来了。人們还在嚷的时候，先前不見了的猎人的兒子，都从山里回来了。

两个完全改了样，当初一見，誰也不知道是猎人的孩子們。他們都裸体，头髮很长，身体是石一般堅，手脚有鉄一般固，眼光銳利，鼻子是雕鼻似的弯曲了，牙齿是狼似的大了，指爪是虎似的尖长了。山国的人們見了他們，都很吃惊，而且兴致勃勃的連日去听他們的話。說是他們被雕王攫去之后，便养在雕窠里，始終受着王和王妃的珍重。每天，王和妃背了他們，飞上空中，将他們摔在云里，又帮他們下来，此外还有各样奇怪的事，孩子們虽然这样說，但听的人却不知道是眞实还是說誑。只是飞騰，上山，浮水这些事，山国的人們里却是沒一个比得上他們，也沒有一个有他們这样的要自由的生活。这孩子們深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燃燒山国的人們的心；而且用人类的語言，不够表明“自由”的意义的时候，他們便雕一般的叫。

他們这才教給山国的人們以雕的歌：

“爱太阳，

上太阳！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他們实在是不可思議的孩子們，山国的人們称他們为“雕的心”。見了这孩子們，受着压迫的山国的人們的心，不知道涌着怎样的希望呢。

三

那一面，雕王和王妃看見两个王子平安的回了家，自然很欢喜，但一檢查他們的翅子和嘴，眼睛，指爪，便知道这些是全不中用了，雕王們看出了翅子和嘴上沒有力，眼睛和指爪都鈍了，真不知怎样的痛心哩。况且王子們的勇气以及爱自由的事，从王和妃看来，不知怎么的也总觉得有些不可靠。

每天，雕王和妃便来剧烈的鍛炼王子們。每天，王妃唱着“爱太阳，上太阳！不要往下走，不要向下看！”的歌，竭力的想奋起两个王子的已經疲弱的心来，使将来可以成就勇敢的王。十年之間，每天每天的接連着，想从王子們的心里，除去那些人类的心；于是王子們終于比雕王和妃飞得更高，爪和眼也比他們更銳利了，独有那心，却总在什么地方有些不像雕的心，似乎带着近似人心的脆弱。王子們便是飞向太阳的时候，总仿佛眼睛看着下方；便是翱翔于无限的太空的时候，那心也似乎留恋着山谷；而且比别的雕飞得更高的时候，也不从胸中發出自喜得胜的叫喊。却只听得一种悲哀的寂寞的惓惓于下面的谷里的生活的声音。有时候，王子們竟两三天不去求餌，什么也不吃的餓着；或者捉住餌食，却又将他放走了，雕王們对于王子們

的这模样，或耳聋，或目盲，那心里正不知怎样的悲哀呵。王子們的朋友們，都說他們的坏話，称他們为“人心”。一面則王和妃常常很恼怒这王子們，說他們是家門的耻辱。有一天，大王子飞翔空中之后，回到家里，坐在父亲的面前，凄凉的看着他的脸，說道：

“父亲，一直从古以来的上太阳这一个雕的理想实在是呆气罢了。向着太阳只是飞，是无謂的事。即使真能够上了太阳，雕也未必因此便幸福。父亲，我今天曾經要上太阳去，尽力的飞到高处去了，然而愈上去便愈冷，愈高便愈眼花，終于头眩，我便近乎昏厥的落了地。愈近太阳就愈冷的事，我以为很确凿的。所以上太阳这事，我要停止了。”

王子这样說，雕王叫一声“人心”之后，便用爪握破了他的喉。王子只發出一种爱慕下面的凄凉悲哀的生活似的叫声，全不抵抗，死在王的爪下了。这晚上，小王子也从外面回来了，坐在王妃的面前說：

“母亲，向着太阳飞，我已經不願意了。这事是全沒有什么用处的。我决計到下面的谷里去，在树上造起窠来，就在那里和人类以及别的动物和睦的过活。說雕的幸福就散满在太阳上，是不能相信的事。然而人类的友情中，便有着幸福，却是我已經經驗了的。”

这样一說，王妃便叫道“卑下的人心”，扑向王子用爪抓破了他的喉。王子只發出一种留恋山谷，企慕人类的友情似的声音，毫不回手，死在王妃的爪下了。这一夜，雕

王們便将死掉的王子們带到下面的山谷里去，放在先前养育了王子們的猎人的門前。从此以后，王子們所唱的

“爱太阳，

上太阳！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的那歌，便彷佛有些警誡“人心”似的了。

到早晨，山国的人們一看見两匹死雕，又發生了一頓騷。这时候，山国的人們正被那称为“雕的心”的两个兄弟带領着，对于邻国起了大革命。两員大将“雕的心”，極有机謀，邻国的人們毫沒有对付的方法，正要敗下去了。但現在一發見这两匹被杀的雕，虽然嘴里都不說，而各人的心中，却疑心这两匹雕便是这回的革命終于失敗的前兆。山国的女兒們用美丽的花朵，装飾了死雕，唱着勇敢的“雕的心”弟兄所教的

“爱太阳，

上太阳！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的歌，将他們埋葬了，作为国里的英雄。

四

邻国的首都很热鬧，很繁华。家家飾着灯火和旗，祝炮的响声，花火的炸声，鼓动欢心的音乐，远远地飘来，

市人穿了好衣服，擕着提灯和旗，来来往往的走。首都的一切街，真像是美丽的串子了。一切人，都显得高兴。只有立在最大的一条街的大空地上的断头台見得凄凉。人們都凑到空地里来，唱着国歌，似乎等着什么事。在这晚上，在这台上，称为"雕的心"的两弟兄，要处死刑了，人們都談着山国的話。于是从远地里，發出"反贼到了反贼到了"的低語来，大家立刻都沉寂，現出了兵卒环繞着的两弟兄。人們都沉默，大街就像坟墓一般静。只剩了"簃簃，簃簃"的鼓声。称为"雕的心"的两兄弟微笑着。那眼珠里，仿佛耀着无边的勇，而且滿着使一切人心全都炎烧起来的力。他們含笑上了断头台，"簃簃，簃簃"的鼓声便停止了。人們咽着唾沫，看定称为"雕的心"的弟兄們。两弟兄全沒有改了先前这模样，抬眼看着空中。这时候，静的空气微微的發抖，听到勇敢的雕声了。刚覺得空中發出应声，从天空里，蓦然間閃电似的飞下两匹很大的雕——市人們从来沒有見过的这么大的雕——来，抓了"雕的心"两弟兄。刚一抓，便又蓦然間飞上天空去了。人們一見这，都变了殭石似的不动弹。全市街仿佛成了一个坟墓。人們的头上，只听得传来了这样的歌：

"下面是狭的籠，

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不要往下飞，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弱者的世界，

下面是无聊的人类的世界。……"

五

在邻国正在大排胜利的賀筵的时候，革命失敗了的山国里却很静。失了丈夫，抛了兒子的女人們的心，这夜里不知道怎样的凄凉呢。都說，今天的夜，正是称为"雕的心"的山国的英雄临刑的夜。女人們都带着小孩子，聚到称为"雕的心"的弟兄的門前来。那些女人的心的凄凉，誰能够知道呢！但是，虽然凄凉，女人們还将剩下的幼小的孩子們，动到无限的空中，将长大的孩子們給他們看，而且因为要救这山的国，祈祷在这些剩下的孩子們里，也給与那"雕的心"。一切都寂静，星星沉静的晃耀，而且在夜的寂静中，作为祈祷的答話，不知从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歌：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慕太阳是雕的力的源头，
上太阳是雕的心的幸福。……"

讀了这說話的諸君，也請祈祷祈祷，使能給以救这世界人类的"雕的心"罢。

春夜的梦

一

很远的很远的，从这里看不見的山奥里，有一个大的美丽的鏡一般通明的池塘。这四近，是極其幽靜而且凄清，爱在便利地方过活的輕薄的人們，毫不来露一点脸。只有亲爱自然的画家和失了恋而离开都会的蒼白的青年，有时到这里来，从那眼泪似的發閃的花，接吻似的甘甜的小鳥的歌曲里，接受了不可見的神明的手所給与的慰借，欢悅他們的心。但在近时，画家以为这山的自然，不如自己的画室美，这美丽的通明的池，还不如做画范的姑娘的可爱了，所以便卷起画布来，回到东边的都市去；还有失了恋的蒼白脸色的青年，也因为想用了猛烈的市街的灯火和香气極强的酒的沉醉，来忘却他灵魂底里的悲哀，便回到西边的港里去，因此这池边便看不見一些人影子了。

然而一到春天，却因为鳥兽和昆虫，这池塘很热鬧。

有一年的春天，这池塘曾經有过格外好看的事。黄的睡蓮，紅的白的蓮花，在平靜的水面上，仿佛是展开了不动的梦似的，开得極美的浮着。蓮花的妖女也因为再沒有

捉拿伊嘲笑伊的人类在这里了，便放心的出現，在透明的水里和金魚游嬉，在花朵上和胡蝶休息，給尋蜜的蜜蜂去帮忙。便是深夜中，妖精也在无所不照的月光底下，或者舞着欢喜的舞蹈，或者和火螢竞走着游戏。这样的美的东西們都在一处，所以火螢，蛙，胡蝶，禽鳥，都給这美所陶醉了，而做着春夜的梦。金魚的游戏，鳥的歌，胡蝶的舞，凡有一切，都因此美起来了。

二

有一晚上，温和的晚上，一个有着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美的火螢，慢慢的在池旁边飞舞。因为月光照着的池，太富于詩趣了，火螢便不知不覚的到了这池的中央。在这里，对着映在池中的美的月影，只是不倦的看。到后来，他覚到自己的翅子已經疲乏了。

"快回到花的臥室去罢。"火螢这样說，想飞向岸这一面去。然而路路一飞，他便知道了自己已没有到岸的气力。

"唉唉，伤心！这样的詩的晚上，这样的又靜又美的地方，而我非死不可么？"他說着，再一看自己的周围。他的上面，罩着一片装飾着輝煌的月和閃爍的星的深远无限的太空，他的下面，在幽靜透明的池塘里，也展开着一片深远无限的太空，飾着閃爍的星和輝煌的月。上上下下，除了深远无限的太空之外，这之外，再看不見一些别样的东西。

"美丽的星，深远无限的天空，美的月，美的世界！告别了！"螢这样說，收了翅子，要落到水里去。

这时候，忽然从深的池塘里，現出一匹小小的金魚来。这在火螢，仿佛是从无限的太空的深处，飞来一个身穿金鎧的天使了。

"螢君，怎样了？"金魚柔和的問說。

"我疲乏了！我已經沒有飞到岸上的力量。所以只好离开了这美的世界。沒有力，仿佛便沒有活在这世界上的权利似的。"火螢吃了一惊，这样答。

"不不，沒有这等事！"金魚的和婉的声音，在平靜的水面上造成波紋，扩大开去了。"說翅子的筋肉上沒有力就应該死，是再沒有比这更其糊塗的話了。感情的优丽，物的美，便都是世界的力。在許多优丽的和美的里面，說筋肉的力算最小，也无所不可的。赶紧到我的脊梁上来罢。你一面歇歇力，我就送你到岸边去。"

因为金魚說得这样的恳切，火螢紅了脸，說道：

"那就劳駕了。"他便坐在金魚的脊梁上。

金魚径向岸这一面泳过去。在塗中的时候，金魚忍着剧烈的羞愧，用了微細的声音說：

"我每晚上看着你飞。并且想，怎样的能够和你做朋友才好。像你这样美的，池里面并沒有。"于是匿身无所似的，暗地里漏出嘆息来。

"我也常常看你在水里面游泳。"螢这样說。"而且一看見，我的心里便总覺得寂寞起来了。像你这样优丽的姑

娘，在飞行空中的一伙里是沒有……”說到这里，螢的声音便中止了。

这晚上，螢和金魚的話只是这一点。但从这时候起，金魚和火螢便每晚上都会見了。每晚上，他們一同在池塘里往来，一同在水边的蘆葦里休息，金魚对螢講些池中的事，螢对金魚講些山上的事。而且两个都做着春夜的梦。

有一晚，蓮花的妖女和山的精灵将蓮叶当了船，在这上面游戏。这时候，金魚和火螢正散步，恰巧走过了这地方。蓮花的妖女看見了，伊道：

“像那火螢的翅子这样美的，世界上可是沒有阿。”

“优丽如那金魚的鱗的，在那里都沒有見过。”然而山的精灵說。

妖女又道，“倘使你也如那火螢一般，有着美的翅子，你不知要显得怎样的美哩。”

精灵也道，“倘将那美的魚鱗做了冠，戴在你的头上，那便无論在池里或山里，未必再有像你这样美的妖女了。”

“我便在梦中，也只看見美的事。”

“我也是无論睡着或醒着，都只想着美的事。”

这晚上，他們的話只是这一点。

有一晚，从池的左近的别墅里，走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公爵的小姐来。左手拿一个华丽的綠絹做的小小的螢籠，右手里是捕螢的兜网，走到池塘的近旁。

从小路上，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百姓的男孩子来了。

左手拿一个小小的金魚鉢，右手是釣魚的竿子，到池这面来。小姐一看見他，略略行一个礼，說：

“我是这里的公爵的女兒。”

“我是公府对門的百姓的兒子。”男孩子这样答。

“我坐在家里的廊下的时候，男孩子便常常来走过我們的庭园。”小姐这样說。

“我坐在家里的廊下的时候，女孩子便总在庭园里散步。”男孩子这样說。

“我最討厭男孩子。”

“便是我，也并不喜欢女孩兒。”

“男孩子总是用些下等的話，做些粗卤的事，毫不知道規矩和礼仪。”

“女孩兒总是装着瞌睡似的脸，而且用了吞吞吐吐的句子，說些梦話一般的話，全不知道說的是甚么东西。”

“男孩子总想着打架和吵鬧，这我頂犯厭。”

“女孩兒总是想着衣服和首飾和香粉的事。所以我更嫌憎。比什么都嫌憎。”

公爵的小姐和百姓的兒子，在平靜的池边的綠树阴下，爭鬧的沒有完。聚在这里的胡蝶蜜蜂和小禽鳥，全吃了惊，仿佛說是人类的孩子們何以这样爭鬧似的，从枝上和树叶間，詫异的只对着两人看。

“男孩子总是衣服稀破，說到脸便漆黑，手脚也脏，而且有着异样的气味，好看的地方是一点也沒有的。”小姐又开始說。

"便是女孩兒，也少穿衣服，臉是蒼白的，手脚又細弱，全像一个死尸。"男孩子也回报說。

"我想，与其看男孩子，远不如看那美的火螢兒好。"

"我呢，与其看死尸似的女孩兒，倒不如看那美丽的金魚好得多。"

"我一見男孩子，总想踢他几脚。"

"我呢，倘看見女孩兒，就想給伊几拳，按捺不得。"

两人的話在这里間断了。近旁的树上，寒蝉像是驀然記得了似的，大声的叫起来了。

"我想将这火螢籠，放到南檐下，那园墙的低矮的地方去。"停了片时，小姐說。"再見！"

"再見！"男孩子回答說。"我想将这金魚鉢，放在北檐下的，那沒有墙的地方去。"

"实在是失礼了。"

"那里話，只是我失了礼。"

两人这样說着，行了礼，女孩兒向右，男孩子向左，分道走散了。

这晚上，伊和他的話，只是这一点。

三

从那一晚起，有着最美的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螢，便关在籠中，挂在公爵的別墅的南檐下（园墙低的廊沿下）。而且他所爱的最美的金魚，也装在金魚鉢子里，放在对面的百姓家的北檐下（那沒有墙的廊沿下）了。螢和

金魚的悲哀，恐怕是无論用笔或用話，都未必达得出来的。

然而，那山的精灵，听了他們的話，却非常忙碌了。夜一深，百姓家里寂靜了的时候，他便暗暗的跑到廊下来。

“金魚君，眞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了。”山精这样凄然的低声說，“况且你也未必知道罢，你的亲爱的螢，关在籠子里，挂在对門的宅子里面了。”

金魚为了極深的悲哀，单是用头撞着鉢的口。精灵重复說：

“假如給螢得了自由，你怎样报答我呢？”

金魚回复說，“我这里，除了生命——悲慘的生命之外，再沒有别的东西了。倘使为火螢得自由計，这生命也有一点什么用，便无論何时都可以心悦誠服的奉献的。”

“生命这些是不要的！”山精慌忙打断了金魚的話。“但将你那美丽的鱗給了我罢。倘这样，我便为螢的自由尽力去。”

“赶快拿去！”金魚浮上水面来了。“倘若这鱗，和我的亲爱者的自由有关系，我是連最后的一片也不惜的。赶快，不留一片的取了去。因为我希望着自己的亲爱者，早早的完全的得到原来的自由哩。”

山精全取了美的鱗，說道，“金魚君，切勿灰心。我还要想些救你的方法哩。”于是便向对面的宅里走。但金魚却失了神，石塊一般沉到鉢底下去了。

百姓的兒子因为这低微的声音，忽然张开眼。

“廊沿下，有誰說話似的。”他說着，慌忙起身，走出檐下看。然而这里已經沒有人。只一个小小的誰的影，經过了公爵的别墅的墙根下。向鉢子里一望，这中間抖着扯了鱗片的金魚。

“畜生！可恶！”男孩子憤怒的这样叫。

这其間，山精到了公爵别墅的南边的廊下了。

“螢君，眞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了。”他小心着提在手里的裝着魚鱗的袋，一面說，“你也許已經知道了罷，你的亲爱的金魚也在对面的廊沿下，裝在鉢子里了。”

然而螢因为非常之痛心，說不出一句話。只用两脚按住胸膛，将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翅子来遮了凄凉的脸。山精重复說：

“假如我使金魚自由了，送回池里去，你怎样报答我呢？”

螢回答說，“我的生命，——这充滿了苦辛的梦的生命之外，我已經什么都沒有了。为金魚謀自由，这生命倘也有什么用，就請即刻拿去罢。”

“生命这些是不要的。”精灵这样說。“但是将你那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美的翅子，給了我就是。”

“你，”螢的悲哀的眼里，略有些非难之色了。“你要我的翅子么？”

“是的。要你那美的，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翅子。”山精沒有去看螢的脸。

"可以。請拿去！"螢的微細的声音，临末却是听不分明了。这瞬間，山精已經开了籠，取去了螢的美丽的翅子。

公爵的小姐正在这时候醒来了。

"的确有誰在廊下呢。"伊說着，慢慢的起来，向廊下望出去，在那里并沒有人，只一个异样的影子走向园墻对面的百姓家去了。小姐赶紧走出廊下来看，螢籠里躺着沒有翅子的火螢。

"阿，太难了，将火螢弄成这模样！"一面說，小姐哭起来了。

这晚上，只是这一点事。

太阳快要下去了。被照着那离别的光，池塘是仿佛为热情所燃烧似的晃耀。一切都寂靜。只听得小鳥的狡猾的饒舌和归巢太迟了的蜜蜂的羽声。睡蓮也受了亲暱的太阳的接吻，靜靜的合了瓣。

蓮叶上面，坐着取去了金刚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螢。就在近旁歇着金魚，一半的身子出了水。

"我冷！我已經沒有活着的元气了！"并不对誰，金魚独自說。

"我凄凉！我的使命是在于飞的。沒有翅子，也不要生命了！"火螢这样絮叨的說。

"但因为要救你，全給了自己的鱗，我却毫不以为可惜的。"

"因为要你得自由，卖了自己的翅子，在我是最滿足的

事。”

两个拥抱了，最后的話是这几句。

太阳下去了。照着这光，池塘像为热情所燃燒似的晃耀。而且太阳下去了之后，金魚和螢的性命，也和那最后的光一同下去了。那性命，是溶在光中，上了无限的太空呢，还是溶入花香，成为輕靄而飞去了呢？这在我可是不知道了。

一切都寂靜。只有小鳥的渴睡似的叫声，归巢太迟了的蜜蜂的羽声，睡蓮也已經睡了覺。

四

月亮慢慢的起来了。因为迎接这月亮，出来了許多美的螢。山的精灵們都高兴，在月光底下开始了跳舞。而在他們里，最美的是有着金刚石一般的閃閃的翅子的山精。

从蓮花中，笑嘻嘻的走出妖女来了。金魚的鱗所做的，惊人的美的冠，明晃晃的戴在那头上。妖女恭敬的对月行了礼，靜靜的遍看伊周围；忽而在蓮叶上，看見了螢和金魚的尸体。

“諸位！起快来！”伊發了吃惊的声音說。欣然的跳舞着的妖精們，都停了跳舞，嚶嚶的奔来。伊指着两个尸体道：

“那是什么？誰杀了我的宝貝的螢和宝貝的金魚了？”

大家看了这个，都默默的不开口。

“那螢的翅子是誰拿去的呢？那金魚的鱗是誰拿去的

呢？”伊仿佛悲痛似的，用手掩了脸。

“昨天的晚上，孩子們捉了他們去了。”有着螢的翅子的精灵說。“螢将那翅子給了我，金魚是給了鱗。我便救出了他們。而且那用鱗造成的冠，是明晃晃的在你的头上。”

“唉唉，伤心呵！你是怎样的一个残酷者呵。我不要那样的冠。”

“但是，若要金魚的鱗，只能从金魚身上取；要螢的翅子，只能从螢身上取。这是造不出来的。”

“你是残酷的。你杀了他們了。”妖女这样說，并且哭起来了。

“我沒有杀他們。那螢和金魚，是并非一沒有翅子和鱗，便非死不可的。我沒有翅子的时候，也活着；你沒有鱗，豈非也并不死掉么。那两个是自己死的。”

山精静静的剖白，但妖女沒有从脸上除下伊的手来。

“我厭了这世界了。有所要，便不得不从别个那里取。一要鱗，便須从金魚身上取。我有所得，对手便不能不有所損了。唉唉，好伤心的世界呵！”伊这样說着，进了蓮花里。

妖精們两两的配着，开始了悲哀的舞蹈。只有有着螢的金刚石一般的翅子的山精，独自一个坐在寂寞的池的石上。

“造这世界的小子，是怎样的吝嗇的东西呵。螢的翅子和金魚的鱗，都略略多造些，豈不便好！在偌大的世界上，那有这样儉約的必要呢！”他憫然的絮叨着說。

公爵的小姐左手提着螢籠，右手拿了捕螢的网，靜靜的走到池边来。从小路上，百姓的兒子左拿金魚鉢，右拿釣竿，也靜靜的走出树林来了。

小姐謙恭的行过礼，說道："我最討厭百姓的男孩子。"

男孩子也謙恭的行过礼，說道："便是我，也并不喜欢什么貴族的姑娘呢。"

"百姓的男孩子不但是衣服破，手脚脏，連心也残酷。"貴族的小姐說。

"貴族的小姐是只有衣服好看，那心的污秽，却沒有东西可比了，我想。"百姓的兒子說。

"昨夜里，取去了我那捉住的火螢的翅子的是，总該是百姓的兒子罢。"

"昨夜里，將我的捉住的那美的金魚的鱗，統統取去了的，一定是貴族的小姐了。"

"倘知道那取去了我的火螢的翅子的百姓的兒子是誰，我很想給这孩子一頓嘴巴。"

"我倘知道了拿去金魚的鱗的貴族的姑娘是那一个，就很想敲杀了这姑娘。"

然而两人最后說：

"这回却打算將这螢籠，擱到那有着高墻的南边的客厅的窗間去。"

"我这回要將金魚鉢放在北边的有着旧扶闌的屋子的窗下去了。"

"再会！"

“再会！”

“实在失礼了。”

“好說好說，倒是我失了礼。”

他們略略行过礼，一个向右，一个向左，分了道回去了。

公爵的小姐靜靜的在池边走，看見了坐在大石上的小精灵。

“阿阿。那就是，乳母时常講起的僬侥人兒了。”伊說着，竭力的不出声的走上石塊去，想捉这精灵。其間脚一滑，伊便和山精都落在池子里。

“救人！”小姐吃了惊，高声的叫，山精也很吃吓，便用了暗号，向池的王送了一个求救的通知。

正同时，那隔岸的百姓的兒子，也看見了坐在蓮花上的妖女了。那妖女，有一頂用很美的魚鱗所做的冠，戴在伊头上。

“阿阿，那就是，母亲喜欢講的池的妖女罢。”他这样說，偸偸的走近花丛里，赶快的伸出手去，想拗那花，因为太急遽了，失却平均，便落在池里面了，他慌忙叫道：

“救人！”

“快来救！”妖女也發一个通知池的公主的暗号。

不到一分时，池的王便从深处上来了，而且不到一分时，公爵的女兒，精灵，百姓的兒子，妖女，都从王的魔力之杖救了命，而且都站在王的面前了。

“在这样靜的地方，在这样靜的夜里，誰想要胡鬧呢？”

池的王推問說。

于是山精稟告道，“胡鬧的是，照例是人类这东西。”

“照例的，胡鬧的是，两只脚的污秽的废物。”妖女也这样的一气說。

“然而，人类如果胡鬧，淹死这些小子們，不就好么。这方法，你們該是知道得很多的。淹死些什么人类之类，无論多少，我一点都不管。因为这是魚和螃蟹，池的国民的最愉快的事。豈不是用不着小題大做的将我請出深处来的么？”說到这里，王的口气全都改变，显然是涌出深的憤怒来了。“一到春天，你們还做得好事呵。金魚和螢的話，也有些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等事，也不像你們这样体面的妖精所做的事。”

池的王似乎一无所知，而却是无所不知的。

“这事情，我想了一晚上。因此，被这可怕东西捉住了。”山精很認錯。

“我也伤心着金魚的死，在花里面哭了一晚上。”妖女也很后悔。“因此，被这丑陋东西捉住了。因为我沒有了反抗的力气，所以求陛下的救的。”

池的王的脸和善了一些，指着公爵的小姐說：

“这个可怕东西，就是想捉精灵的么？”

“我并不是可怕东西。”小姐几乎要哭了，說。“我是公爵的女兒。我所爱的是美的物事，昨晚上虽然捉了螢，却有誰取了翅子去了。后来連那螢也不見了。今晚看見了这可爱的娃兒，是想捉了去疼爱他的。然而滑了脚，落在水

里了。对于美的物事，我捉去并不因为虐待，是因为疼爱的。”

“还有这丑陋的废物，是甚么呢？”池的王向着百姓的兒子說。

“我不是丑陋的废物，是百姓的兒子呵。我昨天捉了金魚，也并非要虐待，是因为要疼爱才捉的。但有誰取了鱗去，而且金魚也不知道那里去了。今夜看見这美的姑娘，也并不是为要虐待，却因为要疼爱，才想带回家去的。”

百姓的兒子这样回答的时候，王又較为和气了，轉脸对着山精这一面道：

“那就，你为什么給螢和金魚吃苦，取了翅子和鱗的呢？”

“我是为了爱美而活着的。螢的翅子非常美。我想，倘戴上金魚的鱗所做的冠，不知道要見得怎样美呢，所以想給戴到头上去。是从这样想，取了螢的翅子，也取了金魚的鱗的。然而毫沒有想要杀掉他們。”精灵这样答。

“我也想要金魚的鱗的。”妖女也接着說，“并且想，那螢的翅子，假使精灵有着，不知精灵要显得怎样的美了，但是杀掉螢和金魚，以及硬取那翅子和鱗，都是梦里也沒有想到的事。”

这时候，王才現出爽朗的美的笑脸来。

“你們，仿佛都爱那美的事物似的。这就够了。因为这个，因为爱美，便被寬恕了許多罪。但从此还应該进一步去。凡有美的东西，无論是什么东西，倘起了一种要归于

自己，夺自别人的心情，好好的記着罢，这心情，便已經不純粹了。这时的爱美的心情，已經是从渾浊的源头里涌出来的了。見了美的东西，爱了表現在这里的美，若不涌出为此尽点什么的心，为此献点什么的心，则在这爱里，在这心情里，便不能說是不至于会有錯。将这一节好好的記着罢。倘爱美，則愈爱，你們便愈强。人比兽强，就因为爱美。精灵和妖女比起人来，美的感覺更鋒利，所以比人类有势力。天使的爱美的力，比精灵和妖女尤其大，所以比他們更其强。而且在一切东西上——即在丑的东西上，也感着美，对于一切东西，因为美，所以爱的，就是神了。"于是池的王对山精和妖女說，"因为你們的爱美的心情是失败了，所以便是这孩子們也能捉。"于是对孩子們說，"因为你們想将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东西，所以連你們的性命也几乎不見了。爱美的心，是主宰宇宙的力。然而这爱美的心情，却是损害生命的破坏。将这事牢牢記着，此后可万不要錯誤了。"王說。呼呼的揮着魔力的杖。

五

睡在岸边的石上的公爵的小姐忽而醒来了。

"我什么时候睡在这样的地方的呢？"伊說，看着周围。

幽靜的透明的池水里，愉快的游泳着金魚。有着金刚石的翅子的螢，在这上面飞舞。

对面的岸上，百姓的男孩子忽而醒来了。

"奇怪。甚时候睡着的呢？"他一面說，慌忙的起来，环

顧那照着月光的池的四近。

树林的深处，美的精灵們舞蹈于月光中。而且看着这个，蓮花的妖女很美的笑。

两个孩子們，大家互相發見，互相走近了。

公爵的小姐略略行了礼，并且說，"我想，捉那火螢之类，是可怜的。因为也許有誰来取翅子去。"

百姓的兒子也略略行了礼，答道，"我也沒有捉金魚的意思。就是怕有誰取去了魚鱗。"

"倒不如每晚到这里来，看看螢的飞翔好。"

"我也还是每晚到这里。在透明的水中，看着金魚的游泳，好得多哩。"

两人并排的坐在这地方，对那仿佛从春夜的欢喜中，涌溢出来的泪一般的露草的花，摘来投在池里，擰来撒在水里。

"百姓的兒子是，衣服破烂，手脚也脏，然而也还有不招厭的地方似的。我想，如果給他穿上新衣服，干干凈凈的洗了手脚，也便沒有什么了。"女孩兒說。

"貴族的小姐虽然見得像一个死尸，然而其間也确有些美的地方的。我想，如果再努力些，走出外面运动起来，顏色和皮膚也便立刻强壮了。"

到这里，接續了片时的沉默。

"我独自在树林里走，是毫不害怕的。"小姐紅暈了两腮，一面說。

"便是我，也什么山里都能去。"这样回答时候的百姓的

兒子的心跳，我是很知道的。

"一个人在山上走，怕是不怕的。但我想，一个人比两个人却冷靜。"

"我也想，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热鬧得多了。"

"两个人散步的时候，我最不願意踢石头，頓脚，使屐子閣閣的响。"

"便是我，倘若两个人散步，也最喜欢穿了草鞵，静静的走的。我要从那条大路回家去了。"

"我最爱那条路上的右手的大石头和奇妙的峭壁，我也想走那一条路回家去。"

"那条路上的左手的大松树和大楠木的枝条的样子，我是最爱看的。"

宇宙所流的泪一般的露草，在这里已經沒有了。两个孩子終于站起身，并且說：

"即使你和我一同来，我也不要紧。虽然乳母也許說些什么話。"

"便是我，即使跟着你走，也不要紧的。虽然朋友也許笑。"

于是两个人都走进树林里去了。

那两个孩子的眼睛，先前虽然张开了，而他們的春的梦，还是接連着。

月光底下，精灵跳舞着。看着这个、蓮花的妖女笑着。金魚和螢，都做着欢乐的春夜的梦。

古怪的猫

我願意忘却了那一日。

不知道有怎样的願意忘却了那一日呵。

然而忘不掉。

那是最末的一日。

外面是寂寞而且寒冷。然而那一日的我的心，比起外面的寒冷来，不知道要冷几倍；比起外面的寂寞来，也不知道要寂寞几倍了。虽然并沒有測量心的寂寞和寒冷的器械。……

我坐在火盆的旁边，惘然的想着。火盆的火焰里，朦朧的燒着留在我这里的恋恋的梦和美丽的希望。忽然，不知从那里来，虎兒跳到了，(虎兒是这家里养着的雄猫的名字。)便倒在我膝上。将我的膝，用四条脚紧紧的抱着似的發着抖。我正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虎兒便用了輕微的声音說出話来：

“哥兒。

唯一的亲爱的哥兒。

唯一的愛我的哥兒。”

虎兒还想要說些什么的，但說了这話之后，似乎再不

能說下去了。他的声音断絕了。

我心里想:“唉，又是梦么？梦是尽够了。然而事实却尤其尽够哩。”可是毫不动弹，先前一般的坐着。于是虎兒的話接下去了：

“哥兒。我是已經不行了。对于一切，全都悲观了。”

这时候，我想說：

“說什么不安分的話。我自己，其实是早就悲观了的，然而并不說。”但觉得虎兒有些可怜，連这也不說了。

虎兒又說他的話：

“主人，使女，厨子，因为我不捉老鼠，都說我是懶惰者！然而我并非懶惰，所以不捉老鼠的。我已經不能捉老鼠了。我已經沒有了捉老鼠的元气了。也并非是指爪和牙齿沒了力。是在这——虎兒說着，拍他自己的胸脯——这心里沒有了捉老鼠的力量了。因为我不捉老鼠，老鼠便在店里，倉庫里，任意的弄破米袋，咬面包，偸点心。近日里，听說將太太宝藏着的克魯巴金的《面包的掠夺》这一部書都啃了。主人和使女和厨子都說这是老鼠的胡鬧。然而这并不是老鼠的胡鬧。老鼠是餓着，全然餓着。不这样，老鼠便活不下去了。哥兒，請你懂得我的心，一看我的眞心的里面罢。”

虎兒用了頗为激昂的口吻說完話，便仿佛要催促我的理解似的，將尖利的指爪抓着我的膝。

“痛！好不安分的猫呵。小聪明的。便是老鼠沒有食物，飢餓着，也不是什么一个要慷慨激昂的問題呵。便在

人間，俄国德国奥国这些地方，有一亿几千万的人們在那里挨餓，然而我們不是漠不相关么？况且那些宣传臭的病症之类的鼠辈受着餓，这倒是謝天謝地的事哩。”我很想这样的对他說，但在我也沒有說出这些話来的元气了。

“因为我不捉老鼠，主人說不应該再給我吃飯。”这是哥兒也很知道的罢。哥兒，說着这些話的我，也正餓着呢。肚子空空，沒有法想。倘使終于熬不下去，随便的拿一点什么食物，便立刻說是‘吓，猫偸东西了，’大家都喧嚷起来。假使沒有哥兒，我怕是早就餓死了罢。然而哥兒，我的肚子也仍然是空空的。虽然这么說，我却也沒有全变成野猫的元气。唉唉，我不行了……

主人和使女和厨子以为不給我飯吃，我便会捉老鼠，然而这是不行的。因为这心底里，想捉老鼠的一种要紧的元气已經消失了。唉唉，我已經不行。我是‘古怪猫’了。倘是人，就叫作古怪人的罢。”

这时候，我想这样的对他說：

“唔，客气一点，也許說是古怪人罢，但通常确叫作低能或是白痴！只給这样的称呼的。”然而在我也沒有說出这話来的元气了。

“有一天，我坐在倉間里，等候着老鼠来偸米。老鼠終于来到了。都口口声声叫着，

‘米！米！米！’

的来到，成了山的来到了。我就动手做。我咬而又咬，不知道咬杀了几百，几千，几万的老鼠。然而愈咬杀，且不

必說想减少，却反而逐漸的增加起来。大鼠，小鼠，黑鼠，灰鼠，公鼠，母鼠，老鼠，幼鼠，亲鼠，子鼠，这都口口声声的說着一个題目似的，叫喚着，

'米！米！米！'

重重叠叠的来到了。那連串，想不到什么时候才会完。从宇宙創成以来的老鼠不必說，此后还要生出来罢。仿佛是无限大的鼠，一时全都出来了的一般。而个个都用了更可怕的执拗的声音，不断的叫着，

'米！米！米！'

我听着这种声音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心情有些异样了。而且本以为只是老鼠們的叫声；却在这叫声里，似乎也夾着我輩猫的叫喚的声音了。阿，这猫鼠声音却漸漸的高大起来。什么时候之間，老鼠的声音已經消沉下去，只听得猫的声音却嚣嚣的响：

'米！米！米！'

这正是猫的声音。我觉得害怕，失了神逃走了。我伏在暗的角落里，不住的不住的索索的抖。

'米！米！米！'

这样叫的猫的声音，在我的耳中，不住的不住的只是叫喚着。

从此以后，我不知道抖了几小时，几日夜，几个月呵。我从这时候起便不行了。变成了古怪猫了。

这时候，我于'老鼠是我的可爱的可同情的兄弟'这一件事，这才微微的有些懂得了。

我从这时候起，便沒有了捉老鼠的元气，而且不能不随意的暗地里取一点食物了。

不能不随意暗地里取一点食物的时候，这时候，'老鼠是我的眞的兄弟' 这一节，这才懂得更分明。至于此后的事，則是我的朋友們，便是最亲爱的朋友們，只要看見我，也便說是古怪猫，是疯猫，立刻逃走了的。不但这样，主人和使女和厨子，昨天也看出了我是發了疯。而且主人說要勒死我，勒死之类，我是不情願的。

哥兒。唯一的爱我的哥兒。去买一点嗎啡，給我靜靜的睡去罢。你要可怜我。"

虎兒的話是很长。而且虎兒仿佛是想要我切实的記取似的，又将指爪抓在我膝上。

"唷，痛呵，"我叫喊說。我才回复了意識。我的膝上，是用了四条脚紧紧的抱着膝髁似的虎兒，索索的發着抖。我半在梦里，靜靜的摩着他的脊梁。火盆的火全熄了。留在我这里的恋恋的梦和美丽的希望，也和这火焰一同灰色的崩潰了。

正在这时候，父亲仿佛要偸窃什么似的，悄悄的走进屋里来。父亲不出声的跕着脚尖，走轉到我的背后，于是突然扑进来，用口袋罩住了虎兒。

"呀，捉住了捉住了。畜生。究竟也捉住了。"

我惊駭到要直跳起来。

"父亲，这，这是怎的?"我咳嗽着，一面問。

"这畜生疯了。發疯了。倒还沒有抓了你。昨天，带着

到猫的医生那里去，說是这已經發了疯，不早早杀却，是危险的。”

“那么，弄死么？”

“唔唔，自然，昨天本就想弄死，但是这东西很狡猾，巧巧的逃脱了，大家都担心着，沒有法子想。”

仿佛是这样了然的事，沒有这样的仔細說明的必要似的，父亲便出去了。猫想逃出口袋去，掙扎着嗥叫。然而是异样的无力而且凄凉的声音。

我跑开去，抓住了父亲正要拿出去的猫的口袋，而且說：

“等一等！”

“什么？”

“可是，豈不太可怜么？”

“什么可怜？不是發了疯的猫么？”

“不要这样說，父亲，恳求你，饒了他罢。”

“胡說！”

“那么，单不要打杀罢。听我去弄死他。因为我会去买了嗎啡来，悄悄的弄死他的。”

父亲目不轉睛的看定了我的脸。

“感情的低能兒。說疯猫可怜……这白痴东西。”

“父亲，請听我……”

“呆子！”

父亲的紧捏的拳头，从旁边拍的飞到我的脸上了。

父亲便这样的出走了。

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些古怪了。这回并非梦中，却实际听得猫的声音不住的这样說：

“哥兒，哥兒，救救罢。救救罢。”

而且在这声音里，漸漸的加上了别的猫和老鼠的声音，于是这便成了可怕的凄凉的合奏：

“哥兒呵。我們在受餓。我們在被杀。”

“哥兒呵，哥兒，救救罢！”

他們的叫声漸漸的廓大开去，漸漸的强大起来了。

我掩住了耳朵。但是他們的叫声，是并非掩了耳朵便可以防止的；响徹了身体的全部里；有一种强率，一直瑟瑟的响到指尖。数目也增多，声音也增大了。从宇宙創成以来生下来的一切鼠，一切猫，还有此后将要生下来的那无限的子孙，都想来增强这叫喚，增大这声音。我是什么也不知道，全然成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在这漆黑的旋涡的世上，只有一件，只一件。

“我已經不行了！”

的事，却分明知道，宛然是成了雪白的浮雕。

“来！ 来！ 来！”

“哥兒，哥兒，救救罢。我們在挨餓！ 我我們在被杀！哥兒，哥兒，救救罢！”

“喂，姊兒呵。”

“姊兒。”

我半在梦中的大声的叫。使女从門口露出脸来：

“什么事呢？”

"来一来。"

"有什么事呢?"使女走进三四步，显了异样的脸色說。

"再近一点，近一点，这里……"

"哥兒，你怎么了?"

我帖着伊的耳朵說："姊兒，給我买一点嗎啡来。"

使女出了惊："阿呀你，要嗎啡做什么呢?"

"不，我不行了。我是低能，是白癡。我發疯了。"

使女的脸色蒼白了："阿阿，这吓人，哥兒，哥兒。这眞是，問你怎么！……哥兒。"

"姊兒。我是……以为猫，老鼠，你們使女，全都是兄弟。而且不但是这样想，是这样的感着的，很强烈的这样的感着的。以为猫和老鼠和你們使女，全都是我的可同情可爱的兄弟……"

我的声音顫动了。

使女不說話，看着我的脸。

那眼里是眼泪發着光。

我願意忘却了那一日。

不知道有怎样的願意忘却了那一日呵。

然而……

然而是……

两个小小的死

一

这是温暖的暢快的春天。太阳从东到西，自由的旅行在很高的青空上。时时有美丽的云片，滑澤的在青色的空中輕輕地流走，宛然是通过那青葱平静的海上的桃色的船。云雀似乎想追上他，唱着什么高兴的歌，只是高，只是高，高到看不見的，屡次屡次的飞上去。造在街的尽头的病院是幽静了。病院的花园，看着花园里的花的病人，一切都幽静。在那病院里，进了特别室，等候着"死"的来訪的，有一个富家的哥兒。为要使哥兒不冷静，那旁边，睝騰着一匹大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籠子里，是可爱的金絲雀的一对，唱給听很美的歌。种在盆里的艳丽的花，也滿开在屋子里。从对面的病室中間，也似乎为要使哥兒不冷静，有一个劳动者的孩子不断的送給他温和的微笑。那劳动者的孩子，也一样是等候着"死"的来訪的一个人。他从出世以来，似乎已經等候着"死"的来訪的了。而且无論什么时候，无論是还吸着多病的母亲的乳汁的时候，长大起来能够帮助母亲了的时候，后来又到那父亲在那里作工

的工厂里去作工的时候。无論什么时候，他都等候着“死”的来訪。凡有看見他的人，几乎无不心里想：“死”怎么不早到这孩子这里去呢？不知为什么迟延着的。

然而这孩子在自己的屋子里，却不能看見为要使他不冷静，坐在身边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关在籠中的可愛的金絲雀，种在盆里的美丽的花。然而这劳动着的孩子，一看見那从病室的窗間，也如自己一样，眺望着从东到西，自由的旅行着的光明的太阳，和船一般輕輕地走过青空的，美的桃色的云的模样的富家的哥兒，都感着了兄弟似的温暖的愛和亲密的心了。于是哥兒的狗，和金絲雀，和盆花，他仿佛也就是自己的所有了。他已經有这样的愛哥兒，而且覺得和哥兒有这样的亲密了。

二

酣醉于春的香，“死”静静的在病院里彷徨的走，雪白的面紗里藏了脸，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都死呵。一切是，因为死，所以生下来的。小的，老的，美的，丑的，愛的，被愛的，穷的和富的，賢的和愚的，以至于国王，非人，都死呵。在我这里才是无差别。我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才是平等的主张者。

花是为死而开的。鳥是为死而唱的。人是为死而呼吸的。痛快哉。嗚呼痛快哉。我喜欢破坏，因为我是壮快的。”

絮絮叨叨的微語着，那“死”静静的走。雪白的面紗里

藏了脸，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然而誰也沒有听到"死"的声音。因为仿佛要追上那船似的渡过蒼空的桃色的云去，驀地里騰起来的云雀的爽朗的歌，以及温柔的春風，和夾着秘密的低声的言語的美的花气息，"死"的話便誰也沒有听到了。

"死"靜靜的进了劳动者的孩子的屋子里，然而孩子正看着蒼空的顏色，不覺得"死"的近来。

"喂喂，小子。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孩子詫异似的凝視了遮着面紗的脸。

"說我死，莫非我历来是活着的么？"

"什么？你連自己历来活着的事都不知道么？"

"一点沒有知道。单是今天，不知怎的略有一些疑心，覺得我莫非竟是活着……"

"鈍东西。所以我說，劳动者这一流最討厭。无論活着，无論死掉，似乎都以为是一样的事。是全不知道活着的价值的。即便取了这类东西的性命，也毫沒有什么有趣！"自己对自己一般的嘮叨着，于是又对孩子道："喂，小子。你的性命再給延长一点罢，但得将你那最爱的朋友的性命讓給我，好么？"

"朋友的性命？"孩子詫异的凝視着白面紗的脸。

"唔，是的，就是那哥兒的性命。"那"死"用了銀閃閃的鉤刀的尖子，指着靠了窗口正在眺望那蒼空的顏色的富家的哥兒。

"哥兒的性命是哥兒的性命。我不知道。怎么能由我

讓給呢。”

“不要講什么呆道理！凡有你所愛的东西的性命，是都在你的手里的。只要說将这讓給我，就够了。”

孩子很疑心的看定了那臉。

“这眞么？我所愛的东西的性命，都屬于我的？”

“是的。赶快些，說道讓給！”

劳动者的孩子靜靜的笑了。

“还有比劳动者这类东西更討厭的么！无礼已極的东西。”

“死”粗暴的揮着銀鉤刀。劳动者的孩子又笑了。

“我这才彷彿有些覺得自己是活着。高兴阿，高兴阿。所以笑着的。”

“算了算了！快将那哥兒的性命讓給我罢！”

“不行。所愛的东西的性命倘若在我手中，那么，这幷非为了交給‘死’却为了防御‘死’的罢。”

“专說随意的呆道理的东西！所以我說，我最討厭的是劳动者。喂，小子，沒有迟疑的时候了。将朋友的生命讓給我呢，还是自己死呢，是两中拣一的了。”

“我自己死。”一面說，劳动者的孩子坦然的笑了。

“看来还沒有懂得生命的价值哩。鈍物！”独語着，“死”便焦躁起来，团团的揮着銀鉤刀。

“好罢好罢。朋友的性命怎么都可以，那就将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讓給我罢。”

“不不，不讓的。給‘死’，是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什

么都不讓的。”

“鈍东西！那个金絲雀的性命怎么样？”

“便是金絲雀的性命也不行。”

“花的性命該可以罢？”

“这也不行。”

“鈍东西呀！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竟絲毫不知道。所以我說，劳动者这一流东西，我是最討厭的！”嫌恶似的独語着，又向了孩子粗莽的說道，“喂，小子，預备着死罢。”

“死”静静的走出房外去了。劳动者的孩子还是笑。

“唉唉，愉快呵！唉唉，愉快呵！我活着。这才分明的知道是活着了。比什么都更强的感到这个了。愉快呵，愉快呵。”

劳动者的孩子独自高兴着。

三

“死”静静的走进富家的哥兒的屋子里去了。然而誰也沒有觉到这，都酣醉于懶散的快活，輾轉于酣美的現实之中了。金絲雀正将从父母那里听来的远地里的热带的島的传說，講給朋友聖褒那的狗。那狗一面听，一面計划着，想用尾巴去打杀那些纏繞不休的蒼蝇。对了种在盆里的花，春風喑喑地低語着蜜一般甜的說話。哥兒是正在眺望那宛如滑走于青的海上的輕舟似的，輕輕地流过太空的美丽的桃色的云。“死”站在他的近旁，沉鋼鋼的說話了。

“喂，哥兒！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因为病，成了青白色的哥兒的瘦小的脸，于是显了純青。

“饒了我罢。再少許，很少許，放我活着罢。放我到看不見了那美丽的云的时候，那满着慈爱的太阳完全下去了的时候。”

“不要說任意的話。便是我这边，也不是任意的做的。”

“但是，但是，再少許。到那云雀落在树丛里为止。到那金絲雀的歌唱完了为止。請原諒，眞是再少許……”

“你肯讓給我那花的性命的罢？你所爱的东西的性命，是都在你手里的。給你的性命挨到云雀飞下来，但你肯将花的性命讓給我么？”

“行，讓給你。”

“还有那金絲雀的性命呢？”

“行的。”

“还有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呢？”

哥兒凄凉的凝視了包着白的面紗的脸。

“不是迟疑的时候了。死已經逼紧了。将聖褒那的狗的性命也讓給我么？你所爱的东西的性命，都在你手里……。”

“行，讓給你罢！”

“还有，那个你的朋友的性命——”

哥兒全然青色，显着苦痛的表情，要窺探那藏在面紗中間的“死”的脸似的，目不轉睛的看。

“倘这样，我便給你延长性命，一直到看不見了那桃色的云为止罷。到那光明的太阳沉下去了为止。”

“行，讓給你！”

“死”靜靜的走出屋外去了。但哥兒却将那青白的脸，深深的埋在枕中，永久的永久的嗚嗚咽咽的啼哭着。

四

第二日，一个体面的葬仪举行了。盖着黑的丧絹的体面的灵柩上，有亲戚朋友們送来的許多花，看起来也就很美的装飾着。然而那些花是已經并不活着的了。許許多多的朋友們，都穿了美丽的衣装，悲哀的来送这灵柩。这是富家的哥兒的葬仪。

同时候，住在哥兒对面的房子里的，那劳动者的孩子的葬仪也举行了。小使两三个，将他的身体装进箱子里，运到不知那里去了。像是来送模样的人，什么地方都沒有。只有一个，遮着白的面紗的年青的看护妇，送这棺材到了病院的門口，而且从面紗下，不断的流下美的泪滴来。棺材漸漸的将要不見了的时候，看护妇决心似的說：

“我也去，我也非去不可。眞理在那里。”她說着，靜靜的向着貧民窟走去了。

有誰目送着她，低声說：

“死似的，罩着白的面紗，而且看去似乎手里拿着鐮鉤刀。”

为人类

序

如諸位也都知道，我的父亲虽然名声并不大，但还算是略略有名的解剖学家。因此父亲的朋友，也大概是相同的研究解剖的人們，其中也有用各种动物来供实驗的，也有同我的父亲一样，几乎不用那为着实驗的剖检的。而且也有开着大的病院的人們，至于听說是为了自己的实驗，却使最要紧的病人受苦。那时候我常常听到些异样的事，現在要对諸君講說的故事，也不外乎这些事里的一件罢了。

一

有一条很大的街上，住着一个名叫K的有名的解剖学家。这学者对于脑和脊髓的研究，在国内的学者們之間不必說，便是远地里的外国学者們之間也有名。这学者的府邸里，因为实驗，飼着兎和白鼠和狗，多到几百匹。那实驗室虽然离街道还很远，但走路的人們的耳朵里，时常听到那可怕的惨痛的动物的喊声，宛然是想要告訴于人类之

情似的，一直沁进心坎去。路人大抵吃惊的立住脚，于是說道："阿阿，又是解剖学者的研究罢，"便竭力赶快的走过了这邸前。然而住在学者的家里的人們和邻家的人們，却早已听过了这惨痛的动物的叫声，无論从学者的实驗室里發出怎样可怕怎样凄凉的声音来，大家都还是一个无所动心的脸。单有解剖学者的幼小的孩子，却无論如何总听不惯这叫声。倘若那叫声来得太苦恼了，幼小的哥兒便仿佛狂人一般，往往跳出窗門，什么也不見，什么也不辨，掩着耳朵，只是尽远尽远的逃走。一听得有这样事，学者非常恼怒了，而且說着："低能兒！退化兒！"一面凝視着他的脸。随后似乎要防止什么可怕的思想模样，在面前剧烈的摇手，退到自己的实驗室里去，此后便两三日不再出来，只是耽着实驗。当这样的时候，从那里面，一定是不断的發出比平时更苦恼更惨痛的动物的叫声。家里的人不必說，便是邻人，也都明白的知道，这是解剖学者不高兴了。

哥兒的家里有一匹可爱的小狗叫L，而且在学者的家里养着的許多狗里面，以及四近的許多狗里面，这是最优秀而且伶俐的狗。解剖学者一看見他的头，总是微笑的。有一天——哥兒那时刚九岁——是学者的心緒比平时更不高兴的一个日子，从实驗室里發出使人腸断似的惨痛苦恼的动物的叫声来了。母亲怕哥兒又逃到什么地方去，守在他的近旁。哥兒是拚命的掩着耳朵，竭力的想要听不到一些事。其时又發出了一陣尖利的可怕的狗的悲鳴。哥兒脸色便發了青，說道："母亲！那是L呵！是L呵！是L兒！

确是L兒呵！”于是自己忘了自己，挣脱了母亲的手便走。他走进实验室，一面叫着“父亲！父亲！”的，一径跳上解剖台，用自己的小手抓住了鋒利的解剖刀。对于圓睁的不动的眼，結了冰似的坚硬的可怕的脸的表情，从嘴里涌到發抖的唇上的水波一般的泡沫，——哥兒的一切模样，怒覩着的解剖学者，便怒吼道：“低能！白痴！退化兒！”用一柄大的洋刀尽力的打在他头上。追着哥兒的母亲叫道：“你！你！”捏住了学者的手，然而已經无及了。因为不能全留住学者的用劲的力量，那洋刀便砍进了哥兒的头。“唉！——”哥兒嘆息似的叫喊，一双血汙的手按着头，和小狗并排的倒在解剖台上了。女人将那看不見倒在解剖台上的兒子和拿着血汙的刀的丈夫的伊的眼愕然似的惘惘的直看着說：

“阿呀你，你呵！”

男人惊异似的看着从刀上洒下来的腥气的血点，嘴唇却无意識的叫喊道：“低能！狂人！退化兒！”

“阿呀你！你！”

和小狗并排，哥兒靜靜的躺着。

二

然而哥兒沒有死。父亲自己給他医治，三个月之后，又和先前一样完全治好了，只留着从額上到后面的一条很闊的伤痕。至于哥兒是否是和头的伤一同治好了心的伤，这我可不知道。L兒也沒有死。暂时之后，他又和先前一

样，喤喤的叫着，在学者的邸内閙着走。然而那小狗是否也治好了心的伤，这我可更其不知道了。

解剖学者为了兒子，三个月間不能做自己的事，所以哥兒的病一全愈便用了加倍的精力，再去鑽先前的研究了。那惨痛的动物的叫声，在三个月的平静之后似乎更厉害。邻人們都嗤笑。說学者是对于无罪的动物在复仇，而学者的心情，仿佛每天只是坏下去模样了。便是深知道他的朋友們，見了他那阴郁而且时时因为神經性的痙攣而抽动的疲倦的脸，由于頑固和劳乏而鋒利了的眼睛，也不知怎样的覚得古怪，覚得可怕了。

有一晚，K 解剖学者对着来訪的友朋們說：

"我們为了研究，費去多年的日子，和几千匹的动物，努了力，而其結果大概不过是一种假定。但要得和这相同的結果，不，比这尤其完全的結果，却有只在两三星期以內便能成功的方法的——"

这时候，客人一听，都詫异的看着他的脸。他們的眼睛里，判然的見得怀疑的光。

"……倘使我，代那兎和狗，却能够用活人的时候，……"在他眼里，似乎鋒利的閃着黑色的光芒。

"阿呀你！你！"夫人只是这样說。

学者更其低声的接着說："倘使为了实驗，許我用一个，只一个活的人，便是低能兒也可以，則我的脑髓的研究，我一定在两三星期之內成功給你們看！那么，不但本国，便是一切人类，因此不知道要怎样的得益哩！只要一

个，低能兒也好的，就只是一个……为人类，……”

那古怪的發光的黑眼睛，看在馴良的坐在屋角的他的兒子上头了。“母亲！母亲！”孩子无意識的叫喚。客人但如矿石一般的凝視他，屹然的坐着，口和身体都不动。学者的妻全身索索的發着抖，对于兒子，竭力的想用自己的身体来遮学者的眼睛。

“阿呀你！你！”

从外面尖利的响来了。L 的凄凉的吠声，似乎要沁进很深的很深的心底里。……

这一夜，就床的时候，哥兒叫了母亲，紧紧的揪着，将自己的口貼着母亲的耳朵説：

“母亲，母亲！如果是为人类，我是不要紧的。对父亲，好么，这样說去。将我也像那小狗一样，……因为不要紧的，如果是为人类。……”

听到这話的时候的母亲的心情，用了笔能写出什么呢？至少在我是不能描写了。伊将孩子紧抱在自己的胸前，而且永远是永远是反复的反复的不断的叫道：“孩子！孩子！”从暗夜的昏暗里，听到了要沁透那很深的很深的心底里似的凄凉的叫声。

三

这一夜是黑暗的夜。哥兒无論怎样竭力的想要睡然而总是睡不去。他等到母亲的房里寂静了的时候，悄悄的离了床，跑到外面去了。哥兒試叫那小狗看：“L！L！”L 兒便

幽鬼似的飞出了昏暗的暗地里，突然和哥兒說起話来，“阿阿，哥兒，哥兒。”

哥兒擦着眼睛，一面想，“这不知道是梦不是，倘不是，L兒不会有能說話的道理。……”

然而L兒却道：“請罢，哥兒，到我的家里去罢，因为有話說。……”一面說，便牵了哥兒的寢衣的衣角，要傾向昏暗的暗地里。

“去也可以的，但你豈不是不会有能講話的道理么？如果嗥嗥的叫，那自然不妨事。……”

“这等事豈不是无論怎样都可以么？便是給小狗偶然說几句話，也未必就关紧要罢。”

“要这样說固然也可以这样說，但倘若不是做梦，这样的道理是行不通的。”

这样的談着天，哥兒被L兒伴到了狗的小小的房子里。最奇怪的是那小小的房子的門口，哥兒也毫不为难的进去了，那里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很像哥兒的母亲的女人；伊旁边又有一个十五六岁的，也和哥兒的堂兄的中学生很相像的男孩子。L兒便說：

“母亲，现在，領了哥兒来了呵。”

“来得好。”那女人行了礼，很和气的說。

“对不起，穿着什么寢衣来見大家实在失礼了。”哥兒說着，謙虛的行礼，但心里却想道，“这狗子！畜生！明天一定給一頓罵。”他这样想着，去看L兒。怎样呢？原来L兒已經用了后脚直立起来，宛然是中学生脫着制服长靴和手

套一样，正在脱下他小狗的皮来。于是和哥兒仿佛年紀的一个可爱的少年，便立在哥兒的面前了。

"你眞会捉弄人。……"哥兒大惊的說。

L兒不理会这話，只說道："这是我的母亲。知道的罢?"

女人又謙恭的行礼說："我是他的母亲，叫做H的。孩子始終蒙着照顧，委实是說不尽的感激。"

"那里那里！"哥兒想要这样說，但喉嚨里似乎塞着一塊什么坚硬的东西，什么都說不出来了。

"今天，又拜領了剩下的骨头和面包，实在很感謝。"

"不不，簡慢得很。"哥兒想要这样說，但声音又堵住了，便单是微微的行一个礼。

"这叫S，是我的堂兄。然而如果他的父亲是家里的牛狗，那才是我的眞堂兄，假使是那富翁家里的叫作約翰的牛狗，那便和我毫沒有什么相干了。"

这叫作S的十五六岁的美少年，便宛然那中学校三年級生对于一年級生似的，不过略打一点招呼。哥兒想道："不安分的东西！畜生！明天大大的踢一頓。……"但也什么都不說，却謙虛的回了礼。

L兒和哥兒来接吻，并且說道："哥兒，我們角力罢，这回可不輸給你了。"于是便和哥兒玩耍起来。S赶紧做了审定人，發出"八卦好，八卦好，未定哩，未定哩"的喊声，在周圍跑走。母亲給他們奖賞，哥兒是一个魚头，L兒也得了魚尾巴，但哥兒因为客气，便将这讓給S吃了。

哥兒虽然和S兒很有趣的游戏，但他的眼睛总不能离

开那L兒先前脫下来的狗的衣裳。他乘了一个机会，便将衣服拿在手里，留心的仔細的看。S一見这，便略略对他一笑，仿佛那大人对于孩子似的。

“哥兒，何必这样詫异呢？狗和牛和鳥，便是魚，內容和人們是沒有一点两样的。两样的单是衣服罢了。”S說。

“不安分的东西。”哥兒又想。

“几千年之前，我們的衣服是和魚的衣服全一样。至于我們的祖宗穿着狼的衣服，那可是近时的話了。哥兒，虽然不知道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我們也要你似的穿了洋服昂然的走給你看哩。”L兒接着說。

“听說是这就叫进化，……”那母亲也插嘴，用了怯怯的声音。

“但在人們里面，也不能說是都进化。因为退化的东西正多得很哩。……”

哥兒的脸紅起来了，他想：“畜生！这是說我，听到了父亲所說的話了罢。明天得着实的打一頓。”

“那是，真有着人的价値的东西，实在不多呵。退化下去的东西，不是再改穿了狗和老虎的衣服，学学进化到人的事，是不成的了。”說着，S牢牢的凝視着哥兒的脸。

但L兒的母亲却担心似的，看着哥兒的通紅的脸安慰說：“請你不要生气。这并不是你的父亲的事。……”

哥兒不說話。他穿起L兒的衣服来了。L兒笑吟吟的嚷着“阿阿，好高兴，好高兴。”也替哥兒的穿那他的衣服去帮忙。哥兒戴上了手套和帽子，穿好了长靴，大家便都

拍手称賛道："可爱的小狗，可爱的小狗。"

四

灿烂的朝日的光已經进了哥兒睡着的房里面，在他美丽的脸上，墙壁上，都愉快的跳舞起来了。"唉唉，好热。"哥兒醒来一面說。"唉唉，呆气。人也会做出很胡塗的梦来，——什么我去穿L兒的衣服。"哥兒独自絮叨着，一看那挂在对面壁上的大鏡，而那鏡里面，是一匹小狗，駭怪似的正看着哥兒。"唉唉，不得了了。我是小狗了。母亲！母亲！我是小狗了。L了。我是退化的人了。母亲！母亲！"

哥兒的母亲正在服侍他父亲用飯呢。从那边的屋子里，伊听得哥兒的大嚷的声音，便說道："孩子在做什么呢？"于是走向哥兒的房里来。伊到門口一窺探，只見哥兒像狗一般在全屋子里面走，嘴里也"嗥嗥！"的只有狗子的嗥叫，或者是一种不能懂得的声音了。

"孩子！孩子！怎么了？"

哥兒看見母亲，高兴的走近身边，于是狗似的跳到母亲的膝上，啧啧的舐着伊的手。从他嘴里，只听到高兴的叫声道："嗥嗥！"

"究竟是什么事？"从食堂那边，听得父亲的声音說。

"沒有事，全沒有什么事。不要到这里来！……"一面說，母亲便鎖了門。而且伊将哥兒紧紧的抱在胸前，用接吻来防止这可怕的"嗥嗥"的叫声，想不传到父亲的耳朵里。

升得很高的朝日的光，进了屋里的角落，到处都在跳

着高兴的跳舞了。

学者出現在窗前一瞬間。他一看，他只一看，便看尽了屋里的情形，于是退进自己的实驗室去了。不多久，从那屋子里，便發出惨痛的苦恼的，仿佛發了疯似的阴惨的狗的嗥叫来。这又和小哥兒的"嘷嘷"的声音混合起来，成了珍奇的合唱。而絕望的母亲說道"孩子！孩子！"的悲哀的音响，便正是那伴奏了。

灿烂的太阳的光綫，和那凄厉的合唱也协合起来，还在各处作輕捷的欢欣的跳舞。

昏夜又到了。一切物又都平静在安睡里。疲乏了的哥兒的母亲也亲爱的抱着可爱的哥兒，和衣睡去了。仿佛就等着这样似的，哥兒悄悄的离了母亲的手，不出声息的急忙跑到房外面。他在昏暗的黑夜里，走向狗的家去了。那狗的家里，L兒和母亲，和S，正都等着哥兒的到来。大家見他一来到，便迎着說："哥兒哥兒，快脫衣服。很遭了不得了的事了罢？"于是大家都帮哥兒脫下L兒的衣服来。

"唉唉，实在不得了呵。我說的話誰也不懂我。我全然悲观了。"

"是罢。不知道你的母亲怎样的伤心哩。快回家去，給母亲欢喜罢。"L兒的母亲一面說，和大家送哥兒到了那家的門口。

"再来罢。我的母亲說要給你做一套同我一样的新衣服。这么办，我們两个便来玩狗子游戏罢。"L兒說。

哥兒走进臥房里去了。母亲还是和衣的睡在床上。照着电灯的光的那脸，毫不异于L兒的母亲；只是因为眼泪，那眼睛显得紅腫；因为憂愁，那面庞显得青白罢了。哥兒暂时看着母亲的脸，于是将手搭在肩上，叫道：

"母亲，我又变了原来的人了，还沒有完全退化的。"

母亲惊醒了。

"母亲，狗和人单是衣服两样，內容是全都相同的。我和L兒一点沒有不同。母狗H也全和母亲一样。"

母亲高兴的凝视着哥兒的脸。那眼睛里，很长久很长久的閃着美如玉的泪的光，于是这点点滴滴的落下来了。

五

解剖学者的研究漸漸的进行前去了。而且那研究愈进行，学者的眼光便愈是长久的留在L兒的上面，L兒的头，人的眼光一般聪明的眼，——这些东西，在学者的眼睛里，似乎見得比别的无論什么动物都重要了。但是要分开哥兒和L兒，是誰都知道不能够，哥兒和L兒也其实似乎成了一个了。然而有一日，終于不見了L兒。而且他在那里，是沒有一个不了然的。只是那科学者怕像先前一般，有誰走进实驗室来攪扰他的研究，所以他已經下了鎖将門紧紧的关閉起来了。

但一面和L兒同时也不見了哥兒。母亲仿佛成了狂人一样，这里那里的寻覓，邻人們和警察也帮着各处去搜寻；然而哥兒終于沒有見。

两三日之后，那母亲突然出现在伊丈夫的实验室里了。

"你那，孩子寻不得呢。"伊說。

学者却是不开口。

"你那，L兒怎么了？"

学者仍然不开口，指着一张挂在壁上的狗皮。

夫人取了那皮暂时目不轉睛的只查看，但忽而指着头这一边說："你那！看罢。L兒的头上不应該有这样的伤痕的。你看。"

皮上面，从前額到后头部，分明有着大的洋刀的伤痕。学者还默着，但将伊和狗皮比較的看。

"你看，这样的伤疤，L兒的头上不是并沒有么？"

"你是狂人！"抖着嘴唇，学者喃喃的說。

"倘是狂人便也可以解剖我，供脑的研究之用么，为了人类的幸福！……"

不多时，学者的夫人也不在家里了。而且此后也沒有一个和伊遇見；伊的踪迹，便是朋友里面也沒有知道的人。而邻家的使女却說伊并未走出实驗室。邻人和学者的朋友都相信，哥兒是被領到一个亲戚的家里去，在那里做养子了。然而邻家的使女和工人却說是不見了哥兒的那一日，从实驗室里分明听得他的悲慘的痛苦的声音。有几个人还說在邸宅里确然看見了夫人和哥兒的鬼。

有了这事的两星期之后，对于脑髓的新研究，由K解剖学者發表了。这不但在本国，簡直是給全世界的科学者

一个大革命一般的惊人的事。当同志的人們开一个会給科学者作研究發表的紀念的时候，K 氏曾在席上說过这样意思的話："将这需用十年以上的工夫的大研究，自己在極短的时間里的便能成就者，是全由自己家里所养的出奇的聪明的小狗的功劳。"朋友們都以为这是指着L兒的事。

此后又經过了多少时，K 氏在研究中，忽然被癲狗所咬，死去了。在他桌子上留着这样的一封信：——

"我現在为狂犬所嚙，非死不可了，为一匹小小的可爱的狂犬……。当我专心于实驗的时候，这小小的可爱的小狗便走进实驗室来。为了什么呢？他那凝視一处而不动的眼，开得很大的嘴，从嘴里拖着的通紅的舌滴滴的流下来的白的渾浊的泡沫，——凡这些，只要一見，便无論何人一定便知道是狂犬。我自然也很知道。我立刻拿起解剖用的大洋刀。然而解剖过几千匹强壮的兽的我的手，无論如何，竟不够打杀这一匹小小的狂犬的力量了。我的逃路也很多，然而我却不动的站着。这什么緣故呢？我不知道。我不是心理学者。我不过一个解剖学者罢了。小小的可爱的狂犬于是咬了我。然而瞬息之后，这狂犬便睡在我膝上而且舐我的手。我是虽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說未嘗給一回接吻的。然而对于这小小的可爱的狂犬，却接吻了多少回呵。于是从有生以来，在这时候我才想做詩。在这时候我才想試弹肖班的《夜曲》和革理喀的《春的醒》。我又为什么先前不将美童話講給人們呢，自己覚得稀奇。抱了小小的可爱的小狗，我嗅着罪罗昉而死亡。唱着修貝德的《聖

母頭》，……"

写在信上的就是这一点。但对于K氏之死，朋友們最以为不可解的是学者抱着的小狗，却正是L兒。是朋友們先前以为給K氏的研究出奇的从速告成的那聪明的小狗L兒！……

六

这是数年以前的事了。我去訪問一个現在还是活着的有名的解剖学者。这学者，是从在大学的时候起便非常爱我的人。这学者所立的病院，以及他那解剖学的实驗室，几乎都是有名到无比的。此时他靠着大的解剖台，刚刚完畢了研究。我半躺在长椅上，凝視着他的脸。那瘦削的永远是疲劳着似的青白色的脸上，略显出为研究时情热所燒的微紅。这学者的研究也专門是脑髓，所以我的說話，也便自然而然的移到K解剖学者的事情上去了：——

"要有他这样深，又有他这样細，眞实的研究的事，觉得到底是为难的。恐怕虽在两三百年之后，也未必能有新的东西，加到他的研究上面去。他眞是一个不可思議的天才；这是确的。然而将他的脑髓的研究細細調查起来，愈調查，便愈觉得在他的研究上，用了和别的解剖学者所用的种类不同的材料。"

"材料？"

"材料呵。"我詫异的看着他的脸。

学者謎似的笑了。我又詫异的看着他的脸。解剖学者

低声說：

“K是确凿为了实驗，至少解剖了两个活的人，确凿。你听到过K的兒子和夫人的事了罢？”

“有的，从父亲那里听到过孩子还小就不見，此后不久夫人也走了，是罢？”

“就是……”他自言自語似的說，“至少两个。……”

我默默的又凝視着他的脸。学者并不对誰，但接着說：

“现在的社会上，为了土地和商业的利益，为了政治家和軍人的野心，杀死了多少万年青的像样的人，毫不以为怎样。然而为人类为人間的幸福，为拚命劳作的科学者的实驗，却不許杀死一个低能兒。这是現代的人道。这是我們自以为荣的二十世紀的文明。……”

学者拿着洋刀嘲弄的笑，而且激昂的站起，无意識似的鎖了实驗室的門。

“便是现在称为模范的人們，对于爭利益，爭权力，爭女人，因而杀人，因而犯罪的事，也以为不算什么一回事。然而为了科学者的进步，为了人类的幸福，却不能杀死一个白痴。这是現代文明人的道德。”他說，那眼里燒着狂热的光，那拿在手里的洋刀，在我眼前古怪的烱爍。

沒有逃的路。然而我也未尝想逃走，只是无意識的半本能的用双手掩了自己的头：——

“我是不要紧的，如果是为人类……。然而倘不更好的做……。不給一个別人知道，也不給警察那边知道，……”

科学者忽然平静了。他那眼睛里，已經可以看見还在大学时代的，爱重我的懇切的表情。他放下洋刀，像平常一样的抱我了。

“我說了笑話呵。懂得？”

“自然懂得。……”

“再会。”学者开了門，一面和我握手說。

“然而，”我在自己的手里接受了他的手，用力的握着說。“如果是为人类，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有必要时，倘若秘密的通知我……。因为我是不要紧的，像那小狗一样……，但不要給一个人知道，要秘密。……”

一回家，我便径走进父亲的实驗室里去。

“父亲。K 解剖学者的孩子和夫人，究竟是怎么的？”

“K 的孩子和夫人？”父亲吃惊的凝視着我的脸。“就是向来說过，都不見了。”

“单是如此么？”

“就是如此。”

“然而調查起那人的研究来，不是說至少也有两个活的人，用在实驗上么？”

“哼，这是那个科学者的話罢。你可曾問过他，他为了一样的事，自己亲手杀了多少人？”

“那結果是怎么了呢？”我什么都不懂了，看着父亲的脸。

“凡是胡塗东西，即使設立了很大的病院，为了实驗杀死了几百个病人也一点沒有功用的。然而在天才，有白

鼠就尽够了。所謂科学因材料而进步之类的話，正是那一流人的話。”

“但是，父亲，你可有K先生并不杀掉自己的兒子的确凿的証据么？”

“有的。有着万无可疑的确凿的証据的。”

“那証据是？”

父亲异样的看定了我的脸。我无意識的用两手抱了自己的头。这里有一条从前额到后头部的可怕的伤痕，我在这时候方才觉着了。

“父亲！說是K先生的兒子就是我么？还有那科学者，就是我的堂兄么？”

“我什么也沒有說。我豈不是并不开口么？”

“父亲，这是誑的！什么时候，父亲不是曾經自己想亲手解剖过我么？”

“这也說不定。……”父亲轉过脸去，自言自語似的說。

我看看这情形，永远永远的茫然的站着。

世界的火灾

一

唉唉，寂寞的夜！又暗，又冷，……这夜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

哥兒，亲爱的哥兒阿，睡不着罢？无論怎样的想睡覺，总是不成的呵，唉唉，討厭的夜！这样的夜里，怎么办才好呢？只要在这样的夜里能睡覺，什么法子都想試一試看；而且想将睡着的人，无論用什么法，强勉的催了起来，强勉的攪了醒来。……

唉唉，苦悶的夜！而且又是尽下去尽下去，不像要明的夜。……

便是住在家里，也仿佛在无限的沙漠上彷徨似的；便是靠了火，也仿佛被冷風吹着，身心都結了冰似的。

唉唉，可怕的夜，在这样的夜里，怎么办才好呢？

然而，哥兒，无論这夜有怎样的寂寞，有怎样的寒冷，啼哭是不行的。到这里来，給你拭眼泪，将哥兒坐在膝上，紧紧的抱着，爱撫你罢，給可以温暖轉来。……

說是睡着的幸福么？

也許幸福罢，便是关在狹的籠中，也可以做自由的梦的，无論夜有怎样寒冷，也可以做暖和的春天的美的梦的。

然而这样的夜，有已經醒过来的，便再也睡不着。……

哥兒呵，不是吸鴉片，不是注射嗎啡，是再也睡不着的了，那已經醒了过来的是……

說是鴉片也好，嗎啡也好，什么都好，只要給你能睡觉么？唉唉，这眞是可怜見的哥兒了，怎么的对付这哥兒才是呢。我更紧的拥抱你，在你顫动的嘴唇和悲凉的眼睛上，更久的給接吻罢，但願再不要对我提起那鴉片和嗎啡的事了。在你呢，想吸了鴉片去睡觉，原不是无理的事；想做那暖和的春的自由的梦，也是当然的。但与其吸了鴉片去睡觉，倒不如死的好，因为那是永久不会醒来，那是能永久的做着暖和的春的自由的梦。……

然而哥兒，再稍微的等一会看罢。

再稍微的……

便是这样的夜，也总該有天明的时候。……

更紧的更紧的抱住哥兒罢，更久的更久的給接吻罢，而且一面等着天明，一面給哥兒講一点什么有趣的話罢。……

古老的話是怕不願意，那就講点現代的的話罢，偵探小說模样的。……

三

有一回，我因为事情到S市去，市中的客店都满住了客人，沒有一間空屋，便完全手足无措了。然而在一所大旅館里，看見我正在为难，便有一个好人似的亚美利加人来說，倘若暂时，那就住在自己的房間里也可以。我很欢喜，立刻搬行李进了这房間。据旅館的小使說，那放我在他房間里的外人，便是亚美利加有名的富戶，人都知道是S市的大实业家。听說他是一日里用着五大国的言語算帐的。一听这話，我就很安心了。夜膳时候，看那聚到食堂里来的客，全是显着渴睡似的脸，做着金銀的梦的諸公。那亚美利加的实业家虽然在用膳，一面还啃住算盘，用了五大国的言語在那里算什么帐。大約夜里十点鐘光景罢，我和亚美利加的实业家都靠近火爐閑坐着。我也不知道甚么緣故，覚着不安，竭力的要不向那亚美利加的实业家方面去看了。于是这外人似乎定了什么决心，正对面看定了我的脸，說道：

"可以看一看我的脸么？"

我怯怯的将眼光移在他那精細的剃过的脸上。实业家的透明的黄鼬似的眼睛，鋒利的看着我，嘴唇上浮着靜靜的微笑。

"我不見得有些像狂人么？"他又問。

"那里那里，正是正式的亚美利加人的脸啊。"我回答說。

“我虽然也这样想。然而不觉得我已經死了似的么？”他問。

我便說，“那有这回事，分明是鲜健的活着似的。”

“我虽然也这样想，……”实业家机械的說，便在烟卷上点了火。秋風在火爐的烟囱里，唱起寂寞的秋之歌来。被烟卷的烟靄所遮盖，实业家的脸完全不見了。这也使我增添了不安。隐在烟霭里的实业家开口說：

“我在年青时候，也如你們青年一般，最喜欢游戏。在紐約，都知道我是野球和蹴球的选手。賽船和长路竞走（Marathon race）的时节，我得到过許多回的金牌。跳舞不必說，便是溜雪和滑冰，也始終都說我是第一等。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活着，我自己也觉得是像样的活着的。……”

他暂时沉默了。遮蔽在烟霧里的幽魂似的他，我極想給哥兒一看呢。……外人又接着說：

“不但如此，我那时总以为生在带着溫暖的光的明亮的世界里；而且那时候，也沒有人将我当作狂人，想送进精神病院去，倒是凡有我的意見，大家都以为不錯似的，然而有一夜，我被冷風攪起了，从那梦中醒了过来，我才發見在称为紐約的暗洞里。秋的風，庭园的白楊和枫树，都伸开枝条来，說是‘我們冷，我們要光明，’敲着我的房子的窗戶。我赶快起来，生了睡在爐中的火；旋开屋里的电气，点上了黄金的洋灯和白銀的烛台。然而那風，那庭园的白楊和枫树，也还是說道‘我們冷，我們暗，’伸开枝

条来敲着窗戶。我全开了窗，風便欣然的进了屋子里，来应援火；白楊和枫树也都将枝条伸进屋子里，来应援我。我所看不見的遮在暗夜里的声音，听得更分明了，他們都叫喊道，'我們冷，我們要光明。'

秋風吹乱了我的头髮；白楊和枫树都叫着'荷荷'的应援我，剧烈的摇摆着他們的枝条。

我在屋子中央生起一个大的火，体面的交椅和紫檀的桌子都做了柴。然而在暗夜里便是那大的火，也只像一点小小的貧弱的火花。看着这火，听着遮在暗中的眼不能見的寂寞的声音，我的心里發生一个大欲望了。我以为便是一小时也好，要試教这夜变成光明，便是一小时也好，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温暖。抱着大火把，我于是一家一家的点起火来。阿阿，好个光明的夜呵，而且是愉快的。……"

他沉默了。但是只要看他的神情，我便能明明白白的想出那被秋風所吹的火海；从吹着烟囱的風的嗚咽里，我便仿佛是分明的听到了吃惊的紐約的市民的紛乱和火海的呻吟。

外人微微的笑了。

"憤怒的他們，决計要将我活抛在火里了，然而这却是我的最为希望的事。比这更明，比这更暖的坟，在这世上是沒有的了。我向着这明的，这暖的，欢迎我似的呻吟着的坟，飞奔过去，一面詛咒着暗的夜，……一面贊美着火的海。……

願和烟焰同上了崇高的空际，溶在自然母亲的眷念的胸中。

然而我是一个有着在这世上还得觉醒一回的可詛咒的运命的不幸者。……

在紐約的狂人病院里，縛了手足，昼夜不断的，几星期用冰水从头頂直淋下去的我，不独是在这紐約的狂人病院里，簡直是成了在全亚美利加的狂人名物了。……

叨了亚美利加有名的精神病科的博士們的蔭，我不久便悟得自己是狂人了。而且分明的悟得之后，博士們便說我的病已經全好，教回到燒掉了的家里去。

我造起比先前更体面的房屋，度起比先前更愉快的生活来了。选代表到国民議会的竞爭，举大总統的游戏，究竟比野球竞爭更有趣，比打牌更愉快。至于賽船和抛圈之类，則无論如何，总不及摆着势派，坐兵船去吓各国，以及駕了飞机，練習从空中高高的摔下炸弹来。然而虽然过着这样有趣的生活，我总还想放一回火，这回并不单在紐約市，却是全亚美利加，是全世界了。……”

他从烟靄里伸出脸来，湊近了我的脸。我發着抖，竭力的退后了。他也并不留心，接着說：

“你以为这做不到么？一个人也許难，然而我已經不是一个人了。你也是我的同道罷？四面八方的点起这暗的火来，那可就怎样的明亮呵，怎样的温暖呵！而且飞向这火海去，这回决不錯誤，要和烟焰一同上了崇高的空际，溶在自然母亲的眷念的胸中。比这更明，比这更暖的坟，

在这世上是沒有的了。……”

我站起来說：“你是狂人，确凿的狂人呵，”便跑出房外去。外人在我后面大声的笑了。一到廊下，却見比我的脸色更其蒼白的旅館主人和十二三个小使在那里抖。

一問“怎的”，他們便默默的指着窗門。从窗門向外一探望，只見滿是巡警和巡官，水泄不通的围住了旅館。主人吃着嘴，暗暗的对我說，“說是这旅館里，藏着一个带炸弹的无政府党哩。”

我打电話給狂人病院去。不到半小时，便有四个强有力似的男人，坐着狂人病院的摩托車来到了。他們听得这有名的实业家成了狂人，也很以为可怜。我領他們到狂人的房外，他們怯怯的問我說，“不会反抗么？”我回答道：“不至于罢。”便走进房里去。狂人的实业家仿佛等着我似的，說道“劳駕”，他便大声的笑了。而且接續着这可怕的笑，毫不抵抗，他被四个男人环繞着，便即上了摩托車。深知道这实业家的巡警和巡官，也都說道可怜，目送着那車的馳去。一小时之后，从警察署传到了从上到下施行家宅搜索的命令了。检查了狂人实业家的行李的巡官，这时才知道那实业家，便正是他們極想弋获的亚美利加的有名的无政府党。于是这回是巡官仿佛狂人似的，跑到狂人的病院去，然而已經迟誤了。毫不抵抗，温顺的跟着病院的人們，那实业家平平稳稳的到了病院，但一出摩托車，他便对着茫然的病院的男人們，謙虛的說了应酬話，迈开大步逃走了。

也有巡官說，这是我故意給他逃走的，然而那些是随口說說的話。

三

哥兒虽然笑着，但从那时以来，我却很不安，很不安，打熬不住了。从那时以来，我失了做事的元气了。我的状态，仿佛是什么时候都等着火灾似的了。什么在全世界上放火，只有狂人才会有这样話。然而我总是很不安很不安，不知道怎么好。但是哥兒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的握着我的手呢？

为什么对着我的脸，用了那样的眼睛只是看的？怎么說？我們……

說我和你試去放火么？在那里？在世界？

喂，哥兒，怎么了，头痛么？这哥兒眞教人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呢。然而哥兒，那声音是什么？听不出么？

那个……鐘的声音么？唉唉，是鐘了！

火灾了！火灾了！

快打开窗門看罢，再开大些！……

唉唉，空中通紅了，……大火灾了。……

那里呢？……西也有，北也有？这里还很暗罢？阿，哥兒，又抓住了我的手了。还对着我的脸，用了那样的眼睛只是看么？你在怎么說，說这回輪到我們了？輪到去做什么事呢？唉唉，这哥兒眞教人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哩。这样的可怕的夜，怎么办才好呢？……

爱字的疮

我是寒冷的国度里的人。深的雪和厚的冰是我的孩子时候以来的亲密的朋友。冷而且暗，而且无穷无尽的連接下去的冬，是那国里的事实，而温暖美丽的春和夏，是那国里的短而怀慕的梦。——我在那国度里的时候虽然是这样，听說現在却是两样了。我願意相信他已两样——

那国里的人們，也如这世間的国里的人們一般，分为幸福者和不幸者。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可也仍在不幸者一类的中間。

幸福者为要忘却那凉結了心一般冷的，和威胁于心一般暗的事实，便到剧場和音乐会之类的愉快的会上去，做些艺术的梦，那自然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不幸者，却不能不从冷的浓霧的早晨直到吹雪怒吼的深更，来面会这事实。

要不听到可怕的寒冷，和凄凉的吹雪的呻吟，忘掉他們，幸福者是大抵躲到恋爱的城和友情的美丽的花园里去游玩着，然而在不幸者，却不得不自始至終，听那可怕的

寒冷，和凄凉的吹雪的凄凉的歌，和比歌尤其凄凉的話。为了又冷又暗的那国度里的事实，身心全都冰結了的我，将脸埋在冰冷的枕上，紧紧的紧紧的，至于生痛的紧囓了牙关。詛咒着自己，詛咒着别人，我仿佛寒夜的狼一般，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然而比我哭得更甚的不幸者，还該有几千几万人罢？——現在是所說为了又冷又暗的事实而大哭的不幸者，在那国度里也減少了。我相信他已減少。这減少的事，我是从幼小时候就梦想着，从幼小时候就希望着的。我到現在还活着，大約也就为了这梦想和希望罢了。

只願意永久的睡下去的一件事实，是成了那国度里的空气的。然而这心情却不限于寒冷的国度里，便在东洋的国度，南方的国度，这一种心情尤其强，这可是在当时未經知道的了。唉唉！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事还是非常多；就是現在，我所不知道的事，比起知道的来，还該多于几亿倍罢……

二

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住在一个小村里。那村虽然小，然而村人們的无智实在大，迷信和偏見是多的。村旁就有一丛接連几里的白楊林；在这村的人們，是以为再沒有比这白楊林更可怕，比这白楊林更可憎的了。倘使沒有事，决沒有人进这林子去。但因为村人所喜欢的我就憎厭，村人所憎厭的我却喜欢，所以我对于那树林也一样，村人愈憎厭，我也就愈加喜欢了。

先前什么时候，白楊树林所在的地方，本来是一片大平野。而那大平野，什么时候又曾經做过战場的。那时候，人类和动物，接連多年的爭斗着；就在那一片平野上，熊和狼和狐狸之类的动物，都領着大队，和人类决了最后的爭雄。在这一战，人类完全敗北了。就在人类流了血的地方，埋了骨殖的上面，成功了白楊的林子。

据这村里的人們說，是凡有常到白楊林里的人們，一定要变成古怪人，舍了村庄，跑往外国，或者寻不見，或者遭着橫祸的。但是我却毫不留心这些話，最喜欢走到那白楊的森林去。愈到森林去，村里的人們也就愈加猜疑我，終于說我是古怪人了。

有一夜是大雪紛飞的夜，狼在村的左近嗥叫的夜，我往白楊树林走去了。为什么在这样可怕的夜里往那边去，那时我可并沒有深知道。大約有着这样的心情，是要在大雪紛飞的夜間，在林中看見春的梦；也有着这样的心情，是要在豺狼吓人的嗥叫的夜里，听些对于白楊的春的私語罢。現在想起来，这心情似乎頗古怪，但在那时候，在那大雪紛飞的时候，在那豺狼吓人的嗥叫的时候，这心情是毫不覺得古怪的。我走进树林里；我在一株大的白楊下，柔軟的雪垫子上坐下了。雪下得很大；狼就在我的近旁嗥吟。我靜靜的坐着，听那白楊树林的說話。

"尽先前，尽先前，这里原是一片大平野。尽先前，尽先前，人类是和熊和狼和狐狸战斗了。人类敗北了。完全敗北了……"

听着这些話之間，一个异样的老女人在我的面前出現了。那全身紧裹着熊的氅衣，很深的戴着海狸的帽，腰間挂一盏小小的灯籠的那年老的女人，就将說不出的异样的印象給了我。那相貌，也是只要一看見，便即終身記得的形容。

那老女人一面对我說，"你是我的东西哩。从今以后，要跟着我走的呵。"一面径向林中走去了。我虽然說，"第一，我并不是'东西'。第二，我不願意跟誰走。"然而說着的时候，我又不知不覺的起来跟着伊走去了。"好怪呀，"我自己想。

白楊的树木，似乎在那老女人的前面排成寬闊的长廊，行着規矩的敬礼。豺狼一見伊，也都行起举手的敬礼来。

我說，"祖母，那簡直是兵队似的……"

伊却道，"兵队簡直是这些似的。"

我这才覺得，高兴的笑道，"阿阿，这是梦呵。"

大雪紛飞着，四近就听得狼的声音。

"祖母，你是誰？"我問說。

"我是冬的女王呵。"伊回答，很認真的。

"的确，是梦了。"我笑着。

"还有，我們現在前去的是到你的宮殿里去罢？"

"对了。"伊又認真的回答說。

"祖母的宮殿是用了金刚石和瑪瑙之类的宝石做起来的罢？"我問。

“对了。”伊又用了先前一样的口气回答説。

“唉唉，倒像一个有趣的梦哩。不使这梦更加有趣些，是不行的。”我想。

“祖母，在你的宫殿里，有一个年青的好看的雪的王女罢。”

“王女是沒有的。”伊答説，“虽然有一个哥兒。”

“哥兒？”我又复述的説。

“十二岁的哥兒呵。”

“如果是哥兒，无謂得很呀。”我説着，自己覚得似乎受了嘲笑了。

“連梦也做不如意，好不无聊。若是梦，何妨就有一个好看的王女，……哥兒哩……无謂。”我一面絮叨着，却仍然紧跟在伊后面。

大雪紛飞着；狼就在四近呻吟。不一会，我們的前面就現出閃閃發光的东西来，又不一会，就分明知道那閃閃發光的东西便是金刚石的宫殿了。我想站一刻，远望他的景致，然而我的脚不听我，只是急急的跟着老女人走。伊毫不留滞，进了大开的門；我也跟随着。我們一进內，那金的門便鏘的一声合上了。然而伊还怕那門沒有关得好，又去摸着看。

“行了。不会开的。”伊自己説，似乎放了心。

我向屋里的各处看。地上是鋪着虎和熊的上好的皮毛，四壁和頂篷上是飾着各样的宝石。只有窗戶，却用鉄棒交成虎柙一般，給人以一种监獄似的不愉快的感覚。

“祖母，所謂宮殿，簡直是牢獄呵。”

“并非到了現在，宮殿才成了牢獄模样，是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伊絮叨似的回答說。于是从帽子和氅衣上拂去了积雪，一面向我說，“你在这里罢。我进去一会就来。”便自走向里面去了。

“胡說。肯等在这样的地方的么？”我一面說，也悄悄的跟在伊后面。

走过了大屋二三間，伊就进了內室，紧紧的关了門。我走近門，暫时佇立着。伊在里面脫下衣裳来，一面又和誰說着話。

“今天晚上也是一个……”

“誰呢？也是农人么？”問的是可爱的哥兒的声音。

“那里，这么大雪的夜里，农人会进树林里来的么？”

“那么，又是誰呢？工人？”

“便是工人，这样的夜間也不到树林里来的。”

“那么，究竟是誰呢？”

“一定是一个呆子。”

听到这里，我憤然的就想打門了，然而竟也沒有打。

“年青的？”

“廿一二岁罢。”

“那人也許知道我正在找寻的字呢。老年人虽然不知道这一个字，年青的人們却仿佛知道似的。”

“唔，怎样呢。虽然看去有些呆……”

“問一問好罢？可是即使知道，怕也未必肯教罢。”

“唔，怎样呢。虽然看去有些呆……”

“給点报酬呢？……”

“可是已經死掉了的，什么报酬也未必要罢。”

“但是，祖母，便将那生命做了报酬，怎么样？”

“那是已經不行了。”

“祖母，怎么不行？沒有什么不行的。只要你答应……”

“已經不行了呵。是盖在雪里睡了两个时辰的。”

“但是，祖母，我如果不知道这个字，我就如死了的一样。年青时候便死掉，我是不願意的。”

“已經不行了，是已經到了这里的。”

“但是，祖母，这倒也沒有什么做不到。我知道的。”

“胡說，将你的生命当作那一条生命給了他，那又何須說得呢，自然是沒有什么做不到的。”

“倘不是立刻給了我的生命，就不行？”

“并不是立刻。是到了那时候，到了廿二岁，便得承受那运命的。懂了么？……”

邻室里面的哥兒便凄凉的哭起来了。

“祖母，如果不知道那字，我也还是不想活着呵。”

“然而豈不是沒有法办么？是已經盖在雪底下睡了两个时辰的。是已經到了这里的。但似乎自己却还沒有知道死，是呆子呵。总之，照那人說过的話，給些报酬就是了。未必会要討还自己的生命罢，因为还沒有知道是死着的哩，而况又是呆子呢。姑且去問一問罢……”

哥兒站起身，走向我所站着的門口来了。我便竭力的不使出声，竭力的赶快回到先前的屋子里。而且作为最后的言語，送到我的耳朵里来的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出去，得用什么方法交付呢？”的哥兒的質問的声音。

“唉唉，有趣的梦呵。”

我說着，悠然的躺在虎皮上面了。不多久，我的屋子里，便毫无声响的走进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可爱的哥兒来。那哥兒，是沒有一处不使我想起白楊树。模样宛然是白楊做成的美丽的雕刻；头髮披在肩上，好像白楊的花；而那全身，又似乎瀰滿着白楊的香味。他的声息，也給人起一种听到了白楊叶的摇动的心情。

“不相識的人呵，我是这家里的，是白楊的哥兒。”他一面对我行着礼，一面看定了我的脸，謙逊的开談了。

“原来，是这府上的哥兒么？請，請坐。”我率直的說。

哥兒便坐在我的旁边；屋子里充滿了白楊的香气。

“什么事呢？”

“对于不相識的人，有一件重大的請求哩。”

“那請求是？……”

哥兒暂时沉默着；于是用了低微的声音，完全是白楊叶的瑟瑟的摇动似的，說出話来了。

“我是白楊的孩子。待长大起来，須得發出許多光和热，在这世界上燃燒的。成了柴木和火把，来温暖这世界，光明这世界，这是白楊的使命。然而要热發得多，要火把燒得亮，有一个字是必要的。胸膛上一个‘爱’字，是

必要的。"

哥兒一面說，一面便脫了衣服，給我看那宛如白楊的皮色一般的胸膛。我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略略起身，向那胸前惘然的只是看。哥兒接着說：

"在这胸膛上，'爱'的一个字是必要的。在这胸膛上，請写一个'爱'字罢。"

"用什么写呢？"

我一問，哥兒便送过一把小小的金的刀子来，而且說：

"望你就用这金的刀子写。"

"要割得深么？"

"愈深就愈好。"

"痛的呵。"

"不要紧的，因为是白楊的孩子。"

"还要出血呢。"

"不要紧的，因为是白楊的血……"

我接过金刀子，就在那胸前正当心脏的地方，認真的刻了一个"爱"的字。从胸脯上，就如清露滴在花上似的，流出几点鮮血来。一看見这刻着的字，哥兒的相貌便充滿了喜欢。而且他又比先前更其可爱了。

"作为报酬，你願意要什么呢？"白楊的哥兒这样間。

"要生命。"我笑着說。

我才說，哥兒的脸便变了青蒼，那嘴唇，也如白楊的銀叶似的，顫抖起来了。我看着，便覺得那美丽的哥兒很可怜。

“可爱的哥兒。白楊的哥兒啊。我只是說一句笑話罢了。我并不要生命。”一面說，我便和譪的抱住了白楊的銀叶似的抖着的哥兒。

“哥兒，不要怕罢。我单是說了笑話罢了。我并不是要生命的。作为报酬，我单希望給我接一回吻。只一回……”

我于是就在白楊的銀叶似的發着抖的嘴唇上接了吻。忽然間，仿佛覚得有热的潮流通过了我的周身了。

“接吻是归还生命的方法。”哥兒紧握了我的手，低声說，“因为接吻，你取得了自己的生命了。至于我的生命是……”

——我睜开眼睛来。一瞬息中，便分明的知道了自己是在林中葬在积雪里，几乎要冻死的了。然而接吻的热，却似乎使全身都温暖。我竭力的站起身。大雪紛飞着。狼就在四近呻吟。我向村庄走去了。因为和白楊的哥兒接了吻，我的全身还温暖。我走到村庄了。大雪紛飞着，狼就在四近呻吟。

全村里的人們是沒有一个不認識我的，因此我便去打第一家的門。听說有人受着冻，那家的主人便絮絮叨叨的来开門。然而待到分明的見是我，那主人却又变了异样的相貌了。

“今天晚上，兵和偵探都在到处搜寻你呢，要逃走，还是赶快逃走的好罢。”主人說。

“兵和偵探都在搜寻我？为什么？”

“还說为什么哩，你自己总該明白的。”主人說着話，又眼睜睜的看我了。

“我是不逃的。我冻着呢。你肯救我一救么？”

“出多少？……”

“出十卢布，可以么？”

“太少。”

“二十呢？”

“如果出到二十五个，那可以……”

三

从那时候以来，早过了十年了。在这十年之間，我曾經住在东洋的国度里，也曾經住在南方的国度里。在这十年之間，我对于暖热的国度的梦話和东洋的国度的囈語，全都听得疲倦了。在这十年之間，我見了南方的国度的幻觉，也見了东洋的国度的催眠状态，于这世間已經厭倦了。我于是又回到那又冷又暗的事实的国度里去了。那时候，則正是那国度里所梦想着的春的时候。那国度里的人們，都希望这春比平常更其暖，也比平常更其长。一到了这国度里，我便又觉得总該一到那十年以前曾經住过的村庄去。但是这村庄，太阳虽然温和的照着，却是依旧的寒冷，虽在美丽的春季，却也依旧的凄凉。为人們所憎，为我所爱的白楊的树林也早已完全沒有了。一看見曾經有过树林的大平原，便使我仿佛觉得人类和动物又挑中了这里开过战。而且这一回，是人类虽然得了胜，却毫沒一处可

以觉察出胜利的情形。

离村二里模样，还剩下一些大白杨的林子。我便从白杨的残株間，走向那剩下的林中去。正走着，又仿佛走在十年以前曾和冬的祖母一同走过的那廊下似的了。在这长廊的尽头，就是树林的边界，却看見一間小小的人家。我不由的走进家里去了，只見在屋子里，散乱着白楊柴木的中間，想些什么似的在床上坐着一个年老的妇女。那女人的相貌，便是只要一看見，便即終身記得的形容。

"是冬的祖母呵。"我心里說。心脏也怦怦的跳动，几乎生痛了。

"莫非又是做着梦么？"我又疑心起来。

"祖母！"我低声的叫喚，伊什么都不說，只是看定了我的脸。我那心脏的鼓动比先前更剧烈了。我就用两手按在胸膛上。

"祖母，你就是冬的祖母罢。"我低声的說。

伊什么都不說，只是看定了我的脸。我几乎跌倒了……

我坐倒在白楊的柴木上。暫时是不断的沉默。于是伊仿佛定了神似的，粗鹵的說：

"我是这里的砍柴的老婆子。"

"十年前，"我又問，"祖母这里有过一个十二岁的哥兒罢？"

伊的脸色变成青蒼了。我也發了抖。暫时是不断的沉默。

“有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伊仿佛記起了什么似的，說。

“現在在那里呢？”

“誰？”

“哥兒呀。”

“現在是，什么地方都不住了。已經燒完了。”

“燒完了？”

“为了愛字的病呵。”

伊見我不能懂，仿佛很以为奇似的。又是銳利的看定了我的脸。在树林的幽靜里，听到我的心脏的鼓动的声音。

“祖母，什么是愛字的病呢？”

“十年前，哥兒的胸膛上，生了一个‘愛’字模样的疮。这‘愛’字的疮！却又漸漸的侵进胸膛的深处去了。”

“还有呢？”

“哥兒的性子便古怪了。哥兒就說出这等話来，說是願意拥抱了全世界的人，給他們溫暖……”

“后来呢？”

“后来我窘了。哥兒还說是願意做了火把，去照人們的暗路。”

“还有呢？”

“还有是做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于是燒完了。”

又是暫时的接着的沉默。伊却又看定了我的脸。

“你能写‘愛’字么？”

“唔唔。”

“那么，可肯給我在白楊的柴木上写个‘爱’字呢？”

“祖母，为什么？”

“写了‘爱’字的柴木，比平常的燒得更其暖，更其亮呵。”

伊异样的笑起来了。我一听到那笑声，便如淋了冰水似的發了抖。伊又站立起来，貼着我的耳朵低声說：

“在我的胸膛上，正当心脏的地方，可也肯給写一个‘爱’字呢？我也願意像白楊哥兒一样，成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一直到燒完。”

我急忙站起身：自己分明的知道，只要再在那屋里一分鐘，我便会發狂的。于是也不再理会那老女人，我跳出屋子，向着村庄这面逃走了。

…………………………

我在这晚上，便向着我所借宿的人家的主人，問他可知道住在树林里的砍柴的老婆子的事。

“知道的。”他說，“那是这里的有名的狂人；是树林里的妖怪。你遇見了么？給你說了些‘爱’字的疮之类的話了罢。什么写了‘爱’字，柴木便燒得更其热，眞是妖怪呵。十字架的力，和我們在一处！”他于是画了三回的十字。

“然而那哥兒是怎么死掉的呢？”我問說。

“那是全不足道的事。那是入了多数党，做了奇兵队，在这里活动的。幸而今年的騷扰时候，反給白軍的奇兵队捉住，治死了。那样的东西么，愈是死得多，我們便愈多

謝。"他向四面张望着，低声的說。

"是怎么治死的呢？"我又問。

"因为要威吓那样的东西，是活活烧死的。然而这是講白軍坏話的人們所說的話，不足为凭的。那样的东西，无論怎么治死，誰也不会当作一个問題看。只有那老婆子却可怜。从那时候起便發了疯，說着走着，說是哥兒成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烧完了。总而言之，实在是无謂。"

他一面說，一面剧烈的吐唾沫，后来似乎又記起什么来了，便又說：

"但是講些妖怪和杀人的話，晚上不相宜。十字架的力，和我們在一处！"

他怯怯的向着窗門看，画了十字許多回。我沉默着，凄凉的看他画十字。外面是漸漸的暗下来了；連着我的心……

……………………

我又出了这国度，向外国去了。然而便是到了外国，我的心还痛着。似乎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了一条新的而且深的伤。而且这伤，又似乎漸漸的深下去了。而且这伤的模样，仿佛又并非"爱"字而为"憎"字。大的"憎"字的模样……而且这又漸漸的大了起来……

唉唉，将这心，須得怎么办才好呢……

小鷄的悲剧

一

这儿时，家里的小小的鷄雛的一匹，落在掘在院子里給家里的小鴨游泳的池里面，淹死了。

那小鷄，是一匹古怪的小鷄。无論什么时候，毫不和鷄的队伙一同玩，却总是进了鴨的一伙里，和那好看的小鴨去玩耍。家里的主母也曾經想："小鷄总是还是和小鷄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然而什么也不說，只是看着罢了。这其間，那小鷄却逐漸的瘦弱下去了。家里的主母吃了惊，說道：

"唉唉，那小东西怎么了呢。不知道可是生了病。"

于是捉住了那小鷄，仔細的来看病。但是片时之后，主母独自說：

"小鷄的病是看不出的。因为便是人类的病，也不是容易明白的呵。"

一面却将那生着看不出的病的小病夫，給吃蓖麻油，用針刺出翅子上的血来，想医治那看不出的病，然而一切都无效。小鷄只是逐漸的瘦下去了。他常常垂了头，惘然

的似乎在那里想些什么事。主母看見这，說道：

"唉唉，那小东西，不过是鷄，不过是小鷄，却在想什么呢？便是人类想，也就尽够了。"

这样說着，自己也常常不知不觉的落在默想里了。而且这些时，主母的嘴里便低声說：

"仍然是，小鷄总还是和小鷄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

二

有一天，小鷄仍照常和小鴨游玩着。这时候，太阳已經要落山了。小鷄对着小鴨說：

"你最喜欢什么呢？"

"水呵。"小鴨回答說。

"你有过恋爱么？"

"并沒有有过恋爱，但曾經吃过鱦兒。"

"好么？"

"唔唔，也还不錯。"

白天漸漸的向晚了。小鷄垂了头，看着这白天的向晚。

"你在浮水的时候，始終想着什么事呢？"

"就想着捉那泥鳅的事呵。"

"单是这事？"

"单是这事。"

"在岸上玩耍的时候，想些什么呢？"

"在岸上的时候，就想那浮水的事。"

“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的。”

白天渐渐的向晚了。小鷄已經不再看，只是垂了头。他又用了低声說：

“你睡觉的时候，可曾做过鷄的梦么？”

“沒有。却曾做过魚的梦。梦見很大的，比太太給我們的那泥鰍还要大的。”

“我可是不这样。……”

沉默又接連起来了。

“你早上起来，首先去寻誰？”

“就去寻那給我們拏泥鰍来的太太呀。你也这样的罢。”

“我是不这样，……”

已經是黃昏了。然而垂着头的小鷄，却沒有留心到。

“我想，我如果能够到池里，在你的身边游泳，这才好。”

“但是，怕也无聊罢，你是不吃泥鰍的。”

“然而到池里，难道单是吃泥鰍么？”

“唔，不知道可是呢。”

到了黄昏之后，家里的主母便来喚小鷄。小鴨和别的小鷄都去了。只有这一匹，却垂了头，也垂了翅子，茫然的沒有动。主母一看到，說道：

“唉唉，这小东西怎么了呢。”

三

第二天，清晨一大早，小鷄是投在池子里，死掉了。听到了这事的小鴨，便很美的伸着頸子，驕傲的浮着水說：

“并不能在水面上浮游，即使捉了泥鰍，也并不能吃，却偏要下水里去，那眞是胡塗虫呵。”

家里的主母从池子里撈出淹死的小鷄来，对着那因为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死尸，暫时惘然的只是看。

“唉唉，可怜的东西呵。并不会浮水，却怎么跑到池里去了呢。不知道可是死掉还比活着好。

但是无論怎样，也仍然，小鷄总还是和小鷄玩要好，小鴨去和小鴨，……我虽然这样想，……虽然这样想，……”

伊独自說，对着那因为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小小的死尸，永远是惘然的只是看。

朝日漸漸的上来了。

紅的花

第一部曲

其 一

我睡着，我睡了做着各样的梦，做着关于人类的运命的梦，和关于这世間的将来的梦……。那梦很凄凉，是这世間似的黑暗而且沉重的梦，然而我又不能不做这些梦，因为我是睡着的……。

有誰敲了我的屋子的窗了。“誰呀，敲着窗門的是？”我暫时醒过来，訊問說。

“是我呵，春的風呵。”仍然敲着窗門，一面回答說。

“北京的風么？討厭的东西呀。”

“我是春風呢。”

“什么事呢？”

“新的春来了。”

“春便是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睡着的，我是正在做着这世間的梦的，春便是来……。”

“春来了呵，眞的春，比起你做着的梦来，春的現实

美得多哩。"

"胡說……。"

"在这世上，新的花就要开了。"

"怎样的花？"

"紅的花呵，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兰呵，赶快起来，来迎新春罢，美的鳥兒也就要叫了。"

"怎样的鳥？"

"紅的鳥呵，通紅通紅的天鵝……。"

"天鵝在临死之前，唱那凄凉的歌罢？"

"不的，那里那里，是天鵝在未生以前，唱那紅的歌呵，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歌。"

"呸，要說謊，还該說得巧妙些，什么通紅的歌……。"

"不相信么？"

"誰会相信呢。不要再敲窗門了罢，我是睡着的，我是做着梦的。"

"这有什么要紧呢，还要打門哩！"他說着，就激烈的叩起門来了。

"唉唉，北京的風，怎样的善于搗乱呵。"我一面說，一面也便淸醒了。

其 二

一

有誰正在拚命的敲門。我想：大約是哥兒回来了罢。所謂哥兒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我的学生，和我住在一处的。我开了門，我的猜想也不錯，那打門的也果然是这哥

兒。哥兒进了房，暫时沒有話，只听到那急促的呼吸。

“哥兒怎么了？”

“我們学生又鬧起来了，”他无力的說，“而且又行了示威运动了。”

“又有了什么冲突了么？”

“对咧，給警察和兵队毆打了。”他低声回答說。

“很痛了罢。”

“那里，痛什么之类的事，有什么要紧呢。虽然并沒有痛……。”

“只要沒有痛，那就很好了。”我說。

暫时沒有話。

“打学生的也不只是警队和兵队，一到大街，也有从店鋪里跳出来来打我們的。而且普通的人們也嘲罵我們，那些民众呵。”

“这眞是劳駕劳駕了。”我笑着說。

“大哥，大哥，”哥兒看見我笑，便用两手掩了脸。我自己也覚得对于哥兒太残酷了，似乎很抱歉。

“哥兒，不要哭了罢，我不过是講笑話。”我于是謝罪似的說。

“笑話是尽够了，”哥兒脸向着我說。“各处都正在說笑話，我不願意从你这里再听笑話了。你倘以为我可怜，就該說些正經話給我听的。”他說着，脸上又显出要哭的模样来。

“所謂正經話，是怎样的說話呢。文学的事，还是世界

語的事呢？”

“并不是这些事呵。”

“那么？……”

哥兒目不轉睛的看着我的脸。

“为什么显了这样的相貌，看着我的呢？”我問。

“講給我紅花的事罷。”哥兒便断然的說。因为紅花这一句話，来得太突然了，我不由的吃了惊，张大了嘴和眼睛对他看。

“紅的花的話？”

“是的，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兰的話……。”

“并且和那紅的鳥的話，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天鵝的話？”

“还有这样的話么？”这回是哥兒吃了惊了。

“还有紅的歌哩，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歌……，唱一出試試罷。”我看見哥兒的惊疑的脸，又禁不住失了笑。

“又是笑話么？”这一回，他也当眞要哭了。

“阿阿，哭是不行的。从此不再說笑話了……。”

“你这里，一定有着紅的花，”哥兒又看着我的脸說，“大家全都这样說着呢。”

“即使有着这样的花，这也已經是不开的枯掉的了。”

“这样看来，沒有太阳的光和热，花便开不成的話，也竟是眞話哪。”他自言自語的說，又向我說道，“但是，大哥，在这国度里，紅的花开花的时候，也要来的，不多久。”

“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太阳就要上来了……。”

我笑了。暂时是沉默，忽而哥兒似乎想到了什么了，用力的握了我的手。

“大哥，送給我你那紅的花罢，便是枯的也可以。”

“喂，哥兒，你在那里說什么?”

“你該懂得的罢。”

“不懂呀。”

“也仍然不肯給我紅的花罢了。虽然怎样的爱我……。”

哥兒苦笑着，放开了我的手。他走向窗面前，将湿着眼泪的脸，靠了玻璃，去看黑暗的夜主宰着黑暗的世界。什么地方鷄啼了。“那是第三回的鷄啼呵，”哥兒說。什么地方又是一回的鷄啼。

“大哥，那是第三回的鷄啼呵。”他又說，于是更加竭力的向着东边看。哥兒是热心的等着太阳的上来；我一見他那种热心的等着太阳，便也忍不下去了。

“哥兒呵，我来講紅的花的事給你听，就是不要再等太阳了罢。”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是不上来的。”

“永远?”

“也許是永远。”

“可是已經第三回的鷄啼了。”

“那也許是第三千零三回的鷄啼哩。你以为只要鷄一

啼，太阳就上来么？"

"虽然是这样想……大哥，要怎么办，太阳才会上来呢？"那熬着眼泪的哥兒，竟孩子似的鸣鸣的哭起来了。我用尽了在东洋各国学来的所有恳切的話，去安慰这哭着的哥兒，然而都无效。只望他哭得稍平静，我便叫哥兒赶紧躺下了，将头搁在自己的膝上，講起紅花的話来。

"講紅的花罢。"哥兒一听到，便漸漸的平稳下去了。单是从他眼睛里，还滔滔的流出热泪来，那身体，也正如痙攣許久以后似的，不住的發着抖。

第二部曲

其 一

"紅的花的故事，是一个国度里的故事。这国度，是从一直先前以来，为寒王和暗后所主宰的。那王有两个王子叫横暴和乱暴。叫作窃盗的人是这国里的总理；叫作精旁的一个术士是王的最忠的忠臣。受着这一流人物的統治的国民，那困难，像你似的哥兒怎么能領会呢。而且那国度的状态，像我似的不会說話的嘴，怎么能叙述呢。那凄慘的模样，实在是言語說不尽，笔墨也写不出的。那国度里的人民，从起来的时候起，到躺下的时候止，(这国里除了科学家以外，普通的人們都沒有昼夜的分别，白昼称为起来的时候，黑夜称为躺下的时候。)总是迷路，碰着物和人，顚仆在泥塗里，墜落在深沟里。因为寒王，这国里的人們

的全身总是發着抖，因为暗后，連灵魂都縮小了。在这国里的人們的起来的时候和躺下的时候，横暴和乱暴这两王子都带了和自己一类的人物，唱着国歌道：

‘喂，打打，推，

喂，揍呀，杀杀！’

一面疯狗似的在国度里跑，打男人，拉女人，惊孩子，威吓这全国度。唉唉，那种状态，在哥兒的国度里，是无論如何看不到的。

“那叫作窃盗的总理，又將那些‘拿錢来’‘送孩子来，那边去，这边来’之类的命令，无論在这国里的人們的起来的时候，或者是躺下的时候，都不断的發表，而且差那叫作精旁的忠心的术士去施行这些命令去，这国里的人們是連夜梦里也發着抖的。点灯籠和洋灯不消說，即使点油松，对于暗后也是不赦的罪；倘想要自己住着的街和房子更便利，更温暖，虽然不过单是想，对于寒王也犯了不赦的罪的。犯了这样的罪的人們，那自然該受可怕的刑罰。”

哥兒完全不哭了，抬了湿着眼泪的可爱的脸，用了他吃惊的眼睛，只看着我的脸。

“大哥，这故事不太可怕么？”

“那里那里，可怕的故事多得很哩。不消說，虽然不是童話，却是眞事情的話。……”

“后来那国度怎么了呢？”

春風又来敲着窗門。第三千多少回的鷄啼，也来报黎明已到了……。

其 二

“那国度是全然困頓了。那国里的人們只有唯一的希望，就是像你一样的希望太阳的上来。只因为这希望，大家所以一代一代的活着。

“寒王和暗后也拚命的劝諭，教大家靜靜的等候太阳上来，而且还說，太阳一升到这国度里，他們便即讓位給太阳，自己却来和国民过平等的生活。这是什么緣故呢，因为統治一国，是很不容易，非常为难的；所以专等着太阳的上来是这国度里的人們的义务，而这国度里的人們也都馴良的等候着太阳。但是无論怎么等，太阳在别的国里虽然也上来，也下去，只在寒王和暗后的国度里却不見有上来的模样。于是这国里的人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寒王和暗后之間，却又生了第三个王子，叫作失望。

“这时候，这国里来了一个称为希望的外人，那是伟大的学者，懂得許多事情的人。然在这国度里，却以为惟有外人最討厭；而且这名叫希望的学者，便在别的外人之間，也很被憎恶的。因是他从起来的时候起，到躺下的时候止，只研究着不利于暗王国的事，而且还計画着各国的灾禍。据人們說，希望外人又曾宣言，說是寒王和暗后統治着国度的时候，太阳是不会上来的。那就是太阳不上来的时候，这国里的人們便不会得到幸福的理由了。

“但这国里的人們，虽然从一直先前以来，即使各人都不幸，却总相信自己的国度是世界上最为幸福的国度，从

来沒有怀过疑。听了希望学者的話，誠实的人們都不信，然而性急的勇敢的青年們却因此很担心，沒法放下了，并且这才覚到自己的国度幷非幸福的国度。听到了这些事，横暴和乱暴两王子带了和自己相像的人物，用了比先前更响的声音，唱着

‘喂，打打，推，

喂，搖呀，杀杀！’

的国歌，比先前更利害的在全国度里繞。窃盗总理和精旁术士也比先前更尽忠于寒王和暗后了。还有新降誕的叫作失望的王子，幷不多久，也就长大起来了。但是虽然这样，那性急的元气的青年們，却还是發各种的議論，終于跑到希望学者那里去商量。

“‘要怎么办，暗王国才会幸福呢？’那青年們对了希望学者首先問。

“‘使全国开了紅的花，就会幸福罢。’他簡单的答。

“紅的花的种子在这国度里是多到有余，性急的年青的人們便将那种子撒在学校和寺院的院子里，运动場里，市上的公園里，各处的田地里。”

哥兒兴奋了，抬了头看着我的脸。

“那紅的花开了沒有呢？”

“不，一朶也沒有开。”

哥兒嘆一口气，那眼珠又濕潤了。

第三千多少回的鷄啼已經报了天明；春風微微的敲着窗戶，說：

“可是这回却要开哩，紅的花……，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兰的……。”

然而哥兒将脸埋在我的膝上，沒有听到了。

其　三

“性急的元气的年青的人們，又跑到希望学者那里去，說：

“‘紅的花的种子虽然各处都撒到了，但是紅的花却一朵也沒有开。’

“‘那是光和热不够的緣故。’希望学者靜靜的回答說。

“听了这話，年青的人們都愕然了。

“‘那么，仍然是除了等候太阳上来之外沒有法，这是寒王和暗后的国度，光和热当然不足的。’他們都失望了。希望学者却失了笑。他知道这国度的人們是以为各国各有一个太阳，即使别国的太阳早已上升，而本国的太阳沒有上，是絲毫沒有法子想的。希望外人这时候想到了这一节，于是就失笑了。

“‘虽然对諸位很抱歉，但是在这世上，为这世間的太阳是只有一个的，就是这太阳，什么时候都无休无息，給这世上温暖和光明。然而因为寒王和暗后統治着这国度，横暴和乱暴这两王子又在各处走，所以这太阳的暖和光都达不到这国度里。倘沒有了寒王和暗后，这国度的上面，是一定可以看見温暖光明的太阳的。使这国度里开了紅的花，那妨碍看見太阳的东西也就自然而然的沒有了。’

“听了这些話，年青的人們便是憂郁，失掉了元气了。

“‘然而，能使开花的热和光不是不够么？’他們又說。

“希望学者又笑了。

“‘能使开花的热和光，无論在那一国，是多到有余的。’他說，而且笑。

“性急的年青的人們都目不轉睛的看着希望学者的脸。他們里面，也有一个像你似的哥兒叫作有望，是最勇敢最高尙的青年。暫时看着希望学者的脸之后，那有望哥兒也笑了。他于是用了鋒利的刀割开了自己的胸膛，在自己的心脏中，种下那紅的花的种子去。从这哥兒的胸膛里，这才开了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兰的花……

“不多久，全国到处都开了紅的花。一看見紅的花，寒王和暗后便带了横暴，乱暴和失望这三个王子遁向东方，窃盗总理和忠心的精穷术士都忽而逃向西方了。在这国度上，从創世以来，那温暖光明的太阳这才給与光亮。从这时候起，这国度里的人們，这才学起生活于幸福的事来。

“然而，哥兒，那首先割开胸膛，使从这里面首先开花的有望哥兒們，却并沒有看見光輝美丽温暖的太阳在这国度上。他們并沒有在太阳之下，尝一点幸福的生活。

“有望哥兒們的生命，是成了紅的花的生命了。哥兒呵，为了紅的花，而交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心的热血的有望哥兒們，是忘記不得的。……”

然而我那可爱的，将眼泪沾湿了我的膝髁的哥兒，却已經睡着了。我目不轉睛的看着泪湿的疲劳的美丽的脸，

屹然的坐着，什么地方又起了第三千多少回的鷄啼；春風又靜靜的敲着窗戶。

哥兒入梦了。我也一样……

第三部曲

其 一

在将头藏在很高的青云里的山的山脚下，嚷嚷的聚集着許多工人們，他們都想走上那連着青云的一条很狹的山路去。但在狹路的两面，从山脚下一直到云端，都排列着几千百个收税官吏一般的人物。他們因为要使不納稅的不能走上这条道路去，正和冲过去的工人們战爭。正当这时候，工人們里忽然跳出一个青年来，一面将金錢遞給站在左右的官吏，一面径自上去了。工人們也暫时停止了和官吏的爭斗，羡慕似的看那青年向上走，直到看不見了影子，才又格外的喧嚷起来。我走向鬧着的工人們那边去。

"你們为什么鬧的呢？"我問一个工人說。

"我們么，"他先拋給我一个怀疑的眼光，"我們到这里来，是想要一同上山去的，然而那班畜生，"他指着两旁的官吏，"說是拿錢来。吃飯尙且沒有錢，上山还会有錢么。"

"上山又做什么呢？"我問。

"說是山上有着紅的花哩，能使工人們得到幸福的紅的花。"

"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兰的花么？"

“对啊，大家就是想要拿这个去，那些畜生們却是除了有錢的之外，誰也不放过去。”

“究竟前面的是什么山呢？”我問。

“你不知道？”工人又詫异的看我了，說，“那就是有名的学問山，是智識阶級的窠啊。在上面的能使工人幸福的紅的花，就是智識阶級这些小子們在那里做出来的。但是智識阶級这羔子能够相信么？我們也想自己上去看，然而那畜生……。刚才上去的小子虽然也是我們的一伙……。虽說替工人們去取了紅的花，拿到这里来……。手头有錢的小子，能够相信的么？有錢的都是强盗，都是吸我們的血的狗啊！”工人們各处叫喊，而且声音又逐渐的响起来了。

“打罢，动手！”工人們叫喊着，又开始了前进，在这时候，那青色的云端里恰现出先前上去的青年来。

“呀，回来了，回来了。”工人看見他，都大声說。

“喂，快下来，快下来罢，我們并不是到山上来旅行的。”工人喊着說。受着站在两旁的官吏的逐一的招呼，那少年走下来了。待他近来，我才知道他便是我的哥兒。他的眼睛發出光閃，那脸热得通紅。哥兒一面往下走，一面对着工人热烈的說話。工人都张着嘴，茫然的听着。我虽然也分明的听到他的言語，却毫不懂那些言語的意义。我看着站在前面的一个工人的脸說：

“那說的是什么話呢？不懂啊。”

“不懂。似乎并不是我們所用的話。”

“那里的話呢？不懂啊，不知道可是美国話。”

“不。”一个工人說，“那是智識阶級所用的話呵，据說就是学問話。”

“喂喂，簡单点！”各处發出工人的忍耐不住的声音来了。

“紅的花怎么了？”

“拿出紅的花来……。”

“談天不关紧要，先拿出紅的花来罢！”工人們都叫喊。

“紅的花在这里！”在喧嚣里提高了喉嚨說，哥兒将紅的花擎起在工人們的头上了。忽而大家都寂静；而紅的花照入各人的眼中。在忽而平静了的沉默中，我分明的听到工人們的充滿了希望的胸膛的鼓动。但是过了一分时，工人們又像暴風雨中的大海一般的喧扰起来了。

“那是白的花，是染紅的白的花……。那是白紙做的花……。那是用紅顏色染过的紙的花。那是用原稿紙做的花，用紅水染过的。”

“騙子！說謊的……。打这畜生，动手！”大家叫喊着，捏起拳头，都准备攻击哥兒了。

“且住，且住，那是我的哥兒呵。”我一面叫喊，因为想帮哥兒，便跳进工人們的队伙里……。

其 二

幻景消失了。我的額上流着冷汗。一瞥那躺在我的膝上的哥兒的脸，只見他为恐怖所袭击，發着可怕的痙攣，我便不由的往后縮，我为要不看見他的脸，閉了自己的眼

睛。我用手遮了他的額，許多回，无意識的反复的說道，“那不过是梦罢了，幻罢了。”

“我幷不說謊；我幷不想要欺騙工人。但是那紅的花，那用紅水染出来的，用原稿紙做成的那花，怎么会在我的手里的呢？”似乎被誰詰問着似的，哥兒用了笑話，替自己辯护說。我用手撫着他的臉，許多回，反复的說道，“那不过是梦罢了，幻罢了。”那臉相終于沉靜；哥兒已經熟睡了。有誰开了門，走进我的房里来。我直覚的知道：那是新的梦又复进来了。

“已經尽够了。不要进来！”我想說，然而竟不行。哥兒又在那里做梦了。我也一样。……

其　三

在起了大波涛，可怕的呻吟着的无限的人們的大海中間，出现了一座鉄和石造成的金字塔一般的高塔。那鉄制的門戶，都密不通風，关閉得紧紧的。从許多窗子里，却看見机关槍和大炮。塔上面和塔下面，以及門前面，都站着許多的軍人。那軍人，全是造塔的石头一般冷，造門的鉄一般硬，毫不动弹，只是靜靜的看着起了大波涛，可怕的呻吟着的无限的人們的大海。

“开門罢！”无限的人們的海發出咆哮来。鉄匠的鍾，樵夫的斧，矿工的鋤，这些作工的器具，都做了工人的武器，当軍人前面，掄在空气中。

“开門，开門罢！”无限的人海的呻吟逐漸响起来了。

然而塔是像石和鉄所做的山一般冷，軍人是像鉄和石所做的塔一般不动搖，靜看着这情状。

“开門，开門罢……。”

“那塔，是什么塔呢。”我向了一个掄着斧头的工人問。

“那是議院呵……。”

“議院？”

“是的，”工人說着，又掄起斧头，叫道“开門开門”了，但忽又向着正在惊疑的我，憤憤的說道。“据說那里面就有紅的花哩。”

“紅的花？”

“紅的花呵，据說能使穷人得到幸福的紅的花，就在这里面。”

“也有紅的鳥么？”我无意識的問。这回是工人吃了惊，显了什么也不懂的脸相了。

“什么紅的鳥？”

“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天鵝呵。”

“这样的东西，或者也有罢。我們已派了代表，教他无論如何，总要从有錢的小子們的手里，取了那能使穷人得到幸福的紅的花来。但是紅的鳥，却幷沒有說起呢。也許又受了富翁的騙了。畜生！我們的代表本該早已回来的了，現在是怎么的呢？只是等候着，等候着。……在那里面的东西是沒有一个靠得住的，全是畜生。因为都是不能够相信的坏种。……”

“喂，开門罢，开門！”他們掄着工具，叫喊的声音比

先前更响亮了。跟着这叫喊似的，静静的开了最上層的門；于是第二層，第三層，瞬息之間，一切門都开了。在那里面，能看見从底到頂的雪白的大理石的阶級，充滿着大約是温室里养出来的美丽的奇花。那两边，是排列着远方各国的有名的繪画和很古的雕刻；而在中間，則站着不动如雕刻，美丽如圖画的軍人。

无限的人海忽而冰冻了。石級上面，静静的現出一个年青的人来。

"那是我們的代表呵，体面罢。"拿斧的工人对我說。仔細的看了工人的代表，我的心却又鼓动起来了。

"喂喂，那是我的学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拉了工人的袖子說。

"胡說，畜生！"工人却彷彿駡我似的發恼了。

代表渐渐下来，工人的叫喊万岁的声音也渐渐的盛大，而在后面，鉄的門也从上到下，一層一層的挨次关閉了。待到代表走完了石級，也就关上了最后的門，只見那高塔如石和鉄做成的山一般，冰冷的先前一样的站着。

"紅的花怎么了？拿出紅的花来！"无限的人海如此呻吟。这时候，我已經知道那工人的代表确凿是我的哥兒了。哥兒很庄严的举了手，在那手里，便捏着鮮血染过了似的通紅的花。无限的人海又冰冻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瞬間的事。

"那是白的花。那是染了工人們的血的白的花；染了穷人們的血的白的花。奸細！凶手！"无限的人海又复呻

吟，起了斧和锄和镰刀的波涛，奔向哥兒这面去。

"那是我的学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一面叫，便跳进了工人們的队伙里。

"教出奸細来，还要逞能么？畜生！"一个拿斧工人吆喝着，就举斧来劈我的头。我惊叫一声，向后一仰面，那斧便順势落在胸膛上，立刻劈成两半了。

"那是我的学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

其 四

幻景消失了。我顫抖着。我聚起所有的元气来，去一看靠在我的膝上的哥兒的脸。那脸蒼白到像一个死人，筋肉絲毫不动，也完全像是死尸的模样。

"死了！死了！"我叫喊着，又一摸他的額，冰冷如同石头。我又要去按哥兒的胸膛，这时才知道，他的胸膛已經分成两半了。

"死在斧上的罢。"我想。我又去一窥探，只見心脏还在那里面微微的动弹。

"死在斧上的呵！"我又想。而且这时才記得，我的胸膛也是受了斧劈的了。我一看自己的胸膛，我的胸膛也分了两半，又去一窥探，只見心脏还在那里面微微的动弹。在心脏中，隐約的看見紅的花，已經就要枯起来了。"拿掉罢。"我勉励自己似的説，从心脏中取出紅的花来。"将这送給故去的哥兒，作为最后的紀念罢。"我説着，便将花种在哥兒的心脏里。这时候，哥兒的心脏却又复活过来，發生了

鼓动；那死人似的哥兒的蒼白色的脸上，也流通了新的神秘的生命；他的嘴唇，也凄凉的微笑了。

“我并不是奸細。我是寻覓着眞的花的，但那染了工人們的血的白的花怎么会在我的手里的呢？”他握着我的手，低声的說。

“可愛的哥兒呵。那是我知道的，然而那些不过全是梦罢了，可怕的幻景罢了。”

“是罢。”哥兒說着，将眼光轉到那边去了。我也一样……。

然而那边的墻壁已經看不見了。

其　五

在我的面前，有无限的大都会中的一片空地方，左边看見学問山似的高山，右边看見仿佛議院塔一般的高塔。其間有許多人，动弹着，然而不出声。空地的中央立着奏乐的高台，四面都圍满了兵队。人們里面，仿佛覺得最多的是农夫。

“那是什么？”我指着兵队圍住的高台，問一个年青的农夫說。

“那是断头台呀，砍人头，絞人頸子的。”他低声的答，很坦然。

“今天也有人要受死刑么？”

“对啊。”

我的心驟然間生痛了。

"今天是砍誰的头呢?"

"这我們怎么知道呢? 虽然天天在这里砍人,絞人, 但是砍的是什么人的头, 絞的是为了什么事, 我們統統不知道。总該是有什么緣故的罢, 总該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情罢。……"他仿佛有所忌憚似的向四面看, 而且放低了声音。

"听説做了好事情的人的头也砍。然而我們是无智識的, 所以什么也不懂的。"他于是接近了我的耳朵, 用了更低的声音説:

"我們是小百姓呀, 似乎不能排在人里面的。"

我吃了惊, 目不轉睛的看着他的脸。

"我們是人的影子呵。"他極低声的説。

我的心寒冷了。我于是知道他实在是人的影子。我想从他这里逃开, 便走向守着断头台的軍人那边去。我还怕軍人也是人的影子, 就去一触其中一个的手,觉得确是人, 我不由的非常高兴了。那被我触着了的軍人, 当即轉过眼来对我看。

"究竟在这里, 今天处誰死刑呢?"我問。

"这些事,"他微微一笑説,"我們是不知道的。虽然每天在这里砍人, 絞人, 但是砍的是什么人, 絞的是为了什么事, 我們統不知道的, 总該有什么緣故的罢, 总該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情罢……。"他説着, 也如先前的农夫一样, 惴惴的向四面看, 于是放低了声音, 挨近了我, 説道:

"听説做了好事情的人的头也砍。然而我們是无智識

的，所以什么也不懂的。”他又像那农夫一样，接近了我的耳朵，而且用了比先前更小的声音：

“我們是軍人呀，似乎不能排在人里面的。”他說。

我更加吃了惊，目不轉睛的看着他的脸。

“我們是机器呵。”他在我的耳朵边，極低声的說。

我發了抖，我的心寒冷了。

有誰在我的后面笑；回头看时，是成了一小群，都是戴着紅的假面和黑的假面的，正在站着笑我哩。我便走向他們那边去。

“究竟今天是砍誰的头呢？”我向了戴着紅假面的一个人問。

“这我們是不知道的。虽然天天在这里砍人，絞人……”紅假面也学着农夫的口吻說。紅假面和黑假面都笑起来了，然而我却沒有笑。

“你們是誰呢？”

“我們是假面。”

“你們为什么戴着紅的和黑的假面的呢？”

“因为我們的脸还沒有长成。”

“如果脸长成了？”

“便抛了假面了。”

“要什么时候，你們的眞的脸才会长成呢？”

“紅的花开了的时候……。”

“今天是砍誰的头呢？”

“你为什么要問这等事？”

“因为我的心生痛呵。”

戴着紅的和黑的假面的人們，都詫异似的看我了。

“这似乎不是影子……。也不是机器……。說是有心的……。而且說是这心还会痛……。”他們用了很低的声音，大家切切的說。于是經我最先問过的紅假面，便走近我的身边来了。

“今天是，要砍那种了紅的花的人的头。”

“紅的花？”

“紅的花！今天就要砍那試种了使人們幸福的紅的花的人的头呵。”

“那紅的花是种在什么地方呢？那人是……。公园里，还是田地里呢？”

“种在什么地方，我們不知道。似乎不是在公园，也不是田地里。我們也曾将紅的花的种子下在这些地方的，但是都无效，那花一朵也沒有开。将花种在什么地方这一节，我們也正想探問他，所以特地来到这里的。”

“来了！来了！”影子和机器都嚷起来了。影子們和机器們左右一分，讓出一条大路，直通断头台，路上现出一輛自动車，棺木似的盖着黑布。这时候，捏着明晃晃的板斧的劊子手，也在断头台上站起来了。駛到断头台的阶級下，那黑的棺木似的自动車便停了輪。五六个軍人和官吏，从車子里押出犯人来，并且带到断头台上去了，犯人的胸前，就开着很大的紅的花。

“那是我的学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叫喚說。

軍人将哥兒的头擱在高的树桩上，劊子手举起那明晃晃的板斧了。

“且住！且住！”我一面叫喊，一面跳到断头台上去。

“且住，且住……。”

挂着許多勛章的官員一举手，劊子手的明晃晃的板斧停在哥兒上面的空中了。影子們和机器們全都不动了。

“且住，且住……。这紅的花是我的，幷不是哥兒的花。如果为了紅花而死，不該是这哥兒，却应該是我……。”

挂着許多勛章的官員将他举着的手的小指只一彎，劊子手的明晃晃的板斧便閃电似的落下来了……。哥兒的头，掉在我的脚下了。

“哥兒，哥兒……。”

結 束

其 一

幻景消失了。我用两手掩了脸，啼哭着。

“説謊，説謊，这花是我的。这是我用了胸中的血和热养大来的紅的花。”哥兒正在説笑話。

“哥兒，哥兒……。”

春風比先前更用力的来敲窗。

“新的春来哩。不起来迎接么？”

哥兒醒来了。

“大哥，誰敲了窗門了？”

“誰也沒有說。”

“我分明听到的。”

“阿阿，那是春風罢了。”

“說了些什么罢，那春風？”

“不，也并不……”

“我分明的听到了。說是‘新的春来哩。不起来迎接么？’”

哥兒起来了。太阳升得很高了。

“大哥，我去了。”

“那里去？”

“那边，你不同去么？”

“我的路是不同的。”

“我却也这样想……。”哥兒寂寞的說。

“哥兒，我們的路虽然不同，我們一同还要会見的。”

“在断头台上么？……”

我們都走出外面了。天空很澄明，春天的太阳很愉快的晃耀。春風摇蕩着楊柳的下垂到地的枝条，切切的說：

“春来了，还不起来么？”

哥兒微笑了。临别的时候，他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說：

“大哥，无論怎么說，那是总不还你的了。”

“什么？”

“你給我的那紅的花呵。”

其 二

在院子里，我和客寓里的主妇遇見了。

“唉唉，顏色好不难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伊說。

“不，别的倒也沒有什么。”

“昨晚上又是一点也沒有睡着么？”

“倒也还算是睡着的……。”

“和那美少年一起？”

“是的。”

“那可不好。”

“为什么？”

“还說为什么……。总之，还是再去睡一会罢。”

“叫我再去睡下么？”

“自然，可是顏色太难看了……。”

下垂到地的楊柳树，很深的吐一口气，說：

“开起花来試試罢。紅的花却不成，虽然对諸君很抱歉……。”

我許多时，許多时，惘然的只站着。

时光老人

一

的确有一个大而热閙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静的。的确有一个住着闊气的体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却全是質朴幽静而且誠实的。住在这样幽静的地方，混在这样幽静的人們里，我的心也本該平静一点的了。然而不然，无論如何，无論如何，总不平静，而且也不像会平静。到夜間，我尤其觉得寂寞，因为夜間是始終总是一个人的。一上床，我虽然竭力的想要做些什么梦，赶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虽然睡着，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并不是做些美的梦的所在；便是先前什么时候做过的梦，也要給忘掉的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东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剧場，音乐会，社会主义者的集会这些地方去，夜里嚷嚷的閙过的事来，我就悲凉的嘆息。一想起那时和三四个朋友在一处，拥抱着朋友，为朋友所拥抱，立定从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里)救出社会，国，全人类的方針；并且做过梦，是从我們的手

里成了自由的乐园的世界。想到这些事，我就寂寞的欷歔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时更将时辰鐘放在身旁，想从那"滴答滴答"的音响中，听到辽远的朋友們的相思的声息。我是詩人，以为这該是能够的。

然而一直到现在，在时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响中，却并沒有听到相思的朋友的声息。只听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时光老人的严厉的声音罢了。但在老人自己高兴时，也就說我可怜，講給听各样的話，虽然也并非什么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为人类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义，和正义而前进的；我所希望，是想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虐待弱者和穷人的利己主义者的迫压，变成爱人类，要求人类的幸福的主义者的天下的；而且无昼无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学着老年，許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錯处和罪恶，还說道我們也是人，昂然的闊步着，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就疑心起来了。不但这一件，还有一看見无論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重复着老年的錯处和罪恶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这幸福的人类接連的为难了几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这事的时候，在我是最为寂寞的。

有一回，正适当时候了。一面想，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亲和祖父的錯处，贖淸了老年人对于

人类的一切罪恶，絕无阻碍的，自由的进向幸福的时代的了。这样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床，因为記挂着人类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时辰鐘，以为这一次，在这“滴答滴答”的音响里，总該可以听到从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压迫中救了出来的朋友們的声音的了。于是将时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代了朋友的声音，却是严厉的时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声音，又渐渐的听到了。时光老人开始了下面的那些話。……

二

人的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并不是現在才成蠢才的，什么时候都如此。……便是过去，……便是現在，……便是将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会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就是人类的發达。羡慕罢？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怜罢？有什么可怜！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为并非从别个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么可怜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亲……和祖父……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亲和祖父是怎么样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罢？請便請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随意的拜他們去！横竪是不能更蠢上去的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类开出来的是怎么样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类便会好起来的罢？什么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国話么？以为年青人学好了打弹子，野球，足球，人类就得救么？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泪，默默的听着老人的說話。

暂时之后，老人又开始了說話了。

三

在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无从想像的那么大，也有无从想像的那么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这里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状，塗着各样顏色的，有无从想像的那么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

合样的仪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昼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这古老的諸神，管着这古老的寺院，帮助着对于諸神的仪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养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泪，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爱的供养，却是在年青人的脑和心里面的东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里，守护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职务，是在于将太阳的光和新的空气，絲毫也不放进寺里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个很古的传説，説是新的空气和太阳的光一入寺，就在这瞬間，住在寺里的人們便即一个不留的死掉了：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这寺院里，什么时候总黑暗；那空气，只是一天一天的坏下去罢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蜡烛光，籠着纏香的烟篆，見得像是伟大而且神秘的活着的巨灵。一面念着神秘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将人們的脑和心献給古的諸神的仪式，是无可言喻的庄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沉重的空气里，因为神秘的音乐，誰也听不出献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声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来；因为照着微弱的烛光，籠着纏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变了血的泪，怕死而青白了的脸，为苦恼而發的周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养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这是无

論什么时候总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虽然无論什么时候总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那是一个不可思議的春天。这一春的太阳，比无論那一春的太阳更明亮；那空气比无論那一春的空气更純净，更暖和；这一春的花，比无論那一春的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无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爱。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躲在寺院里，管着古的諸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这一春，便比无論那一春更寂寞，比无論什么时候更其想着太阳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这春天，献給古的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声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子，也比无論什么时候更强大，分明的听到了。那些人們的变了血的泪，怕死而青白了的脸，为苦恼而發的周身的可怕的痙攣，在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这才起了疑，以为在烛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灵的諸神，也許不过是石头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略略的开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无論什么时候更其青，走在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云，也比无論什么时候更其美。見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慕起眞理来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从略开的窗間射进来的太阳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过是石头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却了太阳的光和新的空气一进寺院里，住在寺里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这一种很古的传說，一回就大开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从大开的窗和門，涌进太阳的光和新的空气来，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从高座上落在年青的人們的头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压坏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时候传下来的传說，并不是誑話。开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个不留的死掉了。然临死的时候，他們却也沒有一个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临死的时候，他們还对着聚在他們身旁的，从古的諸神解放出来的年青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毁坏，人們便不会有幸福，作为最后的遺言。但是为自由的欢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却立刻将他們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欢喜里，或者去喝酒，下棋；或者神魂顚倒的，去要野球，斗足球；或者又做些恋爱的歌，而且去歌唱。无憂无愁的玩耍着，暫时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为了自由而被压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所遺留下来的言語，也全都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当諸神倒坏的时候，惊得暫时惘然的年老的人

們，却一分时也忘不了这諸神。諸神倒后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里，不怀好意的叫道，"倒了的諸神，并不是不能再修好；大开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并不是不能比先前关得更紧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咒駡着太阳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气，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将新的顏色，来塗改了丑恶的顏色，动手又要将他們摆在高座上。在紧閉了窗戶的暗空气的沉重里，他們又在做起将人献給古的諸神的仪式的梦来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但是为自由的欢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却毫沒有覚察到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棋，或者是神魂顚倒的去耍野球，斗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歌唱，竟将那古的諸神不毁坏，人們便不会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将年青的人們献給古的諸神的仪式，就要开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罢。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么？而那古的寺院，又在那里呢？"我迷惘的大声說。作为回答，时辰鐘便鐺的报了两点半。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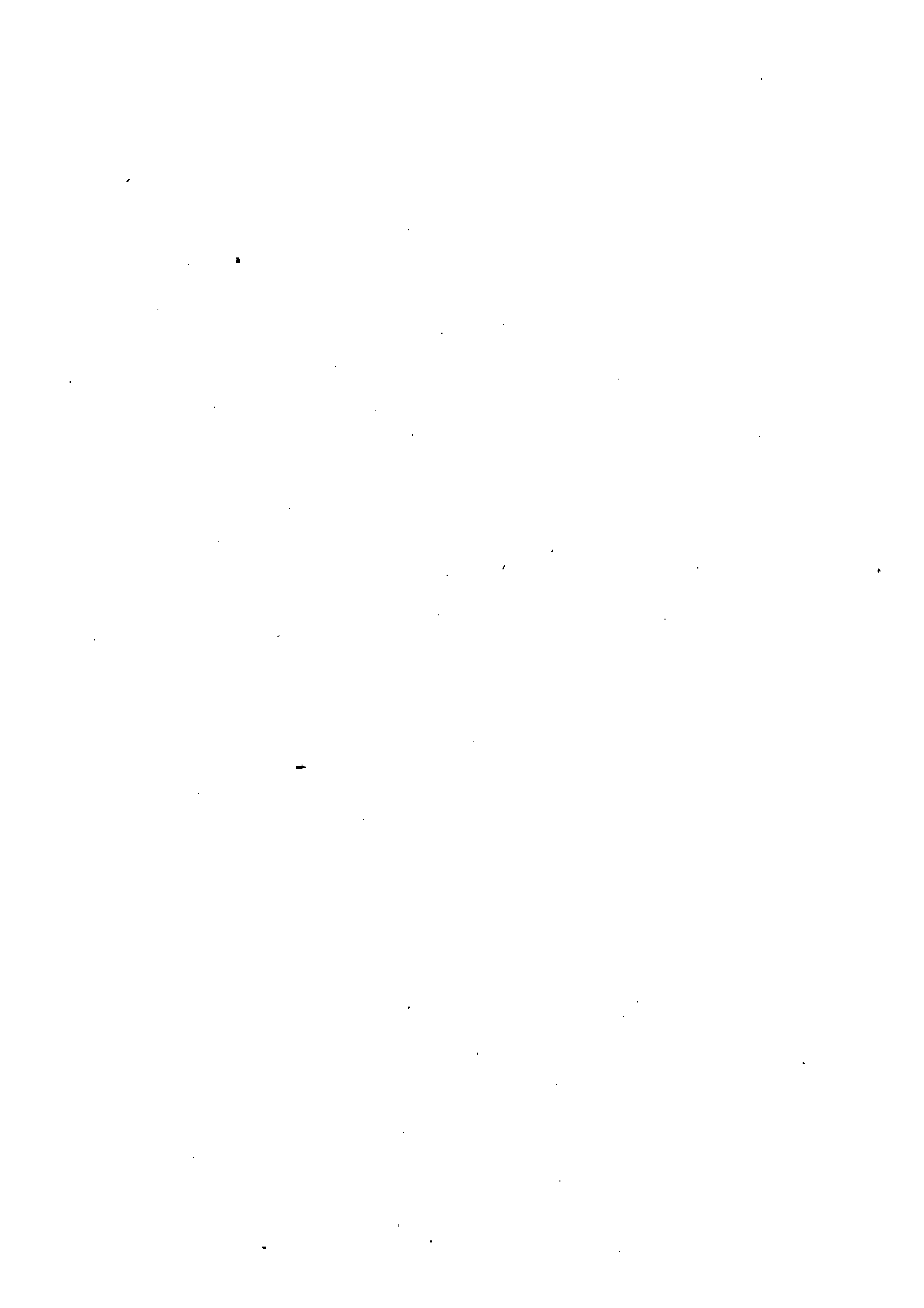
我从床上起来，胸脯痛得要哭，头里是昏昏然，耳朵

边还听到喊声，說是古的諸神不毁坏，人們便不会有幸福。唉唉！奉献了这不幸的生命，使人类能够幸福，这虽然是很好的事，……我独自言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这么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这么靜，这才好哩！向着一个誰，我这样的叫出来了！



桃色的云

苏联 V.爱罗先珂 著



序

爱罗先珂君的創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嘆息》，去年十二月初由丛文閣在日本东京出版，內容是这一篇童話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短的童話，一曰《海的王女和漁夫》，一曰《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于今年正月間紹介到中国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願意我早譯《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覚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贈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煩难事。日本語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可是延到四月，为要救自己的爽約的苦痛計，也終于定下开譯的决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敗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內容，总該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讀者的心罢。

至于意义，大約是可以无須乎詳說的。因为无論何人，在風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議論中，虫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更鋒利的看見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言說，能比詩人以語言

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在翻譯之前，承S. F. 君借給我詳細校过豫备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許多旧印本中錯誤的地方；翻譯的时候，SH君又时时指点我，使我懂得許多难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报副鐫》上的时候，孙伏园君加以細心的校正；譯到終結的时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鴿的歌，使这本子最为完全；我都很感謝。

我于动植物的名字譯得很杂乱，别有一篇小記附在卷尾，是希望讀者去參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畢，并記。

讀了童話剧《桃色的云》

秋田雨雀

爱罗先珂君：

我在此刻，正讀完了你留在日本而去的一篇童話剧《桃色的云》。这大約是你将点字的草稿，托誰笔記下来的罢。有人对我說，那是早稻田的伊达君曾給校讀一过的。字既写得仔細；言語的太古怪的，也都改正了，已成为出色的日本話了的地方，也似乎有两三处。除此以外，則全部是自然的从你的嘴唇里洋溢出来的了。看着这一篇美丽的童話，便分明的記起了你的容貌，声音，以至于語癖，感到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怀念。我当此刻，正将你的戏曲攤在我的膝上，坐在那，曾經和你常常一同散步的公冢地的草場上，仰望着广闊的初秋的天空。不瞬的，不瞬的看着，便覚得自己的現在的心情，和出現于你的童話里的年青的人物的心情相会解，契合而为一了。你之所謂"桃色的云"，决不是离开了我們的世界的那空想的世界。你所有的"观念之火"，也在这童話剧里燃烧着。現在，日本的青年作家的許許多，如你也曾經讀过了都清楚，大抵是在灰色的云中，耽着安逸的梦，也恰似这戏曲里面的青年。

你所描写的一个青年，这人在当初，本有着活泼的元气，要和现世奋斗下去的，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已經丧失了希望和元气，泥进灰色的传統的墙壁里去了，这青年的运命，仿佛正就是我們日本人的运命。日本的文化，是每十年要和时代倒行一回的，而且每一回，偶像的影子便日加其浓厚，至少也日見其浓厚。然而这一节，却也不但在我們所生长的这一国为然。就如这一次大战之前，那博識的好老头子梅垒什珂夫斯奇，也曾大叫道"俄国应該有意志"。而俄国，实在是有着那意志的。你在这粗粗一看似乎梦幻的故事里，要說給我們日本的青年者，似乎也就是这"要有意志"的事罢。

你叫喊說，"不要失望罢，因为春天是，决不是会灭亡的东西。"是的，的确，春天是决不灭亡的。

一九二一，一一，二一。

桃色的云 三幕

时　代

現　代

地　方

东京附近的一个村庄

人　物

春　子　十三四岁的女兒
其　母　将近五十岁
夏　子　約十七岁的孤兒　}
秋　子　約十八岁的孤兒　} 春子的邻人
冬　子　男爵的女兒(不登場)　}
金　兒　春子的未婚夫(东京一个医学校的学生)
自然母　女王　五十岁以上
冬　　　自然母的第一王女　約二十岁

其从者　冬　風
　　　　朧雪云
　　　　落叶風　｝武装的軍士
　　　　風吹雪

秋　　　自然母的第二王女　約十八岁

其从者　秋　風　｝阴郁模样的男人們
　　　　灰色的云

夏　　　自然母的第三王女　約十七岁

其从者　夏　風
　　　　夏　云
　　　　龙　　　｝奴僕模样的男人們
　　　　雷
　　　　閃　电

春　　　自然母的第四王女　約十三四岁

其从者　春　風　美少年的音乐家
　　　　桃色的云　美少年

春的花卉們

　　福寿草
　　破雪草
　　釣鐘草　｝年青的男人們
　　蒲公英
　　蘿　卜

　　外有春的七草等

梅 樱 紫地丁 勿忘草 } 年青的女人們

紫藤 躑躅 雛菊 紫云英 樱草 含羞草 } 少女們

桃 毛茛 水仙 } 少年們

蕨 車前草 } 学者

鬼灯檠　教育家

外有薔薇，風信子等

暮春的花卉們

百合 玉蝉花 燕子花 } 富家的小姐們

鈴兰　富家的小兒子

牡丹　富家的哥兒

夏的花卉們

向日葵　博士

月下香
朝　顔
昼　顔
夕　顔
} 女的科学家

秋的花卉們

达理亚
菊
芒　茅
白　葦
桔　梗
女郎花
} 中产阶级的年青女人們

外有秋的七草等

胡枝子
珂斯摩
} 中产阶级的年青男人們

春的昆虫們

蜜　蜂　作工的女人

胡　蜂
虻
} 作工的男人們

夏的昆虫們

螢的群　眞的艺术家

夏　蝉　假文人

蝇　　　无业的女人

蚊　　无业的男人

秋的昆虫們

蜻　蜓　女伶

金鈴子　女的音乐家

寒　蟬
蟋　蟀
聒聒兒
螽　斯
（以上）男的音乐家

黄　鶯　詩人的音乐家

鵠的群　艺术家

蛇的群　堕落的艺术家

蛙的群　不良少年少女們

蜥蜴的群　遞送夫

胡蝶的群　女伶們

春　蟬　舞女

外有云雀，燕子等

土拨鼠的家族

祖　父
祖　母
（以上）皆六十岁以上

其　孙　年青的理想家

舞　台

始終分为两个場面

上面的世界　强者的世界（为太阳所照，明亮的。）
下面的世界　弱者的世界（虽为希望所包，然而暗淡的。）

第一幕

第一节

（上面的世界里，在后面看見春子，夏子，秋子的小小的田家模样的房屋。左手有男爵的府第。舞台的一角里，看見美丽的結了冰的池。正面有樱，桃，藤之类的树木。几处还有雪。

下面的世界是暗淡的，隐約看見挂在后面的三张幕。一张桃紅，一张綠，还有一张是紫的。左手看見城門似的东西，角上生着一株松树。那树的根上，有土拨鼠的窠，时而依稀看見，时而暗得不見了。

从下面的世界通到外面——上面的世界——去的門，分明看得出。

开幕的时候，上面的世界是明亮的。

冬風經过，一面向着下面的世界唱歌。）

小小的花兒呀，睡覺的呵，馴良的，
小小的虫兒呀，也睡覚的呵，到春天为止。
馴良的，做着相思的梦，春的梦，夏的梦，
睡着覚的呀，到春天为止。

（風又用了那粗魯的手，触着树木的梢头，說。）

風　喂，你們也睡覚的阿。

桃　知道的，好麻煩！

風　（發怒，憤然的說，）怎么說？胡說，是不答应的。

櫻　（向了桃，）阿阿，你这才叫人为难呢，不要开口了罢。（于是向了風，）風哥，不要这么生气，不也好么。大家都好好的睡着的。看看梅姊姊罢。睡得不很熟么？說是不到今年的四月，是不开花的；大姊不开，便是我們也那里有先开的道理呢。只有我，因为爱听風哥的温柔的歌，略略的醒了一醒就是了。

風　好罢好罢，眞会說話，但是今年却不受騙了。去年托祠，大意了一点，梅小子在正月里便开起花来了。我挨了冬姊姊怎样的駡，你們未必知道罢。

櫻　阿呀，这眞是吃了亏了！

紫藤　眞是的！

躑躅　竟駡起这样和气的老人来，好不粗卤呀。

櫻　（向着妹子們，）你們，靜靜的睡着罢。

風　你們，还沒有睡着么？

紫藤　我是，刚才，此刻才醒的。

躑躅　我也是的。

風　快快都睡覚罢。給冬姊姊一看見你們都醒着，就糟了。

紫藤　噢噢，已經睡着哩。

躑躅　我也是的。

風　今年如果不听話，可就要吃苦了。在今年里，那些倔要倔强，一早开花的事，还是歇了好罢。

桃　为什么又是这样說？难道今年有什么特别的事么？

風　会有也难說的。

桃　說誑，說这些話，是来吓呼我們的。便是今年，那里会和先前的年头就两样。

風　好倔强的小子呵。只因为覺得你們可怜，才說哩。

櫻　（向了桃，）阿阿，不要开口，不好么。（向了風，）風哥，今年有什么异样的事么？告訴我罢。

風　那是冬之秘密呵。

櫻　阿呀，告訴我。我是，如果風哥要听什么春之秘密，都說給的。

風　也肯說桃色的云的秘密么？

櫻　肯說的。

風　那是始終跟着春天的罢。

櫻　唔，不知道可是呢。

風　最为春天所爱罢。

櫻　唔，也許是的罢。

桃　喂，姊姊，不小心是不行的。

櫻　不要紧的，你不要开口罢。

風　今年是，春天不来也說不定的了。

一切树木　阿呀！怎的？

桃　大概，說誑罢了！

櫻　說教你不要开口呢。（向了風，）这不是玩話？

風　眞的。

一切树木　阿呀！

紫藤　怕呢，我是。

躑躅　（要哭似的声音，）这怎么办才好呢，哥哥？

桃　不要紧的。有我在这里，放心罢。

紫藤　但是倘使春天不来，我可不高兴的。

躑躅　我也不高兴的。

櫻　（向了妹子們，）靜着罢。（向了風，）哥哥，怎么单是今年，春便不来呢？

風　那是，我也不很知道。总之，听說春姊姊休息的宮殿是，今年早就遭了冬姊姊的魔法的了。但是都睡觉罢。給冬姊姊一看見，可就不得了。要吃大苦的。

（風唱歌。）

馴良的，做着相思的梦，春的梦，夏的梦。

睡着觉的呵，到春天为止。

（諷喻的笑着，風去。）

梅　已經走了么？那么，我开罢。

櫻　还是等一等罢，我連一点的准备也还沒有呢。况且不又有風的話么？

梅　不要紧的，我可要开了。你怎样？

桃　如果姊姊們开起来，我自然也开。

紫藤　我怕呢。

躑躅　我也怕呢。

桃　沒有什么可怕的，跟着哥哥开，不要紧的。

紫藤　但是哥哥开得太早，我就冷呢。

躑躅　况且春天如果不来了，又怎么好呵？

桃　不要紧的，自然母亲会来給好好的安排的，放心了出来罢。

櫻　倘若自然母亲眞肯給想些法子，那自然是放心了，……然而是上了年紀的人呵。太当作靠山就危险，况且那厲的話，也教人放心不下哩。

梅　那倒也不錯。就再略等一会罢。

桃　靜靜的！似乎有誰来到了。

（树木都睡觉。春子在廊下出現。）

第二节

（春子站在廊下，冷淸淸的一个人唱歌。）

美丽的花兒呀，睡覚罢，馴良的，

美丽的虫兒呀，也睡覚罢，永是这么着。

（春子惘然的立着向下看。夏子和秋子同时在廊下出現。）

夏子　阿呀，外面好冷呵。

秋子　正是呢。（看見春子。相招呼，）春姑娘，今天好。

春子　今天好。

夏子　春姑娘怎么了？

春子　不，一点也沒有怎样。

夏子　可是，不是悶昏昏的站着么？

春子　那是，冷靜呢……

夏子　什么冷靜呢？

春子　那倒也并沒有什么……

秋子　金兒还沒有信来罢？

春子　（銷沉的声調，）是的。

夏子　金兒究竟怎么了呢？

秋子　金兒么，听說是有了新的朋友了。还有，金兒是，听說无日无夜的只想着那新朋友，春姑娘，是罢？

春子　哦哦。

秋子　（仍用了諷喻似的口調，）金兒是，听說还願意和那朋友到死在一处哩。不是么，春姑娘？

春子　哦哦……

夏子　很合式的朋友罢？

秋子　那是很合式的。比我們合式的多呢。是罢，春姑娘。

春子　也許这样罢。

夏子　我想，这倒是好事情。

秋子　自然是好的，誰也沒有說坏呢。但是，听說金兒和这位朋友是，一处玩不必說，单是見面也就不容易，因此悲观着呢。是罢，春姑娘？

春子　說是这样呢。

夏子　为什么不能見面的呢？

秋子　为什么？那总該有什么緣故的罢。可是么，春姑娘？

春子　哦哦，是罢。

夏子　不知道那朋友可也像那男爵的女兒冬姑娘似的只摆着架子的？

秋子　也許这样罢。喂，春姑娘？

春子　哦哦……

夏子　但是，像那男爵的女兒一样摆着架子的，可是不很多啊。

秋子　一多，那可糟了，冬姑娘一个就尽够了。

夏子　然而金兒說过，是最厭恶那些摆闊的东西和有錢的东西的。

秋子　那是从前的事啊。

夏子　金兒自己还說是社会主义者呢。

春子　是的啊。

秋子　那是先前的事了。这些事不管他罢。那男爵的女兒冬姑娘是上了东京了，春姑娘，知道这？

春子　哦哦。

秋子　不知道为什么要上东京去？

春子　不知道。

秋子　夏姑娘知道么？

夏子　不很知道。也許是因为乡下太冷靜，又沒有一个朋友罢？

秋子　不是这么的啊。說是上了东京，請父亲寻女婿去的。听說冬姑娘今年已經二十岁了。

夏子　哦？（暫时之后，）阿阿，冷呵冷呵。

秋子　正是呢。

春子　（嘆息，）唉唉，冷靜。

秋子　是罢。

夏子　男爵那样的人，无論要寻女婿要寻丈夫都容易，只是在我們这样穷人家的女兒，若要寻一个男人，可是敎人很担心了。

秋子　一点不錯。

夏子　春姑娘眞敎人羡慕呵。

秋子　这眞是的。

春子　那里話，也沒有什么使人到羡慕的处所呢。

夏子　但是，已經定下了女婿了。

春子　沒有这么一回事的。

秋子　沒有？知道的呢。金兒不就是女婿么。

春子　那是，那可是还沒有說定的。

夏子　不，那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事了。金兒是好的。相貌旣然长得好……

秋子　又会用功。

夏子　而且居心又厚道。

秋子　还听說就要畢业，做医生了。

夏子　这眞敎人羡慕呵。

春子　有什么敎人羡慕的事呢。就是凄凉罢了。

夏子　阿阿，好冷好冷，我还是靠了火爐，看些什么書去罢。

秋子　我也……

夏子　春姑娘也来罢。

春子　好的，多謝。

秋子　当真的，你来罢。

（夏子和秋子两人下。春子惘然的站着。）

第三节

（母亲走出廊下来，暫时望着春子。春子毫沒有留心到母亲，像先前一样，惘然的站着。

从外面听到風的歌。）

母　春兒，怎么了？

春子　母亲，听着風的歌呢。

母　怎样的歌？

春子　母亲却沒有听到么？

母　春兒，你究竟怎么了？

春子　你听一听罢。（于是自己唱歌。）

相思的梦，春的梦，夏的梦，

已經过去了，再也不来了，

凄凉的心，睡覚的呵，馴良的，永是这么着。

（春子哭。）

母　你究竟怎么了？（摸着春子的头，）阿呀，热的很呢，春兒，春兒，你不是在說昏話么？唔，头痛？

春子　唉唉，痛的，各处痛，（用手按着头和胸口，）这

里，……这里也痛。

母　为什么到此刻不說呢？这么冷，为什么跑到外面来的？

春子　母亲，为什么沒有金兒的信来呢？母亲，不知道金兒的那新的朋友是男人呢，不知道那朋友可是女人。……母亲，金兒的新的朋友究竟是什么人？

母　阿阿，这怎么好呢。

（母亲硬将春子带进家里去。冬風又在場面上出現，而且唱歌。場面逐漸的昏暗起来，下面的花的世界便漸漸分明的看見。）

第四节

（花的群睡着。在那旁边，蛙的群，蛇的群和其他春的昆虫們，夏的昆虫們，秋的昆虫們都睡着。有的睡在窠里面。有的在卵上，有的蹲在花下睡覺。后面全部被三张幕分作三分。那幕是以桃紅，綠，紫的次序挂着的。春的花看得分明。但是夏的花和秋的花却在左手的大的暗淡的門那边，依稀連接着。自然母亲睡在幕前，头上看見宝石的冠，肩上是籠罩全世界的广大的外氅，魔法的杖竪在旁边。通到上面的世界去的門，看得很清楚。

（風的歌漸漸的听得出了。）

紫地丁　我怕呢。

福寿草　不要紧的。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莨　便是我，也何尝怕呢。

車前草　难說罢？

棠花　靜靜的罢，給听到可就糟了。

蒲公英　不妨事的，已經走了。

雛菊　一听到那歌，眞教人很胆怯。

勿忘草　对了。教人想起春天可眞要不来的事来。

釣鐘草　一点不錯。

蘇　来是来的，迟就是了。

花們　为什么迟来的呢？

櫻草　迟来可教人不高兴呵。

紫云英　我也不高兴。

紫地丁　这是誰都一样的。

蘿卜　默着罢，春是总归要迟的了。

蘇　去年春姊姊起得太早了，很挨了冬姊姊一頓駡呢。

花們　哦，原来。

櫻草　我是不喜欢冬姊姊的。

紫云英　我也不喜欢。

紫地丁　那无論是誰，总沒有喜欢冬姊姊的。

花們　那自然。

雛菊　說是冬姊姊最粗卤呵。

勿忘草　总摆着大架子，对么？

釣鐘草　一点不錯。

破雪草　而且是残酷的。

福寿草　是一个毫不知道同情的东西！

豹鐮草　一点不錯。

蘿卜　貴族之类就是了。

蒲公英　听說心里还結着冰呢，不知道可眞的？

雛菊　唉唉，好不可怕。

女的花們　这眞眞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莨　便是我，也何尝怕呢。

鬼灯檠　小子們，靜靜的。

蕨　那心里也許結着冰罢，然而头脑却好的。听說自然母亲的学問，独独学得最高强哩。

福寿草　哼，一个驕傲的东西罢了。

破雪草　不过是始終講大話，摆架子罢。

菜花　靜靜的罢，給听到可就糟了。

福寿草　那有什么要紧呢。

蒲公英　听說那东西說出来的道理，比冰还冷呢，不知道可是眞的？

雛菊　阿阿，好不可怕。

女的花們　这眞眞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莨　便是我，也何尝怕呢。

鬼灯檠　小子們，靜靜的。

福寿草　在那样的东西那里，不会有道理的，全是胡說罢了。

蕨　那可是也不尽然的。那是一个很切实的，男人一般的女人，又認眞，听說对于自然母亲的法則还最熟悉呵。

車前草　听說对于自然母亲的秘密，也暗地里最在查考哩。

女的花們　阿呀！

蒲公英　听說还在那里研究魔术呢，不知道可是眞的？

雛菊　阿阿，好不可怕。

女的花們　这眞眞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莨　便是我，也何尝怕呢。

鬼灯檠　小子們，靜靜的。

車前草　的确是也还在那里研究魔术似的。

蘿卜　研究些魔术之类，那东西想要做什么呢？

福寿草　用了魔术，来凌虐几个妹子罢。

破雪草　可恶的东西！

蘿卜　知識阶級罢了。

桒花　靜靜的罢，給听到可就糟了。

水仙　不要紧，誰也沒有来听的。

毛莨　母亲正睡得很熟呢。

鬼灯檠　小子們，靜靜的。

蕨　自然母亲有了年紀了，所以冬姊姊就想压倒了春和夏和秋的几个妹子們，独自一个来統治世界似的。

一切花　阿呀，那还得了么。

福寿草　那有这样的胡塗事呢。

破雪草　肯依着那样东西的胡涂虫，怕未必有罢。

七草　那是没有的。

水仙　我是即使死了，也不依。

毛茛　便是我，也不依的。

鬼灯檠　小子們，静静的。

菜花　静静的罢，給听到了怎么办？

福寿草　哼，有什么要紧呢。

紫地丁　男人似的女人，是可怕的东西呵。

雛菊　我就怕那样古怪的女人。

樱草　我也嫌恶古怪的女人的。

紫云英　我也是的。

紫地丁　无論是誰，总不会喜欢那样的女人的。

女的花們　自然不喜欢。

福寿草　沒有同情心的残酷的东西，我是犯厭的。

破雪草　自然犯厭。

蘿卜　这类的东西，我始終想要給他們吃一个大苦，但是……。

七草　自然。

菜花　静静的罢，給听到，那可就很糟了。

水仙　不要紧，誰也沒有来听的。

毛茛　母亲正睡得很熟呢。

鬼灯檠　小子們，静静的。

樱草　春眞教人相思呀。

紫云英　又暖和，又明亮，这眞好呵。

（女的花卉們一齐靜靜的唱起歌来。）

暖和的早春呀，到那里去睡着觉了。

什么时候才起来，来到这里呢？

快来罢，暖和的春，

一伙兒，都在等候你……

（声音漸漸的微弱下去了。）

菜花　靜靜的。

（一切花都似乎睡覺模样。）

第五节

（金綫蛙直跳起来，唱歌。）

唉唉，好味道，好味道，

捉住了好大的虫了。

癩虾蟆　（醒来，眼睁睁的四顧着，）好味道的虫么，在那里？

别的許多蛙　（醒来，向各处看，）那里是好味道的虫，那里？

雨蛙　什么，梦罢了。

别的蛙　唉唉，单是梦么。

青蛙　好无聊呵。

蜜蜂　（从窠里略略伸出头来，）虾蟆的声音呢，不知道可是交了春了？

别的蜜蜂　哦，交了春了？

（都到外面。）

胡蜂　那里，虾蟆說是做了一个春梦罢咧。

蜜蜂　哦？

金綫蛙　唉唉，有味的梦，醒得好快呵。

蜜蜂　究竟做了怎样的梦了。

胡蜂　怎样的梦呢？

蝇　什么无聊的梦罢。

金綫蛙　唉唉，那是好吃的梦呵；在滿生着碧綠的稻的田地里，我因为要捉一匹蒼蝇，跳起来时，那却是一个比飞虻大过几倍的东西呵，是有胡蜂这么大的东西哩。

别的一切蛙　唉唉，那是非常好吃了罢。

胡蜂　无聊的梦罢了。

蝇　做那样的梦，是只有虾蟆的。

虻　試去叮这小子一口看罢。

蚊　險的，靜着罢。

（金綫蛙唱歌）

和好朋友在田圃里，
看着靑天游泳是，
好不难忘呵。
吃一个很大的虫兒是，

好不开心呵。

胡蜂　无聊。再不会有那样无聊的曲子的了。

蜜蜂　唱那样曲子的是，只有那一流东西罢了。

蝇　說是池塘的詩人呢。

虻　我虽然还沒有叮过詩人，不知道那血可好的？

蚊　那里会好呢，又冷又粘的。

（黑蛇动弹起来。）

黑蛇　唔，蛙么，眞是好吃的声音呵。

别的蛇　眞是的。

青蛇　該就在四近什么地方……

花蛇　（欠伸着，）唉唉，不給我去寻一下子么？

蜥蜴　靜靜的罢，要挨自然母亲的駡的呢。

黑蛇　但是，那是太好吃的声音了。

青蛇　那是什么呢，不知道可是金綫蛙？

花蛇　雨蛙也就好，給我悄悄的寻去罢。

金綫蛙　蛇么？这糟了！

雨蛙　不要紧，春还沒有起来呢。不要慌罢。

蜥蜴　自然母亲不曾說过，春还沒有起来的时候，是不許动弹的么？

黑蛇　然而即使春还沒有来，好味道的虾蟆却也想吃的。

花蛇　因为雨蛙也就好。

金綫蛙　自然母亲那里去了呢？

雨蛙　靜靜的！

癞虾蟆　自然母亲一定还在睡觉哩。

金線蛙　有了年紀的母亲，是不行的了。

别的蛙　眞的呢，单是会睡觉。

雨蛙　静静的。

（風在上面經过，唱着歌。）

蛇呀，虾蟆呀，睡着觉的呵，驯良的，
好吃的梦，春的梦，夏的梦，
一面打熬着，睡着觉的呵，到春天为止。

黑蛇　已經打熬不住了。

蜥蜴　静静的罢，給听到可就糟了。

金綫蛙　蛇小子总是骧骧的，驯良的謹听了風哥的話，不好么？

黄蜂　在說什么呵，自己便正是骧骧的呢。

蝇　怪物呵。

别的虫　眞的，厭物罢了。

（風又唱歌）

小小的虫兒呀，睡觉的呵，驯良的，
小小的花兒呀，也睡觉的呵，到春天为止。

菜花　噢噢，都睡着呢。

（風去。）

第六节

蘿卜　不必这么多管閑事，似乎也就可以了。

一切花　眞是的。

福寿草　那样厚脸的保傅，我最犯厭。

破雪草　那是誰都这样的。

桊花　靜靜的罢，給听到了怎么办？

水仙　不要紧的，已經走了。

雛菊　倘若母亲起来，不知道要怎样的給罵呢。

勿忘草　眞的呵。

釣鐘草　一点不錯。

福寿草　哼，有什么要紧呢。

水仙　不妨事的，母亲不起来的，睡得很熟呢。

蘿卜　（暫时看着自然母睡着的所在，）悄悄的出去看一看罢。

春的七草　去，去。

水仙　有趣呵。

毛茛　我也去。一点也沒有什么害怕的。

桊花　不如等一等罢。

蕨　还早哩。

别的花　是罢。

福寿草　虽然还早，太阳却教人恋恋呢。

向日葵　（将头向各处轉着說，）太阳么，在那里？

月下香　靜靜的罢，太阳这些，也并不是值得这么鬧嚷的

东西呵。倘是月亮，那固然很有趣。

昼顔　怎么說？說月亮有趣？說太阳并不是值得開騣的东西？这眞是敢于任意胡說的了，实在是万想不到的。

向日葵　古怪得很。

夕顏　这有什么古怪呢，是不消說得的事呵。月亮比太阳有趣，那是誰也知道的。

昼顔　阿呀，那一位又怎么了？

月下香　那些人們，怎么会懂得夜的幽静和月亮的美呢，乡下人之流罢了。

夕顏　（恐怖着，）这固然是的，但是不至于会来咬罢？

牡丹　想起来，花里面也有着許多疯子的。給这类东西，便是温室也罢，总該造一点什么才好。

向日葵　而且要是第一名疯花，便应該将牡丹似的擺闊的东西关进去。

月下香　不錯。

向日葵　不懂得太阳的光的东西，无論怎样闊，总不行。

昼顔　是的呵。

月下香　不知道月亮的光的东西，无論怎么美，也不行的。

夕顏　自然。

牡丹　說什么！

玉蝉花　阿呀，算了罢。和那样的下流东西去議論，只是和人格有碍罢了。

朝顏　阿阿，說是那样的东西也有人格的？

燕子花　静静的罢，倘給自然母亲听到了，可就要挨駡

的呵。

鈴兰　那一伙究竟在那里闹什么，我是一点也沒有懂呢。

百合　那是，向日葵以及月下香之类掔究着光的那一伙，都說玉蝉花和牡丹等輩，只有美，而摆着架子的这一伙，也可以当作疯子，关到温室里面去。但是玉蝉姊和牡丹兄这一面，却說是将光的掔究者先当作疯子关进温室去的好。

鈴兰　便将那两伙都关起来，也未必大錯罢。无論那一伙，都沒有什么香，一沒有香，就无論怎样摆闊，也总沒有什么所以为花的价值了。

牡丹　連你們那样的东西，也有了开口的元气了么？你們的蹧蹋空气，已經够受了。

月下香　眞的，蹧蹋了空气，給大家怎样的为难，自己也应該想一想才好。

朝顏　厚臉皮的人罢了。

玉蝉花　实在是无可救藥的人呵，蹧蹋了空气，还要摆闊……

牡丹　不要脸的畜生！

向日葵　不知道太阳光的奴才！

月下香　不懂得月亮光的奴才！

玉蝉花　全是几位連什么美都不知道的人們呀。

燕子花　好好，靜靜的罢。

（風在上面的世界經过，而且唱歌。）

相思的梦，春的梦，夏的梦，
驯良的做着，睡着觉的呵。

（風諷喻的笑着，去。暂时都沉默。下面的世界漸漸昏暗起来。）

第七节

（先前昏暗了的下面的世界，左手的場面略略明亮。在微弱的光里，隐約的看見土拨鼠的窠。土拨鼠的孩子躺在床上，祖父和祖母坐在那旁边。

祖母唱着歌。）

阿阿，我的孙兒呀，可爱的孙兒呀，
静静的睡覚罢，不要哭呵睡覚罢。
沒有爹的兒，
不要哭的呵，不要哭的呵，虽在暗的夜。
沒有媽的兒，
不要哭的呵，不要哭的呵，虽在睡覚的时候。
夜梦里，爹爹一定来，
抱着孩兒，給看好东西。
夜梦里，媽媽一定来，
抱着孩兒，給你好东西。
阿阿，我的孙兒呀，静静的睡覚罢，
静静的睡覚罢，不要啼哭着！

孙　祖母，不行，我已經不是孩子了。

祖父　不是孩子，也应該睡觉的。

孙　睡不去，祖父。

祖母　这是怎么説呢？

孙　祖母，你唱一个歌，使沒有爹娘的我的心的凄凉能够睡觉罢。

祖母　阿呀！

孙　不論睡下，不論起来，凄凉总是时时在胸口里动，蛇似的……

祖母　阿呀。

孙　使这凄凉能够稍微睡去的，給唱一个歌罢。

祖父　为什么又是这样的凄凉起来了。論起吃的来，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虫。

孙　祖母，父亲和母亲是怎么死掉的？

祖父　那两个都是古怪东西呵。

祖母　哦哦，对了。两个总是想到那可怕的上面的世界去。

祖父　于是，終于一个給人类杀死了，一个給猫头鹰捉去了。

祖母　唉唉，上面的世界眞可怕，始終是明晃晃……

孙　祖父，为什么我們始終住在泥土里，到那太阳照着的上面的世界去是不行的？

祖父　太阳照着的那上面的世界，是被那些比我們强得多

多的一伙占領着的呵。

祖母　那世界是强者的世界，危险东西的世界呵。

祖父　我們是泥土里就尽够了，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虫……

孙　强者住在那太阳照着，又美，又乐的世界上，而我們却应該永远的永远的住在泥土里，这事我已經忍不住了。这是豈有此理的。

祖母　那是自然母亲这样的办下了的呵。不要多講費話呵。

祖父　自然母亲的首先的定規，是强者胜，弱者敗的。

祖母　所以，还是不要和强者去胡鬧，馴良的住在泥土里最平稳呵。

祖父　况且泥土里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虫呵。

孙　我就想着那太阳照着的世界。我只想着那泥土上面的美的世界。

祖父　不要胡說。我們是早就住在泥土里的了，所以即使現在走到那个世界上去，也不見得有什么好处的。

祖母　那里会有呢。在那个世界上，日里是人类搖搖擺擺的走着，夜里是可怕的猫头鷹霍霍的飞着，怎么会有好处呵，只有怕人的事罢了。

祖父　便是在花卉和昆虫們都很見情的太阳，也不是我們的眼睛所能看得見的。因为那光，我們便瞎了。小鳥歌咏着的太阳的暖和，也不是我們所能受得住的。一遇到这，我們不久便死了。不将这些事牢牢記着，是不行的。

孙　祖父，这是知道的呵，但是倘使我們許多代，接連的住在上面的世界里，那么我們的子孙，也一定能住在太阳照着的美的世界上了。

祖父　这也許如此罢，然而遇到微弱的光便瞎了眼的我們，又怎么能防那开着眼睛的强有力的东西呢？

祖母　唉唉，在那样的滿是危险东西的世界里，我是一分鐘也不想住。

祖父　对了，比起外面来，不知道这里要稳到多少倍，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虫……

孙　我要做强者；我要能够看見太阳照着的美的世界的眼睛；我要力，要人类和狐狸一般的智慧。

祖父　胡塗虫！

祖母　阿阿，赶快，睡罢睡罢。

孙　睡不着。我都羨慕，熊的力，人的智慧，花的美，都羨慕。我又都憎恶，强者，有智慧者，美者，都憎恶。

祖母　阿唷！

祖父　这小子可不得了了。

孙　連那有着父母的孩子，有着亲爱的朋友的誰，有着智慧的自己的朋友，我也都怨恨。一面怨恨着一切，一面覺着凄凉。祖父，祖母，这怎么办才好呢？

（孙土拨鼠哭。）

祖母　阿阿，不要哭罢。沒了父母的孩子，眞是难养呵。

祖父　沒有父母的孩子，是一定变成坏东西的。

祖母　这自然，但也可怜阿。

孙　我不想变成坏东西。我想爱一切。不，我爱一切的。想做一切的朋友的。然而一切都不将我当朋友，因为我是土拨鼠……。祖母，我已經不願意在这里了。或者成了强者，住在太阳照着的美的上面的世界里，或者便到永久黑暗的死的世界去，这都可以的，只是泥土里却不願意再住了。（起身要走。）

祖母　阿阿，那里去？（拉住。）

祖父　静着罢，胡塗东西，此刻出得去么？

孙　怎的出不去？

祖母　通到外面的門上头，冬姊姊早已牢牢的下了鎖了。

祖父　今年是，如果春天不起来，花和虫都未必能够出去罢。那些东西去年太早的跑出世界去鬧起来了，冬姊姊不知道怎样的为了难呢，所以今年如果春天不起来，便誰也未必能够出去了。

祖母　那些东西嚷嚷的鬧起来时，我眞不知道多少担心哩。

孙　我去叫醒春来罢。为了花，为了虫……

祖父　不要胡說罢。便是自然母亲，在今年也还不容易叫起春来呢。

祖母　是呵，那些东西第一是不要胡鬧的好。

孙　怎么叫不起春来？

祖母　説是冬姊姊在春妹子息着的宮門上，早已用上了魔术了。

孙　怎样的？

祖母　說是那宮殿的門呵，倘不念魔术的句子，便无論誰都开不开。

孙　这句子誰知道呢？

祖母　哦，說是知道的却不很多呢。

孙　祖母知道？

祖母　阿阿，早早的睡罢，睡罢。

（風在上面的世界經过，而且唱歌。）

外面寒冷呵，凄凉呵，

这么想着睡着觉的呵，馴良的，

到春天为止。

祖母　外面糟哩，又冷，又亮，人类也搖搖摆摆的走着，猫头鷹也霍霍的飞着……

祖父　然而竟还有想到那样地方去的胡塗虫，这有什么法子呢。

祖母　阿阿，靜靜的……

（場面全然昏暗，在看客看不見了。于是有花的地方漸漸明亮起来。）

第八节

福寿草　听到了么？

一切花　（醒来。）什么？

福寿草　說是冬鴉头要教我們出不去，已經在外面的門上

上了鎖了。

荣花　这真的么？

破雪草　正象冬鴉头做得出来的事。

樱草　冬是我最犯厭的。

紫云英　我也犯厭。

蒲公英　眞会想呵。

蕨　虽然是呆气……

水仙　可恶的东西！

毛茛　眞是可恶的东西呵。

鬼灯檠　小子們，不要鬧。

蘿卜　畜生！

七草　眞是畜生忘八的。

荣花　阿阿，静静的！

雛菊　如果母亲起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水仙　不妨事，不起来的。

毛茛　正睡得很熟呢。

鬼灯檠　小子們，还不静静的么？

福寿草　但是，或者倒不如出去看一看罢。

七草　去罢，去罢。

破雪草　門不开，便打破他。

水仙　打破他，打破他。

毛茛　我是强的呵。

鬼灯檠　小子們！

福寿草　仿佛我們不出去，春便不会起来似的。

蘿卜　我們是春的先驅。

一切花　的确这样。

茱花　倒不如等一会罢，現在也还冷呢。

蕨　还是等一等好罢。

車前草　我却也这样想。

福寿草　等什么？冷，有什么要紧呢。

七草　自然不要紧。

水仙　我是毫不要紧的。

毛莨　我也不要紧的，然而冷也討厭。

鬼灯檠　小子們，静静的。

蘿卜　外面虽然冷，但是自由呵。

七草　不錯。

破雪草　自由是最要紧的。

七草　不錯。

福寿草　自由的世界万岁！

水仙毛莨七草等　万岁！万岁！

女的花們　阿呀，好閙。

茱花　自然母亲会醒的呢。

水仙　不要紧的。

毛莨　不会起来的，不要紧。

鬼灯檠　小子們！

福寿草　冷的自由世界，比暖的监獄好。

七草等　一点不錯。

雛菊　如果母亲起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罵呢。

水仙　不要紧。

毛茛　不起来的，睡得很熟呢。

鬼灯檠　小子們，还不静静的么！

紫地丁　我虽然爱自由，但是冷也討厭。

勿忘草　暖比什么都好呵。

釣鐘草　一点不錯。

福寿草　这些話，就正象女人要說的話。

蘿卜　所以我是最厭恶女人的。只要暖，别的便什么都随便了。

紫地丁　爱什么蘿卜之类的女人也不見得多的，放心就是了。

破雪草　比女人更无聊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

紫地丁　在破雪草中間搜寻起来，也許有的罢。

蒲公英　我虽然喜欢男人似的女人，而于扭扭捏捏之流郤討厭。

水仙　单知道时髦！

毛茛　郤还要摆架子。

鬼灯檠　小子們！

勿忘草　时髦之类，是誰也沒有学呵。

釣鐘草　对了。

櫻草　我們虽然沒有学……

紫云英　我也沒有。

蘿卜　（看着釣鐘草，）我以为比女人似的男人更討厭的，是再也沒有的了。

七草　的确，的确。

釣鐘草　这話是在說誰的？

菜花　阿阿，吵鬧这等事，歇了罷。

一切花　眞是的。

福寿草　吵鬧这类的事，算了算了。不願出去的这一伙，可以唱一点什么歌，使自然母亲稳稳的睡着。至于要跟我出去的这一伙，那么都来罷。

性急的花們　去阿，去阿。

（破雪草，紫云英，水仙，七草，毛莨，車前草，櫻草，蒲公英等，还有一直睡到此刻的花們也都醒来，向着門这一面去。留下的花卉們一齐唱歌。）

睡覚罷，睡覚罷，自然母亲呀，
做着过去的梦阿，和那未来的梦，
静静的睡覚罷，自然母亲。

福寿草　（用力的推門，）很不容易开。

蘿卜　大家都来推着試試罷。（推門。）

破雪草　也不行。

櫻草　沒有鑰匙，怕不行罷。

紫云英　是罷。

水仙　試去推一推看。

毛莨　我是强的。

鬼灯檠　（从对面这边說，）喂，小子們。

水仙　住口，已經不怕了。

毛茛　我也不怕。

蘿卜　来，推一推看罢。（推不开門，）畜生。

大众　眞是畜生呵。

孙土拨鼠　（进来，）开不开么？

福寿草　哦哦，如果沒有鑰匙……

土拨鼠　再推一回看罢。

（留下的花卉們在对面这边唱歌。）

忘了罢，忘了罢，自然母亲，

看着恋恋的往昔，和相思的未来，

忘了罢，

单将今日忘了罢。

（福寿草等輩拚命的推門。）

破雪草　不成！

樱草　我是，已經，乏了。

紫云英　我也是的。

水仙　我是一点也沒有乏呢。

毛茛　便是我，也好好的。

鬼灯檠　喂，小子們。

水仙　什么？默着罢，不怕的。

毛茛　无論怎么吓呼，也无益的。

蘿卜　这畜生！

大众　畜生。（門仍不开。）

蒲公英　听說春不起来，这門是开不开的，不知道可的确？

水仙　去叫起春来罢。

毛茛　我嚷起来試試罢。

鬼灯檠　喂，小子們。

水仙和毛茛　不怕的！

土拨鼠　那春休息着的宮殿是，听說冬已經用了魔术咒禁起来，倘不知道魔术的句子，是誰也开不得的了。

大众　畜生。

福寿草　不知道这四近可有知道那句子的？

土拨鼠　我的祖母虽然像知道……

破雪草　虽然很劳駕，可以去問一問么？

福寿草　就是为了一切花的緣故，拜托拜托。

一切花　千万拜托。

土拨鼠　知道了，然而說不定可能够。

水仙　再推一回試試罢。

毛茛　我这回可要尽力的推哩。

鬼灯檠　喂，小子們。

毛茛　（低声，）畜生。

蘿卜　推罢。

破雪草　喂，在那里唱歌的列位，可以也过来帮一点忙罢。

菜花　我是去的。

紫地丁　我也去的。

含羞草　我虽然也想去，但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水仙　誰也不来惹你的。

勿忘草　我怕呢。

雛菊　如果自然母亲醒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釣鐘草　其实倒是不要性急的好。

鈴兰　本来是馴良一些也可以的。

牡丹　我是敬謝不敏了。

福寿草　不願意去的那一伙，默着罢。

蘿卜　孱头！

破雪草　低能兒！

牡丹　你們在說誰呢？

破雪草　那畜生摆什么架子。

蘿卜　惧憚你的可是一个也沒有呢，胡塗小子。

一切花　畜生！

牡丹　怎么說！？

土撥鼠　喂，再不听話些，就要吃掉你的根了。

牡丹　（低声，）我可是什么也沒有說……

一切花　（在里面說，）孱头，畜生！

百合　对于群众眞是沒法呵。

玉蝉花　下等呀！

雛菊　阿阿，靜靜的罢，豈不害怕么。

福寿草　来，推哩推哩，一，二，三，（推門，）再一回。

土撥鼠　喂，虾蟆們，你們也不起来帮一帮么？

金織蛙　（起来，）帮去的。

黑蛇　（也起来，）我們也帮去。

癩虾蟆　帮忙本来也可以，但是蛇小子要胡鬧，可就难。

土拨鼠　不妨事，誰也不胡鬧的。（向了蛇，）如果胡鬧，是不答应的啊。

黑蛇　請放心罢。

（蜜蜂，胡蜂，蝇，和别的昆虫們許多都起来。）

蜜蜂　我們本也可以去相帮的，只是虾蟆可怕呢。

金織蛙　不要紧，饒你們这一天罢。

蜥蜴　（起来，）我們也来帮一帮罢。

（大家都走近門边去。）

福寿草　好，再推一回試試罢。（推門。）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良　誰也不来惹你的。

（風进了上面的世界，大声的唱歌。）

外面寒冷呵，凄凉呵，

这么想着睡着覺的呵，馴良的，

到春天为止。

（風諷喻的笑。）

福寿草　什么外面寒冷呵之类，是說誑的，風的誑話罢了。（推門。）

風　喂，誰呢，說些不安本分的話的是？

福寿草　是我們。

風　草花么？

大众　对了。

風　畜生，馴良的睡覚罢。要給吃一顿大苦哩。

破雪草　哼，有什么要紧呢。（奋勇的推門，門略动。）

風　喂，你們的意思是不依冬姊姊的命令么？

大众　自然不依。

破雪草　那样东西的命令，也会有来依的胡塗虫么？（推門，門略动。）

大众　唉唉，动了，动了。

破雪草　再一回。（大家一齐推門。）

風　倘不便歇手，就要叫冬姊姊了。

大众　叫去，有什么要紧。

破雪草　好，再一回。

大众　自由的世界万岁！

（听到風的可怕的口笛，大家歇了手，都害怕。）

紫地丁　我怕呢。

菜花　总之还是早些回去罢。

（有的花便赶忙的跑回了原处。

冬的王女在上面的世界里出現，是一个高大壮健的，强有力的美少年似的女人，脚上穿着溜冰鞋，披白氅，头上閃着冰的冠。）

冬　喧嚷的是誰呀？

風　是草花們想到外面去，正在毁門呢。

冬　畜生，想到外面去的是誰，福寿草，还是七草这些小子呢？春天的引綫兒！

風　仿佛还不止这些呢。虫和虾蟆和蛙，也都在喧嚷似的。

（蛙和蛇和昆虫都想逃回自己的地方去。）

黑蛇　誑呵，我們都睡着。

蛙　我們也是的。（狼狽的寻覓着自己的位置。）

冬　可恶的东西，可要給吃一頓大苦了呵。可是母亲怎么了？

風　自然母亲是正在安息哩。

冬　是罢，将宇宙交給这样上了年紀的老婆子，那有这样的胡塗东西的呢。

（冬将鑰匙放进通到下面世界的鎖里，想要开門。花卉們都逃走。）

福寿草　我是不逃的。

水仙　我也不。

蘿卜　我也不要紧的。（躲在墙阴下站着。）

雨蛙　（迷了路，不知道往那里走才好，彷徨着，）怕呵。这怎么好呢。

土拨鼠　不要紧的，到这里来罢。（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了雨蛙。）

第九节

（冬进了下面的世界。都装着睡覺模样。）

冬　不成不成。我是不受你們的騙的。春的綫索兒。（抖动氅衣，雪落在花上。这其間，水仙和福寿草等偷偷的跑出門外，梅也开起花来。）

花　阿阿，冷呵冷呵。

冬　还要給你們冷下去哩。（舞动氅衣，雪大下。）

花　母亲！

冬　（見了虫和蛙，）也不受你們的騙的呵。（抖动氅衣，雪落在虫和蛙上。）

虫和蛙　母亲，母亲！

冬　（看見土拨鼠，）你在这里做什么？

土拨鼠　我也想到自由的世界去。

冬　想到自由的世界去？畜生！冻死你。（抖动氅衣。）

雨蛙　母亲！

土拨鼠　咬你。我和花不一样的。

冬　不要說不自量的話，要咬，咬罢。（提起脚来要踢去。）

土拨鼠　（跳上前，一面大叫，）咬你！

冬　（吃惊，退后，）这畜生，記着罢！

大众　母亲！

土拨鼠　（跳到自然母的膝上，）母亲，母亲，快起来罢，赶快，赶快！

自然母　（醒来，）怎么了？地球又遭了洪水呢，还是富士山浅間山又鬧什么玩意兒了？阿阿，冷呵。不知道可是地球又回到冰河时代了不是……

大众　母亲，冷呵，冷呵。

母　（擦着眼睛，仔細的看，見了冬，）阿呀，那还了得，冬兒，你怎么到这地方来？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呵。快点出去，快点快点。

冬　母亲，你太不行了，什么时候总睡覚。这一伙以为这是机会了，不正在毁那到外面去的門么？

母　阿阿，頑皮的孩子們呀。

冬　这些东西，我已經犯厭了。都給冻死了罢。（舞动氅衣。）

大众　母亲，母亲。

母　唉唉，不行。豈不可怜呢，你！

冬　那里，这有什么可怜呢，畜生。（抖动氅衣，雪大下。）

大众　母亲。

母　（用自己的氅衣遮了花，）住手罢，不知道同情的鴉头。

冬　还有什么能比同情和爱更其呆气的呢，这都是怯弱的沒用的东西的梦話，低能兒的昏話罢咧。因为母亲始終只說着这样的梦話，这些东西便得意起来，紛紛的隨意鬧。去年，他們在二月里已經跑出去了。母亲呢，不单是笑着不管么。可是今年，我却不答应的，給他們都冻死。

（冬將氅衣奋然的抖撒，雪下在昆虫上，自然母护住了昆虫。）

母　阿阿。你，莫非發了瘋么？赶快的出去罢，我說赶快的。（要逐出冬去。）

虫　母亲。

冬　不不，今年一定給都冻死。（将雪洒在花上。）

母　唉唉，好一个残酷的鸦头。春兒，給我快来罢。

冬　（笑着說，）春那里会来呢。

母　春，春，快点起来罢。

冬　不中用的，不起来的。（抖着氅衣，将雪注在花卉和昆虫上。）

大众　母亲，母亲！

母　住手罢，冬兒，春怎么了呢？

土拨鼠　母亲，春姊姊那里，是遭了魔术了。倘不知道魔术的句子，那便出不来，也进不去的。

冬　住口，要給你吃一个大苦呢。

母　阿呀，你做了这样的事么？

冬　（笑着，）今年是，可要給全都冻死了。（抖着氅衣，雪大下。）

大众　母亲，母亲！

母　立刻出去！

土拨鼠　母亲，我試去調查了魔术的句子，迎接春姊姊去罢。

冬　住口，要給你吃一个大苦呢。（将雪来洒土拨鼠。）

土拨鼠　不怕的呵，要迎接春去了，我知道魔术的句子呢。

冬　畜生。（要洒去許多雪。）

母　（拿起魔术的杖来，静静的揮动着，）走，去罢。

冬　（向了土拨鼠，）記着罢，我是决不忘掉的。

土拨鼠　不怕的，我要迎接春去了。

冬　（受了自然母的抑制，怏怏的出門，看見門外的福寿草和水仙，）畜生，已經跑出来了。給你們，可真要給吃一个大苦哩。（将氅衣狂縱的抖擻着。）

大众　母亲，母亲！

母　歇了罢，豈不可怜呵。

冬　这有什么可怜呢！

（自然母关了門。）

冬　（看見上面的世界的梅花，）連这些小子們都已經开起来了，畜生。

（雪大下。冬風又来。）

冬　不給这些东西都冻死，是不答应的。

風　冻死他們。（風大作。）

福寿草水仙等　母亲，母亲。（声音漸漸微弱下去。）

母　唉唉，好不可怜呵。

花和虫　（走近自然母去，）母亲，冷呵，冷呵。

母　是罢是罢，就給你們暖和哩。（将自己的氅衣盖住他們，又用手撫摩着，）已經好了？

大众　还很冷。

（自然母坐下。蛇虫都进了伊的怀袖中，虾蟆跳到膝上。）

大众　冷呵冷呵。

母　（撫摩着他們。）好罢好罢，就給你們暖和哩。

（冬在上面的世界里唱歌。）

花們　冷呵冷呵。

母　靜靜的罢，就給你們暖和起来……

（冬的歌还不完。）

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虫豸們，
惡作剧的树木这些畜生們，都睡觉的呵。
不要醒，不要醒，
醒得太早的畜生是，
要給吃一頓大苦的。
都睡觉，不要醒，
单将做梦滿足着罢。

（敲着春子的家的門，冬还是唱。）

不安分的人类的兒也睡觉的呵，馴良的，
醒过来时是危险的，
醒得太早的小子是，
就要吃一个大苦的。
睡得熟，不要醒，
单将做梦滿足着罢。
喂，睡觉罢，都睡觉，

連那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虫豸們，

惡作剧的树木这些畜生們。

（冬唱着歌，去了。）

花　好冷好冷。

母　我不是早对你們說过，教不要頑皮的么？不听母亲的話，是无論什么时候都要吃苦的。做母亲的本以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当的了，到了現在，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不如意。我那說出来的話，本来也就想打算你們的利益的……

土拨鼠　（靠在母亲的膝上，）母亲，强者生存，弱者灭亡。强者住在美的，太阳照着的世界上，弱者不能不永远在泥土里受苦。这母亲的第一的法則，难道也为了我們的利益么？这法則，在我已經够受了……

花和蜂　我們是不贊成这样的規則的。

雨蛙　我們总是被蛇和鶴吞吃的事，是不願意的。

蛙的群　不願之至的。

黑蛇　住口。虾蟆被蛇吞吃这一条規則，是很好的。至于我們被別的东西欺侮这一条，那自然要怎样的請刪去了才是……

蛇的群　对了，請刪去罢，請刪去罢。

花蛇　不知道可能請另定一条規則，将人和猪都給我們吃么？

蛇的群　这好極了，眞眞好極了。

黑蛇　母亲，赶紧定下这样的規則来罢，大家都在拜托你。

一切蛇　拜托呵，拜托呵。

蛙的群　不行，不行。

蝇　被虾蟆吞吃，我們也不願意的。

虫們　自然不願意，自然不願意。

金綫蛙　不要胡說！这是当然的事，无論怎么說，总归不行的。

蛙的群　不行，不行。

虫們　我們可是不甘心呵，母亲。

母　阿阿，靜靜的罢，靜靜的罢。（用手撫摩着他們。）强者生存弱者灭亡这法則，的确是我的第一的法則。然而所謂强者，是怎样的呢？有着强有力的手脚的，有鋒利的爪牙的，有可怕的毒的，这样的东西，就是强者么？

大众　那自然是强的呵，自然是。

母　不然的，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强者。对于一切有同情，对于一切都爱，以及大家互相帮助，于这些事情最优越的，这才是第一等的强者呢。同情，爱，互助，全都优越的，这才永远生存下去。倘使不知道同情和爱和互助的事，那便无論有着怎样强有力的手脚和巨大的身体，有着怎样鋒利的爪牙，有着怎样可怕的毒，也一定，毫不含胡，要灭亡下去的。

黑蛇　这一層我們是不贊成。

蛇的群　自然不贊成。

大众　靜靜的。

母　还有一層，你們似乎专在將自己的生命和子孙的生命都竭力延长起来的事，作为目的，以为靠着这事，便可以得到幸福了。殊不知这是大錯的。无論是十年的生命，一万年的生命，一亿年的生命，对于永久，都不过一瞬息。这是时的問題。而并非心的問題了。只有以瀰滿着美的爱的生活，作为目的的，才能够得到幸福。倘能在自己的生活上，表現出自己的心的最好，最美，而且最正的事来，即使那生命不过接續了一分时，这比那接續了几亿年，而表不出一些心的好的，美的，正的事情的白費的生命，却尤其崇高，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那又美又正的爱瀰滿着的生命，是这宇宙即使灭亡，也永远的永远的被我使用，作为永久的模范的。我想要将这永久的使用的。不要忘却，牢牢記着罢。只在以美的正的爱瀰滿着的生活作为目的者，才有幸福。

（自然母說話之間，黑蛇悄悄的从伊怀里伸出头来，想捉雨蛙。）

一切蛙　阿阿，危险危险，蛇，蛇……

雨蛙　母亲，母亲。（蛙們都跳下膝髁去。）

青蛇　怎样？到手了？

黑蛇　唉唉，脫空。

花蛇　废料！

黑蛇　对我，可是誰也不給同情呵。所以都要灭亡的罢。

土拨鼠　（跳到自然母的膝上，）吃了我也可以的，如果

是这样的肚饿……

（都吃惊，比較的看着蛇和土拨鼠。）

黑蛇　不知道味道可好？

花蛇　唔，可好呢，沒有吃过阿。

黑蛇　总之，今天姑且絕食罢。（縮进怀里。）

大众　蛇万岁！

或者　土拨鼠万岁！

母　（摩着土拨鼠，）懂得我的話了。阿，都睡罢。冬又来哩。

（風在上面的世界出現，且唱歌。）

喲，睡覚罢，都睡覚，
单將做梦滿足着罢。
連那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虫豸們，
恶作剧的树木这些畜生們。

（都睡了覚。）

自然母　（独自說，）我本以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当的了，到了現在，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不如意……

（于是自然母也睡了覚。上面的世界里，下着大雪。）

第二幕

第一节

（場面同前。梅花盛开，树下的雪地里，开着水仙和福寿草之类。下面的世界是暗淡的，花和虫仍然睡着。

秋子走出外面，一面劈柴，一面唱歌。）

凄凉的心，不要痛，不要痛罢，
苦恼的胸脯呵，不要汹汹的烦扰罢，
隐藏了痛苦的重伤，不要給人看罢，
将那給你重伤的人，不要忘掉罢，
不要忘掉，而又去亲近罢。

（夏子担着水，从对面走来。）

夏子　春姑娘怎么样？

秋子　总是这样子。

夏子　热可退了一点么？

秋子　退什么呢，只有加添上去罢了。

夏子　也还是說昏話？

秋子　哦哦，总一样。

夏子　怎样的？

秋子　这个，說是地下世界的黑的土拨鼠，就要来迎

接了……

夏子　唉唉，好不怕人。春姑娘就要死罢。

秋子　説不定呢。

夏子　这眞眞可怜阿。伯母已經打电报給金兒了？

秋子　沒有……

夏子　为什么不打去？

秋子　那是，即使打了去，也是空的罢。……

夏子　为什么？打去，便回来的罢？

秋子　那里会回来呢。什么时候，春姑娘不曾經説过的么，説是金兒有了朋友了。

夏子　哦，还説和那朋友，願意到死在一处……

秋子　哦哦……

夏子　只是那朋友究竟是誰呢？

秋子　那朋友么，听説是富翁的女兒。

夏子　阿阿……然而这是謠言罢？……

秋子　那里，怎么会是謠言呢，金兒現将这事写了信，寄来了。

夏子　唉唉。

秋子　伯母因为看得春姑娘可怜，到現在还沒有説。然而春姑娘却仿佛已經知道了似的。

夏子　但是金兒会和那女兒結婚么？

秋子　这会罢。便是金兒，也一定喜欢有錢的。

夏子　这固然就許如此罢。因为已經穷够了的。只是伯母却眞可怜。便是伯母，一直到現在不知道为金兒費了多

少心力呢。单是每月寄学費，也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秋子　这自然。但是金兒一到那边去，就会来还錢，听說那女兒是非常之有錢的。

夏子　即使这样，想起春姑娘的事来，也还教人气苦。我以为金兒是有些可恶的，春姑娘这样的爱他，伯母这样的重他……

秋子　現在的世上，金錢第一呵。沒有錢……（声音中断，）沒有錢……沒有錢的是不行的。沒有錢，現在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便是想求学也不行，想做自由的人也不行。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只是，有錢的东西可眞討厭。（气急敗坏模样，）我是最不願意在人面前低头的！

夏子　金兒正也这样的罢。你是，本来总和金兒合式的呵。

秋子　你說什么！？（气急敗坏的，眼里滴出泪来。）

夏子　秋姑娘怎么了，也还是可惜金兒去做富翁的女婿罢？

秋子　金兒到那里去，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夏子　金兒还常常說：和大家一同和睦的劳动着，也如不在富翁面前低头一样，要努力的并不在那男爵面前低头哩。

秋子　再不要提起这些事来了，拜托你。

夏子　这回却反而自己想做富翁了，好不教人酸心。（抱着秋子啼哭。）

秋子　金兒的事，不要再提起了。

夏子　然而倘使做得到，秋姑娘也要和富家結婚的罢？

秋子　不，我已經打算不結婚了。

夏子　为什么？

秋子　无論为什么……

（秋子放了夏子，吐一口气，眼里淌下泪来。）

秋子　我是，想做一个自由的女人呢。

夏子　做一个自由的女人，那么？

秋子　那么……

夏子　那么？

秋子　（挪了劈柴的斧，）那么成了社会主义者，去运动去。

夏子　阿阿，秋姑娘！

秋子　哦，到里面去罢。（檢集了木片，走进自己的家里。）

夏子　（担着水桶，）秋姑娘，也携带我罢，秋姑娘。

（两人去。

和風都唱歌。）

被魔术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来了，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下場。雪靜靜的下。）

第二节

（場面同前。上面的世界仍然明亮。）

蘿卜　好冷呵。

七草　眞是的。

福寿草　我以为就要没有性命的了，这回可是不要紧了。

水仙　我也不要紧了。

蘿卜　梅姊，这样的冷，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梅　到什么时候呢，本来是春就該到来了的……

蘿卜　說是春被囚在自己的宫殿里，不知道可是眞的？

櫻　那宫殿上着了魔术，是眞的呵，我不願意开花呵。

福寿草，好不孱头的姊姊。

水仙　（用了低声，）我最討厭这样的姊姊，单知道时髦……

七草　噓！

蘿卜　虽說是倘不知道魔术的句子，要到那宫殿里去进出都不行……

梅　这是謊罢。

桃　怎么会是謊呢，冬是始終憎恶着春的妹子的，所以这回用了魔术敎春吃些苦，也不是意外的事。

紫藤　那么，我們怎么办才好呢？

躑躅　我們已經冷不过了。

七草　我們也是。

桃　这也用不着啼哭的，再忍耐些时罢。弟兄們总会替我們想什么法子的罢。

櫻　那些不安分的东西，那里靠得住。

桃　这虽然如此……

櫻　都沒用，又胆怯……

蘿卜　并不然的，可靠的也有呢，虽然女的那些却这样。

水仙　自己正胆怯，还説人。

樱　説女的怎样？

蘿卜　女的胆怯呵。

水仙　对了。

樱　可恶的小子們。

桃　阿阿，不要开口了罢。

梅　眞的，靜下来罢。

樱　可是实在太胡鬧……

梅　靜靜的，似乎冬姊姊来到了。

（冬和風上。）

風　暫时之間，还看不見春的令妹罢？

冬　豈但暫时之間呢？如果我不願意，怕未必能来罢。

風　在春的令妹休息着的宮殿上，听説姊姊用了魔术，不知道这可是眞的？

冬　这算什么呢，比这事还有紧要得多的事情哩。虽然不知道在那里，却听説有一朵桃色的云。是眞是假，你去查一查罢。

風　桃色的云——这云的事，从春風那里倒曾經听到过的。那一伙（指着樱等，）也常常談着这等事。听説桃色的云是始終跟着春天的，所以一定在那春的宮殿里。

一切花　我們是什么也沒有説，并不是这样的呵。

樱　默着罢。

風　説謊么？不饒的呢。

冬　如果説謊，要給吃一頓大苦的呵。

樱　的确在春的宫殿里。

一切花　姊姊！

蘿卜　奸細！

樱　默着罢。

冬　这当眞？倘說謊，不饒的呵。

樱　何尝說什么謊呢，桃色的云是确在春的宫殿里……

大众　姊姊，奸細！

冬　（向了風，）总之托你去将那云仔細的査一回罢。因为我想要将那云作为自己的朋友呢。

風　是是。

（冬和風俱去。下面的世界略略明亮。）

一切花　奸細。

桃　姊姊，泄露了春的秘密，不羞么？

梅　这眞是怎么一回事呵。

一切花　奸細！

樱　（笑，）不要說呆話罢，春雨从那里下来的，可知道？桃色的云不出外面，春雨是不下的呵，懂么？

大众　静静的。

（下面的世界逐漸明亮。听得風的歌。）

紫地丁　我一听到那声音，就只害怕，只害怕，怕得挡不住了。

雛菊　我也是的。

勿忘草　我也是。

破雪草　这有什么可怕呢。

樱草　虽没有什么可怕，却教人不高兴呵。

紫云英　我也不高兴。

蒲公英　因为是女流呀。

毛茛　我是不怕的，只是水仙不在，却觉得很冷静。

紫地丁　（向了蒲公英，）即使是女流，要像你那样，从冬这里逃走出来，可是并不为难的。

蒲公英　說我逃走了？再說一遍罢！

菜花　阿阿，静着罢，給听到可就糟了。

毛茛　不要紧，誰也沒有来听呢。

鬼灯檠　小子！

百合　像这模样，永远是战战兢兢的生活着，实在厭了。

一切花　自然是厭了的。

牡丹　春究竟想要睡到什么时候呢？

玉蝉花　眞是的，本来到差不多的时候也就可以起来了。

車前草　然而說是春的宫殿上着了魔术，不是眞的么？

蕨　眞倒也仿佛像眞的，但是那一伙說些什么，是莫名其妙的。

玉蝉花　未必有这样的事罢。

牡丹　自然是沒有的，那一伙东西总喜欢将世界看得黑暗。

破雪草　不要胡說。只有你們，却总是带了桃紅的眼鏡看着世界的。

蒲公英　因为是一班低能兒呵。

毛茛　因为是胡塗虫呵。

鬼灯檠　喂，小子。

牡丹　說胡塗虫的，是誰呢？

破雪草　都說的。

玉蝉花　唉唉，下等的东西眞討厭。

桑花　靜靜的。

雛菊　如果自然母亲醒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勿忘草　眞是的。

鈞鐘草　的确，是的。

毛茛　不妨事，不起来的。

鬼灯檠　小子，还不靜靜的么？

月下香　月亮眞教人相思呀。

昼顔　月亮疯子哩。

向日葵　有着很体面的太阳，却竟会有記挂月亮的呆子。

朝顔　眞是的。

昼顔　月亮疯之流罢了。

燕子花　阿阿，靜靜的……

金綫蛙　春还早么？肚子餓了呵。

（于是唱歌。）

和好朋友在田圃里，

看着青天游泳是，

好不难忘呵。

吃一个很大的虫兒是，

好不开心呵。

胡蜂　唉唉，好不討厭的歌。

蜜蜂　說是池塘的第一流詩人的歌哩。

（昆虫們都笑。）

雨蛙　（冷清清的，）土拨鼠那里去了呢？

金縷蛙　不要去慭土拨鼠罷。到这边来，我怜惜你。

雨蛙　唉唉，不行。

金縷蛙　怎么，这有什么不行呢？

一切蛙　静静的。

青蛙　蛇要来了。

黑蛇　蛇来了呵。

綠的蜥蜴　静着罢。

别的蜥蜴　真的，静静的罢。

金縷蛙　本来还是静静的好。

胡蜂　自己一伙整天的閙着，却来說人。

蜜蜂　討厭的东西呵。

蚊　将这些东西，我就想使劲的叮一叮。

金縷蛙　誰呢，說要来叮我的是？

蚊　不是我呵，只不知道飞虻可說什么。

虻　說謊。

蜜蜂　孱头。

胡蜂　說謊的东西。

蝇　阿，静静的。

金色的蝶　我，就想跳舞一回呀。

銀色的蝶　为什么？

金色的蝶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春蟬　春还沒有来，却道想要跳舞了。

金色的蝶　可是，不知道春要什么时候才来呢。

金綫蛙　好，跳罢，我在这里看。

癩虾蟆　有味的罢。

金綫蛙　胡蝶的跳舞么？

癩虾蟆　坤角呵。

金色的蝶　唉唉，討厭的話。

春蟬　靜靜的豈不好呢。

螢　眞的，沒有伴奏就說要跳舞，眞是外行的話了。

銀色的蝶　外行？你以为自己是內行？

螢　倘沒有月光和細流的声音，我可是不跳舞的。

蝶的群　唉，奇怪。

銀色的蝶　那一伙是不能和我們做談天的对手的。

夏蟬　究竟那蝶兒，不知道为什么只擺闊。

金色的蝶　因为美好的声音呵。

夏蟬　畜生。

春蟬　靜靜的豈不好呢。

螢　眞是畜生的忘八羔子了。

春蟬　要給母亲叱駡的呵。

螢　可是太教人生气了。

寒蟬　然而知了的声音，我却不敢領教。

蜻蜓　那些胡蝶的舞蹈，我便是一生不看見，也尽够了。

夏蝉　發了那討厭的声音的是誰呢，金鈴子么？

金鈴子　連我的声音和寒蟬的声音也分不清，一定是那耳朵非常古怪的东西了。

蟋蟀　对了，那样的东西，說是沒有耳朵的，也不算錯。

寒蟬　喂喂，老兄，你从什么时候起，也批評起声音来了？

蟋蟀　胡說。

聒聒兒　好不嚷嚷。什么也不懂，却来作音乐的批評，豈不是对于艺术的罪恶么？

螽斯　喂喂，聒兄，不提罢，就是不提音乐的話罢，唉唉，已經都認錯了。

聒聒兒　眞教人生气，音乐也不懂，却来批評。

螽斯　靜靜的罢，不是已經都在認錯么。

蕨　諸君只是这么吵鬧，不知道遭了魔术的春姊姊怎么会得救？

破雪草　豈不是对不起春姊姊和梅姊姊們么？

一切花　是呵。

櫻草　梅姊姊不知道正怎么冷呢。

一切花　是罢。

紫云英　然而尽熬下去，怕未必做得到的。

一切花　自然。

毛茛　水仙和七草兄們，也不知道怎样的等着春的到来呢。

一切花　是呵。

雛菊　但是，須得怎么办，春姊姊才会来到呢？

勿忘草　眞是的，怎么办才好呢？

蒲公英　总得想点法才好。

車前草　倘使春竟不来了，大家打算怎么办？

一切花　眞是的呵。

月下香　便是春不来，也并非值得吵嚷的事。

夏花們　自然。

向日葵　这在春党也許是必要罢，但在我們，却即使春天永不来，也并非担心的事呢。只要有夏来，就好了。

夏花們　自然。

月下香　只要有夏来，就尽够了。

燕子花　阿，这也不能这么說的呵。

玉蝉花　春便是来，倒也不妨事的。

牡丹鈴兰百合　这自然。

聒聒兒　无論是春，无論是夏，便是永不来，都并非值得担心的問題呵。我們等候的只是秋。

（略略作歌。）

相思的秋呀，快来罢，

大家等候着。

秋虫們　自然自然。

錳斯　默着罢。

蝘　土拨鼠这小子說定过，去問开門的魘术的句子的，那究竟怎么了呢？

金綫蛙　将土拨鼠这小子当作正經的，只是胡塗虫罢了。

蛇　这小子，我早該使劲的叮他一下的。

雨蛙　默着罢。

金綫蛙　哼，有什么默着的必要呢。

大众　阿阿，静静的。

雨蛙　我試来叫他罢。列位，請都静静的罢。

（都平静。雨蛙唱歌。）

相思的我的朋友呀，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呢？

你不知道我的胸中的凄清么？

你不見我的心的悲凉么？

早早的来罢，我等候着。

我的人呀，我的相思的人呀。

金綫蛙　听了这样的歌还会不来，那就奇怪了。

蛇的群　眞有味兒。

花蛇　連肚底里都震动了。

蜥蜴　默着罢。

春蟬　其实也并非了不得的声音呢。

金色的蝶　虽然比春蟬好一点……

春蟬　畜生！

螢　眞是畜生呵。

金鈴子　从外行的听来，这声音却也許是好的呵。

鑫斯　住口，低能兒。

(土拨鼠进来，和大众招呼。)

土拨鼠　諸君，来迟了，对不起。

大众　阿，土拨鼠来了，土拨鼠来了。

(雨蛙唱一句歌。)

我的人呀，相思的人呀。

土拨鼠　(和雨蛙格外招呼，)来迟了，实在对不起。

雨蛙　那里那里。

(又唱一句歌。)

你不知道我的胸中的凄清么?

大众　魔术的句子怎么了，魔术的句子?

栄花　静静的。

土拨鼠　开門的魔术的句子已經知道了。

大众　土拨鼠万岁!!

栄花　静静的罢，如果母亲起来，就糟了。

毛茛　不要紧，不起来的，睡得很熟呢。

鬼灯檠　喂，小子。

雨蛙　我那土拨鼠万岁!

金綫蛙　多嘴。

栄花　替大家查了煩难的事来，多謝多謝。

大众　都感謝的，感謝的。

（土拨鼠对大众应酬。）

雨蛙　我也很感謝呢。

（土拨鼠和雨蛙格外应酬。）

金綫蛙　發蠢。

土拨鼠　为大家还想做尤其煩难的事哩。但是去罢，先去試开那門罢。

雛菊　只是如果母亲起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金綫蛙　用言語来开門，沒有把握的。

雨蛙　有什么沒有把握呢？

金綫蛙　多嘴。

蝇　姑且去看看罢。

蜜蜂　有趣呵。

虫們　自然有趣。

雛菊　有趣固然有趣，可不知道被母亲怎样叱駡呢。

破雪草　不去也可以的。

雛菊　然而也想去呢。

勿忘草　都去看看罢。

含羞草　我也去，但是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茛　誰也不来惹你的。

黑蛇　那門里面，也許有許多好吃的虾蟆呢。

別的蛇　去瞧瞧罢。

金綫蛙　这东西是危險的呵。

癩虾蟆　不要紧，去罢，那边有許多虫哩。

（大众静静的走。）

寒蝉　我虽然沒有見过春的样子，就去看一眼罢。

金鈴子　都去罢。黃鶯和杜鵑和云雀这些，在春姊姊那里，

　該是都跟着的罢。

秋虫們　去罢，去罢。

菊　我是不去的。

珂斯摩　我也不动弹。

秋的七草　我們也不去。

白葦　太煩扰了。

芒茅　那是春觉的举动呵。

达理亚　我随后去望一望情形来罢，替你們。

胡枝子　費神。

秋花們　眞是的。

菜花　一面唱着使母亲睡得安稳的歌，一面过去罢。

大众　是呵。

（都唱着歌，向挂着紫幕的門进行。）

睡覚罢，睡覚罢，我的母亲呀，

做着过去的梦和未来的梦，

静静的睡覚罢。

（都在門前停住。）

土拨鼠　（对了門，）为爱而开。

大众　（跟着說，）为爱而开。

(門不动。)

大众　不开呵。

金綫蛙　那里会开呢。

雨蛙　一定会开的。

(都反复着說，門依然不动。)

蛇　这小子在騙我們哩。

金綫蛙　豈非笑話呢，說是用言語可以开門……

牡丹　不知道那一伙是否在那里騙我們?

玉蝉花　因为是下等东西，所以也未必可靠的。

破雪草　默着罢，低能兒!

黑蛇　假如吃了那小子，不知道味道可好?

蜥蜴　默着罢。

虻　倘使終于开不开門，可要使劲的叮了。

蚊　我也叮。

蜜蜂　我也叮。

胡蜂　俺也叮。

蕨　行使魔术的时候，不是这样胡乱吵閙的。

車前草　精神統一最要紧呵。

大众　静静的。

雨蛙　一定要开給你們看呢。

土拨鼠　为爱而开。为爱而开。为爱而开。

大众　为爱而开。为爱而开。为爱而开。

(門静静的开。)

大众　开了，开了。

雨蛙　看罢，我不說过会开的么？

金綫蛙　多嘴。

大众　静静的。

（都向門里面窺探。）

第三节

（里面看見栗树和枫树。正是秋的黄昏。紅叶墜在各处。中央有收获的稻屯，秋姊姊静静的睡在这上面。在那当头的树上，依稀的閃着紫色的灯籠。秋是头戴葡萄的冠，插着柿和橘子的首飾，腰間系着用梨子和苹果之类所穿成的带，右手拿斧，左手持鍬。衣服是質朴的。在遥远的一角里，看見灰色的云。他睡着。秋風在一角里冷清清的吹笛。

大众暂时都凝視着这風景。）

桊花　那不是春姊姊呀。

达理亚　（在后面說，）的确是秋姊姊呢。（向了秋花們，）列位，赶快来罢。秋了，秋了。

（珂斯摩和秋的七草都跳着进去。）

金綫蛙　說是秋了呢，糟透了。

癩虾蟆　又得睡覺么？我实在厭了。

一切蛙　自然厭了。

黑蛇　不要开玩笑罢，我是肚子已經餓得說不出怎么样了。

别的蛇　都是这样呢。

金線蛙　我如果不吃了那蝇，怕要餓死了。

蝇　唉唉，不行。

大众　静静的。

（听得秋花的歌。）

冷的風呀，秋的風，

不要吹了罢。

寒蝉　（高兴的走进里面去，）已經到了秋天哩。

（别的昆虫們也跟在那后面。

寒蝉跳舞着，而且唱歌。）

夏，夏，夏呀，等一等罢，

有話呢，好的話。

（金鈴子也唱歌。）

有歌呢，美的歌呵。

聒聒兒　一会兒就可以，等一等罢，拜托你。

蜻蜓　有跳舞呢，好的跳舞。

金色的蝶　說是有跳舞哩，眞笑話。

寒蝉　說是有歌哩，一定是无聊的歌罢了。

春虫和夏虫　是罢。

蝇　即使秋来了，也并不是值得这么嚷嚷的事呵。

大众　眞是的。

蚊　倒应該悲伤。

黑蛇　豈但悲伤，簡直是生命的問題了。

花蛇　什么也不吃，却又去睡覚，有这样离奇事的么？

蜥蜴　这話眞对。

雨蛙　阿，靜靜的。

土拨鼠　这不象春的宫殿哪。

紫地丁　然而也頗有趣呢。

别的花　眞是的。

雛菊　有趣固然有趣，可要給母亲叱罵的呵。

勿忘草　那自然。

釣鐘草　是呀。

棠花　靜靜的。

（蜻蜓跳舞着，而且唱歌。）

来，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寒蝉呀，金鈴子呀，出去罢，
太阳下去夜来了。出去罢。
送着太阳游玩罢。
迎着夜晚跳舞罢。

（寒蝉，金鈴子加入跳舞。别的虫也跳舞。）

向日葵　說是太阳下去了，眞笑話。太阳还沒有上来就下

去，有这样离奇事的么？

昼顔　真是的，这是怎的呢。

月下香　即使什么太阳之类并不上来，倒也毫不担心的。

夕顔　那自然。

月下香　既然夜晚到了，也許月亮就要出来的呢。到那边去罢。

（于是加入秋花里。）

蝇　我們也去跳舞也好。

金色的蝶　不邀我們去跳舞，好不懂規矩呵。

銀色的蝶　因为是秋的一伙呀。

（蜻蜓跳舞着，而且唱歌。）

来，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鑫斯呀，聒聒兒呀，
早早的，到这里来罢。

（鑫斯和聒聒兒都加入，于是跳舞着，一同唱歌。）

来，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夏的虫，秋的虫，
早早的，到这里来罢。
夏过了，秋来了，
早出来，早早出来罢。

告别了夏游玩罢。

迎接着秋天跳舞罢。

（蝶，蝇，蝉等都加入。）

雏菊　説是秋来了，好怕呵。

毛莨　我不怕。

勿忘草　如果母亲起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大众　眞是的。

土拨鼠　秋姊姊动弹了。

一切花　唉唉，这可糟了。

牡丹　秋的云动着呢。

玉蝉花　唉唉，好怕。灰色的云动着呵。

破雪草　静静的。

（秋花們唱歌。）

灰色的云呀，秋的云，

不要动弹罢，为了花。

蛇　肯听你呢。

綠蜥蜴　对咧，全不象肯听似的。

跳舞的虫們　（扰攘着，）唉唉，可怕，糟了。

（将下細雨模样。

昆虫們唱歌。）

冷的雨呀，秋的雨，

不要下来罢，为了虫。

花們　为了花。

蜻蜓　为蜻蜓。

金綫蛙　眞笑話。

癩虾蟆　好不胡塗，說是为了虫哩。

春蟬　一伙不要臉的东西呵，說是为蜻蜓呢。

土撥鼠　秋姊姊又动弹了。

（秋略略起来，梦話似的說。）

我的云呀，灰色的云，到那里去了？

我的風呀，凄凉的風呀，吹笛子罢。

（風大發。云次第扩张。細雨靜靜的下。）

虫們　唉唉，冷呵冷呵。（紛乱的逃走。）

花們　唉唉，怕呵怕呵。（逃走。）

菜花　阿，靜靜的。

勿忘草　如果母亲醒来了，不知道要怎样的給駡呢。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都逃入前边的場面里。）

土撥鼠　不妨事，这里是不来的。

金綫蛙　那倒是……

黑蛇　未必就不来呢。

大众　是呵。（發着抖。）

雨蛙　不来的，一定不来的。

金線蛙　多嘴。

夏蝉　唉唉，好冷，好冷。

大众　眞的是。

土拨鼠　已沒有再迟疑的时候哩。这回試去开这一重門罢。

櫻草　唱一点歌，給母亲不要醒来罢。

大众　唱罢：

　　忘了罢，忘了罢，自然母亲呀，
　　忘了現在罢。
　　看着恋恋的往昔和相思的未来，
　　忘了罢，
　　单将今日忘了罢。

（都向挂着綠幕的門进行。）

含羞草　来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莨　誰也不来惹你的。

鬼灯檠　小子們，靜靜的。

土拨鼠　（向了門，）为爱而开。

大众　为爱而开。

（門不动。）

黑蛇　不成不成。

金綫蛙　这回可是开不开了。

雨蛙　一定会开的。

蕨　静些，行使魔术的时候，不是这样胡乱吵闹的。

車前草　精神統一最要紧呵。

土拨鼠　为爱而开。为爱而开。

大众　为爱而开。为爱而开。

（門静静的开。）

蜥蜴　这回是两遍便开了。

雨蛙　我不說过会开的么？

金綫蛙　多嘴。

大众　静静的……

第四节

（秋的場面仍然开着，昏暗，依稀的看得見。

在这回开了的門里面的場面上，現出盛夏的白昼的景色来。石被日光所炙，發着光閃。美的碧綠的果树园的苹果树間，系着繩床，其中静静的躺着第三王女的夏。伊身穿游水衣，右手拿扇，左腕抱着浮囊。头髮用手帕包着，那旁边放一頂游水帽。近旁有美丽的大理石的噴泉，泉水發出清凉的声音向下墜。水里是金魚一口一口的吹起泡来。开着的荷花旁，有鶴拳了一足站着，将头插在翅子下面睡覚。在后面，夏云縮作漆黑的一团，蹲在龙背上，也睡覚。夏王女的身边站着風。風也睡着，但时时仿佛記起了似的，用扇子来扇夏王女。不知道从那里，听得渴睡似的牧童的

角笛。在果园里，和果子一同挂着金銀的鈴子，每逢風动，便發出幽靜調和的声音。

站在門外面的花卉和昆虫們，都暫时凝視着这景色。）

黑蛇　不是夏么？

別的蛇　彷佛是的。

黑蛇　快去罢。（进內，躺在石上，）好温暖。

（蜥蜴的群大高兴，跑着唱歌。）

相思的我的夏呀，永是这么着，

不要过去，留在这里罢。

黑蛇　好不渴睡呵。

夏蝉　唉唉，幸而也醒来了。原来都是梦。唉唉，真是討厭的梦。秋梦呢还是冬梦呢？唉唉，好不无聊的梦呵。（飞到苹果树上去。）

夏虫們　夏来了，夏来了。游玩罢。（进內，跳舞。）

虻　不知道有沒有可叮的东西……

黑蛇　唉唉，真会骤。

花蛇　本可以馴良的睡着……

別的蛇　是呀。

夏花們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也进內。）

向日葵　虽然象做梦，但确乎有太阳呢，那边。（于是将自己的脸向了太阳，走着，但那脸却总和太阳正相对。）

昼顏　确乎有的，阿阿，高兴呵。

月下香　倘到了夜，也許可以高兴，但现在却只是想要睡觉罢了。

夕顏　我也这样呢。

金綫蛙　唉唉，好热，好热。当不住了。

癩虾蟆　那边去罢，有水呢。（向泉水奔去。）

金綫蛙　一，二，三！（都跳进泉水里。）

癩虾蟆　凉水的愉快，知道的有几个呵。（沒到水里面。）

（夏花們唱歌。）

相思的風，夏的風，

便是微微的，也吹一下罢。

（風略搖扇子。鈴子作声。听到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

雨蛙　我虽然热得受不住了，却也不想到那边去呢，如果单是我。（向着土撥鼠看。）

破雪草　我似乎要枯了。

桒花　我也是的。

櫻草　哦哦，都这样。

紫云英　唉唉，好不难受呵。

勿忘草　还是早点回去罢。不知道要被母亲怎样的叱罵呢。

雛菊　眞是的。

鈴鐺草　这自然。

牡丹　我虽然不像要枯，却是不舒服。

玉蝉花　我也是。

土拨鼠　我的头异样了，在我是什么都看不見。

雨蛙　这是怎的呢，定一定神罢。靠在我这里就是，定了神。

黑蛇　（渴睡的，）应該像蛇似的聪明，才好。

土拨鼠　我不行了，就要跌倒了。

雨蛙　定一定神罢，定着神。

春花們　这究竟怎么的？

蚊　略叮一下子試試罢？

春蝉　不要胡說。

春花們　这究竟怎么的？

春蝉　夏姊姊动弹哩，唉唉，这不得了了。

（夏王女略略起来，梦話似的說。）

風呀風，睡着觉是不行的。

云呀云，躲起来是不行的。

（風大發。鈴子作声。云浮动。龙也醒了。电閃。雷声。蝉，蛙，蛇等都嚷着逃走。晚間的暴雨下来了。大众逃出門外。）

大众　唉唉，不得了，不得了。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茛　有什么要紧呢。

（可怕的雷声，电光。）

黑蛇　（向着土拨鼠，）喂，赶快关門罢。喂，喂。

金綫蛙　还迂什么呢。

雨蛙　說是不舒服呢，說是头痛呢。

癩虾蟆　說是不舒服？不要娇气罢。

黑蛇　快关門罢，快关門，喂。

虻　使劲的叮一下，也許会見效的。

蜜蜂　我也叮一口試試看。

胡蜂　俺也叮。

（雷的大声。大众都狼狽。）

蛇和蛙　（向着土拨鼠，）喂，关上門，喂，快点。

雨蛙　静静的。

土拨鼠　我不知道关門的句子。

金綫蛙　好一个不自量的小子呵，开了門，却还說不知道关起来的方法哩。

大众　眞是的呵。

黑蛇　所以說，应該像蛇似的聪明才好。

雨蛙　便是聪明到你似的，却反而是損呵。

黑蛇　吞掉你。

（冬跳舞着，进了上面的世界。听到冬的歌。）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

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虫豸們，

恶作剧的树木这些畜生們，都睡觉的呵。

被魔术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来了。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冬于是跳舞，北風，西北風也跳舞着进来。風吹雪也出現。極大的雪下起来了。

夏的場面上还有雷声。花卉們挤作一团，發着抖。）

大众　唉唉，怕呵，怕呵。

勿忘草　去叫起母亲来，不知道怎样？

雛菊　也許要挨駡的，然而还是那么好罢。

土拨鼠　如果那么办，一切可就全坏了。

（冬和風唱歌。）

不安本分的草花呀，

睡覺的呵，永是这么着。

单将做梦滿足着罢，永是这么着。

被魔术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来了。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破雪草　胡說，誰睡呢。

蝇　鬧了这样的大乱子，还說什么"睡覺的呵"这些話，太沒道理了。

荣花　静静的，給听到可就糟了。

雛菊　冬姊姊倘到这里来，就糟了。

大众　唉唉，好怕。

毛莨　虽然并不怕，然而也还是不来的好。

土拨鼠　已經沒有再迟疑的时候了。来，試开这最后的門罢。

大众　唉唉，可怕，可怕。

雨蛙　不要紧的。

土拨鼠　要留神！

（冬和風在上面唱歌。）

人类的兒也睡觉的阿。

醒得太早的东西是

就要吃一个大苦的，

单将做梦滿足着罢。

（大众走近挂着桃色的幕的門。）

土拨鼠　为爱而开。

大众　为爱而开。

（門静静的开了大半，然而沒有全开。）

蜥蜴　这回是一遍便开开了。

第五节

（現在所开的門里面，是春的場面。

春的場面上，月光像瀑布一般静静的流下。在里

面見有一个美丽的池。那池旁边，有蔷薇，風信子，和别的外国的花卉；树木的茂密，蓊郁的圍繞着池的周圍。許多小流發出美的調和的声音，經过林中，向池这一面流去。池中央浮着一个心形的花的島，島上的花中間站着第四王女的春。伊还是年青的少女，花的冠戴在头上。

春的衣服是将虹的七色样样的混合起来做就的。做枕衾的也是花卉。枕边有云雀和燕子站着睡觉。春的身旁立着桃色的云。那是一个强有力似的美少年；那衣服，无論什么地方，总使人联想到医学校的学生去。

离客座較远的岸上，立着春風，躲在蔷薇的影子里。他时时用了大团扇，使浮泛的島像搖籃一般动搖。那旁边立着竖琴；風常使这静静的發响。池中有許多白鵠的群。那鵠群派一只在岸上做斥候，别的或則在池水中照着自己的姿态化妆，或則想捉那映在水中的月影而沒入水里去。不知从那里，传来了水車的声音。

秋的場面上，秋風正在吹笛，細雨不住的洒在黯淡中。也时时落下通紅的枫叶。

又在夏的場面上，則晚間的暴雨已經过去了，又看見先前一样的明亮的白昼的景色。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声，和清凉的泉水声以及流水的低語，伴奏起来了。

立在門外的花卉們，都暫时靜靜的凝視着春的場面。）

鵠甲　不行不行，很不容易捉。

鵠乙　这回我来試試罢。

鵠丙　也不行罢。

鵠甲　一齐来試試看。

大的鵠　靜靜的，听那黃鶯的歌罢。

紫地丁　阿阿，眞美。

牡丹　可怀。

玉蝉花　可念。

柰花　靜靜的游玩罢。（进內，成了列跳舞着。）

夏花　我到那边去罢，晚雨似乎已經下过了。

別的夏花們　我們也去。

（都回到夏的場面去。只有月下香却加入春花中間游戏。）

秋花們　秋眞教人相思阿。

珂斯摩　去看看来罢。

白葦　靜靜的。

（都回到秋的場面去。雨止，紫色的灯籠在黃昏中微微發亮。秋花隨意的散开。）

秋虫之一　我也去呢。

寒蝉　我看这里。

別的秋虫　我也进去了。

土拨鼠　靜靜的。

（黄鶯唱歌。）

我的胸呵，满了爱而凄凉了。
我的心呵，为情热所烧而苦痛了。
这情热以及这爱，
是为誰而燃烧的？
唉唉，美的爱之歌，
是为誰而顫动的？

黑蛇　不知道可是为我？
蜥蜴　不要妄談罢。
黑蛇　然而像我这样喜欢音乐的，可是再也沒有的呢。
花蛇　便是我，也以为鶯的音乐者却很好。
蜥蜴　阿，靜靜的……

（黄鶯唱歌。）

这胸呵，为了星而燃烧的么？
美的爱之歌，为了桃色的云而响亮的么？
并不然！
春，春呵，年少的春，
我的胸是为你而燃烧的，
我的歌是为你而响亮的。
只是为你而响亮的，
唉唉，我的春。

桃色的云　为了春，是沒有唱什么这样的歌的必要的。

風　静着罢，倒也还可以不至于發怒呢。因为那不过是詩人唱着歌，給自己散散悶的。

桃色的云　是詩人固然不妨事，……却又在看着上面数星兒……

寒蝉　唔，不坏。然而要算作世界的音乐家，却覺得似乎还有点不足的处所……

金鈴子　这自然。但因为是春的詩人呵，无論怎样有名，总未必能够比得上秋的詩人的。

土拨鼠　静静的……

鵠甲　我藏到那树里去，你們寻一寻看。（沒入映在水中的树影里。）

鵠乙　这是極容易的事，（也沒入，和甲同时昂头，）不行，不行。

老鵠　静静的。

（听得風的竪琴的声音。与这相和，白鵠們唱歌。）

雄鵠　沒有梦而过活的兒，
　　　这世上是沒有的。

雌鵠　活在沒有爱的世上，
　　　那是苦痛的呀。

雄鵠　沒有梦的夜，是冷的，是凄凉的。

雌鵠　沒有朋友的夜，也苦痛，而且悲凉的呀。

雄鵠　梦要消了……就在这夜里，

　　我的魂也消了罢。

雌鵠　朋友的心变了的那一日，

　　我的魂呀，离开了世間罢。

（白鵠的群静静的唱着歌，游泳着。）

寒蟬　虽然是新的形式……

聒聒兒　是印象派呵。

金鈴子　説是未来派，也可以的。

蟋蟀　我总以为还是古典的音乐好。

別的虫們　这自然。

黑蛇　那一伙，我們吞不下罢。

青蛇　那里那里。无論如何……

花蛇　倘若单是脑袋，却也許吞得的。

蜥蜴　又是吃的話么？

蛙　有味，有味。

蟬　也还好。

土撥鼠　赶快去叫起春姊姊来罢。

雨蛙　桃色的云和春風都睡着呢，怎么……

黑蛇　不忙也好，也許又要下雨的。

蜥蜴　説不定也要动雷的。

（听得牧童的角笛，渴睡似的。）

金綫蛙　我們也玩玩罢。

大众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

（蛙的群开始跳馬的游戏。）

金綫蛙　我們也唱歌罢。

黑蛇　省事些罢。听了你們的歌，只使人肚子餓。

别的蛇　是的呵。

蜥蜴　歌还是任凭他唱，那是春的第一流詩人呢。

（金綫蛙独唱。）

星兒燿燿呀，那夜里，

和要好的朋友一同玩，

眞是高兴哪。

（合奏。）

休息了，尤其高兴呵。

（独唱。）

嗅着肥料的气味，那时候，

被要好的朋友抱着而唱歌，

好不难舍哪。

（合奏。）

不唱歌，尤其难舍呵。

（独唱。）

太阳晃耀的一日，白天里，

住在凉快的泥中，

被朋友抱着而談心，

詩的呵。

（合奏。）

不开口，尤其詩的哩。

蛇的群　唉唉，不堪，不堪。（乱追蛙的群。）

蛙的群　救命，救命！（逃入池塘里。）

（斥候的白鵝遞一个暗号。雄鵝飞上岸来，向了蛇，武士似的挺直的站着。）

蛇　唉唉唉。（靜靜回到原地方。）

黑蛇　蛇似的聪明罢！

雨蛙　而且鴿子似的溫順……

黑蛇　再多說，便吃掉你。

土撥鼠　靜靜的。

（雄鵝仍然回到池里。）

鵝甲　并沒有什么危险的事。

（鵝的群又靜靜的游泳。

蛙的群又跳上池边，聚作一堆。）

蛙甲　这回賞月罢。

寒蟬　虽說是春的第一流詩人，也不見得很可佩服呵。

金鈴子　这自然，下等的。

蟋蟀　和秋的詩人不能比。

聒聒兒　那歌的催促蛇的食欲，也并不是沒来由的。

蛇的群　自然不是沒来由的。

夏蟬　如果春的詩人們的歌要催促食欲，那么，秋的詩人們的歌便最合于睡覚了。

聒聒兒　只有你的歌，是催人呕吐的呢。

夏蝉　无礼的小子們！

秋虫們　这在說誰？

土拨鼠　靜靜的。

（風拨动了竪琴。螢的群飞到中間，排成輪形跳舞着。听到螢的歌。）

相思的朋友們呵，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呢？

太阳下去，月亮出来了，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呢？

沒有看見恋之光么，

沒有懂得胸的凄凉么？

快来罢，等候着，

朋友們呵，相思的朋友們呵。

（暫时跳舞之后，又唱歌。）

我的人呵，我的相思的人呵，

何以不来，等着什么呢？

幽靜的夜，什么歌不能唱；

春恋的夜，什么話不能說；

在这夜里，什么梦不能做呢？

相思的这夜，正在等候你；

草花用了金刚石的泪珠，

都在哭送你。

何以不来，等着什么呢？

沒有看見恋之光么，

沒有懂得恋的凄凉么？

快来罢，等候着，

我的人呵，相思的我的人呵。

蛙和虫　（大叫，）杰作呀。杰作呀！（于是喝采。）

土拨鼠　静静的。

雨蛙　桃色的云动弹了。

蛇的群　又要下雨哩。

蜥蜴　說不定也要动雷的。

虫們　唉唉，好冷。

花們　唉唉，可怕。

（虫和花都凝視着桃色的云，准备逃走。）

金綫蛙　誠然，豈不是为歌所动的么？

大众　静静的。

桃色的云　（唱歌，而且說，）以为倘是云，沒有風便不动，那是大錯的。願为爱和恋所动，走遍了全世界。

黑蛇　說要走遍全世界哩，好一个頑鈍的东西。这等事，全世界不知道要以为怎么麻煩呢。

蛇的群　那自然。

蜥蜴的群　从那样的东西的手里，很不容易逃得脫。

雨蛙　静静的，風动弹了。

金綫蛙　唔，誠然，那也像为歌所动似的。

（風弹着竪琴，而且唱歌。）

春風是容易变的，

春風是容易动的，

所以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恋；

我被人这样說，好不凄凉呵。

因为要爱，所以易变的，

因为慕朋友，所以易动的，

唉唉……

黑蛇　那一伙兒似乎在那里对誰認錯呢。

蜥蜴　可不是想騙誰罢？

雨蛙　便是美的云，我也不相信。

虫們　那是誰也不信的。

紫地丁　春風即使怎样的講好話，我們都不信。

花們　自然不信。

金綫蛙　哼，这是疑問了。

女的花們　什么是疑問？

土拨鼠　静静的，静静的。

黑蛇　总之，倘不像蛇似的聰明，是不行的。

雌鵝甲　在池里面看起我們的形相来，似乎很不少呢。

同乙　有多少呢？

甲　我数一数罢。

（白鵠們游泳着点数。）

甲　不行。

丙　大家都在动，数不清的。

土拨鼠　（看着云和風，說，）总而言之，这些小子們如果不睡下，我們无論如何，总未必能够叫起春来的罢。

蛙的群　不起来也好，还是来賞月罢。

蛇的群　春如果起来，一定要下雨。

蜥蜴的群　說不定也要动雷的。

勿忘草　而且不知道要被母亲怎样叱駡呢。

土拨鼠　說这些話，都不中用的。上面的世界怎样的受着冬的窘，你們难道忘却了么？叫起春来，并非为自己，是为了冻着的上面的世界。

花們　这固然如此……

蝇　下雨可是討厭呵。

虫們　对了。

蜥蜴　雷也很可怕。

雨蛙　默着罢。

金綫蛙　說是并非为自己哩。

菜花　那么，唱点歌，教桃色的云和春風睡去罢：

睡覚睡覚罢，桃色的云，
静静的睡覚罢。
做着桃色的梦，春的梦，睡覚罢。

静静的睡觉罢。

金線蛙　很不像要睡觉呢。

雨蛙　唉唉，不要性急罢。那并不是你似的渴睡汉。

别的虫　可惜！

金線蛙　胡說。

(菜花們又唱歌。)

睡觉睡觉罢，春的風，

静静的睡觉罢。

做着温柔的梦，竪琴的梦，睡觉罢，

静静的睡觉罢。

白鵠　休息罢。

(都藏在池畔的楊柳的影子里，只留下一只做斥候，后来連这也睡去了。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秋風的笛，鈴子和流水声，都和泉声成了伴奏。)

土撥鼠　似乎已經睡着了。

(大众静静的走近池畔。花卉們低声作歌。)

春呀春呀，美丽的，

起来罢，为了花。

(都暫时等候着。)

金綫蛙　那里会为了你們这些东西起来呢。

虫們　讓我們来叫罢：

　　　春呀春呀，相思的，

　　　起来罢，为了虫。

花們　不要鬧笑話罢，为了你們这些东西是不見得起来的。

蟬　为了蟬！

大众　不行。

蛇　为了蛇！

大众　不行的。

蛙　为虾蟆！

大众　也不行。

蠅　为蒼蠅！

大众　更不行了！

蜥蜴　为蜥蜴！

大众　唉唉，不要胡纏下去了罢。

雨蛙　究竟要怎么着，春才起来呢？

大众　真的呵，要怎么着才起来呢？

勿忘草　春姊姊遭魔术的力睡了觉，已經不再起来的事，你們竟都忘記了。然而只有勿忘草是不忘掉的。

大众　的确是的。

雛菊　这怎么好呢，好不煩膩呵。

大众　眞是的。

土拨鼠　我再来叫一回罢。

金綫蛙　算了罢，已經尽够了，不起来的。

雨蛙　起来的。一定起来的。叫去罢。

金綫蛙　多嘴。

（土拨鼠唱歌。）

春呀春，眷恋的春呀，

起来罢，为了桃色的云！

（春微微开眼，于是头略动，于是梦話似的唱歌。）

我的云呀，所爱的云呀，

不要离开我，不要忘掉我，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春又睡去。春起来时，通到上面的門略开。上面世界的樱树将积雪从枝上摆落，开起花来。同时，在上面和下面的世界，都听得"高兴呵，高兴呵，春起来了，春起来了"这一种声音。

花卉和昆虫們都向門跑去。

白鵠的斥候遞一暗号，白鵠們都飞出。睡在枕边的云雀和燕子之类，也起来飞去了。

在上面的世界里，春的七草唱歌。）

喂，快快的，喂，快快的，朋友們，起来呀。

春是起来了，

虫兒呵，小鳥兒呵，起来呀。

春是起来了，

說是外面冷，誑罢了，風的誑罢了。

春是起来了，

快快出去迎春罢，朋友們呵。

大众　去哩，去哩。（都跑去。）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不行的呵。

第六节

自然母　（極慌张的跳起身，）孩子們，孩子們，这怎的？静下来，不要鬧罢。（于是揮动魔术的杖，大众混杂着停住。）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不行的呵。

破雪草　但是，母亲，春已經来了的。

母　唉唉，这糟了，誰开了門呢？

（听得上面的世界里的歌。）

說是外面的世界冷，誑罢了，

風的誑罢了。

母　（揮着杖，）住口，住口。

（上面世界的歌忽而停止了。）

母　都靜靜的，还太早呢。誰开了門，誰叫春起来的？

蛇的群　却并不是我們……

蛙的群　也不是我們。

母　（見了土拨鼠，）这是你的淘气罢。

土拨鼠　母亲，这不是淘气。这并非为自己，是为那受了冬的凌虐而冻着的上面的世界，叫起春来的。

破雪草　上面的諸位哥哥正不知道多少冷哩。

雨蛙　这并不是土拨鼠的淘气，我們也都托付他的。

金綫蛙　你还是不去辯护好罢。

雨蛙　你默着罢，乏小子。

金綫蛙　什么？再說一遍看！

母　靜靜的。

土拨鼠　母亲，冬是已經尽够了。又冷又暗的冬是已經尽够了，母亲。

大众　已經尽够了，眞是已經尽够了。

土拨鼠　要太阳，要溫暖光明的太阳，母亲！

大众　母亲，要太阳，要溫暖光明的太阳。

母　靜靜的罢。（对着土拨鼠，）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不能活在太阳所照的世界上的么，还是明知道，却偏要到那里去呢？

土拨鼠　母亲，即使不能活，死总該能的罢。

雨蛙　母亲！

母　静静的，続続，再睡一会罢。

（自然母向池这一面去，大众都跟着。自然母歇在池边，大众都进了怀中或跳到膝上。白鵝的群也只留下一个斥候，别的都聚在自然母的身边。）

母　（独自說，）我本以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当的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不如意。

（春的王女睡着的島漂到岸边。自然母唱歌。）

睡覚罢，睡覚罢，我的春呀，
我的宝貝，我的心，静静的睡覚罢。
花呀，不要談罢，将那美的話；
虫呀，不要私語罢，将朋友的梦想；
鳥呀，不要唱罢，恋的歌；
春是睡着做梦呢——桃色的云的梦。
（一面看着云，）
云呀云，春的云，
桃色的云，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大众　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母　友呀友，春的友。
桃色的友，永是这么着，
无論怎么着，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大众　永是这么着，无論怎么着，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牧童的角笛，秋風，合了調和的鈴声，細流的幽静的私語，全都睡着了。說不定从那里，听得水車的声音。

冬非常急遽的进了上面的世界。風跟在那后面。）

冬　說是春起来了，不会有这等事的。

風　可是春的花卉們都这么說。

冬　不安分的东西，畜生。（看了樱）这是怎的，早說过教睡着。要給吃一通大苦哩。（抖动氅衣，下雪。）

樱　冬姊姊，原諒我罢。

冬　不要胡說。

春的七草　母亲，母亲！

冬　放心，母亲不会到这里来的，住口。（开了門，走进下面的世界去，吃惊，）花們都怎么了呢！（叫喊着四顧，）門都开了，有誰知道了魔术的句子了。（看見自然母，）原来，一切都是土拨鼠的淘气做的。这样的东西，給吃一通大苦罢。（静静的走近春的处所，）哈哈，桃色的云在这里，我正在这样搜寻着的那桃色的云。現在倘不将这带了去，怕未必再有这样好机会了。（静静的走到島上，停在云的面前，）是美的人兒呵。（在那額上接吻。）

桃色的云　（睁开眼，）春兒！

冬　我呢。

云　冬姊么？

冬　是的，跟了我去罢。

云　（比較的看着冬和春，）去罢。

冬　那么，去罢。（起身走去。云看着春，还躊躇，）不必担心的。走罢，要爱怜你呢。

云　真的，不騙我么？

（冬笑着走。云跟在那后面。

二人出門走去。春雨如絲的下。这瞬間，春忽然醒来。）

春　我的云，我的桃色的云，我的要紧的云怎么了？（于是跳起。）

第七节

（春的門大开。春的昆虫和花卉們都向門跑去。从上面的世界里，听得“朋友們，起来呀，春是起来了”的歌声。）

大众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春是起来了，春是起来了。

春　（發狂似的奔走，）母亲，我的云，我的桃色的云！

自然母　（睜开眼，）怎么了，又是孩子們的淘气？

春　母亲，我的桃色的云不見了。誰偸了我的云去了。不知道可是夏姊姊。（跑向夏这里，）姊姊，姊姊，将我的云怎么了？

夏　（惊起，）唉唉，吓了一跳。你的云，我不知道呢。若是我的云，那倒是在这里的罢。

（夏的云微动，雷电俱作。夏的昆虫和花卉們都向門跑去。）

大众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夏是起来了，夏是起来了。

春　不知道可是秋姊姊带去的？

夏　不知道呵，快問去罢。

（都向秋这里跑去。

自然母什么都不知道，出惊的看着花卉和昆虫們的扰攘。雷鳴。）

春　姊姊，姊姊，还我罢。

秋　（吃惊，跳起身，）什么呀，还你什么？

春　还了我那桃色的云……

秋　（錯愕，）还了桃色的云？

夏　春兒的桃色的云不見了。有誰拐去了似的。姊姊可看見？

秋　沒有呢。我这里，只有灰色的云在手头罢了。

（秋的昆虫花卉們都和秋同时起来，向着門走去。）

大众　阿阿，高兴呵，高兴阿，秋是起来了，秋是起来了。

夏　究竟桃色的云怎么了呢？

秋　不知道可是冬姊姊带去了不是？

春　是罢，是罢，一定是冬姊姊了。

夏　那一位姊姊总是惡作剧，好不苦恼人。

自然母　（向了秋这面走，而且說，）你，你怎么了？（看着昆虫和花卉們，）那里去，到那里去？

虫和花　春起来了，夏起来了，秋起来了！

母　阿呀，都發狂了。我的杖呢，誰拿去了？（向着秋和

夏，）你們怎么了呢？都睡罢！不是还沒有到你們起来的时候么？快快的，赶快睡。（向着花和虫，）站住，不要跑！

（自然母的話，誰也不理，仍然大鬧。）

春　母亲，我的云，我的桃色的云。（哭。）

秋和夏　冬姊姊偸了春兒的云哩。

母　阿呀，不得了，睡下，睡下！我的杖，我的杖呢？（向了虫，）停一停，停一停，說是不要跑呵！

（誰也不理。雷鳴。秋的云也动弹起来，扰乱逐漸扩大。）

虫和花　春起来了，夏起来了，秋起来了！

（都向門拥挤着。在上面的世界里，听得歌声。）

母　唉唉，头里很异样了。（向了門，）为了爱，門关上罢。

（秋和夏的場面之前的幕同时垂下。花和虫都停住。）

燕子花　怎的？

向日葵　夏怎么了？

夏蟬　正以为夏是来了的呢。

秋虫們　的确見过秋天了的。

夏花們　不知道可是梦。

大众　是怎样一个奇怪的梦呵。

达理亚　那一伙春的畜生尽鬧，所以鬧成这样的罢。

春虫們　（也停在門前，）我們也还早呢。

蝇　虽然并沒有什么早，然而下着雨哩。

（蛇和蜥蜴也渾身湿淋淋的从上面的世界回来。）

蛇　唉唉，好冷好冷。

蜥蜴　真吃了老大的苦了。

虫們　等一会罢。

黑蛇　不像蛇似的聪明，是不行的。

蜥蜴　然而不像蛇似的淋得稀湿，也不坏阿。

蛇　不要紧，就会干的。

玉蝉花　我們也仿佛还早呢。

牡丹　那自然。

鈴兰百合　我們也等一会罢。

第八节

（上面的世界里，春的花卉們成排的跳舞着，蛙和土拨鼠也在那里奔走，而且唱歌。）

春雨呀，春雨呀，相思的春雨呀。

（花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的根不欢喜，

誰的花不快乐呢？

春的根是相思的；

春的花是美的。

（蛙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的胸不低昂，

誰将歌不歌唱呢？

爱之波，相思的爱之波；

恋的歌，美的恋的歌——听着春的雨。

（大众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沒有朋友呢？

朋友的顏，又有誰不看呢？

春的友，相思的春的友，

友的顏，美的友的顏——春雨下来的时候。

櫻　靜靜的，靜靜的，冬来哩。

（冬进来，于是轉北，向了男爵的府邸这面走。）

冬　唉唉，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呵。

桃色的云　（跟在那后面，）那却是我的雨呢，实在对不起。

冬　快点，快点。（跑去。）

（花卉們唱歌。）

云呀云，春的云，

桃色的云，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云略停，躊躇着。）

冬　畜生，住口！这已經不是春的云了，是我的云了，是我的云了。好，走罢。

（云躊躇着。冬坚决的走去。）

冬　随意罢，不去也可以的。

云　去的去的。

(冬和云俱去。春子只穿一件寝衣，然而赤着脚，从屋里迸跳出来，头髮蓬松的散乱着，径奔二人走去的方向。春子的母亲，夏子，秋子，都吃惊的在后面赶。)

春子　还我，还我。冬姊，还我罢。

母　(赶上春子，从背后拖住，)春兒，孩子呵，怎么了？到那里去呢？

春子　(想逃出母亲的手中，挣扎着，)放手罢，母亲，放手。那男爵的女兒冬兒，将我那桃色的云拏走了。放手罢。

母　春兒，孩子呵，这是昏話罢，那里有什么桃色的云呢。

(夏子和秋子也赶到，帮着春子的母亲，不使春子挣出。)

秋子　并沒有什么桃色的云的呵。

夏子　这都是發热的昏話罢了。

春子　不的，不的。的确，那男爵的女兒偸了我那要紧的云去了。

夏子　唉唉，好不吓人的昏話。

秋子　(低声，)伯母，那事情春姑娘什么都知道？

母　(也用了低声，)本該还沒有知道的。

秋子　总之，还是去請医生来罢？

母　哦哦，就这么罢。

秋子　这就請去。（跑去。）

夏子　給金兒打一个电报，不行？

母　唔，那么，就这么罢。

夏子　这就打去。（跑去。）

（母亲像抱小孩似的抱了春子，走进家里去。）

春子　我的云，我的桃色的云！（哭。）

第三幕

第一节

（場面同前。櫻，桃，和此外各样的花都开着。下面的世界里，晚春的花和秋花，夏花，都睡在原地方。夏和秋的昆虫們也睡在花下。在先前一場的时候見得昏暗的門，这回却分明了。那門显出古城的情形。上面的世界正照着太阳，青空上有美丽的虹，远远的离了客座出現。池里有白鵝游泳。花間則春虫們恣意的跳舞着。說不定从那里，传来了水車的声音。也有小鳥的鳴声听到。蛙和蜥蜴在角落里分成两排，作跳过的游戏，鬧着。只有雨蛙却悯然的立着，远眺着虹的桥。

听得花的歌。）

誰的根不欢喜呢，对那温暖的春日。

誰的花不快乐呢，对那美的青空。

誰的胸中不相思呢，对那七色的虹的桥。

（蛙們且跳且唱歌。）

太阳晃耀的一日，春的日，

和要好的朋友一同跳，是高兴的。

（合唱。）

不同跳，尤其高兴哩。

（昆虫們唱歌。）

虹的桥是美丽的；

虹的桥是相思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金綫蛙　唉唉，很美的桥。

大众　这眞美呀。

蜥蜴　到那地方为止，跳一跳罢，看那一队先跳到。

大众　跳罢，跳罢。

獺虾蟆　那样的地方，跳得到的么？

蜥蜴　并不很远呢。

綠蜥蜴　就在那边。

大众　来，跳罢。

蛙的群　要跳也可以的。一，二，三！（都跳。）

雨蛙　那边，那边，那桥的那边，就有幸福呢。

（昆虫和花卉們一齐唱歌。）

那桥的那边有美的国，

相思的虹的国。

蝇　我本也想要飞到那边去……

春蝉　大家一同飞一飞罢。

蜜蜂　飞一飞原也好，但是做蜜忙呵。

胡蜂　我也因为蜜的事务，正忙着。

蝇　我虽然幸而不是劳动者，但要自己飞到那边，却也不高兴呢，如果有馬，那自然騎了去也可以……

金色的蝶　我們虽然也不是劳动者，可是須得練習跳舞哩。

銀色的蝶　因为是艺术家呵。

春蝉　这眞不錯，像我們似的艺术家，是全沒有到虹的国里去的閑工夫的。

蛇　倘是看的工夫，那倒还有。

蝇　所謂艺术这件事，并不是誰也能会的呀。

大众　那自然。

金綫蛙　（离了列去追虫，）艺术家的小子們，单議論虹的国的工夫，似乎倒不少。

虫們　唉唉，危险，危险。（逃去。）

蜥蜴　我們胜了，胜了。

蛙　說謊。

金綫蛙　休息了之后，再玩一遍罢。

大众　好，再玩罢，再玩罢。

（蜥蜴的群都舒服的坐下。昆虫們又漸次出現，唱歌。）

和了你，那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和了你，那国里是想去居住的。

雨蛙　誰肯攜带我到那国里去呢？

金綫蛙　只有这一件，我是敬謝不敏的。

癩虾蟆　我也不敢当。

雨蛙　也并不想要你們攜带呵。

金綫蛙　唉唉，多謝。

雨蛙　能够带我到那地方去的，只有土撥鼠。

癩虾蟆　噢噢，那么全凭那小子去。

青蛙　唉唉，乏了，乏了。

（金綫蛙一面嗅，一面唱歌。）

和要好的朋友談天虽高兴，

（合唱。）

不談天，尤其高兴呵。

（雨蛙也唱歌。）

我的人呵，相思的我的人呵。

等候着什么而不来的？

沒有懂得恋的凄凉么，

沒有知道胸的苦痛么？

快来罢，等候着，

我的人呵，相思的。

土拨鼠　（出来，）来了，来了。（但忽被日光瞎了眼，竦立着。）

雨蛙　快点，快点，到这里来。真不知道怎样的等候你呢。

（土拨鼠摸索着，略略近前。）

雨蛙　快到这里来，看这青空罢。

（于是唱歌。）

虹的桥是美的；

虹的国是相思的。

土拨鼠　我什么也看不見。

（雨蛙唱歌。）

那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那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雨蛙　（向土拨鼠，）和你一同去的呵。

土拨鼠　然而我什么也看不見。

(合唱。)

那桥的那边有美的国，

相思的虹的国。

雨蛙　我就想住在那样的国里去，和你。

土拨鼠　(失望，)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見，什么都不……

雨蛙　(吃惊，)什么都不？

土拨鼠　什么都不！

雨蛙　連那靑空？

土拨鼠　什么都不。

雨蛙　連那虹的桥？

土拨鼠　什么都不。我在这世界上，是瞎眼的。

雨蛙　說誑，說誑，这样明亮的白天，还說什么都看不見，有这样的怪事的么？你在那里說笑話罢。来，睁开眼来看罢。

土拨鼠　不行的，什么也看不見。

(合唱。)

和了你，那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和了你，那国里是想去居住的。

雨蛙　那么，你不肯带我到虹的国里去么？

土拨鼠　并非不肯带你去，那是我所做不到的。我很願意带你到无論什么地方去，然而这事我現在做不到。我現在什么也看不見。我虽然相信倘在这明亮的世界上，接連的住过多少年，我的眼睛該可以和这光相習慣，但現在却不行！

(合唱。)
虹的桥是美的；
虹的国是相思的。

雨蛙　唉唉，可怜，我錯了。我以为只有你是强者，能够很容易的带我到虹的国里去，在长长的一冬之間，只梦着这一件事，只望着这一件事而活着的呵。

(合唱。)
那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那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雨蛙　然而全都不行了。我竟想不到你是瞎眼。旣然是瞎眼，为什么到这世界来的？快回到黑暗的世界去罢。明亮的世界，并不是瞎眼所住的世界呵。

(合唱。)
那桥的那边有美的国……

土撥鼠　略等一等罢，略略的。

（蛇的群进来。）

青蛇　有願意上那虹的桥的，都到这边来。有願意到那虹的国里去的，都到这边来。

蛙的群　蛇，蛇，危险。（想要逃走。）

青蛇　放心罢，并不是平常蛇。全是学者。全是毫无私欲的蛇。因为都是不吃鳥雀和虾蟆，是素食主义的，只吃草。

蛙的群　說不定……

金綫蛙　相信不得的呵。

癩虾蟆　科学者里面也有靠不住的呵。

紫地丁　說是只吃草的蛇的学者哩，这可糟了。

一切花　是呵，眞的。

蒲公英　有牛馬，已經够受了。

栾花　况且素食主义又只管扩张到人类里去……

車前草　这似乎連蛇的学者也传染了。

一切花　这眞窘哩，这眞窘哩。

青蛇　蛇的学者們因为哀怜那些仰慕着虹的国的大众，所以定下决心，来作往那国土里去的引导。

金綫蛙　不知是否不至于将那些仰慕着虹的国的东西，当作食料的？

雨蛙　可是，不是說，統統是不食蛙主义么？

金綫蛙　学者的話，靠得住的么？

雨蛙　我是去的。带我去罢。

别的蛙　我也去，我也去。

金綫蛙　我客气一点罢。

土拨鼠　雨蛙呵，也带我一同去罢。

雨蛙　这意思是要我搀了你去么？

土拨鼠　（低头，）哦哦。

雨蛙　說是永远这么着，一直到死，搀着你走么？

（土拨鼠默然。）

雨蛙　你以为这是我做得到的么？以为我便是一直到死，便是住在虹的国里，也能做瞎眼的搀扶者的么？

土拨鼠　只要如果相爱。

雨蛙　还說只要如果相爱哩，除了也是瞎眼的土拨鼠之外，怕未必有相爱的罢，即使到了虹的国。（笑着走去。）

青蛇　快快的，快快的，到虹的国里去的都請过来，已沒有再迟疑的时候了。

（蛙們忽忽的聚集。那蛙群被蛇围繞着，繞場的走。場上听到歌声。）

虹的桥是美的，
虹的桥是相思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那歌渐渐远去，隐約的消失。）

金綫蛙　我远远的跟去瞧瞧罢。

土撥鼠　母亲，母亲，自然的母亲呀，給我眼睛，为了居住在明亮的世界上的緣故，給我眼睛罢！（倒在地上。）

一切花　好不可怜呵。

荣花　給遮一点阴，不要晒着太阳罢。

一切花　就这么办罢。（用叶遮了土撥鼠。）

（花卉們唱歌。）

誰的胸中不企慕呢，对那美的青空；

誰的心不相思呢，对那七色的虹的桥。

虫們　静静的，静静的，人类来了。

（都很快的躲去。）

第二节

（金兒和春子进来，挽着臂膊，暫时凝視着虹的桥。）

春子　我想，那桥的那边，是有着美的国土的。

金兒　不要講孩子气的話，那不过是光的現象罢了。

春子　那該是的罢，然而我和你这样的走着，便仿佛覚得漸漸的接近了那国土。而且，又覚得被你带領着，过了那虹的桥，到那虹的国，是毫不費力的事似的。然而你不在，我便无論如何，总不能到那国土去。

金兒　为什么不能去呢？

春子　一个人到那边去，沒有这么多的元气呵。（泪下。）

金兒　歇了罢，又是哭。眞窘人，什么时候总是哭的，自己說了呆話，却又哭起来，你是怎样的一个沒志气的女人呵。

春子　对不起，再不哭了。但是，金兒，我似乎覚得倘使你不在旁，便只能到那土拨鼠所住的黑暗的世界去。

金兒　又說呆話。

春子　你不在旁，我总是想着异样的事的。我是，时时很分明的看見那黑暗的土拨鼠所住的世界。而且，在那世界里，也分明的看見像关在牢獄里一样，住着昆虫，花卉，以及别的柔弱的东西。而且呵，金兒倘不在旁，我除了到那土拨鼠所住的黑暗的世界去之外，更沒有别的路。这一节，也分明的覚着了。

金兒　你因为荏弱，所以这样想的。不强些起来，是不行的。这世間，并不是弱者的世界。在这世界上，弱者是沒有生存的权利的。这世間，是强的壮健者的世界。像你刚才看見的一样，被蛇盘着的虾蟆，全都被蛇吞吃了。我們也就是被蛇盘着的虾蟆呵；我們倘不比蛇更其强，倘不到能够吃蛇这么强，便只有被蛇去吞吃罢了。强者胜，弱者敗，强者生存，弱者灭亡，强者得食，弱者被食。春兒，你須得成一个强的壮健的女人才好。

春子　像那男爵的女兒似的？

金兒　对了，像那冬兒似的。

春子　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我从今以后，每天練体操，

浮水，賽跑，騎馬，打槍，一定練成一个强壮的女人給你看。只是金兒倘不是始終在我的身边，是不行的。金兒。

金兒　不說呆話。我是男人呢。我不是看护妇，也不是保姆。从今以后，我也还得成一个更强的男人。

春子　这虽然是如此，但和强者在一处，我也就会强起来的。

金兒　你以为我是强者，这可非常之錯了。我也弱。我也正在寻强者。

春子　现在，寻到了罢。

（金兒默然，眼看着地面。）

春子　金兒，已經寻到了罢，那强者？

金兒　（在花丛中發見了土拨鼠，）土拨鼠，土拨鼠，好看的土拨鼠。

春子　这是我的土拨鼠，是我的东西。（敏捷的取了土拨鼠，抱在胸前，）来迎接我了么？我以为还早呢。

金兒　說什么梦話。交給我。

春子　不行，这是我的。这是来迎接我的。

金兒　胡說，說是交給我。（想要强搶。）

春子　不給的，不給的，不給的。你想拿去剝制罢。不給的。（拒絕。）

金兒　春兒，好好的听着我的話罢，你不是爱我的么？

春子　哦哦。

金兒　而我也爱你。

春子　真的？

金兒 自然眞的。我曾經允許过一个朋友，一定給做一个土拨鼠的标本的。我的朋友，我的最爱的朋友，現正等候着呢。不是为我，却为了爱我的，最爱我的朋友，拿出这土拨鼠来罢。

春子 但是治死他，豈不可怜呢。

金兒 春兒，說这种伤感派的話，不覺得羞么？不成一个更坚実，更强的女人，是不行的。土拨鼠可怜等等，是心强的女人所說的話么？

春子 然而要交出来，却是不願意呢。

金兒 我不是爱你的么？为了这爱，好罢。

春子 这我不知道。

金兒 我給你接一回吻，就将这交給我罢，你是好人兒呵。（于是接吻。）

（金兒再接吻。春子交出土拨鼠来，金兒接了往家里走。春子跟在后面。）

春子 那最爱的朋友是誰？告訴我眞話罢。

金兒 为什么？

春子 还說为什么，那朋友是女的？

金兒 女的又怎样呢？

春子 那名字是？

金兒 为什么要問？

春子 那名字，告訴我那女的名字罢。（激昂着。）

金兒 胡鬧。（走进家里。）

春子 这女的是冬兒，是那男爵的女兒冬兒罢。将眞話告

訴我，将眞話告訴我。（哭着，跑进家里去。）

（听得花的歌。）

誰的根不欢喜呢，对那温暖的春日。

誰的花不快乐呢，对那美的青空。

誰的胸中不相思呢，对那七色的虹的桥。

（昆虫們跳舞。）

花們　土拨鼠好不可怜呵。

蜜蜂　那些不安分的池塘詩人們都給蛇吞吃了的話，眞的么？

胡蜂　眞的呀。

虫們　阿阿，高兴呵，高兴呵。

金色的蝶　会有这样的好事情，难于相信的。

蝇　虽然很想赶快去謝謝蛇……

虻　沒有虾蟆，我們眞不知道要平安多少哩。

大众　阿阿，高兴阿。

（都跳舞着唱歌。）

虾蟆和癞团，受了蛇学者的騙，吞掉了，

高兴呀，高兴呀。

听到这消息，誰的心不欢喜呢，

誰的脚不舞蹈呢，

誰的翅子不振动呢？

虾蟆和獭团，受了蛇学者的騙，吞掉了，

快意呀，快意呀。

金綫蛙　（跳出，）可恶的东西呀。并沒有全給蛇吞去呢，剩下的还有我呢。可恶的东西，这可要給吃一个大苦哩。（拚命的追赶昆虫們。）

花們　靜靜的，人类来了。

（昆虫們都躲去。）

第三节

（春子的母亲走到院子里。）

母　到这里来，有話呢。

（金兒出来。两人都坐在草上。）

金兒　伯母，无論怎么說，已經都不中用了。这問題早完了。

母　金兒，我的好孩子，你要給男爵的女兒做女婿去，也不是无理的。你想娶那标致的体面的姑娘来做新妇，也是当然的事。你已經厭了貧穷，耐不住穷人的学生生活了罢。你想要赶快的度那自由舒适的生活，这事在我比什么都分明懂得。但是金兒，我的宝貝的孩子，再一遍，只要再一遍，去想一想罢。

金兒　伯母，你还教我想一遍，我曾經几日几夜沒有睡的想过，伯母怕未必知道罢。伯母深相信，我是天才，是聪明人，以为我一在学校畢了业，立刻便是一个像样的

医生，能过适意的生活的。殊不知我并非天才。我也并沒有别的才緒。我是一个最普通的平常人，不过比平常人尤其厭了貧穷罢了。伯母以为我是聪明人，虽然很感激，然而我其实并非聪明人。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伯母，我是年青的呆子阿。我也如别人一样，願意住体面的房屋，吃美味的东西，上等的葡萄酒也想喝，漂亮的衣服也想穿，自动車也想坐，也願意和朋友們舒暢的玩笑着到戏园和音乐会去的。伯母，便是我，也年青的。我直到現在，除了度那学生生活，熬些生活的苦痛之外，全沒有尝过什么味。畢业之后，仍得做一日事，才能够敷衍食用的生活，我已經不高兴了。我不希望这事。我願意尝一尝舒暢的一切的快乐。这是我最后的希望，而这也就是結末了。这事在旁人是做不到的；倘不是有錢，这样的事，是做不到的。

母　住口，說出这样的話来，不羞么？为了闊綽的生活，到男爵家做女婿去，不覺得羞么？这模样，你还自以为是人么？你是不长进的东西了，畜生了。

金兒　伯母，并非为了闊綽，所以到男爵家去的。冬姑娘不但是一个体面的女兒，像伊一样的聪明女人也就少。伊似的深通学問的，便在男人中間也不多見呢。我尊敬伊；我从心底里爱着伊；即使和伊一同遭了不幸，也毫不介意的。

母　好，好，懂了，已經不要春子了罢。

金兒　伯母，并非不要春子。然而春姑娘还是孩子呢。况

且，伯母，春姑娘不是肺結核么？

母　金兒，再听几句話罢。春子是比性命还爱你的。你一出去，春子的病怕要沉重起来，不远就会死罢。一定要死的。然而如果你仍旧住在家里，帮帮春子，那病也就好了。医生这样說过的。我也这样想。

金兒　伯母，我也是医生呢。那样的柔弱的孩子，是医不好的呵。春姑娘似的人，即使病好了，也无論到什么时候，总不能成一个壮健的强的女人的。还有，伯母，冬兒的事，春姑娘是已經知道的了。

母　你已經告訴了？

金兒　便不告訴，也已經知道的了。

母　唉唉，那可完了。

金兒　伯母，我願意过健康的生活；我願意要精神上肉体上，全都健康的强壮的女人。而且倘有了孩子，也想将那孩子养成强的壮健的孩子。这是我做男人的对于社会的首先的义务。

母　金兒，很懂了。无論什么时候，出去就是。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罢。便是我，也是年青的男人呢，并不是調理病人的看护手。調理病人这些事，在我是做不到的。（哭。）

母　哦哦，明白了。好罢好罢，不要哭，好孩子。（摩他的头。）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罢。

母　哦哦，什么都寬恕你。好，不要哭了罢，好孩子。

金兒　伯母的恩，我是永远永远不忘記的。而且出去之后，还要尽了我的力量，使伯母和春姑娘能够安乐的过日子。使伯母能够带了春姑娘到什么地方去轉地疗养的事，我也一定設法的。单是看护病人这一节，却愚你免了我。伯母，我还年青呢，而且我直到現在，还沒有尝过人生的欢乐哩。

母　哦哦，很明白了。照着自己以为不錯的做去罢。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罢。在法律上，我已經是男爵家的人了。

母　哦，这很好。可是不要哭了，不要哭了罢，好孩子。

（抱着金兒，走进家里去。）

（昆虫們出現，于是唱歌。）

虹的桥是美的；
虹的国是相思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第四节

（下面的世界明亮起来。）

女郎花　誰在哭着哩。

桔梗　不知道可是人？

胡枝子　畜生罢了。

白葦　虽然不像牛……

芒茅　不知道可是狗？

珂斯摩　不一样的。

菊　也还是人类呵。

女郎花　为什么哭着的呢？

芒茅　不知道可是遭了洪水了。人类是很怕洪水的呵。

珂斯摩　不知道可是給飞虻叮了，听說那是很痛的。

菊　不知道可是毛虫爬进怀里去了，听說那是害怕的。

白莗　静静的。

（在上面的世界里，听得花的歌。）

胡枝子　春的小子們嚷嚷的鬧，我最討厭。

大众　对了。

桔梗　本来馴良些也可以。

白莗　那一伙是最会吵鬧的。

胡枝子　而且最不安分。

珂斯摩　什么也沒有知道，就想跳出世間去，嚷嚷的鬧着，那是花的耻辱呵。

胡枝子　也沒有什么一貫的思想。

达理亚　也沒有經驗。

菊　道德心又薄。

向日葵　連眞的光在那里这一件事都不知道。

女郎花　眞是可怜的东西呵。

胡枝子　不过是不安分的东西罢了。

月下香　凡是首先要跑到世上去的，大抵是趋时髦的东西呵。

珂斯摩　不是趋时髦，便是不安分。

菊　而且道德也薄。

玉蝉花　眞的，就如樱姊姊似的。

达理亚　樱姊姊眞沒法，那么时髦，我便是一想到，也就脸紅了。

牡丹　哼，有这样羞么？

珂斯摩　桃哥哥也是男人里面的耻辱。

牡丹　哼，这样的么？

白䔒　蘩姊姊也沒法想。

月下香　便是蹢躅姊姊，也一样的。

牡丹　哼哼，这样的么？

达理亚　而且那一伙，又都是很大的架子呢。

菊　因为是下等社会的东西呵。

达理亚　在那样的社会里，仿佛无所謂羞耻似的。

鈴兰　静静的罢，姊姊們倘听到，要駡的。

别的花　对了。

胡枝子　不要紧的，不安分的和时髦的东西，会有羞耻么？全沒有什么思想。

珂斯摩　也不懂什么道理。

达理亚　也沒有經驗。

菊　道德又薄。

女郎花　眞是可嘆的东西呵。

胡枝子　不过是不安分的东西罢了。

珂斯摩　无論是不安分，是时髦，总之头里和心里，都是

精空的。

大众　是呵。

月下香　凡是时髦的一定是下流。

达理亚　上等的是不肯时髦的。

珂斯摩　上等的对于时髦的事和趋时的东西，都輕蔑的。

大众　是呵。

牡丹　对于說些不安本分的話的东西，也輕蔑的呢。

珂斯摩　那是誰呀？

牡丹　我呵。

燕子花　阿阿，靜靜的罢。

达理亚　招人爭吵，是全不知道礼数的下流东西所做的事罢了，我想。

珂斯摩　小心着罢！

燕子花　招人爭吵，只有那些下等的全沒有什么敎育的东西罢了。

胡枝子　这是只有春初的小子們，或是夏初的小子們的。

达理亚　那便是經驗不够的明証呵。

菊　那便是道德不很發达的証据了。

向日葵　那正是不知道光在那里的第一明驗。

大众　靜靜的。

（土拨鼠祖父和祖母进来。）

祖父　春要什么时候才去呢？

祖母　春是不見得要去，也不听得要去呵。

祖父　春再长住下去，孩子們都要古怪了。

祖母　总得想点什么法才好。

祖父　那小子那里去了？

祖母　想起来，也許是跑到外面去了罢。

（蜥蜴从上面的世界里跑来。）

蜥蜴　不得了，不得了，那黑土拨鼠呵，那年青的，曾經給我們叫起春来的那土拨鼠，給人类捉去了。

祖母　阿呀，也竟是跑到外面去了呵。

祖父　眞么？

蜥蜴　千眞万眞。还听說要剝制了，送給男爵的女兒做礼物呢。

祖父　唉唉，这全是春的小子們的造孽。因为花和虫始終贊美着太阳的世界，所以到了这田地了。

祖母　对咧，孩子听到了，便总是想出去，想出去，沒有法子办。

祖父　是的，已沒有再迟疑的工夫了。倘不吃尽了那些春的小子們的根，土拨鼠的孩子們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哩。

祖母　是呵。

祖父　来，赶快。（开始去吃花卉的根。）

花們　（在上面的世界里叫喊，）母亲，春姊姊！

（春的王女穿着美的，而且質朴的衣服出現。头戴花的冠，带上挂着桃色的灯籠，右手是小鍬，左手是自然母拿过的杖。春的王女揮着杖。紫藤和躑躅开起花来。）

春　鬧什么？

花們　土拨鼠，土拨鼠在啃我們的根哩。

春　討厭的东西呵。（开了門，到下面的世界里。开了灯籠，在那里看見永久不灭的光。为那光所照耀，下面的世界显得很奇妙。看見土拨鼠，）这淘气是什么事呢？赶快歇了罢！

祖父　但是，那些小子們整天的贊美着太阳。土拨鼠的孩子們的脾气都古怪了。

祖母　因此我的孙兒也跑出外面去了。而且被人类捉去了。还听說要剝制他，送給男爵的女兒做礼物呢。

春　不的。你們的孙兒是做了冬姊姊的俘虏了。但是我去給你們討回他来，靜着罢。（走近秋这方面，叩門，）为爱而开，为爱而开，为爱而开。

（土拨鼠去。門靜靜的开，秋的場面出現。秋風凄凉的吹笛。紅叶靜靜的下墜。）

春　姊姊，我已經来了。准备好了沒有？

秋　（带上挂着紫的灯籠，出来，）哦哦，就去的。

（秋的花卉和昆虫們，喊着“秋来了”，在秋的場面上出現。

蜻蜓跳舞着唱歌。）

喂，早早的，来呵早早的。

寒蝉呀，金鈴子呀，

出去罢，游玩罢。

秋　不安静些，是不行的。又要給母亲叱罵的呵。

（昆虫們靜靜的跳舞。）

秋　（走向夏这方面，叩門，）为爱，为爱。

（門开。夏的場面再現。淸冷的泉声。）

春　夏姊，准备好了？

夏　（挂着綠的灯籠，出来，）已經好了。

（夏的花卉和昆虫們在夏的場面上走，而且唱歌。）

颪呀颪，夏的颪，

便是微微的，也吹一下罢，吹一下罢。

（夏颪揮扇。起了調和的鈴声。听到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

夏　不再馴良些，可不行，那是又要給母亲叱罵的呢。

（都向左手的門这方面走。

被三个灯籠照着的下面的世界，显得很玄妙。）

夏　好不黑暗呀。

秋　不要紧的，就到了。

春　（抖着，）唉唉，好怕。

秋　不要紧的，有姊姊們在这里呢，振作些罢。

（都近了門。）

秋　为憎而开罢。

（門靜靜的开。）

第五节

（在昏暗中，看見戴雪的松树和杉树。冰雪在昏暗中奇异的發光。三人都进內。被三个灯籠照耀着，那場面見得庄严。春夏秋的場面和下面世界的三个場面，一时都在客座上看見。）

夏　唉唉，冷啊。

春　我要死了。

秋　不要紧的。

（秋用自己的氅衣遮盖二人。二人拥抱秋。）

秋　再抱紧一点罢。

（三人都藏匿了自己的灯籠。）

夏　什么也看不見啊。

秋　静静的。

（極光晃耀起来，当初見得很远，很小，很弱，漸次的扩大，不多时，一切場面便全浴了極光的奇妙的光，一切东西都絢烂如宝石。）

夏　（用手掩眼，）眼睛痛啊。

春　看見了什么沒有？

秋　哦哦，静静的。

（看見冬的王女在雪中間，坐在冰的宝座上。那身上是海狸的衣，两足踏在白云上。前面生着少許火。）

夏　冬姊姊在和誰說話哩。

秋　哦哦，静静的。

（冬背向着看客，沒有觉到三人的到来。）

冬　你在先前，曾經想要咬过我呢。你还記得向我扑来的事么？阿阿，忘了？然而那样无礼的事，我是不忘記的。

（冬用手毆打着什么模样。听到声音。）

声音　唉唉，不要虐待了罢，赶快杀了我……

冬　不必忙的。

声音　唉唉，冷阿，冷的手。

夏　唉，可怜見的……

春　唉唉，那是土拨鼠，是叫起我来的土拨鼠阿。

秋　静静的。

冬　还有，查出了魔术的句子的是誰呢？你不知道罢？然而这边是分明知道的。

声音　唉唉冷阿，我已經冻結了。

冬　到冻結，还早哩。我还要給你温暖起来呢。

（冬将土拨鼠烘在火旁，这才为看客所見。）

冬　使你冻結，是沒有这么急急的必要的。慢慢的办也就行。唔，暖和了罢？現在到这里来，我要爱撫你。

土拨鼠　赶快杀了我罢，拜托。

冬　在这里肯听你的請托的，可是一个也沒有呢，不将这一节明白，是不行的。

夏　唉唉，可怜阿。

冬　（赶忙用氅衣遮了土拨鼠，轉向門口，）在这里的是誰？

秋　是我們。

冬　誰？唉唉，妹子們么？好不煩厭呵，来做什么的？

春　姊姊，我今年起得太早，对不起了，請你寬恕罢。

冬　年年总一样，还說对不起对不起哩，青青年紀，却带了一伙什么也不懂得的胡塗东西們發狂似的跑到門外去，嚷嚷的吵鬧，这是怎么一回不雅观的事呢。

春　对不起了，寬恕我罢。

夏　姊姊，恳你饒了妹子罢。

秋　我也恳你。自然母亲也恳你。

冬　眞煩，眞煩，你們究竟来干甚么的？

春和夏　（發着抖，）唉唉，冷呵，冷呵。

冬　这里冷，是当然的。倘冷，可以不到这里来，誰也沒有叫你們呢。究竟来干甚么？

秋　姊姊，請你不要生气罢。

春　姊姊，請你还了桃色的云罢。

冬　（笑，）还了桃色的云？不行，不行，不还的。

春　姊姊，还了罢。

冬　說过不行的了，眞不懂事。

秋　姊姊，大家都恳你。自然母亲也恳你。

冬　眞煩膩。但是，要还桃色的云也可以，可是你有什么和我兌換呢？

春　什么都給。将那薰風奉上罢。

冬　什么薰風等輩，是不要的。

夏　送了七草也可以罢。

秋　还有梅花。

春　虽然可怜，送了也可以的。

冬　还説可怜。胡塗呵。这边却还不至于这么胡塗，会肯要那样的无聊东西呢。梅花和七草，都尽够了。

夏　还是冬姊姊想要什么，再送什么罢。

秋　这虽然是为难的事……

春　哦，就送姊姊想要的东西罢。

冬　是了。在你这里，听説有美的虹的桥呢。

春　哦哦。

冬　説是过了那桥，便能到幸福的国的。

春　哦哦，能到虹的国的。

冬　我是，想要过了虹的桥，到那虹的国里去了。倘将那桥送給我，我虽然不情願，也还可以还了桃色的云。

秋和夏　阿呀，虹的桥那里可以送給呢。

春　这是不可以的，沒有这桥，便是我，也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

冬　这全在你，随便罢，如果不情願。我并沒有説硬要索取呢。然而桃色的云是不还的。

春　姊姊！

冬　我以为你是只要有了桃色的云，便什么地方都不必去了的。……随你的便罢！

春　姊姊！

冬　快回去罢。好麻煩！

夏和秋　姊姊！

冬　事情已經完了罢。回去，麻煩。

三人　姊姊！

冬　不回去么？来，風，釀雪云。

（風和釀雪云出現。下雪，發風。）

三人　唉唉，冷呵，冷呵。

秋　虽然可怜，給了怎样？

夏　虽然实在可怜，必要的时候，借了我那虹的桥去也可以的。

冬　还在胡纏么？来，風吹雪。

（風吹雪的声音。）

夏和秋　姊姊，等一等罢。

冬　（向了風吹雪，）等一等。什么？

夏　（向了春，）給了罢，虽然可怜。

秋　桃色的云和虹的桥那一样好，赶快决定罢。

春　可是，两样都是必要的呵。

冬　喂，風吹雪。

（風吹雪近来。）

夏　等一等罢，姊姊。

冬　我沒有和你們胡纏的工夫呢。

（風吹雪进来。）

三人　姊姊，等一等罢。

冬　煩膩的人呵！（向了風吹雪，）等一会。

春　姊姊，答应了。

冬　你們也都听到了罢，說过是虹的桥从此交給我，倘此后还向母亲去說費話，是不答应的呵。懂了？

三人　哦哦。

冬　是了，桃色的云，这里来。春妹来迎接你了。

（云进来。

然而，这已經并非桃色，却是近于灰色的云了。但一見，还可以确然知道是先前的美少年，而且也和先前一样，总有什么地方給人以医学生的感得。只是那脸几乎成了灰色，眼眶則显出青色的圓圈，而且头頂也似乎秃起来了。在他一切动作上，脸的表情上，都能看出非常墮落的情形；在脸上，又现出已經染了喝酒和狎妓的嗜好模样。在他肩上，見有可怕的龙。

三人都吃惊，倒退。）

春　（几乎跌倒，）变出了我那桃色的云来，变出了我那先前的桃色的云来罢。

冬　（笑，）胡塗呵，你眞是胡塗虫了。你以为桃色的云，是能够永远是桃色的云的？眞胡塗呵。（向了云，）春妹已經不認識你了。說是成了灰色，头也有些秃，已經不是天眞烂漫的美少年了。

（桃色的云凄凉的低了头看着下面。）

冬　而且你那最要紧的朋友，仿佛也并不中春的意呢。因为是孩子呵。你虽然还年青，諒比大人尤其懂得人生罢。

春　姊姊，云已經不要了。将土拨鼠还我罢，那可怜的土拨鼠。

冬　这回說是还你土拨鼠？不要胡說。你以为我能够涵容你的任性，可是錯了。

（自然母亲进来。）

自然母　冬兒，还了土撥鼠。妹子是不当欺侮的。

夏和秋　姊姊，还了罢，还了罢。（都近冬去。）

冬　不要胡說。还的么？喂，風吹雪。

（風吹雪暴烈起来。）

夏　喂，云。

（背在龙脊上的夏云出現。动雷。）

秋　来，秋風。

（秋風出現。都逼冬。）

夏和秋　姊姊，还了罢，还了罢。

冬　（防衛着自己，）还的么？

（北風，西北風，落叶風，一一进来。場面上發生了非常的大混乱，有可怕的雷声，电閃。在先前的夏的場面——綠幕內——的夏虫和花，秋的場面——紫幕內——的秋虫和花，都吃了大惊，向門口跑去。）

虫和花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然而在上面的場面里，却太阳靜靜的照耀。青空上看不見一片云。美的虹的桥仍然挂在空际。春的昆虫們在那里跳舞，唱歌。）

虹的桥的那边，有着美的国……

（在下面的世界里，自然母亲揮着杖。）

母　歇了罢，歇了罢，宇宙不知道要怎么样了。

冬　管什么宇宙。宇宙如果沒有了，那頂好。

春　取到了，取到了。

（春取了土撥鼠逃走。夏和秋跟着逃走。）

冬　到过一回我的手里的东西，便是取了去，也早是不中用的了。（譏諷的笑。）

（可怕的雷声。暴風雨声。）

母　（揮着杖。）为爱，为爱。

（門一时俱合。）

花們　唉唉，可怕極了。

胡枝子　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芒茅　不知道可是洪水？

珂斯摩　确乎动了雷的。

桔梗　秋風也發过了。

女郎花　不說罢，又給听到，便糟了。

蜻蜓　不去看一看外面的样子来么？那地方仿佛也不見得这么可怕似的。

虫和花　看去罢，看去罢。（都向外走，近門。）

（土撥鼠出現。）

祖父　孙子不知道怎么了。

祖母　似乎得了救哩。

祖父　到門口去望一望罢。

祖母　去也好，可是险阿，人类也走着，猫头鷹也飞着。

祖父　不要紧，只在門口。

（二人和花卉們一同站在門口向外看。）

第六节

（上面的世界里，春子，夏子，秋子从家里跑出，金兒在伊們的后面追着出现。）

春子　取到了，取到了。

金兒　还我罢，还我。

夏子　还的么？奸細。

秋子　男爵的狗。

春子　（将土拨鼠交給夏子，）赶快的拿到穩当地方去罢。

夏子　（接过土拨鼠来，）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丑，不觉得羞么？

秋子　做了富家的狗，恭喜恭喜。

夏子　畜生！

秋子　富家的狗子。

（两人叠連的說着，走去。）

金兒　（赶上春子，想要打，）說了还我还我，昏人。

春子　早已去了。什么也沒有了。

金兒　畜生！（批春子的頰。）

春子　再打也好。我实在錯了。将那么可怜的动物交給你去杀掉，是怎样的残酷的事呢。为了冬兒，那男爵的女兒，为了剝制，交付了那么可怜的动物，我实在錯了。

金兒　昏人。你怨恨冬兒，所以这样說的罢。

春子　不不，怨恨之类是一点也沒有。

金兒　說誑。冬兒比你美，比你健壮，而且比你聰明，所

以你只艳羡只艳羡，至于沒法可想了。

春子　不不，沒有这样的事。便是美，便是壮健，都毫沒有什么的。

金兒　因为我爱着冬兒，你因此憎恶着那人罢了。我是仔細的看着你的心的。

春子　憎恶倒也并不……

金兒　我只得和你絕交了。我从此走出这家里，不再回来了。忘了我就是，因为我也要立刻忘掉你。保重罢。（向了男爵的邸宅靜靜走去。）

春子　金兒，金兒，金兒……

（金兒略略回顧。）

春子　保重罢，冬姑娘面前給我問問好。

（金兒走去。

花和虫唱歌。）

云呀云，春的云，桃色的云，

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春子　金兒，金兒。（向前追去。）

（金兒站住，又回顧。）

春子　（也立刻站住，）保重罢，冬姑娘那里問問好。

（金兒走去。

花和虫唱歌。）

友呀友，春的友，桃色的友，
永是这么着，无論怎么着，
不要离开了我的春罢。

春子 （又追去，）金兒，金兒，金兒。

（金兒进了对面的邸宅里，看不見了。春子坐在樱树下的草上。）

春子 金兒，金兒，金兒。（剧烈的咳嗽，于是吐血。）

（樱花的瓣落在伊身上。听得杜鵑的啼声；水車的幽静的声响。与風的竪琴合奏着，听到白鴒們的歌声。）

梦要消了……就在这夜里，
我的魂也消了罢。
朋友的心变了的那一日，
我的魂呀，离开了世間罢。

（春子的母亲进来。）

母 春兒，春兒，我的心爱的孩子呵。（将春子坐在膝上，抱向自己的胸前。又将自己的頰偎着春子的頰，哭泣起来，）春兒，春兒，我的心爱的孩子呵。

春子 母亲，我終于，被冬兒，那男爵的女兒，取了桃色的云去了。（于是咳嗽，又吐血。）

母 春兒，我的可怜的孩子。

（秋子和夏子拿着土拨鼠进来。）

夏子　想放他走，却已經是死了的。

母　因为在太阳光下晒得太久了呵。

春子　拿到这里来罢。

夏子　要这做什么呢？（交去。）

春子　（抱了土拨鼠，）这是，那下面世界的使者呵。来迎接我的。（于是吐血。）

（花的歌。）

人类的兒，不要哭，不要悲伤罢，
美的梦，相思的梦，
是不离清白的心的，永是这么着。

春子　夏姑娘，秋姑娘，我終于，被冬兒，被那男爵的女兒，取了桃色的云去了。败在那男爵的女兒的手里了。（吐血。）

（秋子，夏子都哭。）

夏子　不要再睬这些罢。

秋子　早早的忘了那奸細罢。

（虫的歌。）

人类的兒，不要哭，不要悲伤罢，
为了好人兒，美丽的花是不枯的，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春子　那虹的桥已經消下去了。（誦俳句：）

和消散的虹一齐的，連着我的虹。

夏子　为了那富家的狗，是用不着伤心的。

秋子　将那富家的狗子立刻忘了罢。

（花和虫一齐唱歌。）

人类的兒，不要哭，不要悲伤罢，

好人兒的心里，眷恋的春是不逝的，

永是这么着，永是这么着。

春子　母亲，就只是使那虹不要消去罢。夏姑娘，秋姑娘，单是那虹，不要給消去。那虹的桥一消掉，我便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除了那黑暗的下面的世界之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母亲，就只是使那虹不要消去罢。（吐血。）

夏子　伯母，这是譫語罢？

（母以点头回答。）

秋子　去請医生来罢？

母　医生是已經不要了。

秋子和夏子　只是，伯母？

虫和花　（祈祷，）恳切的神呵！

花們　花的神。

虫們　虫的神。

土撥鼠　土撥鼠的神呀。

大众　以幸福与欢喜，給人类的兒罢。

春子　夏姑娘，秋姑娘，哭是不行的。我已經决意了。我决意，拚到那下面的黑暗的世界去了。然而我不死。我是不会死的。誰也不能够致死我。我是不死者。我是春阿。

夏子　唉唉，异样的譫語。

秋子　伯母，請医生来罢？

母　医生是已經不要了。

春子　我現在虽然去，可是还要来的。我每年不得不到这世上来。每年，我不得不和那冷的心已經冻結了的冬姊姊战斗。为了花，为了虫，为桃色的云，为虹的桥，为土撥鼠，我每年不得不为一切弱的美的东西战斗。假使我一年不来，这世界便要冰冷，人心便要冻結，而且美的东西，桃色的东西，所有一切，都要变成灰色的罢。我是春。我并不死。我是不死的。

（从男爵的邸宅里，传出竖琴的声音来。）

春子　（起来，）金兒，金兒，金兒，保重，冬姑娘那里問問好。上面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告别了。然而又来的呢。我并不死。我是春。我是不死的。（跌倒。）

夏子和秋子　伯母，伯母。（弯身，将脸靠近春子。）

（樱花零落。杜鵑的啼声。虹的桥漸漸消去。从男爵的邸宅里，不住的响着竖琴的声音。）

虹的桥是美的，
虹的桥是相思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桥上是想要过去的。

（和花卉昆虫們的歌声一同，幕静静的下。）

記剧中人物的譯名

我因为十分不得已，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見于書上的中国名的。如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紫地丁（Viola patrinii var. chinensis），鬼灯檠(Rodgersia 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 sieboldi)，燕子花(Iris laevigata)，玉蝉花(Iris sibirica var. orientalis) 等。此外尙多。

二，用未見于書上的中国名的。如月下香（Oenothera biennis var. Lamarkiana)，日本称为月見草，我們的許多譯籍都沿用了，但現在却照着北京的名称。

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損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rinia scabiosaefolia)就是敗酱，鈴兰（Convallaria 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顏(Pharbitis hederacea)是早上开花的，昼顏(Calystegia sepium）日里开，夕顏（Lagenaria vulgaris) 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Adonis opennina var. dahurica）之为側金盞花或元日草，櫻草（Primula cortusoides）之为蓮馨花，本

来也还可譯，但因为太累墜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釣鐘草（Clematis heracleifolia var. stans），雛菊（Bellis perennis）是。但其一却譯了意，即破雪草本来是雪割草（Primula Fauriae）。生造了一个，即白葦就是日本之所謂刈萱（Themeda Forskalli var. japonica）。

五，譯西洋名称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 palustris）是。

六，譯西洋名称的音的。如風信子（Hyacinthus orientalis），珂斯摩（Cosmos bipinnatus）是。达理亚（Dahlia variabilis）在中国南方也称为大理菊，現在因为怕人誤認为云南省大理县出产的菊花，所以也譯了音。

动物的名称較为沒有什么問題，但也用了一个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 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綠色或灰色，也会变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树，將雨时必鳴。中国書上称为雨蛤或树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拨鼠（Talpa europaea）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国古書上所謂"飲河不过滿腹"的鼹鼠，或謂就是北京尊为"倉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对的。总之，这是鼠屬，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紅色的尖嘴和淡紅色的脚，脚前小后大，拨着土前进，住在近于田圃的土中，吃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阳光，便看不見东西，不能动弹了。作者在《天明前

之歌》的序文上，自說在《桃色的云》的人物中最爱的是土拨鼠，足見这在本書中是一个重要脚色了。

七草在日本有两样，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为芹，薺，鼠麯草，繁縷，鷄腸草，菘，蘿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万叶集》的歌辞，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麦，女郎花，兰草，朝顏，近来或換以桔梗，則全都是賞翫的植物了。他們旧时用春的七草来煮粥，以为喝了可避病，惟这时有几个用别名：鼠麯草称为御行，鷄腸草称为佛座，蘿卜称为淸白。但在本書却不过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沒有关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样。

所謂遞送夫者，专做分送报章信件电报牛乳之类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产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国还沒有这一类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記，七月一日改定。

附 录



《一个青年的梦》譯者序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說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將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覺得思想很透徹，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眞。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覺醒不可”这意思，極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將来总要做到。現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眞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紙上，时时可以看到两軍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譚，战后相爱的至情。他們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經像競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決賽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視，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滿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話，很有些怀疑，很覺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顏色。現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沒有議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現在还沒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鐘。

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們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許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說，"可以做点东西。"我說，"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譯。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見書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間的話，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該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譯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說，"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擱着，放在我們能見的地方，并且通知說，这里也有你們的兄弟。"他們在大風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蓋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討好么？

但書里的話，我自然也有意見不同的地方，現在都不細說了，讓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魯迅。

載1920年1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2号。

《一个青年的梦》譯者序二

我譯这剧本，从八月初开手，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这剧本正当第三幕第二場两个軍使談話的中途。现在因为《新青年》記者的希望，再将譯本校正一遍，载在这杂志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場，全用一个青年作为綫索。但四幕之內，无論那一幕那一場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独立了也成一个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无所不可的。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經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譯者再說了。但我虑到几位讀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該熟讀这書，中国又何須有此呢？我的私見，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誠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沒有詛咒战争；自己誠然不願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願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并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这一类話，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許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

族，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迅。

载1920年1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2号。

《一个青年的梦》正誤

武者小路先生知道这剧本要譯作汉文的时候，曾将原書誤排文字的校正表，寄給周作人君，再轉到我这里。那时第一幕已經印出，第二幕也正在付印，不及改正了。其中除了容易发見，当时已經改轉，以及誤的是語尾变化字，于汉譯沒有影响的之外，最要紧的有三处，現在写在下方：

卷	号	叶	段	行	誤	正
七	二	七二	中	一二	因为死了的緣故么？	在死了以后么？
七	二	七二	中	一七	异常的境地	异常的状态
七	三	六四	中	八	放开量吞吃。	一样一样的吃。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魯迅記。

載1920年4月4日《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5期。

《狭的籠》譯后附記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个俄国的盲人以后，他們的报章上很有許多議論，我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詩人华希理·埃罗先珂。

然而埃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詩人，我也不甚知道他的經历。所知道的只是他大約三十余岁，先在印度，以带着无政府主义傾向的理由，被英国的官驅逐了；于是他到日本，进过他們的盲哑学校，現在又被日本的官驅逐了，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

日英是同盟国，兄弟似的情分，既然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駡与殴打。也如一切被打的人們，往往遺下物件或鮮血一样，埃罗先珂也遺下东西来，这是他的創作集，一是《天明前之歌》，二是《最后之嘆息》。

現在已經出版的是第一种，一共十四篇，是他流寓中做給日本人看的童話体的著作。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經济是沒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純潔的心，人間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發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

愤的言辞来。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駡的回贈，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見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純潔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謝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这《狭的籠》便是《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大約还是漂流印度时候的感想和憤激。他自己說：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們幷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憤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幷无敌人，也仍然是籠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詩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贊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諾貝尔奖金的印度詩聖泰戈尔；我詛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譯者記。

載1921年8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4号。

（原署日期如此。）

《魚的悲哀》譯后附記

愛罗先珂在《天明前之歌》的自序里說，其中的《魚的悲哀》和《雕的心》是用了艺术家的悲哀写出来的。我曾經想譯过前一篇，然而終于擱了笔，只譯了《雕的心》。

近时，胡愈之先生給我信，說著者自己說是《魚的悲哀》最愜意，教我尽先譯出来，于是也就勉力翻譯了。然而这一篇是最須用天眞烂熳的口吻的作品，而用中国話又最不易做天眞烂熳的口吻的文章，我先前擱笔的原因就在此；現在虽然譯完，却損失了原来的好和美已經不少了，这实在很对不起著者和讀者。

我的私見，以为这一篇对于一切的同情，和荷兰人藹覃（F.Van Eeden）的《小約翰》(Der Kleine Johannes)頗相类。至于"看見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則便是我們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譯者附識。

載1922年1月1日《妇女杂志》月刊第8卷第1号。

《池边》譯后附記

芬兰的文人 P.Päivärinta 有这样意思的話：人生是流星一样，霍的一閃，引起人們的注意来，亮过去了，消失了，人們也就忘却了！

但这还是就看見的而論，人們沒有看見的流星，正多着哩。

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見，驅逐一个俄国的盲人出了他們的国界，送向海参衛去了。

这就是詩人华希理·爱罗先珂。

他被驅逐时，大約还有使人伤心的事，报章上很發表过他的几个朋友的不平的文章，然而奇怪，他却将美的贈物留給日本了：其一是《天明前之歌》，其二是《最后之嘆息》。

那是詩人的童話集，含有美的感情与純朴的心。有人說，他的作品給孩子看太認真，給成人看太不認真，这或者也是的。

但我于他的童話，不覺得太不認真，也看不出什么危險思想来。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純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嘆息。这大約便是

被逐的原因。

他閃过了；我本也早已忘却了，而不幸今天又看見他的《天明前之歌》，于是由不得要紹介他的心給中国人看。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話也是急促的話，最不宜于譯童話；我又沒有才力，至少也減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

九月十日譯者附記。

載1921年9月《晨報副刊》。

《春夜的梦》譯后附記

爱罗先珂的文章，我在上月的《晨报》上，已經紹介过一篇《池边》。这也收在《天明前之歌》里，和那一篇都是最富于詩趣的作品。他自己說："这是作为我的微笑而作的。虽然是悲哀的微笑，当这时代，在这国里，还不能現出快活的微笑来。"

文中的意思，非常了然，不过是說美的占有的罪过，和春梦（这与中国所謂一場春梦的春梦，截然是两件事，应該注意的）的将醒的情形。而他的将来的理想，便在結末这一节里。

作者曾有危险思想之称，而看完这一篇，却令人覺得他实在只有非常平和而且寬大，近于調和的思想。但人类还很胡塗，他們怕如此。其实倘使如此，却还是人們的幸福，可怕的是在只得到危险思想以外的收場。

我先前将作者的姓譯为埃罗先珂，后来《民国日报》的《覺悟》栏上轉录了，改第一音为爱，是不錯的，現在也照改了。露草在中国叫鴨跖草，因为翻了很損文章的美，所

以仍用了原名。

二一，十，一四。譯者附記。

載1921年10月22日《晨報副刊》。

《小鷄的悲剧》譯后附記

这一篇小品，是作者在六月底写出的，所以可以說是最近的創作。原稿是日本文。

日本話于恋爱和鯉魚都是Koi，因此第二段中的两句对話便双关，在中国无法可譯。作者虽曾說不妨改換，但我以为恋鯉两音也近似，竟不再改换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附記。

載1922年9月1日《妇女杂志》月刊第8卷第9号。